

## 日治時期移墾區南隆農場的宗教信仰調查研究

### 第一章 緒論

台灣西部的開發，大致完成於清代，美濃地區亦在乾隆初年拓墾，南隆地區的發展相對地遲緩，直到日治中期。本文便是針對日治時期美濃南隆地區的拓墾加以探討，研究動機不單是注意到土地的開發與拓殖，更直接的因素是此一時期，南隆的拓墾的主力是以合資會社公司名義招募墾民入墾，而移民中又以遠從北部新竹州的客家移民居多，是什麼誘因造成北部客家人的移入？日治時期如何改善南隆不利的農業客觀環境？以何種方式租耕地？日人怎樣進行農業拓墾，相關公共工程如何配合？拓墾成效如何？是否帶來南隆的興盛？在美濃的拓墾過程中，族群融合過程如何？這些問題都是本文想要探討的。

日治時期，日人積極開發農作生產、改良新品種、改進耕作方式等等，致使瀾濃平原人口漸形增加，而耕地生產不足的農戶，紛紛自行入墾中壇以南平原。在前述國家建設重大工程與私人資本開墾農場下，開墾的工作除了從瀾濃、龍肚、竹頭背、中壇等地區招佃農人入墾以外，更遠赴新竹州（今桃園、新竹、苗栗地區）招募客籍佃戶，另外亦有少數有來自高樹、內埔、竹田的六堆客家人，以及岡山、田寮、旗山一帶的閩南人。<sup>1</sup>

本文指涉的地區大致為今日高雄縣美濃鎮東南方以及旗山鎮部分區域的南隆部落，日治時期南隆部落涵蓋到旗山鎮的旗尾及溪洲地區，現今學術界對美濃探討的文章甚多，對族群間的互動以及融合，著墨有限，希望對美濃流域聚落發展及客家之研究，略盡棉薄之力。

---

<sup>1</sup> 美濃鎮誌編輯委員會，《美濃鎮誌》，美濃鎮誌編輯委員會，頁 65。

##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內容

### 一、計畫緣起

2010 年南隆地區的輔天五穀宮列入高雄市歷史建築；2014 年輔天五穀宮舉辦慶祝創建九十周年紀念，對於創建於日治時期的輔天五穀宮，因地方的瘟疫流行不止，對從北客南遷的墾民來說，在求救無門的狀況下，村民商議回到原鄉苗栗奉請三恩主南下供奉，並供奉神農大帝，庇佑地方，因而止息了這場災難；每年入秋後，個個庄頭都以庄頭伯公〈土地公〉為首結壇，奉請境內的土地伯公入座，辦理「秋福」或是「冬成福」，客家人稱土地公為土地伯公，祂是客家人最親近的神祇，土地伯公及輔天五穀宮在南隆地區扮演了撫慰人心、民生醫療的腳色。

更因日治時期水利工程的規劃，竹子門發電廠的興建，以及發電的餘水興築了獅子頭水圳，灌溉了四千甲的土地，以及下淡水溪工事的整治、龜山堤防的修築，使河水不再氾濫成災，土地從石崗地變良田，也促使北客南遷南隆農場的開發，造就美濃成為穀倉及最大的菸葉產區。

居於新墾地的開發，墾民的筭路藍縷以及信仰中心在人民心目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寄盼透過田野調查、地方耆老訪談，釐清南隆農場開發的歷程、北客南遷的演變以及境內為數眾多的土地伯公跟村廟輔天五穀宮之間的綿密關係。

美濃平原明顯的劃分成舊部落以及新興的南隆農場，舊部落為早期屯墾型態因素支配的—美濃、龍肚、竹頭角、中壇等聚落；新興的南隆農場為日治時期從北部客家移民至金瓜寮及吉洋拓墾的族群。來自不同區域的客家族群其土地伯公信仰是否相同，值得深入探討。

面臨不同社群與族群的融合與調適時，互相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少？社會變遷下農村經濟、社會結構、教育程度、宗教信仰都與時俱進，土地伯公信仰以及以鸞堂為主神的撫天五穀宮有何改變？亦是本研究想探討的主題。

## 二、內容大綱

台灣西部的開發，大致完成於清代，美濃地區亦在乾隆初年拓墾，南隆地區的發展相對地遲緩，直到日治中期。本研究擬針對日治時期美濃南隆地區的拓墾加以探討，研究動機不單是注意到土地的開發與拓殖，更直接的因素是此一時期，南隆的拓墾的主力是以合資會社公司名義招募墾民入墾，而移民中又以遠從北部新竹州的客家移民居多，是什麼誘因造成北部客家人的移入？日治時期如何改善南隆不利的農業客觀環境？以何種方式佃租耕地？日人怎樣進行農業拓墾，相關公共工程如何配合？拓墾成效如何？是否帶來南隆的興盛？在美濃的拓墾過程中，族群融合過程如何？因拓墾及移墾安置了許多土地伯公，來自不同區域的客家族群其土地伯公信仰是否相同，面臨不同社群與族群的融合與調適時，互相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少？社會變遷下農村經濟、社會結構、教育程度、宗教信仰都與時俱進，土地伯公信仰有何改變？還有目前南隆農場的信仰中心輔天五穀宮成立的緣由以及村廟扮演的腳色？這些問題都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

日治時期，日人積極開發農作生產、改良新品種、改進耕作方式等等，致使瀾濃平原人口漸形增加，而耕地生產不足的農戶，紛紛自行入墾中壇以南平原。在國家建設重大工程與私人資本開墾農場下，開墾的工作除了從瀾濃、龍肚、竹頭背、中壇等地區招佃農入墾以外，更遠赴新竹州（今桃園、新竹、苗栗地區）招募客籍佃戶，另外亦有少數有來自高樹、內埔、竹田的六堆客家人，以及岡山、田寮、旗山一帶的閩南人。

本研究指涉的地區大致為今日高雄市美濃區東南方以及旗山區部分區域的南隆部落，日治時期南隆部落涵蓋到旗山區的旗尾及溪洲地區，現今學術界對美濃探討的文章甚多，對族群間的互動以及融合，著墨有限，宗教信仰的討論更待加強，希望對美濃河流域聚落發展及宗教信仰研究，略盡棉薄之力。

美濃地區瀾濃、龍肚、九芎林、竹頭背、中壇等庄早在清領時期即已有規模性地建庄，而在中壇、龍肚等以降的南方原野卻仍是一片石礫地，岩石裸露，莠

濃溪從大小龜山一帶竄流原野，至夏季雨水暴漲，更是氾濫，無法耕作且原住民常出沒。誠如吉和里《永盛文化中心落成記》記載：「彼時也，石礫遍野，沼澤縱橫，雜草叢生，鮮有人跡，唯有山胞出沒襲擾。迭經先賢披荊斬棘，驅蛇逐獸，丈量劃地，搬石填土，刻苦經營，良田乃日增，建庄始告完成，…」位於中壇里的《上竹園伯公序》亦記載：「且夫本竹園於乾隆三年戊午（1738）開基於此，是一片荒涼原野，周圍種竹以禦土番，至今二百四十三年矣，當時全賴土地公之默護，故豎石四時祀之」。值此只有在地勢較高的地區金瓜寮、手巾寮、和興庄、清水港、吉洋等地有零星住戶。這片廣袤之地一直到日人殖民計畫性入墾，才逐漸改變南隆地區的面貌，也為「美濃」帶進特殊的人文風貌與族群關係。

南隆部落早在荖濃溪河堤完成以前，本來是一片頑石裸露的荒埔原野地。縱使清領時期美濃舊部落人口已相當高，但礙於河水的氾濫、裸露的「石崗田」，仍少人煙，日本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申請獲准以後，來自美濃老莊與北部客家佃農移民胼手胝足墾荒拓地初期，將近二十個新墾寮屋中，大部分是以開基初期的戶數命名，也有以地形或建築特色命名的部落。在如此有利的國家政策搭配之下，南隆地區逐漸將石崗地化作良田。

#### 〈一〉、南隆農場的開發沿革

南隆部落轄區包括現今高雄市旗山區廣福里以及美濃區中壇里、德興里、獅山里、龍山里一部分，加上清水里、吉和里、吉洋里、吉東里的全部，面積十分廣闊。早年由於荖濃溪從獅形頂與大小龜山間引發洪水為患，不僅頑石裸露原野，而且溪流變幻莫測，是不適合耕作也不能居住的荒僻地區，早年只有地勢比較高聳的吉洋庄、和興庄、樹根（手巾）寮、清水港與金瓜寮等西線地區出現移民拓殖蹤跡。

位於手巾寮的《廣福里福德祠紀念碑文》記載：「南隆部落原來是西拉雅平埔族烏卡支族大捷巔社屬地，清朝乾隆中葉以後由於此地是屏東阿、阿里港前往蕃薯寮、羅漢內門、關帝廟與台南府城必經之地，官府在現今手巾寮建有休息驛站，逐漸吸引閩粵移民入墾。由於南隆部落西隅是美濃河與荖濃溪洪水沖積

地，原野盛產荻竿茅草蘆葦，加上順流而下的大山樹根提供建築材料，早期移民遂以樹根竹枝搭建草寮棲身，因而得名樹根寮。」

1896（明治 29）年以前的農場地是「石崗地」，每當雨季來臨時，荖濃溪氾濫，使耕地流失，變成砂石堆積的石礫地，不適用於農耕居住。而此尚未登陸的原野河川地，一律發配退休或退伍文武官員、資本家財閥。首先申請開發南隆的是日本熊本縣津田靜一，他於 1896（明治 29）年向細川侯爵家族申請獲准開墾，他們用屯田兵式開拓，但由於灌溉給水與排水設備欠佳，加上荖濃溪每年夏秋洪水為患，給水和排水設備欠缺，到雨季又被洪水沖壞，是故，成績不好，拓墾計劃被迫失敗。

1908（明治 41）年開始興築竹子門發電所以後，官方運用發電餘水設置獅子頭圳，計畫灌溉美濃、旗尾與手巾寮地區農田四千餘甲。接著又從獅形頂與大小龜山間開始建築荖濃溪防水堤防，長度多達七百「間」，有效防止洪水氾濫。其整治主要的目的乃是為了屏東平原的洪水防治，其區域包括主幹河川旗山郡頂溪埔寮直到大海，這些支流一旦洪水氾濫會使主要河流飽受亂流橫溢，危害的範圍極廣，此乃本防治工程中特別重要的部分。荖濃溪的右岸既有的龜山堤防的下游有亂流，所以從此堤防之西頂溪埔寮，朝向西南方築新堤防，把北方之亂流的支流全部封閉，因河道的整理，從此亂流不再，騰出廣大的新生地。原有的小支流數條濫流，凹凸不平，石礫遍佈均不復見，也因下淡水溪工事及龜山堤防竣成，此地變成安全地帶。

1909（明治 42）年，台灣總督府為了發展國家經濟拓殖事業，允准三五公司負責人愛久澤直哉以南隆農場名義申請開墾，同時收購中壇、金瓜寮一部分民有土地，擴充農場經營範圍。當時總督府不但提供農場相當優厚的利益保護條件，並且鼓勵有志發展企業者參與投資，但因民間疑慮甚多，南隆農場初期勸導均屬無效。為了遂行此難事業，明治 42 年 12 月受了許可同地方一帶之官有原野一千五百餘中之預約開墾，又買收此地域內的民有田地及原野九百三十餘甲成為農場區域，其後更加買入官有林一千七百餘甲合併經營。由於製糖業的興盛，以及開

拓未墾地經營農場，因而衍生農業勞力的不足，以致產生內地人及其他地區的移民。

## 〈二〉、日治時期的移民

南隆農場的開發，是日治時期日本人移民臺灣的策略之一，儘管日治時期始終未產生日本人大舉移入臺灣的現象，但是為了對殖民地進行同化、資源開發以及國防上的目的，日本人民的移殖仍是殖民地統治政策重要的一環。另一方面，日本人移民對於台灣的產業發展也產生若干影響。

台灣總督府為了殖民地的統治，調節日本過剩人口及國防、民族同化等方面的考慮，擬定日本農民移殖政策。藉由官方經營，移植日本農民建立移民村，以作為台灣農村的示範，並加速台灣人的同化，達到內臺共存共榮的目標。

研究中將對日本移民、移民政策變動的過程著墨，內容包括：

### 1.日治時期的移民政策

日治移民約略可分為以下四個時期，第一期為初期私營移民獎勵時代，第二期為花蓮港廳下的官營移民時代，第三時期為台東廳下的私營移民時代，第四期為官營移民再興時代。尤其是第四期官營移民再興時代，昭和十年後，本島的農業移民移住地以官有可耕地、未墾地及河川整理後的新生地為主，這些地相當廣泛非常適合移民移住。

高雄州屏東郡下淡水溪治水工事於昭和 13 年完成，其結果造成約有四千四百甲的新生地，而此砂地適合菸草耕作。且交通便利、衛生狀態又良好，在五年間有內地人農業移民約 723 戶移住。移民均接受國庫預算的移民獎勵費，其中包括移民家屋建築費、飲料水施設費、荒地開墾費、農具及役畜購入費等的補助。

### 2.日本的土地政策

日治時期在台灣完成土地調查和林野整理以後，賦稅收入大量增加，未入冊的私墾隱田和大部分山林原野，成為所謂的「官有原野地」。官有原野地的查定，最重要的是，在臺實施土地調查，以便「內使田制安全，外使資本家安心，可以

投資田園。」以及從事林野調查和林野整理，以確定山地林野的所有權，建立資本家在山地林野投資發展的條件。

土地調查的目的，在確立所有權，一方面使已墾土地的擁有者確實繳稅，提高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則清查未墾荒地，以作為「殖產興業」的基礎。

總督府無論如何不願意浮覆地落入台灣人之手，因此想藉由拓殖會社經營土地，另外就是資本家和移民。這就是為什麼日治時期南隆農場的主力會是日人，而不是本島人的原因，南隆農場拓墾的日人，以私營農場的型態為主。

### 3.私營農場—合資會社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的拓殖

南隆農場即在初期私營移民獎勵時代由日方資本家愛九澤直哉申請墾殖，愛九澤直哉為退休內閣大臣，與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關係良好，在總督府協助下，取得經營農場所需土地。愛久澤直哉於 1902（明治 35）年成立三五公司，1908（明治 41）年始收買土地達 2025 甲，隔年招募移民。由於日本移民的失敗，農場改以本島人移民。農場所需的人力，則引自桃、竹、苗的客家人，經營作物以稻作、甘蔗為主，兼輪作其他雜糧。

### 〈三〉、水利事業的興築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進駐瀾濃平原以後，發現荖濃溪河水豐沛，而瀾濃平原南端的河床沖積地廣大，有開墾的價值，且若從茶頂上尾端的獅山鑿涵洞引進河水，既可供發電之用，水又可導入渠道供應灌溉，以開發這大片的河床沖積地。因此於 1908 年，設置竹子門發電廠，從現今的竹子門東部山腰鑿涵洞，引進荖濃溪河水，利用河水沖洩的落差設置四組渦輪發電機發電，並將排放的河水規畫成著名的獅子頭圳。臺灣總督府為配合獅子頭圳水利工程的建造，同時亦修築龜山堤防；獅子頭圳水利工程在 1910 年完成，龜山堤防亦於同年完成了一千二百六十公尺。獅子頭圳主圳由竹子門經河壩寮、十六、而至九穴，支渠分別至龍肚、中壇、瀾濃、金瓜寮及南隆地區，幹渠本線長四里十八町，支渠九條長十里十七町（共約長五十五公里），灌溉面積四千一百二十餘甲，其餘水又可灌溉二百一

十甲，成為美濃地區農業的源泉。

從以上的敘述，南隆農場的開發最主要的關鍵是竹子門發電廠的興建，以及發電的餘水興築了獅子頭水圳，灌溉了四千甲的土地，更因下淡水溪工事的整治、龜山堤防的修築，使河水不再氾濫成災，土地從石崗地變良田，研究中將分別探討。

#### 〈四〉、農業拓墾對南隆的影響

美濃舊部落六堆客族原籍大多為廣東嘉應州屬的蕉嶺、平遠、興寧、常樂等縣的所謂「四縣人」，而南隆地區桃竹苗客族原籍大多來自嘉應州屬的梅縣、鎮平縣、惠州府的海豐縣、陸豐縣及潮州府屬的豐順縣，雖同屬客家族群，生活型態及語言均有些許差異。因著過去的封閉環境，極少與外界互動，因而使當地的客家文化（語言、服飾、生活習慣）保留了一百多年的歲月，連北部臺灣同樣屬於客家族群的南下墾民，都已經不存在的服飾與髮型。

日治時期南隆農場人民開石崗成田園的艱苦以及墾民生活情形，由一般俚諺的描述可見其梗概：

有妹莫嫁溪埔寮庄，食飽飯每日開石崗；

三日二日還過得，日長月久苦難當。

有妹莫嫁十穴庄，三盤蘿蔔二盤薑；吃了幾多渾泥水，開了幾多石崗田。

上述兩則俚諺皆是在南隆開墾之初辛勤的狀況，奉勸有女待嫁的父母，千萬要深思。溪埔寮和十穴原是荖濃溪河床地，石礫滿佈，開墾過程備嘗艱辛，需整平石礫沙地之後才能耕作種植，尤其在溪埔寮緊鄰荖濃溪，較晚開發，建設遲緩。

##### 1. 族群間的關係

在大批墾佃入墾南隆農場時，由於農戶來自各地，不同族群一時之間混雜居於一處，原本各自有其文化、生活習慣之差異，導致在日據時期這段期間內無法彼此接納的情況。

來自瀾濃、龍肚等地本庄的客家移民以地主之姿來看待入墾的佃戶，同時掌

握了瀾濃全境的政治資源，因此屬於最優勢的一群。北部客家移民，於入墾時孑然一身、困頓至極，加上語言、文化上的差異，造成遭受瀾濃當地人的看輕，瀾濃地區的客家人稱新竹州的客家人為「臺北人」，所講的客語稱「臺北客」；「臺北人」則稱當地瀾濃客家人為「下南人」；兩地客家人祖籍地雖同為大陸原鄉（有四縣及海陸之差別），但在臺灣所處地理環境、社會背景不同的條件下，即使同時入墾南隆地區，亦無法融合。

這群來自北部的客家人，集體而居，生活上自成一區域，嫁娶仍選擇原北部地區的客籍對象，瀾濃地區的客家人則甚少與他們往來，「交南莫交北，交北屌不得」是「下南人」對待「臺北人」的態度，而「臺北人」更別說向他族借錢或通婚了。「下南妹仔靚是靚，著個藍衫齊腳掌；上頭梳個麵線髻，下頭含個檳榔水，看到鬼也驚。」瀾濃地區由於地理上的封閉，以及與隔壁旗山福佬庄緊張的族群關係，保持了源自於大陸原鄉的記憶—包括服裝上仍穿著藍衫，頭髮梳理結成髻髻等風俗；而北部客家人由於經濟上與福佬庄或出口貿易均較頻繁，隨著密切的商品往來，北部客家人則漸同化在福佬強勢文化之下。而婦女口中嚼的檳榔，是否顯示了與平埔族群衝分融合下的狀態，則有待進一步研究。除了美濃保有傳統濃厚的大陸原鄉風貌外，其餘各地的客庄逐步褪卻了原鄉遺跡，而漸漸融在福佬風俗習慣中，因而北部客家人來到瀾濃時，對美濃舊部落婦女的印象是看到「鬼」一樣驚怕了。

這些緊張關係一直到日治末期時，因彼此互動往來趨於頻繁，消除了原有的敵對狀態後族群間才進一步的融合。

## 2. 宗教信仰的影響

位於南隆地區最大的廟宇為輔天五穀宮，其祭祀圈幾乎涵蓋所有的南隆部落，現址興建五穀廟的緣由，乃有鑒於 1919 年流行病猖獗，各地盛行奉祀三恩祖壓制流行病毒，原居苗栗大湖後移墾到南隆農場六寮的羅阿東先生家，亦自 1920 庚申年二月起奉祀有紙畫的三恩祖像。羅正保先生為流行病所感染，就在羅阿東先生家裡日夜司香奉祀三恩祖服食仙丹漸癒。當時此地一片原野，為未

開墾的河床砂石地帶，住民為圖謀耕種逐漸開墾成為水田或旱田，種植稻米或蕃薯以求過日，但是地方遼闊，無一間廟宇可作精神寄託，又逢流行病的侵襲，更覺精神的空虛，於是有志者共同商議結果，一致決意興建一座五穀廟奉祀五穀爺。至於正式建廟地址，並非幾坪地可以解決，又且當時此地一帶為日人三五公司，南隆農場所有，幸得當時南隆農場負責人白石嘉代治慨允，即撥出現在廟址為建廟用地，並附加廟前田地約一甲三分，為維持香火，建廟土地順利解決，就是現在的五穀廟廟宇，恭奉的是現在內堂的五穀爺像。目前手巾寮雖都為閩南聚落，但手巾寮的村民仍以位於南隆的五穀宮為信仰對象，每年五穀宮辦理冬成福太平福醮大典時，均把境內的角頭神明奉請去參加醮典。

### 3.土地伯公的供奉

土地公廟是台灣非常普遍的廟宇，以土地公為主祀神的廟宇居最多數，在美濃稱土地公為「伯公」，稱土地公廟為「伯公下」，庄頭庄尾隨處可見。筆者 1992 年曾走訪美濃地區發現了 380 座「伯公下」，祂就坐落在住家的附近，早晚到伯公下上香奉茶，成了家中長者每天例行的大事。家中有婚喪喜慶、子弟赴考、服兵役、求職，都得到伯公壇前禮敬，祈求平安順利。「伯公」為對祖父兄長之稱謂，客家人把「福德正神」稱為伯公，把它當成親屬來尊稱，足見對其尊敬與親暱。伯公的蹤跡並非僅見於庄頭、田間，在其他地方也有它的坐落，隨著先民的拓墾，在山坳或埔地陸續建立座座夥房家園後，位於夥房的入口，「夥房伯公」亦被建立來當作全家早晚心靈的寄託，可見伯公對美濃居民關係之密切，可謂美濃客家居民最親近的神祇了。當時南隆地區約 114 座，經過 20 年，紛紛改建，擬透過此次研究，再次普查，並以 GPS 定位，並和 1992 年資料做比對，了解其跟村民之間的關係，透過田野實查探究，期盼對土地伯公認識的縱軸延伸拉長。試圖從土地伯公的區域分布、管轄範圍、祭祀組織與活動、造型建築演變、型制內涵以及伯公會的運作來探討其與聚落居民互動，並深究社會變遷與土地伯公信仰的關係。

另外，在美濃鎮近四百座的土地伯公中，共同奉祀水德星君與土地伯公的只

有兩座，其一是位於龜山與獅形頂間、龜山圳引水處的水仙宮，另一座是位於吉洋里溪埔寮得水德壇。

位於龜山圳引水口處的水仙宮，因龜山圳鑿通而設立供奉，其對聯寫著：「水能灌土栽良種，仙可通神佑善民」、「水利圳畔絃歌起，仙到村前笑語聲」、「水源北嶺千坡地，仙蔭美濃萬頃田」、「水關口水仙王水利三公龜象山間留古跡；德參天德配地德施萬姓虎獅崗下築新宮」。

從對聯具體反映水對土地的關係以及村民對水的敬重。由於龜山圳可以灌溉獅子頭圳以東的溪埔寮、九坑、十坑等荖濃溪河畔三百七十餘公頃農地，且因為獅子頭圳東片的農田地勢較高，竹子門發電所餘水灌溉無法灌溉，從獅形頂到溪埔寮的堤防北側河岸地開發比較遲晚，一直到龜山圳、龜山堤防完成以後，沿線居民為感念拓墾不易，又祈求上蒼庇佑堤防與圳路不要被洪流大水破壞，便在龜山堤防起點與龜山圳取水口附近，興建一座水仙宮福德祠，同時奉祀水仙王、土地伯公與龍肚庄水利三恩公。由於其肩負著荖濃溪北堤防的安危守護大任，是故，蒙水圳之惠的村民都會參與伯公生的登席聚會，祂雖位處全鎮最偏僻角落，每年農曆八月二日伯公生登席人數卻有近百桌，尤見人民對他的倚重。

在竹子門發電所旁的水德宮亦供奉有水仙王，兩者的共同點是：1.兼奉祀地方水利功臣鍾丁伯、涂百清、蕭阿王「三位忠勇先輩」蓮座。水仙宮的水利恩公蓮座兩旁，還題有「忠心為鄉爭水分，勇敢救民定陸稻」詩對；2.都是地方民眾祈求保護水利設施的神明，水德宮掌管獅子頭圳，水仙宮負責龜山圳，祈盼水仙王保佑水源豐足。

位於吉洋里溪埔寮的水德宮共同奉祀水德星君與土地伯公。溪埔寮鄰近荖濃溪河堤，除奉祀土地伯公外，還奉請水德伯公坐鎮莊中保護。《水德福德神壇落成紀念誌》的詩聯記載：

建著溪泉蒙水德 恩施廣佈 水性長流 戶戶飲和沾聖澤

壇基埔護沐尊神 惠濟斯民 人康物阜 家家飽暖仰鴻恩

從水德伯公壇的設立，看出南隆部落庄民對土地伯公的虔誠以及感恩，更透

露出庄民對水資源的渴望與對水利的重視。

### 三、南隆農場農業經營狀況探討

南隆農場的開發跟水力的整治發生密切關係，因竹子門發電廠的興建並利用餘水修築獅子頭水圳，以及昭和初年下淡水溪治水工程的陸續完成，提供移民墾殖的發展空間。

農場土地除許可地外，並徵收民有地，這個徵收是強制收買農地，再放租給農民耕種，收成四六分帳、肥料由農場配給農民購買、災害不管、秧苗統一播種、租穀必須送到手巾寮農場倉庫繳納。南隆農場評估租穀的方式是由農場職員奉派下鄉測定，先行以一坪土地採樣，再根據割下稻穀秤量的結果，決定佃戶應繳租穀數量。因此，收成好，繳納的斤量就多，收成少就少交。如果一甲地收一百石，大概要交四十石，約占收成的百分之四十。南隆農場的計算地租穀的辦法是：由三、四位台籍出張員攜帶禾鎌刀、米升、秤子、拜箕分赴各部落應且親自下田割取一坪土地範圍內禾排，抽取穗粒以後，再根據秤得重量推估當年期收成量。

承租農民要割稻時，要向農場申請，而日本職員會前來察看一坪可收成多少，當時農人為了少繳稻穀，會殺雞、鴨招待日本人，請他們選擇較差的地方來測量，使農民負擔減輕。一直到光復後，民國 43 年政府實施公地放領，才將這些農地放還給美農人。

南隆農場代理人白石喜代治是熊本縣人，是南隆農場的經營者，風姿颯爽的紳士，他於明治 28 年渡台，歷任雲林支廳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屬、苗栗廳稅務課長、總督府工部局屬，明治 43 年官界退休，受聘三五公司南隆農場主事，大正 9 年又任高雄州協議會員，歷任高雄州會議員。農場主要栽培甘蔗供應台糖旗尾工廠的原料。擔任高雄州協議會員暨高雄發展行動執事，是南部財界的大人物。白石喜代治顯然是獲得南隆移民相當崇高的敬意，佃農均以「白石哥」稱呼他，他撥地提供五穀廟興建廟宇，把母親葬在和興庄，至今五穀廟長生廳仍供奉

白石喜代治及愛久澤直哉的長生祿位牌。

光復後，南隆農場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產公司高雄分公司負責接收。民國 37 年改組為台灣省政府農林處經濟農場高雄分場。民國 40 年，台灣省政府下令將所有分散在高雄縣旗山鎮、美濃鎮與岡山鎮的農地與山坡地，除保留原有水稻共同秧田及房地等 43 公頃外，全部放領於現耕農民，林地則移交所轄林區管理處；經濟農場高雄分場則移掃高雄區農林改良場接管，並命名為「旗南農場」。民國 72 年 3 月，又更名為「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旗南分場」，目前以南部地區重要蔬菜改良及永續農業研究與示範等為該分場重要業務。

國民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之後，三五公司南隆農場所屬耕地正式依法轉放現耕農民承領，因地價是以「各等則耕地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的二倍半」計算，南隆地區佃戶為了永久取得土地，曾經背負一段長時期債務，但建地則無法放領，無法取得地權，每年均得向國有財產局繳稅，是有八〇年代南隆地區居民「還我祖產」的抗爭活動。

## 第二節 研究方法、步驟與概念

###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南隆農場開發的歷程以及跟村廟輔天五穀宮之間的綿密關係，其間有移民的狀況、北客南遷、附近遷入，以及信仰中心的建立，是已將透過文獻探討收集以及田野調查法，運用人口普查統計數字、報紙、方志、地圖、口述歷史等訪談地方耆老，並將南隆農場開發的耆老在地化後興建的祖堂作祖譜調查，將其在南部南隆農場筆路藍的歷程經後代子孫口述整理，釐清其北客南遷的演變。

宗教信仰部分涵蓋境內 114 座土地伯公和輔天五穀宮。

新興的南隆農場為一片石礫地，荖濃溪經常從大、小龜山竄流而下，無法耕作。因竹子門發電所之建設，獅子頭水圳的開鑿、龜山堤防的整治，使荒蕪之地

一變而為肥沃之良田，生民利賴，造福不淺，所以普設土地伯公作為護佑；墾民多為日治時期從北部客家移民至金瓜寮及吉洋拓墾的族群。來自不同區域的客家族群其土地伯公信仰是否相同，值得深入探討。面臨不同社群與族群的融合與調適時，互相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少？社會變遷下農村經濟、社會結構、教育程度、宗教信仰都與時俱進，土地伯公信仰有何改變？本研究範圍主要有四：一、從土地伯公分布的情形了解拓墾的關係，以及拓墾的先後對土地伯公信仰的差異。二、探討土地伯公型制的演變，進而探究伯公壇形塑的地方文化景觀。三、透過祭祀及伯公會運作情形，藉以了解聚落的形成、居民互動的網絡。四、檢討社會變遷對南隆土地伯公信仰發生的變化。

再者，輔天五穀宮於 2010 年已列入歷史建築，因三五公司的拓墾，使得五穀宮在拓墾上成為北客南遷很重要的典範，也在台灣拓墾的歷史佔據重要的地位。五穀宮創建年代為大正 13 年(1924)，目前仍留存不少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的寺廟構造，見證了當時代的建築工藝風格，「五穀宮」柱皆有「柱對」，前庭則三對「棟對」，在六堆地區相當特殊。另外，客遷移大部份信奉義民廟，惟獨在南隆五穀宮雖然也帶了義民廟，但並不是當地最重要信奉之主神，當時因瘴癘之氣，百姓為求平安，因而供奉神農大帝，並有聚落的形成，為拓墾「在地化」之顯例。更是日治時期，鸞堂信仰由苗栗南傳至杉林，再經由美濃地區，傳至屏平原，並普及於「六堆」地區，南隆「五穀宮」就是其中之一重要據點。值得注意的是，南隆「五穀宮」則結合鸞堂及民間信仰的廟宇於一堂，在六堆誠屬罕見。五穀宮為日治時期建築，是很重要的歷史見證，仍有許多重要文物保存，具有歷史見證的價值。也是本研究重要的據點，其對聚落人文及民生醫療的貢獻，將是討論的重點。

在調查研究過程中將引用甚多訪談地方耆老的口述，因為宗教信仰的常民化，除了碑記外，留下的文獻紀錄有限，況且鄉土史是富地方色彩的歷史，先民在草闢台灣之際，文風不盛，文字紀錄一定遠不及口傳心授，何況古今人事，非文字可及載錄。畢竟他們才是實地和土地接觸的第一線尖兵，他們有經驗、有理

所當然的想法，他們從不以文字表現自己的看法，他們的領略都從實際生活經驗而來，是以儘可能的將當地居民對歷史的詮釋共同引入討論。

## 二、研究地區及對象

在這片核准開墾的土地區域包括旗山街內的手巾寮以及美濃庄的金瓜寮、中壇、龍肚、吉洋等一街一庄的五大部落。此區域在大正 2 年 8 月訓令第 26 號警察監視區改正中隸屬蕃薯寮支廳第二監視區瀾濃警察官吏派出所，監視區域有旗尾、手巾寮、瀾濃、龍肚、中壇、竹頭角警察官吏派出所。蕃薯寮支廳管轄九個區，其中屬於南隆農場的區域有溪州區、龍肚區、旗尾區。溪州區內有溪州庄、嘮礮坑庄；龍肚區內有龍肚庄、中壇庄；旗尾區內有庄旗尾庄、手巾寮庄、吉洋庄、金瓜寮庄。這些部落位於現今旗山區、里港鄉、美濃區交接處，是荖濃溪與楠梓仙溪兩大河流沖激而成的河床地。以下從行政區劃分瞭解南隆農場的聚落：

1901（明治 34）年全島改設二十廳，此區域屬蕃薯寮廳，境內庄名如表 1-1；到 1906（明治 39）年，行政區域又重新規劃，此區域屬阿 廳蕃薯寮支廳的溪州區、龍肚區、旗尾區，如表 1-2：

表 1-1：1901 年南隆農場轄境內庄名

里名	街庄區名	街庄名	舊街庄名
港西上里	蕃薯寮	旗尾庄	旗尾庄、崙仔頂庄、匏仔湖庄
	中壇	中壇庄	中壇庄、柚仔林庄、上竹圍庄、下竹圍庄
		手巾寮庄	手巾寮庄、十八份仔庄、半部仔庄
		吉洋庄	吉洋庄、狗寮庄、頂溪埔寮庄、下溪埔寮庄
	金瓜寮庄	公館庄、金瓜寮庄、清水港庄	
龍肚	龍肚庄	龍關庄、龍肚庄、上坑仔庄、河邊寮庄、橫山庄、竹仔門庄	
羅漢外門里	溪州	嘮礮坑庄	嘮礮坑庄、和尚寮庄、三角窟庄、龍門庄、嶺口庄、中寮庄

參考資料：酒井邦之輔，《蕃薯寮廳》，株式會社台灣日日新報社，明治 39 年。  
酒井邦之輔，《蕃薯寮廳》，株式會社台灣日日新報社，明治 41 年。  
寺川喜三郎，《蕃薯寮廳》，株式會社台南新報社，明治 42 年

表 1-2：1906 年南隆農場轄境內庄名

區名	區長役場所在地	街庄
龍肚區	龍肚庄	龍肚庄、中壇庄
溪州區	溪州庄	溪州庄、嘮礮坑庄
旗尾區	旗尾庄	旗尾庄、手巾寮庄、吉洋庄、金瓜寮庄

資料來源：寺川喜三郎，《阿猴廳》，株式會社台南新報社，頁 1915（大正 4 年）。

### 1.南隆農場的範圍

1921（大正 9）年台灣總督府將全島改制為五州二廳，蕃薯寮、瀾濃同時改為旗山街和美濃庄，並將瀾濃區、龍肚區與原先屬於旗尾區的金瓜寮、清水港、和興庄、上九寮與吉洋庄合併成為美濃庄，旗尾庄與手巾寮庄卻劃撥旗山街轄治。

在三五公司治理南隆部落土地時期，以手巾寮為行政中心，設有手巾寮尋常小學校。和興庄就是跨越旗山街、美濃庄的經濟中心，所有前往手巾寮洽公納租的佃農，均得經過和興庄，北往清水港、金瓜寮；南到吉洋庄；東向上九寮、大頂寮、九穴、十穴的轉軸聚散中心。吉洋庄是南隆部落最原始的地名，日治時期手巾寮以東到下淡水溪畔，地號番地都是屬於吉洋段。

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申請獲准後，移墾的佃農胼手胝足開墾荒地，新墾地大部分是以開基初期的戶數命名，也有以地形或建築特色命名的部落。（圖 1-1）這些新墾地庄名均是在日治後一一命名，才有「寮」的稱呼。形成一移墾部落典型的庄名，如表 1-3。值得玩味的是這些庄名均另有一響亮的庄名被雋刻在伯公壇的石碑上，在田野的採訪中，地方耆老對其更名都印象模糊，筆者推測光復後，地方政府符應回歸祖國，欲擺脫過去草根性的庄名，是以取名，而此時逢皇民化被破壞的伯公壇一一修復，是以把新取的庄名雋刻在碑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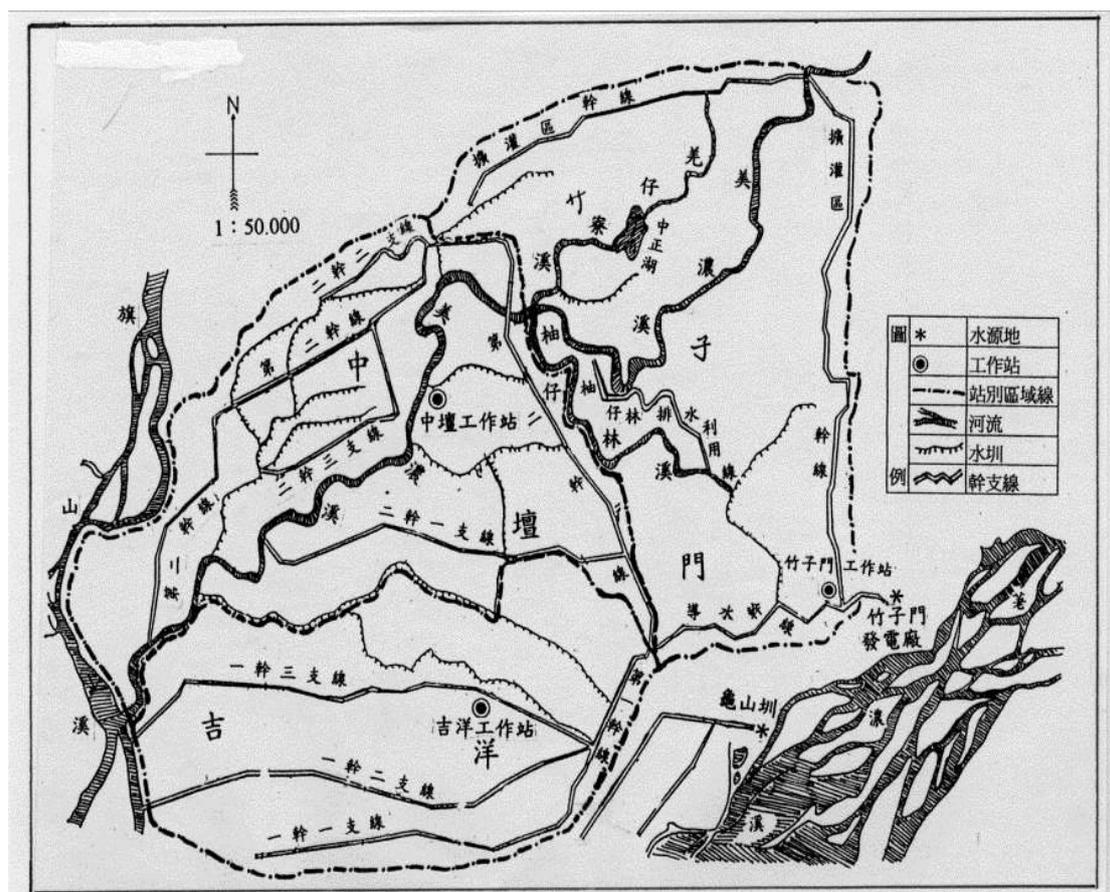


圖 1-2：獅仔頭水圳灌溉區域圖-

參考盧榮祥，《台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誌》，高雄農田水利會，1997.3，頁 354 改繪。

## 2. 宗教信仰中心輔天五穀宮

根據地方耆老訪談認為苗栗、新竹客家人在當地謀生不易，一部份人南下聚集在新威、新寮一帶，受僱種植樟樹、製造樟腦。日治時期強制徵收南隆農場，成立三五公司，再將這些農田分租先民耕種，因為農場面積大，常有人手不足現象，而北部客家人生活受地形影響過得不好，於是陸續來到南隆農場尋找工作機會，因此，在外六寮、手巾寮附近有不少的外來客及閩南人。南隆部落本來是一片頑石裸露的荒埔原野地。縱使清領時期美濃舊部落人口已相當高，但礙於河水的氾濫、裸露的「石崗田」，仍少人煙，日本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申請獲准以後，來自美濃老莊與北部客家佃農移民胼手胝足墾荒拓地，南隆地區逐漸將石崗地化作良田。

北部客家移民來自新竹州丘陵山區地帶的苗栗農戶居多，他們有著豐富的墾荒經驗、善耕石埔地，但原居地人口壓力造成生活環境的惡劣，而南方遼闊的平

原和充沛的水源正是誘發移民的念頭。當時私人資本公司以搭建草寮，免費提供房舍、灶、碗筷、牛隻、耕具、田地等優渥條件鼓勵移民。於是透過家族、親戚的遊說，招來一批批舉家大小南遷的移民。短短一、二十年間，湧入的墾戶移民分散聚居在農場各地，入墾的移民均以茅草搭蓋的草寮暫時棲身，因此各地聚集的農戶所形成的部落多以「寮」字命名。

南隆農場廣達四千甲，包括今吉洋、吉東、吉和、清水四里，及獅山、龍山、德興，中壇等四里的一部分，加上行政區域隸屬旗山區的廣福里，全部依佃租方式經營，佃農除新竹、桃園、苗栗一帶的客家人之外，也有來自岡山、田寮、旗山一帶的閩南人，和來自高樹、內埔、竹田的六堆客家人。

大正 8 年(1919)流行病肆虐，在醫藥匱乏的年代，各地為壓制流行病毒，盛行奉祀鸞堂「三恩主」，原籍苗栗縣銅鑼鄉大正 9 年(1910)到南隆內六寮拓荒墾地的羅阿東，便和當地耕農一起到苗栗卓蘭鎮與大湖鄉交界處的朝南宮，迎請「三恩主」分靈到南隆奉祀，由於南隆移墾者來自各地，竟沒有一座廟宇可為心靈寄託，又逢流行病猖獗，人心失措，眾人遂商議建廟奉祀被視為農業和醫藥守護神的神農大帝。

大正 12 年(1923)先以羅阿東正堂為處所，開光登位，公推羅阿東為堂主，羅正保為司香，每逢農曆初一、十五各聚落信徒即至該所參香禮拜，同時成立建廟委員會，推舉李庚河、徐阿辛與土地所有權人南隆農場商請撥地建廟，白石知情後，隨即答應撥出現在廟址為建廟用地，並附加廟前一甲三分地作維持香火用。為感念白石喜代治和愛久澤直哉慷慨捐地，至今，該宮長生廳仍供奉兩人的長生祿位牌。

大正 13 年(1924)動土興建，隔年完工，稱「南隆輔大五穀宮」，俗稱「五穀廟」，成為南隆地區的信仰中心。日治末期，日軍在二次大戰中節節敗退，盟軍飛機大舉轟炸時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各地傷亡嚴重，省立高雄醫院(今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曾疏散到該宮治療傷病，1945 年二戰結束後才遷回高雄。

二戰後，信眾吳金鳳等發起重修三川殿與正殿，1954 年雲霄寶殿(正殿)重修

落成，1965 年增建鐘鼓亭，1966 年興建拜亭，兩側護室改為鋼筋水泥兩層樓建築並設 20 間客房供信眾住宿，1984 年興建兩座迎奉門，1985 年建金爐與聖蹟亭，1994 年搭建宮前鐵架遮棚，辦理建宮 70 週年聯合美濃全區 19 里與旗山廣福里啟建「甲戌年太平福醮」活動。2010 年登錄為歷史建築。

### 3.土地伯公的標示

為田野調查及標示伯公位置清晰，以現今里別作區塊標示，從南隆地區里名沿革，由於現今行政劃分多沿襲日治時期小字名，變動性不大，是故，以現今伯公位置標示於 1904（明治 37）年《台灣堡圖》•〈瀾濃〉地圖上。所用年代以西元紀年為主，並附上當時統治政府之紀元。地名以日治小字下附今地名，使說明更加明確。標示如表 1-4；1992 年筆者曾調查此區域有 114 座土地伯公，因已隔 20 年，環境因素變化大，擬透過此方案重新建置每座 GPS，並建置基礎資料及圖檔，作為後續探討分析基礎資料。

表 1-4：南隆農場轄域村里民沿革表：

光復以後		日治時期			清代
民國 100 年底	民國 70 年底	明治 42 年至大正九年			
高雄市 美濃區	高雄縣 美濃鎮	高雄州旗山郡美濃街		阿猴廳蕃薯寮 支廳港西上里	鳳山縣 港西里
現行里名		大字名	小字名	街庄名	街莊名
中壇里 A	中壇里	中壇	中壇	中壇庄	中壇莊
祿興里 B	祿興里	中壇	中壇	中壇庄	中壇莊
德興里 C	德興里	金瓜寮	金瓜寮	金瓜寮庄	金瓜寮
清水里 D	清水里	金瓜寮	清水港	金瓜寮庄	清水港
吉和里 E	吉和里	吉洋	和興莊	吉洋庄	和興莊
吉東里 F	吉東里	吉洋	上九寮	吉洋庄	上九寮
吉洋里 G	吉洋里	吉洋	吉洋	吉洋庄	吉洋

資料來源：（一）整理張炳楠監修、李汝和主修、楊錫福、王世慶原修、王世慶增修及整修，《台灣省通誌》，卷一.土地志.疆域篇第四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6.30，頁 400，

（二）參考《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地名沿革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8.15，頁 993-994。

表 1-5：南隆農場轄域各里各聚落伯公數

區名	里名 (代號)	聚落名	伯公數		
			伯公壇 (原石)	廟祠數	總數
中壇區	中壇里 (A)	中壇	2	14	16
	祿興里 (B)	中壇	3 (1)	18	22
金瓜寮區	德興里 (C)	金瓜寮	1 (1)	15	17
	清水里 (D)	清水港	2 (1)	22	25
吉洋區	吉和里 (E)	和興莊	0	10	10
	吉東里 (F)	上九寮	1	10	11
	吉洋里 (G)	吉洋	0	13	13
	<b>總數</b>		<b>12</b>	<b>102</b>	<b>114</b>

資料來源：1992 年張二文田野實察統計

### 三、研究步驟

#### (一)、計畫進度 (擬完成之時間)

2016/05/01-2016/05/31：日治時期移民政策及南隆農場文獻收集、探討。

2016/06/01-2016/06/30：輔天五穀宮祭祀圈聚落田野調查。

2016/07/01-2016/07/31：南隆農場吉東、吉和、吉洋、清水四里土地伯公田野調查。

2016/08/01-2016/08/31：南隆農場獅山、龍山、中壇、德興四里土地伯公田野調查。

2016/09/01-2016/09/30：南隆農場廣福里手中寮、和興庄、日本寮土地伯公田野調查。

2016/10/01-2016/10/31：輔天五穀宮及土地伯公常年所有祭典參與紀錄、儀式彙整整理。

2016/11/01-2016/11/30：撰寫研究報告

2016/12/01-2016/12/31：研究成果報告印刷、編印成果專輯

## 二、計畫進度甘梯圖

執行進度項次	2016 年工作月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日治時期移民政策及南隆農場文獻收集、探討	■							
輔天五穀宮祭祀圈聚落田野調查		■	■					
南隆農場吉東、吉和、吉洋、清水四里土地伯公田野調查			■	■				
南隆農場獅山、龍山、中壇、德興四里土地伯公田野調查				■	■			
南隆農場廣福里手巾寮、和興庄、日本寮土地伯公田野調查					■	■		
輔天五穀宮及土地伯公常年所有祭典參與紀錄、儀式彙整整理	■	■	■	■	■	■	■	
撰寫研究報告							■	■
研究成果報告印刷、編印成果專輯								■

### 第三節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具體成果及效益

美濃南隆地區於日本時代初期，由日本三五公司社長愛久澤直哉以南隆農場名義，申請墾拓美濃南郊荒野地。除了招募美濃、龍肚舊部落的佃民外，還透過農場主事白石喜代治從新竹州桃竹苗地區招募大批墾民。也有部分墾民來自六堆其他地區，如高樹、內埔、竹田等地的客家人。甚至有部分鄰近地區如岡山、旗山、田寮、里港一帶的閩南人，共同開發此廣達四千甲的荒野地。配合竹子門發電廠營運之後，為疏通發電餘水而開鑿的獅仔頭圳作為灌溉用水，使之成為良田。北部來的【台北客】，閩南籍的【福佬人】經過兩三代人的融合，通通都成為講美濃腔的【四縣客】了。

南隆農場在 1896（明治 29）年日本熊本縣人津田靜一為了細川侯爵家之事業，依屯田兵方式許可了土地之開墾，開拓著手後很不如意，因每年兩期有知名的荖濃溪出洪水，耕地有所流失的狀態，而明治 41 年竹子門發電所創設，同時官設埤圳之設置後對原野開拓更有利了，明治 42 年愛久澤直哉以三五公司南隆

農場社長的名義，再申請開墾許可其區域內所有的官有地及買收中壇、金瓜寮一部分民有地，做為農場的區域來經營。

如此的土地分配經營型態，使得在美濃南方平原進行大規模的改造，這些變革包括在日人以科技工程開鑿山洞，引進荖濃溪長年豐沛的河水，利用高度落差設置四組渦輪機發電的竹子門發電廠，排放的餘水則完善地興建總長十三里三十一町的獅子頭圳疏導，灌溉四千一百二十餘甲的農地，使得南方一帶荒涼化為良田。在發電廠和水圳如此重大的工程之下，總督府數次延長施設龜山堤防，以保護開墾地避免流失；同時大量招募引進移民開墾，在國家給以相當的保護權益條件下，慇懃有力企業者從事開墾，愛久澤直哉便利用日本工程師與大批佃農奠下南隆農場的基礎。

南隆部落早在荖濃溪河堤完成以前，本來是一片頑石裸露的荒埔原野地。縱使清領時期美濃舊部落人口已相當高，但礙於河水的氾濫、裸露的「石崗田」，仍少人煙，日治時期官方積極從事水利事業，而水利的建設和治水工程的完成，加上日本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申請獲准以後，來自美濃老莊與北部客家佃農移民胼手胝足墾荒拓地，在如此有利的國家政策搭配之下，南隆地區逐漸將石崗地化作良田，開始了另一農業拓展事業。

南隆輔天五穀宮主祀神農大帝，又尊稱為「神農大帝藥師琉璃光佛」，分香自苗栗公館鄉「五鶴山五穀宮」，開基神尊由茶樹刻成。大正 14 年(1925 完工後，自昭和元年(1926)起連續 3 年舉辦「建醮」法會，「醮祭」是農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儀式，特別是在墾荒拓殖十分艱困、天災瘟疫盛行的年代，「醮祭」期間舉行七日道場，境內居民均需茹素，儀式從迎接聖神仙佛駕臨醮場鑿壇，然後透過宣經福懺、普渡、秉燭禮斗、放水燈、遶境、演戲、打饒繞鉞花、燒大士、燒神衣、施陰濟陽等一連串活動，除祈求神佛護國息災、庇佑地方安寧、五穀豐收外，最大的意義在於人心的安頓和撫慰。

五穀宮正殿懸有「三教同宗」匾額，除神農大帝外還奉祀鸞堂「三恩主」，日治時期透過扶鸞施藥，為民生聊苦的拓墾區產生了無形的力量。戰後，隨鸞生

老去，1970 年代以降便不再舉行扶鸞儀式，但卻肩負著南隆地區甚至大美濃地區的建醮祈福活動，其在村民生活慣習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地位。

調查境內 114 座土地伯公，建置基礎資料及影像檔案，並分析其型制的變化以及祭典喊庄民之間的互動關係，釐清其從原鄉到南部後的土地伯公崇拜的變化和演變。

文化接觸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此過程是經反覆思索、整合與接納；或許是朝著優勢文化的方向涵化與整合；亦有可能往分歧化與多樣化，而形成有別於其他地方的地方性文化。在重視本土文化的今日，願對鄉土文化多一份關心與瞭解，以更謙卑的胸懷對待。尤其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透過對今昔生活方式與社群組織演變的了解；對自身文化的溯源，深信是對歷史求真求實最佳的詮釋。

## 第二章 南隆農場的自然環境與開發沿革

美濃地區彌濃、龍肚、九芎林、竹頭背、中壇等庄早在清領時期即已有規模性地建庄，而在中壇、龍肚等以降的南方原野卻仍是一片石礫地，岩石裸露，荖濃溪從大小龜山一帶竄流原野，至夏季雨水暴漲，更是氾濫，無法耕作且原住民常出沒。<sup>2</sup>誠如吉和里《永盛文化中心落成記》記載：「彼時也，石礫遍野，沼澤縱橫，雜草叢生，鮮有人跡，唯有山胞出沒襲擾。迭經先賢披荊斬棘，驅蛇逐獸，丈量劃地，搬石填土，刻苦經營，良田乃日增，建庄始告完成，…」<sup>3</sup>位於中壇里的《上竹園伯公序》亦記載：「且夫本竹園於乾隆三年戊午（1738）開基於此，是一片荒涼原野，周圍種竹以禦土番，至今二百四十三年矣，當時全賴土地公之默護，故豎石四時祀之」。<sup>4</sup> 值此只有在地勢較高的地區金瓜寮、手巾寮、和興庄、清水港、吉洋等地有零星住戶。<sup>5</sup> 這片廣袤之地一直到日人殖民計畫性入墾，才逐漸改變南隆地區的面貌，也為「美濃」帶進特殊的人文風貌與族群關係。

### 第一節 日治時期的移民政策與土地政策

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海外移民大為盛行，目前有關海外移民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棟。不過，相對於日本對滿州以及領土外地區移民規模之大，1895 年以後臺灣成為日本領土，在該殖民地的移民規模卻顯得微不足道。不過，儘管日治時期始終未產生日本人大舉移入臺灣的現象，但是為了對殖民地進行同化、資源開發以及國防上的目的，日本人民的移殖仍是殖民地統治政策重要的一環。<sup>6</sup>另一方面，日本人移民對於台灣的產業發展也產生若干影響。

<sup>2</sup> 劉澤民、陳文添、顏義芳，〈塔樓社 149、乾隆四十年塔樓社大邦雅立招耕字（4396）〉，《台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3 初版，頁 191。紀錄有乾隆四十年此地早已有平埔族塔樓社的社群在此活動。如契抄內容如下：「鬮分墾得溪埔園壹處，坐落鳳邑中壇（土云）庄，土名肚猴溪埔，東至蛇山腳為界，西至金瓜寮路為界，南至清水港溪為界，北至中壇小溪為界」。

<sup>3</sup> 永盛文化中心籌建委員會，《永盛文化中心落成記》，1984，見附錄 2-1。

<sup>4</sup> 劉振源，《上竹園伯公序》，1981。

<sup>5</sup>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美濃鎮公所，1997，頁 58。

<sup>6</sup> 林玉茹，〈殖民與產業改造：日治時期東台灣的日本人官營漁業移民〉，《東台灣鄉土文化學

台灣總督府為了殖民地的統治，調節日本過剩人口及國防、民族同化等方面的考慮，擬定日本農民移殖政策。藉由官方經營，移植日本農民建立移民村，以作為台灣農村的示範，並加速台灣人的同化，達到內臺共存共榮的目標。<sup>7</sup>

## 一、日治時期的移民政策

日治時期日本人移民臺灣屬於領土內移民，又分成契約移民和自由移住的自由移民兩種。契約移民中，由官方所主導與經營者稱為官營移民，由私人經營者稱為私營移民。<sup>8</sup>官營移民是以國家資本提供經費，由專責的行政人員推行移民事業，最能體現殖民地時期日本人移民的動機與特質。

日本在德川幕府時期施行鎖國令政策，禁止人民向外遷移，直到幕末 1866（慶應 2）年才解除鎖國令。1868 年明治政府成立，首先對夏威夷進行第一批「官約移民」，稱為「元年移民」，<sup>9</sup>正式揭開了日本近代對外移民的序幕。1894（明治 27）年日本政府為了解決國內人口過剩所引起的經濟與社會問題，進一步制訂「移民保護規則」，將移民列為國策。1895 年臺灣割讓予日本之後，日本一躍成為亞洲第一個殖民帝國。做為殖民地的臺灣自然成為日本人移民的新天地。1905 年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的對外擴張使歐美國家產生戒心，形成排日運動，因此日本對美國、加拿大以及澳洲等地區的移民受到限制，移民方向乃轉向臺灣、朝鮮等殖民地以及東南亞地區。<sup>10</sup>

對於臺灣總督府而言，日本人移殖臺灣，是帝國主義下殖民地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也隱含著重要的目的。移民有助於確保殖民地統治，有利於日本人向熱帶地區發展，而且可以調節母國過剩的人口，在國防與同化政策上也有其必要

---

術研討會》，國立台東師範學院，2000.10，頁 91-136。

<sup>7</sup>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台灣的農業移民》，總說，無年代；東鄉實，《台灣農業殖民論》，東京，富山房，1915，頁 520-521。

<sup>8</sup> 張素玢，《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國史館 2001.9，頁 1-7。

<sup>9</sup> 若槻泰雄、鈴木讓二，《海外移住政策史論》，（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1975，頁 53.54。

<sup>10</sup> 張素玢，《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國史館，2001.9，頁 2-5。

性。<sup>11</sup>因此，在這種積極的目的之下，甚至於不惜透過國家力量進行官營移民，以便確實執行移民政策，樹立模範的移民方式。其次，臺灣屬於經濟殖民地，殖民地政府的經營方針著眼於「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sup>12</sup>因此開發島嶼的豐富資源成為殖民地的重要使命。1895（明治 28）年日本領有臺灣之初，福澤諭吉意識到日本人口過剩之壓力，即極力鼓吹「移民殖產論」政策。他認為熱帶地區有殖產開發的雄厚潛力，但是熱帶地區的「蠻民」卻沒有能力開發熱帶富源，因此自然需要引入文明人來開發熱帶地區。<sup>13</sup>在這種臺灣比日本文明落後的認知下，殖民地政府對臺灣的產業開發政策也反映這種事實。

綜觀總督府的母國移民是基於以下幾個理由：1.基於本島統治上國防上以及同化的理由。2.日本民族對熱帶地的開展。3.過剩人口的調節及母國過少農業的弊害等原因，是以官營移民政策的豎立、移民土地所有權的取得、開拓的時效以及內地農民的熱帶移植能力為主。<sup>14</sup>

日治時期台灣第一任民政局長水野遵，在 1895（明治 28）年向總督樺山資紀提出殖民地的執政方針報告，他的報告內容歸可納為幾個重點：(1)從事農林殖產事業必須移住日本內地人。(2)未開發的東部蕃地為最理想的移住地區，開發台灣利源無一不與蕃地有關，因此蕃民要先加以招撫教化。(3)除了殖民興利，移民並有移風易俗之效，同化漢人蕃民之責。(4)移民事業需由企業資本家經營，企業地不宜狹小重疊。(5)所有企業開發之案件，須待調查測量工作完成以後才能申請。(6)應對山林原野實施調查，除確為民有之地，全數收為官有，並頒佈林野放領規則。(7)為了革除農業弊病，實行改良，最好以日本農民移住台灣，散居各處作為示範。(8)內地農業移民要多加保護。<sup>15</sup>

<sup>11</sup>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19，頁 16、20。

<sup>12</sup>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19，頁 17。

<sup>13</sup> 吳密察，〈福澤諭吉的台灣論〉，《台灣近代史研究》，稻鄉出版社，1990，頁 86·89。

<sup>14</sup> 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台灣日日新報社刊行，1937（昭和 12 年），頁 514；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19，頁 18-20。

<sup>15</sup> 張素玢，〈移民與山豬的戰爭：國家政策對生態的影響（1910-1930）〉，《東台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國立台東師範學院，2000.10，頁 168-172

是故，日治移民約略可分為以下四個時期，第一期為初期私營移民獎勵時代，第二期為花蓮港廳下的官營移民時代，第三時期為台東廳下的私營移民時代，第四期為官營移民再興時代。以下分別說明之：

### (一)、初期私營移民獎勵時代

日治初期，殖民地台灣的經營成為日本財政的一大負擔，總督府的移民事業寄託在私人資本企業上，政府給予必要的保護與協助。及允許大資本家豫約開墾土地，但只限招募日本農民前來開墾，到 1912（大正元）年末總計收容獲得許可 38 件，其面積達 38145 甲，其中以阿 廳 16 件最多。愛久澤直哉所經營的阿 廳港西上里吉洋庄、龍肚庄、中壇庄、金瓜寮庄及手巾寮庄的南隆農場計 34 戶。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經營下的阿 廳港西上里手巾寮庄的移民地 7 戶。<sup>16</sup>南隆農場 1910（明治 43）年收容同為愛久澤直哉所經營的源成農場的日本移民共 34 戶 157 人，然而移民生活依然未見起色，移民次第離散，到 1917（大正 6）年只剩 2 戶。<sup>17</sup>但經營並未見成功，導致母國移民離散，農場轉以本島人移民。<sup>18</sup>

私營移民的大小企業，無一成功，不管經營的農作為何，公司組織狀況怎樣，結果都歸失敗，而且日本移民住留時間相當短暫。歸納私營移民失利的原因有：

1.私營移民事業與殖民事業的目標不一致：要建立完善的移民村，必須兼顧文化、經濟、衛生因素，這樣鉅額的投資，不是以經濟利益為重的私人企業願意負擔的。

2.水土不服和衛生太差，造成移民相當高的死亡率：日本移民由溫帶地區來到亞熱帶，難以適應環境，加上衛生不良、傳染病盛行，成為移民的一大威脅。偏高的死亡率，使移民望之卻步或遷移他處。

3.移民的土地問題：期待移住台灣能成為自耕農的移民，來台之後卻發現自己淪為佃農或雇傭，耕作土地都歸企業家或會社所有，導致開墾意願低落，也不

<sup>16</sup> 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8，頁 514。

<sup>17</sup>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編，1919，頁 13。

<sup>18</sup> 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台灣日日新報社刊行，1937（昭和 12 年），頁 514。

容易產生永住的決心。

4.移民素質參差不齊：私營企業必需移殖日本農民才符合總督府獎勵的條件，才能承領土地。移民只是私人企業取得利益的工具，在數量上符合官方要求的名額，對移民的素質並不重視，移民當中摻雜下層勞工，不少移民抱著一攫千金的心理，無法刻苦耐勞，一旦發覺移居情況、待遇都與當初預期不符，便喧嘩鼓躁謀求他去。

5.私人企業以經濟作物為經營要項，尤其總督府所獎勵的糖業，導致大部份的移民移住區糧食作物不足；經濟作物的價格受資本企業的採算所支配，移民不但無法維持基本生計，偏高的糧價更加重經濟負擔。

以上幾點主要原因，導致以蔗作為中心的私營移民事業嚴重受挫，儘管如此，總督府的移民政策仍然不變，私營移民既有種種不易克服的困難，便改弦易轍由官方直接經營。<sup>19</sup>

## （二）、花蓮廳下的官有移民

在台灣私營移民事業相繼失敗以後，政府體認移民事業關乎日本統治權之鞏固以及大和民族消長，不能從私人利益考量，所以應由國家執行移民事業，東部開發必須進行官營移民。<sup>20</sup>1910（明治 43）年六月總督府設置「審議內地移民實施計畫及內地移民適地整理」的移民指導委員會，同月十六日殖產局通過「關於台東花蓮廳管內土地整理案」。<sup>21</sup>1910 年開始的全島性林野調查便開始於東部。到 1911 年就查定官有、民有地，而原住民居住的空間也劃明清楚。在「移民方針」移民地的說明中，便規畫「除了現住本島人和生蕃人「生存必要」之地域以外，其他全部作為內地人之移民地，依特別處分，漸次施行土地整理收容移民。」<sup>22</sup>在總督府獎勵、企業家刻意經營之下，花東縱谷官營移民村的作物栽培，初期幾乎

<sup>19</sup> 張素玢，《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以官營移民為中心》，國史館，2001.9，頁 44。

<sup>20</sup> 東鄉實，《台灣農業殖民論》，東京，富山房，1915，頁 500-504。

<sup>21</sup>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台灣林野調查事業報告》，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4，頁 75。

<sup>22</sup> 〈總督府移民方針〉，《台灣日日新報》第 3938 號，明治 44 年 5 月 11 日。

全部以蔗作為主。<sup>23</sup>

台灣東部在國家的政策下，移植日本農民，從事以蔗作為主的農業，並以經濟利益和保護日本內地人的前提，施行「理蕃事業」。東部則比西部更適合收容移民，花蓮港廳、台東廳適合移民的土面積共一百六十四平方公里，根據 1909（明治 42）年調查，東部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七十人，原住民且多於漢人，要同化文化較低的原住民，建立日本大和民族的示範農村應比西部容易。基於同化上、統治上的考慮，東部要比西部更適合規畫為移住地。總督府最後選定東部地區九處原野規畫移民村，並開始招募移民。<sup>24</sup>這是屬於第二期移民。

### （三）、台東廳下的私有移民

直到 1918（大正 6）年 5 月總督府決議解除以官營移民事業的經營，官營移民事業廢止，其終止的兩個原因為：一為東部台灣的拓殖急速進步，最早官業以土地的開拓招致移民的任務完成。二為設立移民村的健全發達已達示範的標準，提供轉行為保護獎勵民營方式的基礎。<sup>25</sup>其後改以保護獎勵私營移民事業經營，並訂定移民獎勵要領。<sup>26</sup>其業務也由原先移民課廢止，移民事務由農務課掌管。<sup>27</sup>

大正年間的私營移民以台東廳唯一的台東製糖拓殖會社經營。

### （四）、官有移民再興時代

昭和十年後，本島的農業移民移住地以官有可耕地、未墾地及河川整理後的新生地為主，這些地相當廣泛非常適合移民移住。第一次計畫到昭和十一年度以降的十年間內地人農業移民 3528 戶，17640 人，其移住區域有 18 所、移民村 20 村，利用面積有一萬七千七百甲。<sup>28</sup>

高雄州屏東郡下淡水溪治水工事於昭和十三年完成，其結果造成約有四千

<sup>23</sup> 張素玢，〈移民與山豬的戰爭：國家政策對生態的影響（1910-1930）〉，《東台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國立台東師範學院，2000.10，頁 168-172

<sup>24</sup>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編，1919，頁 56-57。

<sup>25</sup> 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台灣日日新報社刊行，1937（昭和 12 年），頁 577。

<sup>26</sup> 台灣總督府，《總督府報》第 1308 號，台灣總督府，大正六年六月八日。

<sup>27</sup> 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台灣日日新報社刊行，1937（昭和 12 年），頁 614。

<sup>28</sup> 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台灣日日新報社刊行，1937（昭和 12 年），頁 1089。

四百甲的新生地，而此砂地適合菸草耕作。<sup>29</sup>且交通便利、衛生狀態又良好，在五年間有內地人農業移民約 723 戶移住。移民均接受國庫預算的移民獎勵費，其中包括移民家屋建築費、飲料水施設費、荒地開墾費、農具及役畜購入費等的補助。<sup>30</sup>

總督府之官營移民始於明治 42 年，當初屬於職產局林務課，致力於移民之適地調查及其他之準備，明治 43 年始設置移民課以擔當其事務，自明治 42 年度至大正 7 年度之九年間為移民之獎勵費投資約二百零三萬圓，災害復舊費約投資三十八萬圓，<sup>31</sup>其後大正十一年度及昭和二年度再投資五萬四千餘圓，以此計算，對移住者每戶之經費約達三千六百餘圓，若加上昭和二年以後之經費，即更加巨額。移民過於保護，以致增大其依賴心，致減殺其奮鬥力，移民不獨不得自立。每天花天酒地者有之，亦不失其失敗之原因。<sup>32</sup>官營移民過於優待，反不獲得好結果。<sup>33</sup>

以上為移民政策變動的過程。

## 二、日本的土地政策

日治時期在台灣完成土地調查和林野整理以後，賦稅收入大量增加，未入冊的私墾隱田和大部分山林原野，成為所謂的「官有原野地」。官有原野地的查定，最重要的是，在臺實施土地調查，以便「內使田制安全，外使資本家安心，可以投資田園。」<sup>34</sup>以及從事林野調查和林野整理，以確定山地林野的所有權，建立資本家在山地林野投資發展的條件。

土地調查的目的，在確立所有權，一方面使已墾土地的擁有人確實繳稅，提

<sup>29</sup> 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台灣日日新報社刊行，1937（昭和 12 年），頁 1094。

<sup>30</sup> 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台灣日日新報社刊行，1937（昭和 12 年），頁 1094。

<sup>31</sup>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 18；東鄉實，《台灣農業殖民論》，東京，富山房，1915，頁 517。

<sup>32</sup> 《台灣新民報》，昭和十一年三月十三日。第 1826 號

<sup>33</sup> 《台灣新民報》，昭和十一年三月十三日。第 1826 號

<sup>34</sup> 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東京博文館，1905，頁 214。

高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則清查未墾荒地，以作為「殖產興業」的基礎。在「殖產興業」的前題下，為了鼓勵企業或個人投入未墾荒地的拓殖，日治政府先後頒布了若干命令，以作為官有原野地轉移私人墾殖的法律基礎。<sup>35</sup>也因上述法源日資會社紛紛受理豫約開墾賣渡申請，其中以製糖會社獲得的豫約開墾成功賣渡地規模最大。

為了發展農業，台灣總督府積極保護日本資本家和退職官員，從事土地開墾。從日本領有台灣以來，其拓殖政策之一便是積極扶植日方資本家在台經營事業。1924（大正 13）年台灣總督府改定官制，開始淘汰官員，對退職後想久住台灣的官員，則放領土地以保障其生活，使之繼續為台灣服務。<sup>36</sup>並「啟發台灣人，促進日台融合，進而開發未墾荒野以新殖產業為目的」。<sup>37</sup>但是退職官員並不熟悉農事耕作，多為坐享其成的不在地地主，而且承領土地時，原耕者往往起而抗爭。後來總督府修改放領條件，規定退職官員必須自耕，而且要常住台灣。在條件門檻加高，農民抗爭之下，大多退職官員轉售土地，僅有少數親自營農。<sup>38</sup>

就總督府的土地政策來看，官有地是保留給日本內地人的，或是資本家或是退職官員，抑或日本移民；各時期的做法儘管不盡相同，但是原則從來不曾改變，伊澤多喜男總督為了解決農民爭退職官員放領土地事件，擬定由半官半民性質的拓殖會社，進行官有地的拓墾。

由上述文字以知道，總督府無論如何不願意浮覆地落入台灣人之手，因此想藉由拓殖會社經營土地，另外就是資本家和移民。這就是為什麼日治時期南隆農場的主力會是日人，而不是本島人的原因，南隆農場拓墾的日人，以私營農場的型態為主。

<sup>35</sup> 陳國川，〈雲林地區官有原野的土地開發〉，《南台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2000，頁 267-296。

<sup>36</sup> 劉淑玲，〈台灣農民對日籍退職官員放領土地的抗爭〉，《台灣風物》42 卷一期，頁 150。

<sup>37</sup> 葉鐘榮等編，《台灣民族運動史》，頁 519。

<sup>38</sup> 劉淑玲：《台灣總督府的土地放領政策—以日籍退職官員事件為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1989，頁 48、88。

### 三、私營農場—合資會社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的拓殖

南隆農場即在初期私營移民獎勵時代由日方資本家愛久澤直哉申請墾殖，愛久澤直哉為退休內閣大臣，與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關係良好，<sup>39</sup>在總督府協助下，取得經營農場所需土地。愛久澤直哉於 1902（明治 35）年成立三五公司，<sup>40</sup>1908（明治 41）年始收買土地達 2025 甲，<sup>41</sup>隔年招募移民。由於日本移民的失敗，農場改以本島人移民。農場所需的人力，則引自桃、竹、苗的客家人，經營作物以稻作、甘蔗為主，兼輪作其他雜糧。<sup>42</sup>

針對三五公司的成立以及事業，鍾淑敏在〈台灣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之研究-以情報體系為中心〉中有詳細的敘述。<sup>43</sup>日本自領有台灣後，承繼南進政策之使命，開始重視對岸之經營。為避免過多干涉，乃以中日合資為名，成立負有國策會社使命之「三五公司」作為對岸經營之全權機構，而負責人也以兒玉總督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所器重之愛久澤直哉擔任，其名份是專賣局「囑託」。<sup>44</sup>

三五公司在總督府大力贊助的十年間(1902~1911)，擁有包括華南樟腦、鐵道、書院、礦山、水道等事業，且南洋還有橡膠、植林、採貝等業務，規模空前龐大，前景亦十分看好。<sup>45</sup>但就華南業務而言，雖有如上的發展，卻因外務省對總督府的制約，愛久澤個人的性格及奢靡之風遭受非議。加上各項業務受中國反日運動及收回利權影響，多顯窒礙，故三五公司華南業務總的說來並不順遂。且因總督府的人事調動問題，早期大力贊助者諸如兒玉總督與後藤新平，前者回到

<sup>39</sup> 中村孝志，〈台灣與「南支・南洋」〉，《日本的南方關與台灣》，頁 11-13。

<sup>40</sup> 三五公司命名的由來，一說成立於明治 35 年，二說愛久澤直哉當年 35 歲。引自鍾淑敏，〈明治末期台灣總督府的對岸經營—以樟腦事業為例〉，《台灣風物》43 卷 3 期，1993.9，頁 230。

<sup>41</sup>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1919（大正 8）年，頁 8。農地許可約 457 甲，買收的民有地 1569 甲。

<sup>42</sup> 旗山郡役所，《旗山郡要覽》南報商事社，1938，頁 79。

<sup>43</sup> 鍾淑敏，〈台灣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之研究-以情報體系為中心〉，《中國海洋發展使論文輯第七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頁 704，1999.3。

<sup>44</sup> 囑託是雇員之意，愛久澤直哉於東大畢業後進入三菱會社，1890 年任總督府囑託。鍾淑敏，〈明治末期台灣總督府的對岸經營—以樟腦事業為例〉，《台灣風物》43 卷 3 期，1993.9，頁 230。

<sup>45</sup> 鍾淑敏，〈明治末期台灣總督府的對岸經營—以樟腦事業為例〉，《台灣風物》43 卷 3 期，1993.9，頁 230。

日本擔任內相;後者則遠赴滿洲接掌滿鐵總裁。繼任之民政長官祝辰已雖有心於此卻早逝，而繼任之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則因重視台灣理蕃事業，對三五公司的補助金屢有收回之舉，及至 1911 年停止三五公司的補助金並追討各項款項時，三五公司作為總督府的國策公司使命也適時宣告結束。<sup>46</sup>因海外事業的結束，轉戰台灣的投資事業。故在台中及高雄兩州分別擁有「源成」及「南隆」兩座廣大農場。<sup>47</sup>

## 第二節 南隆農場的開發

### 一、南隆農場的開發沿革

南隆部落轄區包括現今旗山鎮廣福里以及美濃鎮中壇里、德興里、獅山里、龍山里一部分，加上清水里、吉和里、吉洋里、吉東里的全部，面積十分廣闊。早年由於荖濃溪從獅形頂與大小龜山間引發洪水為患，不僅頑石裸露原野，而且溪流變幻莫測，是不適合耕作也不能居住的荒僻地區，早年只有地勢比較高聳的吉洋庄、和興庄、樹根（手巾）寮、清水港與金瓜寮等西線地區出現移民拓殖蹤跡。<sup>48</sup>

位於手巾寮的《廣福里福德祠紀念碑文》記載：「南隆部落原來是西拉雅平埔族烏卡支族大捷巔社屬地，清朝乾隆中葉以後由於此地是屏東阿 里港前往蕃薯寮、羅漢內門、關帝廟與台南府城必經之地，官府在現今手巾寮建有休息驛站，逐漸吸引閩粵移民入墾。

由於南隆部落西隅是美濃河與荖濃溪洪水沖積地，原野盛產荻竿茅草蘆葦，加上順流而下的大山樹根提供建築材料，早期移民遂以樹根竹枝搭建草寮棲身，因而得名樹根寮。」<sup>49</sup>

<sup>46</sup> 鄭政誠，〈日治時期台灣的國策會社-三五公司華南事業經營之探討〉，《台灣人文》，第四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2000.6，頁 184。

<sup>47</sup> 梁華璜，〈台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成立經過〉，《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 6 期，1979，頁 194。

<sup>48</sup> 鄭成金，《旗山鎮廣福里福德祠紀念碑》，1986。

<sup>49</sup> 鄭成金，《旗山鎮廣福里福德祠紀念碑》，位於手巾寮通往南濃部落的入口，1986。

1896（明治 29）年以前的農場地是「石崗地」，每當雨季來臨時，荖濃溪氾濫，使耕地流失，變成砂石堆積的石礫地，不適於農耕居住。而此尚未登陸的原野河川地，一律發配退休或退伍文武官員、資本家財閥。首先申請開發南隆的是日本熊本縣津田靜一，他於 1896（明治 29）年向細川侯爵家族申請獲准開墾，他們用屯田兵式開拓，但由於灌溉給水與排水設備欠佳，加上荖濃溪每年夏秋洪水為患，給水和排水設備欠缺，到雨季又被洪水沖壞，是故，成績不好，拓墾計劃被迫失敗。<sup>50</sup>

1908（明治 41）年開始興築竹子門發電所以後，官方運用發電餘水設置獅子頭圳，計畫灌溉美濃、旗尾與手巾寮地區農田四千餘甲。接著又從獅形頂與大小龜山間開始建築荖濃溪防水堤防，長度多達七百「間」，有效防止洪水氾濫。<sup>51</sup>其整治主要的目的乃是為了屏東平原的洪水防治，其區域包括主幹河川旗山郡頂溪埔寮直到大海，這些支流一旦洪水氾濫會使主要河流飽受亂流橫溢，危害的範圍極廣，此乃本防治工程中特別重要的部分。荖濃溪的右岸既有的龜山堤防的下游有亂流，所以從此堤防之西頂溪埔寮，朝向西南方築新堤防，把北方之亂流的支流全部封閉，因河道的整理，從此亂流不再，騰出廣大的新生地。<sup>52</sup>原有的小支流數條濫流，凹凸不平，石礫遍佈均不復見，也因下淡水溪工事及龜山堤防竣成，此地變成安全地帶。<sup>53</sup>

1909（明治 42）年，台灣總督府為了發展國家經濟拓殖事業，允准三五公司負責人愛久澤直哉以南隆農場名義申請開墾，同時收購中壇、金瓜寮一部分民有土地，擴充農場經營範圍。當時總督府不但提供農場相當優厚的利益保護條件，並且鼓勵有志發展企業者參與投資，但因民間疑慮甚多，南隆農場初期勸導均屬無效。為了遂行此難事業，明治 42 年 12 月受了許可同地方一帶之官有原野一千

<sup>50</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17。

<sup>51</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1938，頁 117。

<sup>52</sup> 高雄州役所，《下淡水溪治水工事事業成就》，高雄州役所，1927（昭和 4 年 1 月 25 日），頁 4。

<sup>53</sup> 本田喜八等編，《高雄州地誌》，昭和五年排印本，成文出版社影印行，1985，頁 17。

五百餘中之預約開墾，又買收此地域內的民有田地及原野九百三十餘甲成為農場區域，其後更加買入官有林一千七百餘甲合併經營。由於製糖業的興盛，以及開拓未墾地經營農場，因而衍生農業勞力的不足，以致產生內地人及其他地區的移民。<sup>54</sup>

## 二、南隆農場的範圍

在這片核准開墾的土地區域包括旗山街內的手巾寮以及美濃庄的金瓜寮、中壇、龍肚、吉洋等一街一庄的五大部落。此區域在大正二年八月訓令第 26 號警察監視區改正中隸屬蕃薯寮支廳第二監視區瀾濃警察官吏派出所，監視區域有旗尾、手巾寮、瀾濃、龍肚、中壇、竹頭角警察官吏派出所。<sup>55</sup>蕃薯寮支廳管轄九個區，其中屬於南隆農場的區域有溪州區、龍肚區、旗尾區。溪州區內有溪州庄、嘮礮坑庄；龍肚區內有龍肚庄、中壇庄；旗尾區內有庄旗尾庄、手巾寮庄、吉洋庄、金瓜寮庄。<sup>56</sup>這些部落位於現今旗山鎮、里港鄉、美濃鎮交接處，是荖濃溪與楠梓仙溪<sup>57</sup>兩大河流沖激而成的河床地。以下從行政區的劃分瞭解南隆農場的聚落：

### (一)、南隆農場包括的聚落

1901（明治 34）年全島改設二十廳，此區域屬蕃薯寮廳，境內庄名如表 2-1；到 1906（明治 39）年，行政區域又重新規劃，此區域屬阿 廳蕃薯寮支廳的溪州區、龍肚區、旗尾區，如表 2-2：

<sup>54</sup> 高雄州役所，《高雄州要覽》，高雄州役所，1922（大正十一年版），頁 48。

<sup>55</sup> 大正 4 年 3 月 5 日台南新報第 4668 號

<sup>56</sup> 寺川喜三郎，《阿 廳》，株式會社台南新報社，1915（大正四年）。

<sup>57</sup> 楠梓仙溪又名旗山溪，流貫於玉山和阿里山兩山脈之間，其上源發源於玉山主峰的東麓，並沿著桃源鄉與嘉義縣阿里山鄉的鄉界，朝溪南方流經三民鄉、甲仙鄉、杉林鄉，至旗山鎮南勝里附近與荖濃溪河流，全長約 117 公里，流域面積約 823 平方公里。楠梓仙溪河道大抵係沿卓蘭層砂質泥岩、錦水頁岩、十六分頁岩等軟弱地層發展，地形上謂之順層河或縱谷。泥岩、頁岩亦淪為惡地，盛行於南台丘陵、平地。

表 2-1：1901 年南隆農場轄境內庄名

里名	街庄長管區名	街庄名	舊街庄名
港西上里	蕃薯寮	旗尾庄	旗尾庄、崙仔頂庄、匏仔湖庄
	中壇	中壇庄	中壇庄、柚仔林庄、上竹圍庄、下竹圍庄
		手巾寮庄	手巾寮庄、十八份仔庄、半部仔庄
		吉洋庄	吉洋庄、狗寮庄、頂溪埔寮庄、下溪埔寮庄
	金瓜寮庄	公館庄、金瓜寮庄、清水港庄	
	龍肚	龍肚庄	龍關庄、龍肚庄、上坑仔庄、河邊寮庄、橫山莊竹仔門庄
羅漢外門里	溪州	嘮礮坑庄	嘮礮坑庄、和尚寮庄、三角窟庄、龍門庄、嶺口庄、中寮庄

參考資料：酒井邦之輔，《蕃薯寮廳》，株式會社台灣日日新報社，明治 39 年。

酒井邦之輔，《蕃薯寮廳》，株式會社台灣日日新報社，明治 41 年。

寺川喜三郎，《蕃薯寮廳》，株式會社台南新報社，明治 42 年

表 2-2：1906 年南隆農場轄境內庄名

區名	區長役場所在地	街庄
龍肚區	龍肚庄	龍肚庄、中壇庄
溪州區	溪州庄	溪州庄、嘮礮坑庄
旗尾區	旗尾庄	旗尾庄、手巾寮庄、吉洋庄、金瓜寮庄

資料來源：寺川喜三郎，《阿廳》，株式會社台南新報社，頁 1915（大正四年）。

1921（大正 9）年台灣總督府將全島改制為五州二廳，蕃薯寮、瀾濃同時改為旗山街和美濃庄，並將瀾濃區、龍肚區與原先屬於旗尾區的金瓜寮、清水港、和興庄、上九寮與吉洋庄合併成為美濃庄，旗尾庄與手巾寮庄卻劃撥旗山街轄治，如圖 2-1。

在三五公司治理南隆部落土地時期，以手巾寮為行政中心，設有手巾寮尋常

小學校。<sup>58</sup>和興庄就是跨越旗山街、美濃庄的經濟中心，所有前往手巾寮治公納租的佃農，均得經過和興庄，北往清水港、金瓜寮；南到吉洋庄；東向上寮、大頂寮、九穴、十穴的轉軸聚散中心。吉洋庄是南隆部落最原始的地名，日治時期手巾寮以東到下淡水溪畔，地號番地都是屬於吉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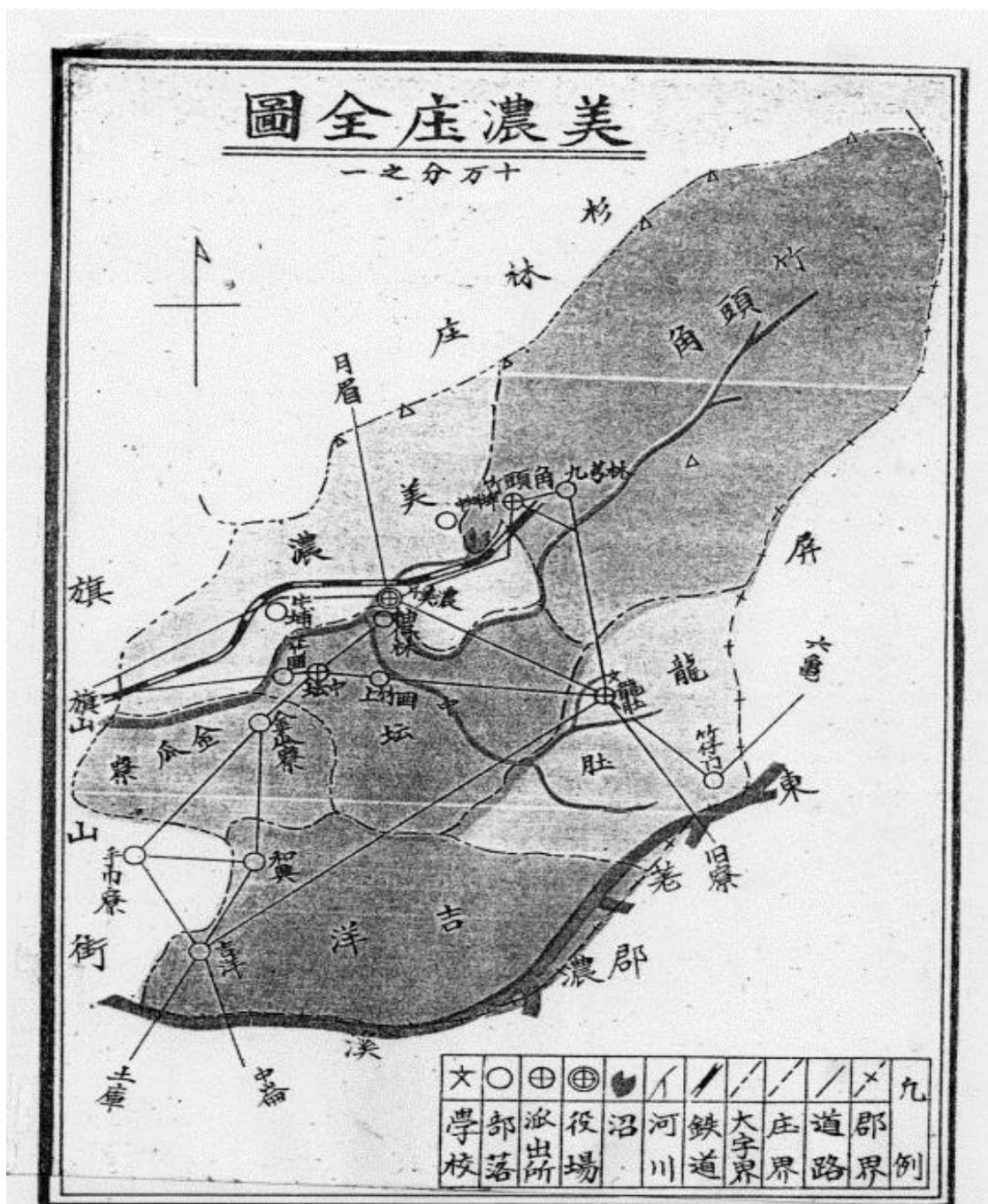


圖 2-1：日治時期美濃庄全圖

資料來源：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邊，1938，頁 1。

<sup>58</sup> 手巾寮小學校成立於 1912（明治 45）年 4 月 1 日，只有一個學級。



表 2-3：南隆農場部落庄名

移墾部落名	光復後另名	移墾部落名	光復後另名
中壇庄	祿興庄	吉洋庄	鎮興庄
金瓜寮	德興庄	下溪埔寮	中興庄
三降寮	南興庄	大頂寮	龍興庄
清水港	盛興庄	溪埔寮	南興庄
和興	和興庄	十穴	永興庄
八隻寮	和興庄	上九寮	吉清
日本寮	復興庄	溪埔寮	吉豐
四隻屋	四維庄	五隻寮	
石橋庄		內六寮番人寮	吉東
五穀廟	太平庄	龜仔頭	
二十一隻屋	福興庄	頂溪埔寮	吉安
下九寮	永盛庄	九坑	義和庄
		手巾寮	廣福里

資料來源：田野調查。

## (二)、南隆農場的面積

三五公司南隆農場最主要是高屏溪畔的官有地，由於開放給資本家登記開墾時，仍有許多為未查地，且也因開墾的成功，陸續申請開墾面積，是故歷年官方統計的資料多有所出入。明治 42 年愛久澤直哉申請許可時，總督府准許全台開墾許可地計有 38 件，屬阿猴廳有 16 件，其中南隆農場的面積有 1414.3514 甲：<sup>60</sup> 如表 2-4。

表 2-4：1909 年南隆農場許可地面積：

座落	開墾目的	許可面積 (甲)	成功期限	收容移民 豫定數	出願人
阿猴廳 港西上里吉洋庄 309-1、309-3、 309-4、309-5、309-6、309-7、309-8、 309-9 及同庄.龍肚庄.中壇庄.金瓜 寮庄未查訂地	田園	1414.3514	大正八年 十二月三 十一日	-	愛久澤直哉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移民課，《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移民課編，1919，頁 6。

<sup>60</sup> 台灣總督府移民課，《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移民課編，1919，頁 6。

《高雄州農業年報》則記載南隆農場距離旗山街東方約一里半，農場面積有二千四百甲，包括旗山街手巾寮、美濃金瓜寮、中壇、吉洋一帶的地域，事務所在手巾寮，是以米作為主要特色的農場。<sup>61</sup>

而《美濃庄要覽》記載這片土地有四千甲，東南到荖濃溪畔；北到中壇及龍肚的南半部；西至旗山屏東道路為界。東西長一里二十五町，南北寬一里十五町，面積共計二千二百五十餘甲，另有造林地一千七百五十餘甲。<sup>62</sup>合計四千甲的土地。如表 2-5。

表 2-5：1938 年南隆農場的土地面積分配表：

類別 面積(甲)	水田	園	原野	建物敷地	龜山川區 域未開墾 地	造林地	總計
	1595	335	60	85	175	1750	4000

資料來源：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17.118。

由於史料的軼失，甚難追溯當時土地的確切範圍及區域，從《台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保留的兩筆資料，約略可看初步端倪：

#### 1. 官有山林豫約賣渡許可地一部返地願並成功賣渡願許可件

此筆許可地以合資會社三五公司南隆農場名義申請，<sup>63</sup>於大正六年九月十五日許可位於阿猴廳羅漢外門里嘮礮坑庄山林甲數七百五十二甲，一年貸付料一甲付金一元二十五錢，成功後賣渡貸金一甲付金二十五元。

在許可申請書中指出依據台灣官有森林原野豫約賣渡規則，擬定起業方法書及實測設計圖，並預定十年開墾成功。當時具名申請人為東京市麻布區飯倉片町二五番地，阿 廳港西上里手巾寮庄二四番地的愛久澤直哉；代理人為阿猴廳港西上里手巾寮庄二四番地白石喜代治。在起業方法書中說明：

##### 一、出資方法：自己資本以經營

<sup>61</sup> 《高雄州農業年報》，高雄州農業年報刊行社編，1933，頁 137，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藏微捲-0792-155。

<sup>62</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1938，頁 117。

<sup>63</sup> 台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 4155 冊號 3 文號 1932-10-01

二、管理方法：以本地內常住作業植樹經驗者擔當其外出願人，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御許可受豫約開墾賣渡地作業，使用僱用傭人事業遂行及管理。

三、土地使用別：出願地七百五十二甲，內道路敷地五甲五分、防火線敷地四十七甲四分植樹地六百九十九甲一分。

四、植樹方法：出願地概地味不良，石礫多，專植相思樹，在相思樹直播區域內預定種植樟樹。植栽相思樹為一甲三千五百棵、樟樹約五十棵，植樹地下的草植付後一年割草兩次。

五、成功期間：豫約賣渡許可授受八年間全地成功。

六、事業年度配當：如表 2-6。

表 2-6：大正六年三五公司南隆農場事業年度配當表

支出科目	一 年 目	二 年 目	三 年 目	四 年 目	五 年 目	六 年 目	七 年 目	八 年 目	計
整地費	2489	2474	2547	2657	2163	2352			14682
植栽費	1422	1414	1456	1518	1236	1344			8390
種子費	356	353	364	380	309	336			2098
補植費		948	942	970	1012	824	896	400	5992
樟樹栽植費	119	118	121	127	103	112			
道路費	200	185	111	88	74	152			
防火線費	330	690	1125	1615	2011	2589	2589	2589	13538
手人費	1422	2836	4291	4387	4210	4098	2580	1344	25168
建築費	4800								4800
事務費	2000	2000	20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18500
計	13138	11018	12957	14242	13618	14307	8565	6833	94678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 4155 冊號 3 文號 1932-10-01》。

除豫約渡賣許可申請及開墾計劃報告外，每年均得接受總督府許可地監察，從其歷年許可地監查成績一覽表對本區域記載：本地位於九曲堂、旗山間鐵路嶺口驛附近，交通便利，為地勢緩急相混的山地，有一部分懸崖，為石礫相混的地

質，適合相思樹造林，到處可見康榔散佈於茅草間，地味肥沃。買受豫約人大體起業方法以相思樹播種造林。施業中全部確定成功。今變更以相思樹、樟樹混淆林經營，經營到現在樟樹生育成績良好。<sup>64</sup>

## 2.官有原野成功賣渡許可件

本賣渡許可地賣渡申請書，地號為美濃庄吉洋 189 番-11 外三筆，面積 119 甲 5 分 2 厘 7 毛 9 系。該筆核准土地經過多次變更申請，計有以下數回：明治 42 年 12 月 17 日指令第 6392 號許可地；大正 13 年 9 月 9 日付指令第 7408 號；昭和 2 年 10 月 1 日付指令地 2433 號；返地許可-昭和 5 年 12 月 23 日付指令第 3066 號；成功延期及起業方法變更許可-昭和 5 年 12 月 23 日付指令第 3067 號等多次的申請。

在 1931（昭和 6）年的起業方法中說明，此處每年洪水氾濫，因此地形變更崩潰又流失，昭和四年及五年洪水來襲，許可地內除一部分高地外，其餘均氾濫、石礫遍佈，努力數年全然泡水，前年下淡水溪治水，龜山堤防敷地及堤外地又使得許可地荒廢，再次申請變更開墾面積，以減少該繳納之稅收。

本許可地原為明治 42 年許可，豫約賣渡許可面積為 239 甲餘，在經營期間內，只經營了 151.7 甲，其他一部分為水害所侵，並已向總督府申請變更，為免於被洪水沖刷流失，地域內重新規劃計開墾園 55 甲餘，其他砂礫地 184 甲餘用用來造林，計劃利用植相思樹。本申請案在昭和四年十二月施行，然近年又逢水害，荖濃溪側 120 甲全部為水害所滅，這些土地大半為下淡水溪治水工事計劃的龜山堤防敷地及堤外地，再度變更墾地，減少 120 甲土地，剩下 119 甲餘。<sup>65</sup>如表 2-7。

<sup>64</sup> <愛久則直哉豫約賣渡許可地監查成績一覽表>，《台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 4155 冊號 3 文號 1932-10-01》，1924.11.18 深水屬實地監察。

<sup>65</sup> <官有原野成功賣渡許可件—三五公司南隆農場>，《台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 4185 冊號 1 文號 1934-01-01》

表 2-7：昭和五年三五公司南隆農場變更墾地表

土地所在	原		新		摘要
	地番	面積	地番	面積	
美濃庄 吉洋段	189-11	119.0664	189-11	119.3134	昭和 8 年 11 月地域變更， -80、-81 分割。
全			189-80	0.0210	
全			189-81	0.0680	
全	189-67	0.1250	189-67	0.1250	異動
全		119.1914		119.5279	增 3 分 3 厘 6 毛五系

資料來源：〈官有原野成功賣渡許可件—三五公司南隆農場〉，《台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 4185 冊號 1 文號 1934-01-01》之〈昭和五年 12 月 23 日赴指令第 3066 號〉。

南隆農場於明治 29 年獎勵移民著手土地開墾，當時給水及排水設備均欠缺，且洪水之際也會造成土地耕地流失的狀態。<sup>66</sup>明治四十二年同地方的開墾許可獲准，除官有地外並收買區域內的民有地，其面積二千四百甲，山林一千七百餘甲，其成績漸次向上，現在產業方面漸漸穩定，其後移民 2646 名受僱農場為佃農，由於對佃農設施的努力，經濟狀態良好，農事益發達向上。<sup>67</sup>

水利設施造成荒漠曠野變成良田以後，由於茶價低落米價昂騰，北部客家鄉人陸續遷居南部，<sup>68</sup>三五公司從新竹州大量募集移民前來耕作。當時農場取得開墾許可的範圍，包括原野地一千五百餘甲，加上後來徵收的民有旱田及原野地九百三十餘甲，以及向官府承繼的官有林地（包括獅形頂、木瓜坑及嶺口附近山地）一千七百餘甲，合計四千一百餘甲構成農場範圍。當時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的租耕人共有八百四十戶，人口六千六百餘人。<sup>69</sup>

<sup>66</sup> 屋部仲榮，〈旗山郡的現況〉，《新台灣的事業界》，1936（昭和 11）年，收錄日治時期台灣文獻史料輯編第 29 號，成文出版社影印行，1987。

<sup>67</sup> 屋部仲榮編，〈旗山郡的現況〉，《新台灣的事業界》，1936（昭和 11 年），頁 133。收錄日治時期台灣文獻史料輯編第 29 號，成文出版社影印行，1987。

<sup>68</sup> 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長青出版社，1973，頁 338。

<sup>69</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1938，頁 118。

### 第三節 南隆農場的聚落

#### 一、南隆農場人員的移墾

日治初期私營移民時代，允許大資本家預約開墾土地，但只限招募日本農民前來開墾，當時申請到南隆附近的有鹽水港製糖會社手巾寮庄移民，位置在明治阿 廳港西上里手巾寮庄 131 甲 8 分貳厘四毛五絲，由吉鹿善次郎起業，系內地移民招致七戶佃農移民，明治 42 年高砂製糖株式會社渡讓給鹽水港製糖會社經營，到後來只剩下二戶。<sup>70</sup>而南隆農場則於明治 43 年收容同為愛久則直哉開墾的源成農場移民整地，結果收容有 34 戶 157 人內地移民，然而移民沒有定著風氣，漸次離散，到大正六年九月末僅剩下二戶，日常生活辛苦，僅能糊口的狀態。<sup>71</sup>根據手巾寮庄開墾地內第人移住者的現況視察報告記載：開墾地許可面積為 167 甲且均為平地，地極肥沃但有時太濕潤，目前正著手排水工事，待排水工事完成後，一定成為美田良圃。<sup>72</sup>但其實不然，終究失敗。由於內地移民的失敗，改鼓勵以本島人移民為主。

南隆農場全部依靠佃租的方式經營，佃農大部分從新竹州移住。<sup>73</sup>佃農亦有來自岡山、田寮、旗山一帶的閩南人，也有來自高樹、內埔、竹田的六堆客家人和北部新竹、桃園、苗栗一帶的客家人，同農場的官有山林原野一千七百餘甲，種植相思樹等造林，有相當成績及效果，社運興隆。當時獎勵來農場開墾的辦法是，農場提供生產工具牛一隻，先借錢給佃戶買牛，爾後才慢慢還錢，穿鑿屋免費供應，按照各家戶耕作人數分配土地鼓勵家戶移墾，開墾期間肥料以較低價的租穀抵押，部落設有共同育苗場，以單季稻為主。<sup>74</sup>

<sup>70</sup> 台灣總督府移民課《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移民課編，1919，頁 13。

<sup>71</sup> 台灣總督府移民課《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移民課編，1919，頁 13。

<sup>72</sup> 《台灣日日新報》第 3212 號，明治 42 年 1 月 15 日。

<sup>73</sup> 旗山郡役所，南報商事社，昭和 12 年 4 月 30 日，頁 79。

<sup>74</sup> 李永斐、鍾榮富、鍾永豐、鍾秀梅著，徐正光編纂，《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高雄縣文獻叢刊 9，高雄縣

根據地方耆老訪談認為苗栗、新竹客家人在當地謀生不易，一部份人南下聚集在新威、新寮一帶，受僱種植樟樹、製造樟腦。日治時期強制徵收南隆農場，成立三五公司，再將這些農田分租先民耕種，因為農場面積大，常有人手不足現象，而北部客家人生活受地形影響過得不好，於是陸續來到南隆農場尋找工作機會，因此，在外六寮、手巾寮附近有不少的外來客及閩南人。<sup>75</sup>南隆部落本來是一片頑石裸露的荒埔原野地。縱使清領時期美濃舊部落人口已相當高，但礙於河水的氾濫、裸露的「石崗田」，<sup>76</sup>仍少人煙，日本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申請獲准以後，來自美濃老莊與北部客家佃農移民胼手胝足墾荒拓地，南隆地區逐漸將石崗地化作良田。

為了解人口的遷移，人口出生地的資料，可以觀察一地人口流動的方向，<sup>77</sup>1920 年的國勢調查以州為單位，開始有出生地的記載，降至以州下的市郡為單位，即根據州或州下市郡的人口出生地資料，對於一地移入人口的區域能有線索可循。就高雄州而言，自州出生的有 97.27% ；他州廳出生的僅有 2.64% ，也就是外州廳移入的比率小，而以台南州移入最多，占 1.57% ；其次是新竹州，占 0.67% 。台南州與高雄州相鄰，距離較近，移入較多，然新竹州的移入，則非是距離所能說明的，新竹州的移出，應是與本身的推力有大的關係。<sup>78</sup>

高雄州當時的遷徙率都低，因為農業街庄性質相當濃厚，人口的淨遷入也就有限，由於農業的改進與發展，留住一些鄉村人口，移出相對減少。其中美濃庄與杉林庄的祖籍別以粵東之潮州府、嘉應州兩地為多，美濃庄占 98.33% ，杉林

---

政府，1997。

<sup>75</sup> 呂順安主編，《耆老口述歷史叢書（九）-高雄縣鄉土史料》，台灣省文獻委員，1994，頁 125。

<sup>76</sup> 張春火先生口述：先期移民整治石崗田，把石頭撿起堆砌成田埂，造成老鼠、毒蛇藏身之地，尤其常年水患，隨河水沖下的毒蛇成為農民的致命傷。北部人開墾則先挖深坑，把石礫往地下掩埋。

<sup>77</sup> 廖宏進，《人口遷移》，三民書局，1985，頁 40-45。

<sup>78</sup> 溫振華，〈日據中期高雄地區的人口流動（1920-1931）〉，《台灣經驗（二）－社會文化篇》，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7，頁 296。

庄占 81.25% ，這是高雄地區客家人比例最高的兩個鄉庄。<sup>79</sup>美濃庄的男女性比例均低於 100，一個正常社會男女性比例約在 105 左右，從性比例較低來觀察，男子外移的情形較多，但農業人口為高達 94% 以上，客家人傳統「好男不在家」之價值觀念，可能加強男性外移的動因。甲仙庄的移入人口中，不少來自新竹州，從事伐木製腦。<sup>80</sup>

北部客家移民來自新竹州丘陵山區地帶的苗栗農戶居多，他們有著豐富的墾荒經驗、善耕石埔地，但原居地人口壓力造成生活環境的惡劣，而南方遼闊的平原和充沛的水源正是誘發移民的念頭。當時私人資本公司以搭建草寮，免費提供房舍、灶、碗筷、牛隻、耕具、田地等優渥條件鼓勵移民。於是透過家族、親戚的遊說，招來一批批舉家大小南遷的移民。<sup>81</sup>1920（大正 9）年，移民人數計 1293 人，共 223 戶；<sup>82</sup>1935（昭和 10）年，「南隆農場」已擁有來自新竹地區的移入人口達 2646 人；<sup>83</sup>到 1937（昭和 12）年時，南隆農場雇用人增加到八百四十戶人口達到六千六百餘人。<sup>84</sup>短短一、二十年間，湧入的墾戶移民分散聚居在農場各地，入墾的移民均以茅草搭蓋的草寮暫時棲身，因此各地聚集的農戶所形成的部落多以「寮」字命名。

## 二、南隆農場的聚落庄名

短短的一、二十年間，湧入的墾戶移民散居在農場各地，入墾的移民皆棲身於茅草搭蓋的草寮之中，其形成的聚落有吉洋、上溪埔寮、中溪埔寮、下溪埔寮、

---

<sup>79</sup> 根據《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調查》，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8，頁 24—27。

<sup>80</sup> 《甲仙鄉概況簡介》，甲仙鄉公所，1977，頁 1。1905 年製腦拓殖會社設於甲仙，從事山區之製腦。

<sup>81</sup> 黃森松，《美濃鎮輔天五穀宮甲戌年太平福醮紀念誌》，輔天五穀宮福醮委員會，1996，頁 112。

<sup>82</sup> 高雄州役所，《高雄州要覽》，高雄州役所，1925（大正十一年版），頁 49。內含 3 戶 13 人為日本移民。

<sup>83</sup> 太田猛，《台灣大觀》，台南新報社，1935（昭和 10 年），頁 310。

<sup>84</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18。

外六寮、九寮、大頂寮、上九寮、內六寮、下九寮、二十一隻屋、四隻屋、和興庄、上清水、下清水、八隻寮、五隻寮、五穀廟、三降寮、十穴以及屬於旗山街(現旗山鎮)管轄的手巾寮等地。由此觀之，我們不難理解，目前在南隆地區保留著許多帶有「寮」字的舊地名，在墾拓初期，是有著極為深刻且重要的歷史背景和意義。

在三五公司治理南隆部落土地時期，以手巾寮為行政中心，設有手巾寮尋常小學校。<sup>85</sup>和興庄成為跨越旗山街與美濃庄的經濟中心，所有前往手巾寮的農場本部洽公納租的佃農，均須經過和興庄。和興庄成為北往清水港、金瓜寮；南到吉洋庄；東向上九寮、大頂寮、九穴、十穴的轉軸聚散中心。吉洋庄是整個南隆地區最原始的地名，日治時期從手巾寮以東到下淡水溪畔，地號番地都是屬於吉洋段。

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申請獲准後，移墾的佃農胼手胝足開墾荒地，新墾地大部分是以開基初期的戶數命名，也有以地形或建築特色命名的部落，包括手巾寮、金瓜寮、八隻寮、五隻寮、大濫(中壇庄南半)、三降寮、九穴、上九寮、下九寮、龜山、溪埔寮、吉洋、外六寮、上清水、下清水、大頂寮、內六寮等。這些新墾地庄名大半是在日治後一一定名，才有「寮」的稱呼。形成移墾部落典型的庄名。金瓜寮：南隆地區最早出現的地名之一，清代文書中多次出現。耆老云從旗尾地

區眺望此地形如南瓜，福佬話南瓜稱金瓜，因而得名金瓜寮。《美濃鎮誌》謂劉芹貴於 1862 (同治 7) 年率眾入墾，正式開庄。

吉洋：位於荖濃溪洪泛區下游，泥肉較厚，成為南隆地區墾民較早進住的地區。

清代文書有揭陽溪名稱，部分學者主張此為吉洋得名之由來。1890 (光緒 16) 年土地買賣契約已出現吉洋地名，日本時代地圖有吉羊、吉祥、

---

<sup>85</sup>手巾寮小學校成立於 1912 (明治 45) 年 4 月 1 日，只有一個學級。

結羊等名稱。

清水港：清乾隆年間已出現的地名，耆老云此地有清泉形成河溝，從東港沿溪上溯的竹筏可在此地卸貨，因而得名。

下清水：位於清水港西南側台糖蔗田內，又名福佬人寮。日本時代來自台南、內門等地擔任糖廠會社工的閩南人定居於此而得名。

下九寮：清末有美濃各老庄頭居民鍾、高、巫、黃、陳、李、郭等姓九戶人家入墾而得名。日本時代被稱為狗寮，據云係因日本警察到此地巡察，覺得此地狗太兇而稱之。

上九寮：竹子門興建發電廠，日本政府徵收土地，原有居民被迫遷移。陳、左、涂、朱等九戶人家入居此地。因西側已有九寮地名，因此以上下區分其位置，同樣被稱狗寮，另有一說係因福佬話九狗同音而訛稱。

內六寮：位於清水溪上游，日本時代六戶台北客人居此地，取名六寮。

外六寮：大正 4 年（1915）來自苗栗銅鑼的藍、賴、陳、涂、蕭等六戶客家人入墾而得名。原稱六寮，但先前已有六寮地名，離美濃較近且較早成庄者者稱內六寮，此地稱外六寮。昭和年間興建土庫堤防，堤防內側老濃溪河床上麻六甲、中崙等庄的部分福佬居民遷居此地，成為客家鎮內特殊的閩客混合庄落。

和興庄：南隆農場當局特別規劃的新庄頭，作為南隆商業中心。此地有美濃地區最早的戲院、還設有碾米場、餐館、雜貨店等店面。庄容結構整齊，居民大部分是來自六堆地區的下庄客，庄名有和樂興隆的意涵。

廿一隻屋：吉和里南側瀕臨溪畔，包括台北客、下南客、福佬人等各方移民多達二十一戶在此開庄定居。光復後取名福興。

四隻屋：日本時代台北客范、高、林、彭四戶定居此地而得名，戰後取名四維。

八隻寮：日本時代黃、張兩家台北客以及美濃老庄頭的張、黃、曾、宋、吳等共八戶人家定居於此而得名，光復後取名八德。

五隻寮：日本時代台北客莊、葉、謝三姓五戶人家定居於此而得名。

大頂寮：早期來自龍肚新威新寮之間茶頂山地區居民移居此地，因而取名大頂寮。大正年間以善於墾拓石崗地而聞名的台北客曾勝金家族移墾此地。

十穴：客家話為十孔，獅子頭圳主幹線在此地分為第一幹道和第二幹道，設置有十座閘門分流口而得名。

九穴：客家話為九孔，獅子頭圳第一幹線在此分流成三條支線，各支線設置三個閘門，總共九個閘門而得名。數年前為使水流暢通，水利單位將閘門打掉，目前只有三孔了。

番人寮：近內六寮，早期因有來自六龜二坡子的平埔族潘姓家族定居於此而得名。

三降寮：位於德興、中壇、清水三里交會處，居民主要分布於中壇里境內。南隆農場當局為安置移墾此地的台北客，規劃設立與水圳平行的三排寮屋而得名。

南頭河：溪流名也是庄名，位於中壇南郊。耆老云此溪為荖濃溪氾濫的最北界線，南隆農場以此條溪流做為農場的北界。從美濃老庄頭而言，此溪流為南下進入南隆地區的第一道河流，因而稱之為南頭河。

大濫：南頭河庄東側地區的沼澤地，早期為荖濃溪氾濫地帶，目前有甚多養殖魚池分布此地。

溪埔寮：位於龜山西側，接近荖濃溪河床的庄頭。由於經常受到老濃溪氾濫的影響，以致庄頭位置變遷了三次。此地早期由高樹大埔、菜寮、舊寮等庄的福佬客移民墾拓為主，因而庄名為福佬音。

手巾寮：位於旗山鎮，為南隆農場總部所在。地處美濃溪下游，原野盛產蘆葦茅

草。洪水常帶來山區沖刷下來的樹根，早期移民以樹根為架，頂蓋茅草做為居住枝所，因此得名「樹根寮」，轉音手巾寮。另有一說謂移墾民工，人人頸上搭一條毛巾以擦汗，毛巾堆積如寮而得名。<sup>86</sup>

南隆農場湧入的墾戶移民散佈在農場各地，入墾的移民均以茅草搭蓋的草寮暫時棲身，因此所形成的部落多以「寮」字稱之，如今這麼多「寮」字的地名，卻形成南隆地區的特色之一。

北客移民中講四縣話的苗栗客和講海陸話的新竹客幾乎平分秋色，早期這兩種方言在南隆地區隨處都聽得到。但畢竟北客人數較少，本地的主流文化還是以美濃老庄頭的下南本地客文化為主軸，苗栗四縣腔很快同化於下南四縣腔。而新竹客的海陸話也在老一輩凋零之後逐漸消失，如今整個南隆地區已完全成為「下南四縣話」的通行領域了。

這些來自新竹州的北部客家人開墾石崗地卻屬不易，其艱辛可想而知；再加上因水土不服，罹患寒熱病（瘧疾）者眾多，因而有五穀廟與義民爺分香廟的設立，俾其心靈有所寄託。

在地化歷程是南隆農場北客南遷美濃地區，或是從家族史，或是從移墾的原因目的，或是單就個人的生命歷程等，在這眾多的元素之中所試圖凸顯的特殊現象表徵。換句話說，在北客南遷之前，原本居住於桃竹苗的北部客家人，他們居於原鄉時，曾經與哪些族群同居混化，在融合的過程當中，產生了何種的相互影響，而這樣的互相影響，勢必保留了某些文化特色，也勢必改變了某些生活型態。之後又因為墾拓必須輾轉遷徙，這樣的在地化歷程，影響的是輾轉遷徙的移民，更深刻影響著接受移民融入的本地人們。

---

<sup>86</sup>蕭盛和等 5 人，《發現南隆》，高雄縣美濃愛鄉協進會，2005，頁 4-40、41。

## 第四節 南隆農場農業經營狀況

南隆農場的開發跟水力的整治發生密切關係，因竹子門發電廠的興建並利用餘水修築獅子頭水圳，以及昭和初年下淡水溪治水工程的陸續完成，提供移民墾殖的發展空間。

農場的營運狀況是各部落成立管理委員會，委員會的組成由部落內德高望重之士組成、入田、除籍均透過委員，委員會每年在南隆農場手巾寮行政中心內開會二次，開會由農場代理人白石喜代治主持會議，白石喜代治任高雄州參議員，位高權重，旗山郡官員均要敬重他，會議中，委員可提出意見，互相討論，白石傳達新的規定給委員帶回傳達，委員沒有改選、終身職，委員之戶籍多半是美濃本地人，偶有少數是新竹、苗栗南遷的客家人。白石對於強制征收民地一事，一再要求必定要完成征收，而佃農之間沒有組織，農場獨立成一生產之行政體系，不受美濃庄役場與警察派出所所管轄。<sup>87</sup>

農場土地除許可地外，並徵收民有地，這個徵收是強制收買農地，再放租給農民耕種，收成四六分帳、肥料由農場配給農民購買、災害不管、秧苗統一播種、租穀必須送到手巾寮農場倉庫繳納。南隆農場評估租穀的方式是由農場職員奉派下鄉測定，先行以一坪土地採樣，再根據割下稻穀秤量的結果，決定佃戶應繳租穀數量。<sup>88</sup>因此，收成好，繳納的斤量就多，收成少就少交。如果一甲地收一百石，大概要交四十石，約占收成的百分之四十。南隆農場的計算地租穀的辦法是：由三、四位台籍出張員攜帶禾鎌刀、米升、秤子、拜箕分赴各部落應且親自下田割取一坪土地範圍內禾排，抽取穗粒以後，再根據秤得重量推估當年期收成量。

<sup>89</sup>

<sup>87</sup> 李永斐、鍾榮富、鍾永豐、鍾秀梅著，徐正光編纂，《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高雄縣文獻叢刊 9，高雄縣政府，1997。

<sup>88</sup> 宋添元口述，上清水港人，現年 74 歲。

<sup>89</sup> 曾勝金口述，轉錄自黃森松，《今日美濃週刊》，第 171 期，1995.5.13-5.19。

承租農民要割稻時，要向農場申請，而日本職員會前來察看一坪可收成多少，當時農人為了少繳稻穀，會殺雞、鴨招待日本人，請他們選擇較差的地方來測量，使農民負擔減輕。一直到光復後，民國四十三年政府實施公地放領，才將這些農地放還給美濃人。<sup>90</sup>

農場地的開發利用，是當做國家事業加以相當保護，給以各種有利條件，徵求有力企業者從事開發，當時由於農場需要高額資本所以應徵前往者少，後來因愛久澤直哉成立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管理的規劃下，利用日本工程師和廣大的佃農奠下基礎。<sup>91</sup>到昭和十三年，農場僱用人有八百四十戶，人口達六千六百餘人，實在是佃農各自精勵其稼業，且得到農場適宜的指導獎勵。<sup>92</sup>

南隆農場代理人白石喜代治是熊本縣人，是南隆農場的經營者，風姿颯爽的紳士。<sup>93</sup>農場主要栽培甘蔗供應台糖旗尾工廠的原料。擔任高雄州協議會員暨高雄發展行動執事，是南部財界的大人物。<sup>94</sup>白石喜代治顯然是獲得南隆移民相當崇高的敬意，佃農均以「白石哥」稱呼他，他撥地提供五穀廟興建廟宇，把母親葬在和興庄，<sup>95</sup>至今五穀廟長生廳仍供奉白石喜代治及愛久澤直哉的長生祿位牌。

光復後，南隆農場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產公司高雄分公司負責接收。民國三十七年改組為台灣省政府農林處經濟農場高雄分場。民國四十年，台灣省政府下令將所有分散在高雄縣旗山鎮、美濃鎮與岡山鎮的農地與山坡地，除保留原有水稻共同秧田及房地等四十三公頃外，全部放領於現耕農民，林地則移交所轄

<sup>90</sup> 張春金口述，手中寮人，現年 74 歲，祖父時代從苗栗三義南遷，現今每年清明仍回苗栗掃墓。

<sup>91</sup> 李永斐、鍾榮富、鍾永豐、鍾秀梅著，徐正光編纂，《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高雄縣文獻叢刊 9，高雄縣政府，1997。

<sup>92</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1938，頁 118。

<sup>93</sup> 白石喜代治於明治 28 年渡台，歷任雲林支廳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屬、苗栗廳稅務課長、總督府工事部屬，明治 43 年官界退休，受聘三五公司南隆農場主事，大正九年又任高雄州協議會員，歷任高雄州會議員。錄自《台灣人名辭典》，日本圖書，1989，頁 508。（原《改定台灣人士鑑》，台灣新民報社，昭和 12 年）

<sup>94</sup> 林進發著，《台灣經濟界的人物動態》，民眾公論社，頁 350，1922（昭和 8 年七月 27 日）

<sup>95</sup> 黃添元口述，現年 74 歲，「白石哥母親的墓建在和興庄，光復後被政府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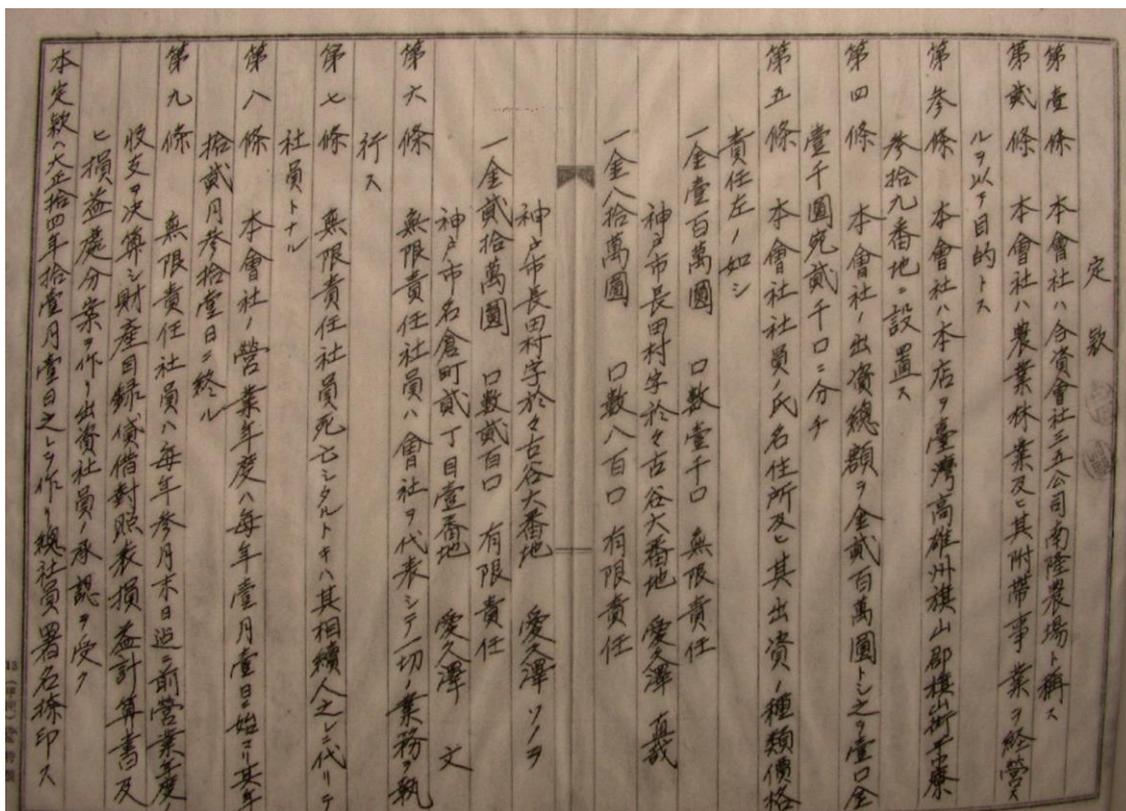
林區管理處：經濟農場高雄分場則移掃高雄區農林改良場接管，並命名為「旗南農場」。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又更名為「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旗南分場」，目前以南部地區重要蔬菜改良及永續農業研究與示範等為該分場重要業務。<sup>96</sup>

國民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之後，三五公司南隆農場所屬耕地正式依法轉放現耕農民承領，因地價是以「各等則耕地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的二倍半」計算，南隆地區佃戶為了永久取得土地，曾經背負一段長時期債務，但建地則無法放領，無法取得地權，每年均得向國有財產局繳稅，是有八〇年代南隆地區居民「還我祖產」的抗爭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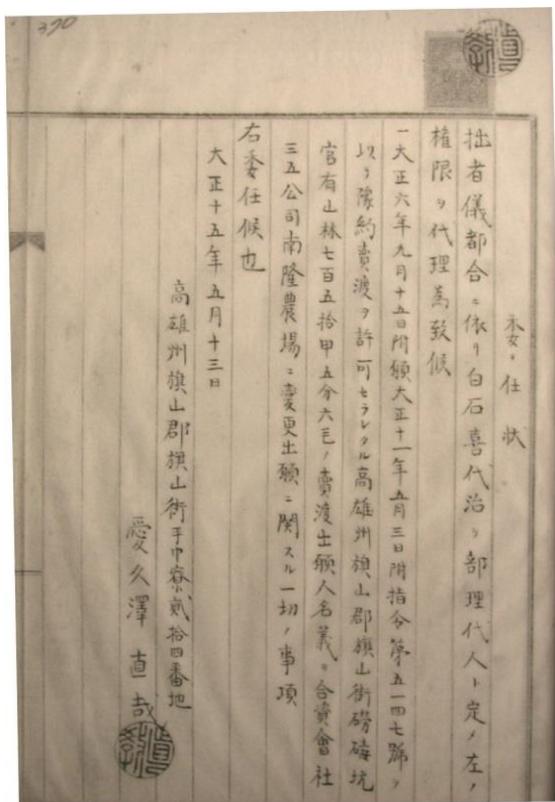
---

<sup>96</sup> 台灣省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台灣省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志》，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志編纂委員會，1996.10，頁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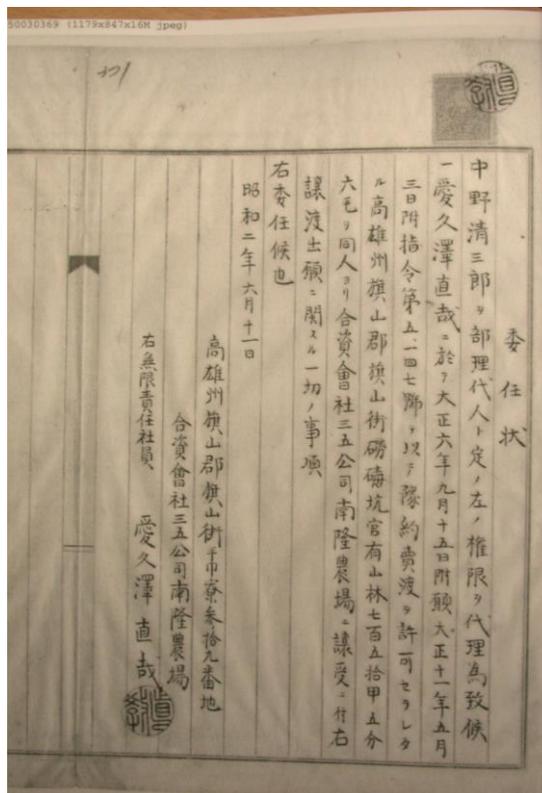
附圖 2-1：南隆農場會社定款及委任狀



• 大正 14 年三五公司南隆農場會社社員條款



• 白石喜代治委任狀



• 中野清三郎委任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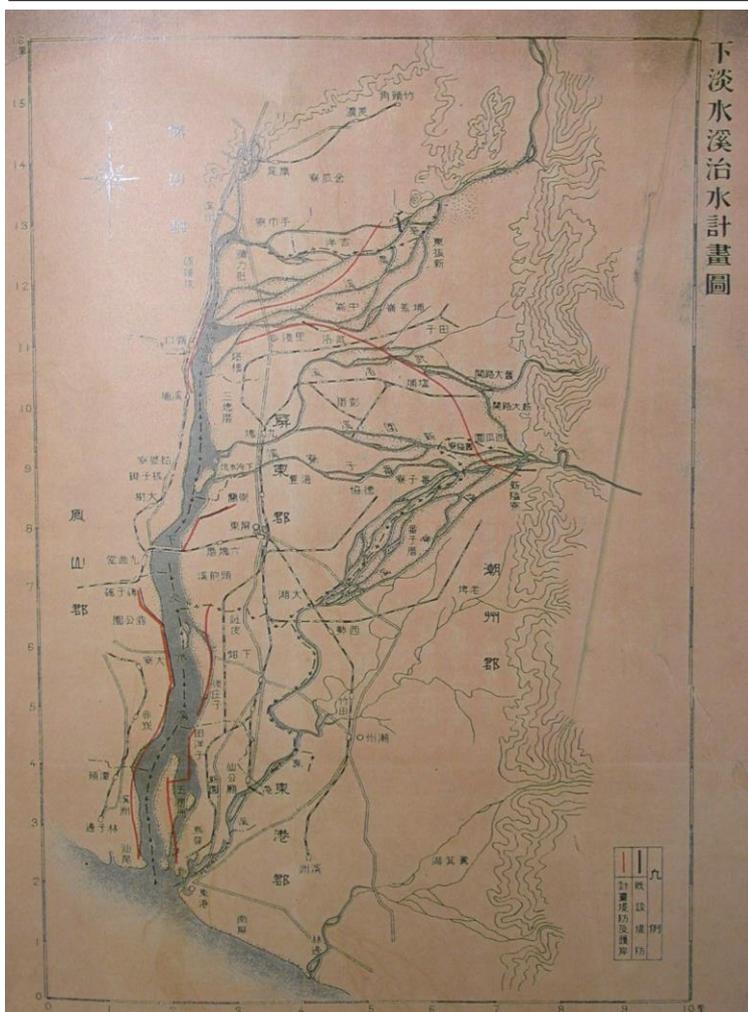
### 附圖 2-2：南隆農場負責人愛久澤直哉及場長白石喜代治



吉洋公學校於大正十三年第一屆畢業生合照，前排左三為白石喜代治。



供奉於五穀廟的南隆農場負責人愛久澤直哉長生祿位



下淡水溪治水計畫圖，引自《下淡水西治水工事事業成就》，高雄州，1929（昭和 4 年 1 月 25 日）



供奉於五穀廟的南隆農場代理人白石喜代治長生祿位

### 第三章 農業拓墾對南隆的影響

日治時期在美濃實施的經濟改造工作，其較大影響的是 1、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設及墾拓的擴展，2、農業經營及特殊作物的引進，3、新式金融業的設立。日本殖民政府進駐瀾濃平原以後，發現荖濃溪河水豐沛，而瀾濃平原南端的河床沖積地廣大，有開墾的價值，且若從茶頂上尾端的獅山鑿涵洞引進河水，既可供發電之用，水又可導入渠道供應灌溉，以開發這大片的河床沖積地。因此於 1908 年，設置竹子門發電廠，從現今的竹子門東部山腰鑿涵洞，引進荖濃溪河水，利用河水沖洩的落差設置四組渦輪發電機發電，並將排放的河水規畫成著名的獅子頭圳。臺灣總督府為配合獅子頭圳水利工程的建造，同時亦修築龜山堤防。

#### 第一節 水利事業的興築

獅子頭圳水利工程在 1910 年完成，龜山堤防亦於同年完成了一千二百六十公尺。獅子頭圳主圳由竹子門經河壩寮、十穴、而至九穴，支渠分別至龍肚、中壇、瀾濃、金瓜寮及南隆地區，幹渠本線長四里十八町，支渠九條長十里十七町（共約長五十五公里），灌溉面積四千一百二十餘甲，其餘水又可灌溉二百一十甲，<sup>97</sup>成為美濃地區農業的源泉。

南隆農場的開發最主要的關鍵是竹子門發電廠的興建，以及發電的餘水興築了獅子頭水圳，灌溉了四千甲的土地，更因下淡水溪工事的整治、龜山堤防的修築，使河水不再氾濫成災，土地從石崗地變良田，以下分別敘述：

##### 一、竹子門發電所

建於 1908 年（明治 41 年），1909 年完工的美濃竹門發電廠，位於港西上里竹子門庄，供應台南、打狗、阿 方面的電力供給，竹子門背後的山腹貫穿有二

<sup>97</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24。

百八十餘間，引導荖濃溪的水來發電，目前有 550 馬力的發電氣四台，五十馬力的厲磁器二台預備。<sup>98</sup>竹子門發電所為南台灣所見最早的水力發電廠，亦是當今台灣碩果僅存的第一代川流式，仍納入正常發電，且保持最完整的水力發電廠。<sup>99</sup>另一方面因發電後之尾水，可利用作為水利灌溉，<sup>100</sup>使美濃、龍肚一帶田地，一變而為良田沃野，更改變旗山、美濃的生產型態，可見當時建設竹子門發電所之目的，不但利用水利開發電力外，更利用水利作為灌溉，使荒蕪之地，一變而為肥沃之良田，生民利賴，造福不淺。

## 二、獅子頭水圳

獅子頭埤圳為工事費約六十萬元的官設埤圳，利用竹子門水力電氣的於水灌溉，獅子頭圳整備了公共 45 處的埤圳，原先曠漠原野因而水田化，四時均有水灌溉，收穫年年增加，灌溉區域包括龍肚庄外六庄，橫互面積四千甲，圳路幹支十餘條，延綿長十六里。<sup>101</sup>致使阿 米聲譽頓揚，品質為南部第一。<sup>102</sup>

本組合創設於明治 44 年 4 月為官設埤圳獅子頭圳，大正 13 年 4 月依台灣水利組合令之發布成為獅子頭水利組合，1924 年中圳埤水利組合設立與獅子頭水利組合合併為「獅子頭水利組合」。<sup>103</sup>灌溉區內設「中壇」、「吉洋」、「竹子門」等監視所。<sup>104</sup>如表 3-1，圖 3-1。1940（昭和 15）年，獅子頭水利組合併入旗山水利組合。其中獅子頭圳的灌溉面積旗山街旗尾 301.0958 甲、手中寮 848.0599 甲、龍肚庄 485.4834 甲、中壇庄 697.6441 甲、美濃庄 516.2582 甲、金瓜寮庄 502.9499 甲、吉洋庄 692.7051 甲，總計 4044.1494 甲；中圳坡的灌溉面積以美濃庄美濃 130.2461 甲，總合計 4174.4425 甲。<sup>105</sup>

<sup>98</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62。

<sup>99</sup>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府報〉，律令第 4 號，載於《台灣史料稿本》，明治 41 年 2 月 29 日條《官設埤圳規則》

<sup>100</sup> 發電後之尾水，由官方建設總長十三里三十町的埤圳—獅子頭圳之圳路，灌溉美濃庄附近達四百多甲農田。引自旗山郡役所，《旗山郡勢要覽》，頁 29-30，南報商事社，1937。

<sup>101</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62。

<sup>102</sup> 《南台灣》，第二回南部台灣物產共進會協贊會編，大正四年排印本，頁 11，成文出版社印行，1985。

<sup>103</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98。

<sup>104</sup> 1948 年監視所更名「灌溉工作站」，後再簡稱「工作站」。

<sup>105</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05。

表 3-1：獅子頭水圳灌溉區域範圍

工作站名	區 界			
	東	西	南	北
中壇工作站	美濃鎮石橋	旗山鎮旗尾	美濃鎮三降寮	美濃鎮靈山
吉洋工作站	竹子門龜山區域	外六寮排水	高屏溪畔	六寮清水排水
竹子門工作	龍肚山麓與六龜 交界	鄰中壇工作 站	鄰吉洋工作站區 域	延至美濃山麓邊 緣

資料來源：盧榮祥，《台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會誌》，高雄農田水利會，1997.3，  
頁 604-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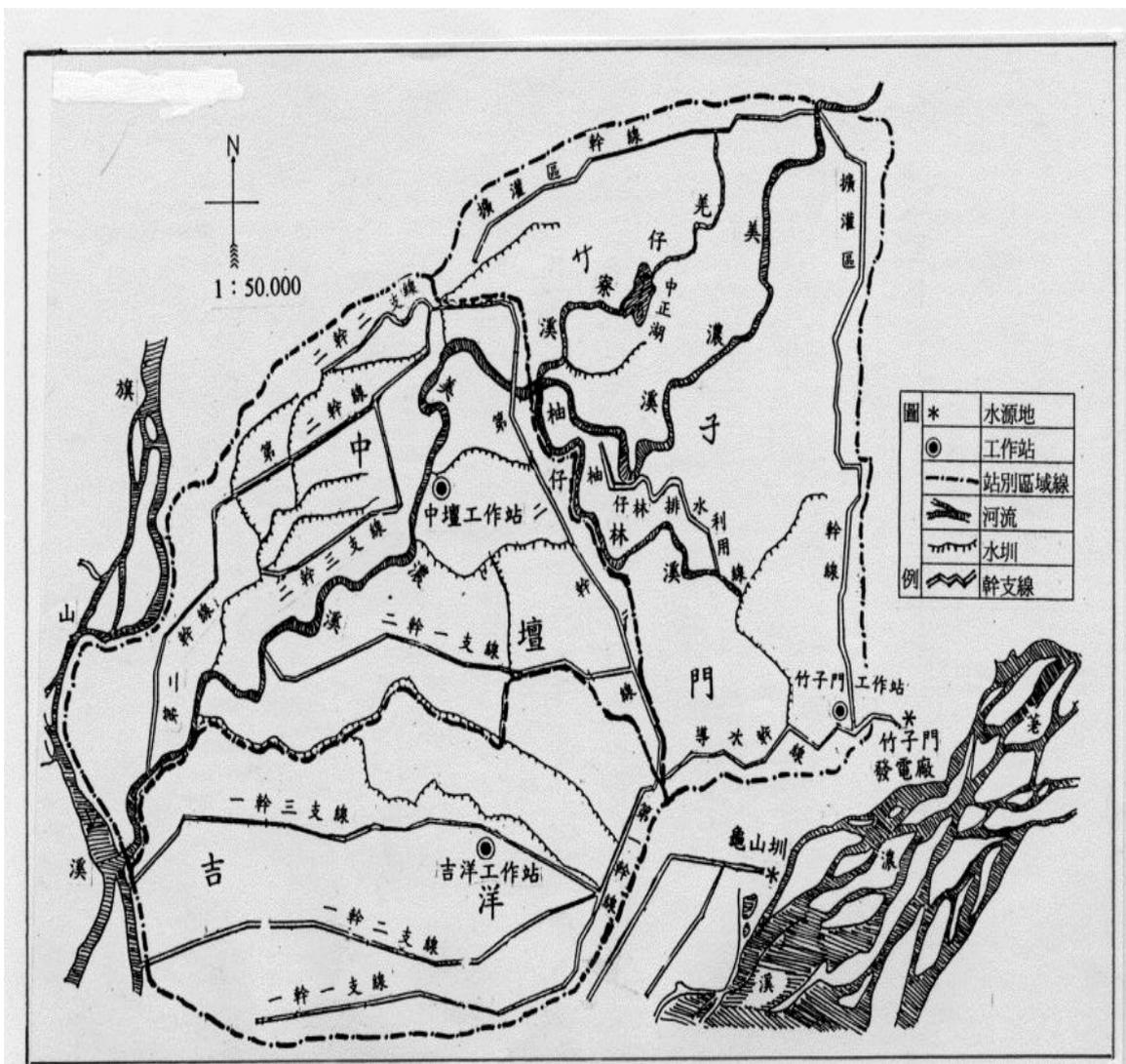


圖 3-1：獅子頭水圳灌溉區域圖

資料來源：參考盧榮祥，《台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誌》，高雄農田水利會，1997.3，  
頁 354 改繪。

由來本圳之灌溉面積僅僅七百甲，當組合的水源從荖濃溪上游取水進入台灣電力會社竹子門發電所，並利用其餘水引用灌溉美濃庄的大部分及旗山手巾寮的一部分灌溉區域後，面積達到四千一百三十七甲，灌溉面積佔旗山郡水利總面積七九六七甲的 52.32%<sup>106</sup>，且有年年增加的趨勢。使美濃、龍肚一帶田地，一變而為良田沃野，更改變旗山、美濃的生產型態。

竹子門發電廠及獅子頭圳水利工程的完成，帶給了美濃地區至大的貢獻：

1. 發電廠的供電使美濃至旗山進入電氣化的時代，電氣化的工廠如旗尾糖廠（1909 年建造）及新式的碾米工廠的出現，改變了美濃地區的生產及經濟結構，手巾寮南隆農場總部事務所、平原上大村庄的官署部門及部份地主家庭亦受其惠。
2. 獅子頭水利工程的完成，使平原上水源供應無缺，原來只能一年一穫的田畝變成了一年可以兩穫，增加了生產量。
3. 更大的貢獻是獅子頭水利工程的完成，使南隆地區從砂漬荒野變成阡陌縱橫的良田。

獅子頭水圳給水路線長度 60,045.87 公尺，灌溉面積總共 4,385.14 公頃。上游在龍肚，地勢較高，早在清乾隆 3 年(西元 1738 年)，就有客家先民開鑿龍肚圳，引注緊鄰的荖濃溪水。在清治時代，搶水風波不斷，直到明治 41 年(1908)年，日本人為了開發南隆農場，配合興建竹子門發電廠和開鑿獅子頭圳，灌溉面積達四千多甲，水圳於明治 44 年(1911)初步完成，美濃的許多荒地，因佈建四通八達的水利設施，變成肥沃農田。

獅子頭圳的十穴段，構造繁複而精確。另有一座九穴，數年前水利會打掉重做，改成三穴，據說較符合當下的用水調配功能，但保留九穴，也不致影響太大。

獅子頭埤圳為官設埤圳，利用竹子門水力發電引水灌溉，獅子頭圳整備了多處的埤圳，原先曠漠原野因而水田化，四時均有水灌溉，收穫年年增加，灌溉區

---

<sup>106</sup> 旗山郡役所編，《旗山郡要覽》，昭和九年十月十五日發行，台北：成文出版社翻印，1985.3，頁 15。

域包括龍肚庄外六庄，橫互面積四千甲，圳路幹支十餘條，延綿長十六里。

本組合創設於明治 44 年(1911)4 月為官設埤圳獅子頭圳，大正 13 年 4 月(1924 年)依台灣水利組合令之發布成為獅仔頭水利組合，大正 13 年(1924)中圳埤水利組合設立與獅子頭水利組合合併為「獅仔頭水利組合」。灌溉區內設「中壇」、「吉洋」、「竹仔門」等監視所。昭和 15 年(1940)，獅子頭水利組合併入旗山水利組合。其中獅子頭圳的灌溉面積旗山街旗尾 301.0958 甲、手中寮 848.0599 甲、龍肚庄 485.4834 甲、中壇庄 697.6441 甲、美濃庄 516.2582 甲、金瓜寮庄 502.9499 甲、吉洋庄 692.7051 甲，總計 4044.1494 甲。

中圳埤的灌溉面積以美濃庄美濃 130.2461 甲，總合計 4174.4425 甲。由來本圳之灌溉面積僅僅七百甲，當組合的水源從荖濃溪上游取水進入台灣電力會社竹仔門發電所，並利用其餘水引用灌溉美濃庄的大部分及旗山手巾寮的一部分灌溉區域後，面積達到 4137 甲，灌溉面積佔旗山郡水利總面積 7967 甲的 52.32%，且有年年增加的趨勢。使美濃、龍肚一帶田地，一變而為良田沃野，更改變旗山、美濃的生產型態。

### 三、下淡水溪河川整治

從明治到昭和年間，除了竹門電廠的興建、獅子頭水圳的開發外，也因下淡水溪工程的整治，對於美濃南隆地區農業的發展有相當助益。下淡水溪之整治一方面整頓荖濃溪的亂流，又可與里港附近的楠梓仙溪合流，以下河口的兩岸可共同實施治水設施。施工方法乃以石籠覆蓋石堤、土堤，適當的配置約二十里的距離。<sup>107</sup>

下淡水溪治水工事開始於昭和二年，連續七年的繼續事業，總督輔以直轄事業，工費八百十萬八千九百六十圓，著眼於屏東平野的洪水防止、河身的限定所進行的築堤護岸工事。

---

<sup>107</sup> 高雄州役所，《下淡水溪治水工事事業成就》，高雄州役場，頁 4，1927（昭和四年一月廿五日）。

主要的目的乃是為了屏東平原的洪水防治，其區域乃從主幹河川旗山郡頂溪埔寮直到大海，約長十一里，此外又增加支流隘寮、武洛的各河流。這些支流一旦洪水氾濫會使主要河流飽受亂流橫溢，其危害的範圍極廣，此乃本防治工程中特別重要的部分。荖濃溪的右岸既有的龜山堤防的下游有亂流，所以從此堤防之西頂溪埔寮，朝向西南方築新堤防，把北方之亂流的支流全部封閉，也把在三張左岸之隘寮溪、武洛溪的新堤末端予以延長，沿著里港的北邊直到塔樓，至與楠梓仙溪河流點為止。因河道的整理，從此亂流不再，騰出廣大的新生地。<sup>108</sup>由於製糖業的興盛，促使企業家在各地開闢農場經營以及開拓未墾地。因而衍生局部地區農業勞力的不足，以致產生內地人及其他地區的移民。<sup>109</sup>

由於治水事業的結果，從來的亂流狀態一掃而空，無用的數條河川經過整理，河道趨於穩定，免於水害的災厄地域有一萬九千餘甲；浮復的新生地及廢川敷地八千九百餘甲，內約有六千甲適合開墾成耕地，其他道路橋樑鐵道等受其的利益，住民的生命財產受到保護，居住的不安根絕，促進農家人口增加、產業進展，土地的繁榮等均有形無形直接間接蒙其利。<sup>110</sup>

下淡水溪的支流均發源於中央山脈的諸條溪谷，構成一個復合大善狀地的廣大沖積平原，位於最東北的為荖濃溪大扇狀地，因治水工事的完成，其形狀有所改變，包括手巾寮、瀾力肚、吉洋等地方，最早的餘程拓殖加入，荖濃溪本流域內現在仍為荒原，台灣製糖會社的旗尾農場的蔗園墾殖於沙礫之中，以甘蔗栽培為主。<sup>111</sup>如圖 3-2。

下淡水溪為高雄州民生活利益之所繫，其水所到之處灌溉利用，廣大肥沃的田也因而滋潤，農作物因而滋生，並供給水力發電之利用，並有水稻導引到高雄、屏東等供市民飲用。

<sup>108</sup> 高雄州役所，《下淡水溪治水工事事業成就》，高雄州役場，頁 4，1927（昭和四年一月廿五日）。

<sup>109</sup> 高雄州役所，《高雄州要覽》，高雄州役所，頁 48，1922（大正十一年版）。

<sup>110</sup> 本田喜八等編，《高雄州地誌》，昭和 5 年排印本，頁 17，成文出版社印行，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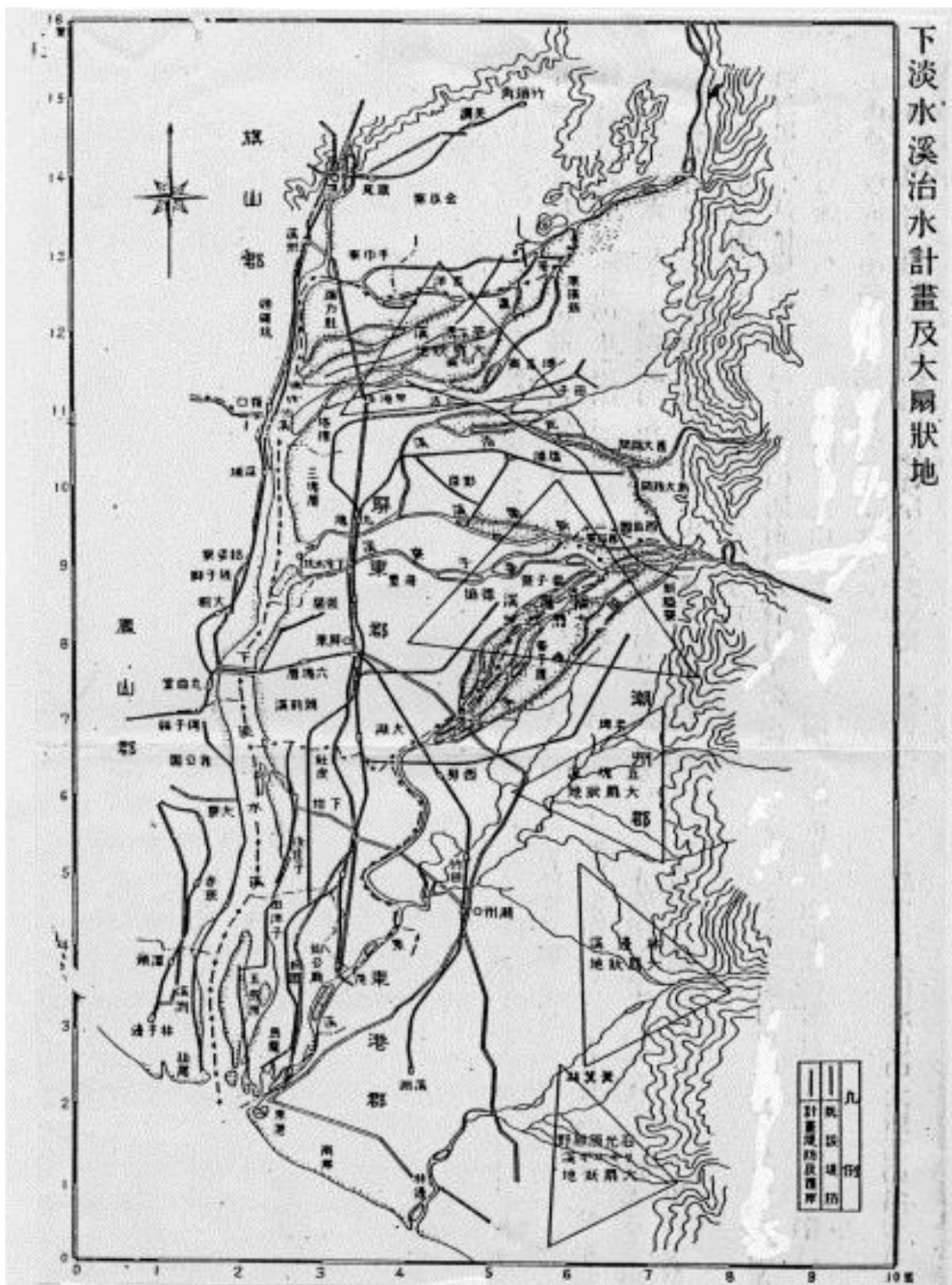


圖 3-2：下淡水治水計畫及大扇狀地

資料來源：本田喜八等編，《高雄州地誌》。昭和 5 年排印本，頁 22，成文出版社印行，1985。

<sup>111</sup> 本田喜八等編，《高雄州地誌》，昭和 5 年排印本，頁 22，成文出版社印行，1985。

#### 四、龜山堤防與龜山圳

龜山堤防屬石堤附屬水制，位於高雄州旗山郡美濃庄吉洋原 189-3 番地附近及同庄吉洋林 2-5 番地、同庄龍肚林 1265-6 番地。<sup>112</sup>

龜山堤防設施在美濃庄內東南隅荖濃溪右岸，因和龜山接續的堤防固有其名，明治 41 年有鑑於洪水的流失，總督府即著手築堤，經過數次的延長施設，延長了七百餘間，使得南隆農場區域一帶到手巾寮成為安全地帶，昭和 9 年 7 月因暴風雨出水，導致堤防南端不堪其暴威而破壞，流失了吉洋方面三百餘甲土地，非常慘澹。

南隆農場主是白石喜代治和郡庄當局協力懇請州知事應急修繕，結果用州費及地方人民的奉公勞力，修復舊流失部分及下淡水溪治水工事堤防施設延長，接續其下的小龜山，使得完全免於流失之慘。<sup>113</sup>

1931（昭和 6）年並開鑿龜山圳，灌溉區域達五百四十甲田地，其開鑿方法是利用雨季流入濁水，使之沈澱埋進田地，以十年的時間實施埋立開墾，從昭和七年著手，預定數年即可將殘餘部分開墾完，使往年的石礫地變良田。<sup>114</sup>由此也看出當時的開墾方式，雨季時流出的荖濃溪濁水奏效，國土利用上造成了極大的效果。

#### 五、水德星君及水仙王的供奉

在美濃區近四百座的土地伯公中，共同奉祀水德星君與土地伯公的只有兩座，其一是位於龜山與獅形頂間、龜山圳引水處的水仙宮，另一座是位於吉洋里溪埔寮得水德壇。

位於龜山圳引水口處的水仙宮，因龜山圳鑿通而設立供奉，其對聯寫著：

---

<sup>112</sup> 台灣總督府內務局，〈下淡水溪及同支川楠梓仙溪武洛溪河川區域、河川附屬物附近地認定件〉，《下淡水溪治水事業概要》，台灣總督府內務局編，1938，頁 197。

<sup>113</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06。

<sup>114</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18。

水能灌土栽良種，仙可通神佑善民。

水利圳畔絃歌起，仙到村前笑語聲。

水源北嶺千坡地，仙蔭美濃萬頃田。

水關口水仙王水利三公龜象山間留古跡；德參天德配地德施萬姓虎獅崗下築新宮。

從對聯具體反映水對土地的關係以及村民對水的敬重。由於龜山圳可以灌溉獅子頭圳以東的溪埔寮、九坑、十坑等荖濃溪河畔三百七十餘公頃農地，<sup>115</sup>且因為獅子頭圳東片的農田地勢較高，竹子門發電所餘水灌溉無法灌溉，從獅形頂到溪埔寮的堤防北側河岸地開發比較遲晚，一直到龜山圳、龜山堤防完成以後，沿線居民為感念拓墾不易，又祈求上蒼庇佑堤防與圳路不要被洪流大水破壞，便在龜山堤防起點與龜山圳取水口附近，興建一座水仙宮福德祠，同時奉祀水仙王、土地伯公與龍肚庄水利三恩公。<sup>116</sup>由於其肩負著荖濃溪北堤防的安危守護大任，是故，蒙水圳之惠的村民都會參與伯公生的登席聚會，祂雖位處全鎮最偏僻角落，每年農曆八月二日伯公生登席人數卻有近百桌，尤見人民對他的倚重。

在竹子門發電所旁的水德宮亦供奉有水仙王，兩者的共同點是：(1) 兼奉祀地方水利功臣鍾丁伯、涂百清、蕭阿王「三位忠勇先輩」蓮座。水仙宮的水利恩公蓮座兩旁，還題有「**忠心為鄉爭水分，勇敢救民定陸稻**」詩對；(2) 都是地方民眾祈求保護水利設施的神明，水德宮掌管獅子頭圳，水仙宮負責龜山圳，祈盼水仙王保佑水源豐足。

位於吉洋里溪埔寮的水德宮共同奉祀水德星君與土地伯公。溪埔寮鄰近荖濃溪河堤，除奉祀土地伯公外，還奉請水德伯公坐鎮莊中保護。《**水德福德神壇落成紀念誌**》的詩聯記載：

建著溪泉蒙水德 恩施廣佈 水性長流 戶戶飲和沾聖澤

<sup>115</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06。

<sup>116</sup> 昭和年間興建，原只是立有兩面碑石，一面碑石為「水德星君香座位」，另一面碑石為「福德正神香座位」，或許龜山圳是日人所開鑿，皇民化運動時並未遭受破壞；龍肚庄水利三恩公是指鍾丁伯、涂伯清、蕭阿王三人。

壇基埔護沐尊神 惠濟斯民 人康物阜 家家飽暖仰鴻恩<sup>117</sup>

從水德伯公壇的設立，看出南隆部落庄民對土地伯公的虔誠以及感恩，更透露出庄民對水資源的渴望與對水利的重視。

美濃擁有好山好水、水圳，讓美濃人得以自給自足，維持客家人傳統的生活習俗。台灣各地方很少像美濃的獅子頭圳，能完整保存近百年供水灌溉。圳水來自竹子門電廠發電的尾水，電廠的水源取自荖濃溪。

1904 年時，日治政府對美濃地區進行土地丈量，在所做的基礎普查資料中，龍肚莊共有「上田」116 甲。明治 32 年（1898 年），為增加稅收及取消佃農制，日治政府公佈《台灣地籍規則》和《土地調查規則》。明治 41 年（1908 年）時，日治政府設立竹子門水力發電所，並計劃利用發電後的餘水灌溉。於是在美濃境內開鑿獅子頭圳路，灌溉附近一帶 44 餘甲田地。後來歷經數次延伸圳路，至今共分「導水幹線」、「第一幹線」、「第二幹線」、「擴灌幹線（竹頭角幹線）」、「農地重劃圳路」等五個主要系統。而在建造獅子頭大圳的同時，日治政府也在荖濃溪北岸建設堤防 1,300 多公尺，以防美濃南隆地區田地水淹之苦。大正 9 年（1920 年）美濃正式實施街莊制。大正十年（1921 年）時，美濃水稻種植面積共有 4,600 甲，農戶數達 3,975 戶，比旗山高出二倍。大正 15 年（1926 年）開始由日本引進蓬萊米，但因對病蟲害抵抗力弱使得產量較低，因此種植面積不多。昭和 6 年（1931 年），日治政府再開鑿龜山川以灌溉南隆農場區域內的 540 甲田地。而經由獎勵水稻旱植、獎勵箕乾日曬法、蓬萊米的普及[50]、除草機的引進、和獎勵直條法，在昭和十二年（1937 年）時，美濃莊的農業總額達 1,901,624 日圓，其中米的產量是 1,726,692 日圓，佔總產額的 90.8%。1950 年之前，美濃地區水稻品種多為在來米，1956 年之後蓬萊米的種植面積開始超越在來米。1949 年之後，台灣政府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美濃地區高達 74% 的佃農，也因這一波土地改革，使得自耕農的數量增加到 78%。

<sup>117</sup> 《水德福德神壇落成紀念誌》，1971，位於溪埔寮水德伯公壇牆壁。

美濃的水稻栽種面積在 1940 年時已有約 7,000 公頃，1976 年最高時 7,924 公頃之譜。而傳統耕作的動力為水牛，1950 年代時，美濃水牛總數高達 2,998 頭，但 1970 年代開始台灣水稻開始農機化，農戶普遍使用俗稱「鐵牛」的個人式耕耘機，除用水牛耙犁田地四周邊角之外，整地的工作均由大型曳引機取代，且因化肥也逐漸取代堆肥，使得牛糞的需求量減少，野外大量使用除草劑使得牛隻的食草缺乏，以及工業化後農業勞動人力的流失，使得水牛逐漸自台灣農業社會中消失。

但二戰後的台灣政府以低糧價政策控制整個糧食市場，意使稻米價格維持在低價，使工業化政策下大幅增多的勞工仍可以以低廉的糧食價格維持生活。但長期的低糧價政策，使得米價並未隨經濟增長而有所成長，這也使得稻農難以種植水稻維持家計。1966 年高雄加工出口區設置後，更使得美濃農業人口僅剩 11,156 人，且多以女性勞動人口為主，而男性人口逐漸往工業發展。加上稻米種植技術改進，台灣政府為因應稻米生產過剩而在 1984 年開始實施稻田轉作計劃。美濃地區稻米種植面積因此逐年遞減，至 1994 年時僅剩 3860 公頃。且隨着 2002 年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美濃地區傳統稻作景觀更加岌岌可危。

## 第二節 南隆農場族群的關係

### 一、族群間的關係

美濃舊部落六堆客族原籍大多為廣東嘉應州屬的蕉嶺、平遠、興寧、常樂等縣的所謂「四縣人」，而南隆地區桃竹苗客族原籍大多來自嘉應州屬的梅縣、鎮平縣、惠州府的海豐縣、陸豐縣及潮州府屬的豐順縣，<sup>118</sup>雖同屬客家族群，生活型態及語言均有些許差異。因著過去的封閉環境，極少與外界互動，因而使當地的客家文化（語言、服飾、生活習慣）保留了一百多年的歲月，連北部臺灣同樣屬於客家族群的南下墾民，都已經不存在的服飾與髮型。因此《美濃鎮誌》有以

<sup>118</sup> 陳運棟，《客家人》，東門出版社，1979.9，頁 95。

下的記載：

瀾濃地區由於地理上的封閉，以及與隔壁旗山福佬庄緊張的族群關係，保持了源自於大陸原鄉的記憶，包括服飾上仍穿著藍衫，頭髮梳理成髻鬢等風俗；而北部客家人由於經濟上與福佬庄或出口貿易均較頻繁，隨著密切的商品往來，北部客家人則漸同化在福佬強勢文化之下。而瀾濃婦女口中嚼的檳榔，則顯示了在東邊的平埔族處於劣勢的狀態，客家婦女並不畏懼，自然地學起他們吃檳榔。除了美濃保有傳統濃厚的大陸原鄉風貌，其餘各地的客庄逐步退卻了原鄉遺跡，而漸漸融在福佬風俗習慣中，因而北部客家人來到瀾濃時，對客家婦女的印象是看到「鬼」一樣驚怕了。<sup>119</sup>

日治時期南隆農場人民開石崗成田園的艱苦以及墾民生活情形，由一般俚諺的描述可見其梗概：

有妹莫嫁溪埔寮庄，食飽飯每日開石崗；三日二日還過得，日長月久苦難當。

有妹莫嫁十穴庄，三盤蘿蔔二盤薑；吃了幾多渾泥水，開了幾多石崗田<sup>120</sup>。

上述兩則俚諺皆是在南隆開墾之初辛勤的狀況，奉勸有女待嫁的父母，千萬要深思。溪埔寮和十穴原是荖濃溪河床地，石礫滿佈，開墾過程備嘗艱辛，需整平石礫沙地之後才能耕作種植，尤其在溪埔寮緊鄰荖濃溪，較晚開發，建設遲緩。一句諺語如此形容，「溪埔寮好時好沒電火，蝦蟆蠟拐（蛙）當作拉基囉（收音機）。」<sup>121</sup>，溪埔寮缺乏電力供應，到了晚上只得以田間的蛙鳴當作收音機的音樂娛樂一番。「有妹莫嫁大崎下，一出柵門就是菸頭下，暗時尿桶撞上唔撞下。」這首諺語同樣是形容勞動的景象。大崎下亦屬荖濃溪河水氾濫區，龜山堤防興建後才能有效的墾殖；昭和年間美濃開始菸草種植，因大崎下地質屬河床沙地，非常適宜種植菸草。因此大崎下家家戶戶幾乎都以種植菸草為業，而婦女是十分重

<sup>119</sup>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美濃鎮公所，1997，頁 61。

<sup>120</sup>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美濃鎮公所，1997，頁 67。

<sup>121</sup> 蠟拐：青蛙的一種；拉基囉：英文 radio 之音譯，錄自張生妹口述、鍾秀梅紀錄，〈有妹莫嫁〉，《重返美濃》，晨星出版社，1994.9.30，頁 136

要的勞力之一，在勞動生產中，婦女同時兼具餵養家畜、自闢菜園的工作，每到傍晚時分，婦女除了得張羅晚餐，又得忙於飼養雞豬、整理菜圃等等繁瑣雜務，因此把女兒嫁至大崎下視為畏途。

在大批墾佃入墾南隆農場時，由於農戶來自各地，不同族群一時之間混雜居於一處，原本各自有其文化、生活習慣之差異，導致在日據時期這段期間內無法彼此接納的情況。

來自瀾濃、龍肚等地本庄的客家移民以地主之姿來看待入墾的佃戶，同時掌握了瀾濃全境的政治資源，因此屬於最優勢的一群。北部客家移民，於入墾時孑然一身、困頓至極，加上語言、文化上的差異，造成遭受瀾濃當地人的看輕，瀾濃地區的客家人稱新竹州的客家人為「臺北人」，所講的客語稱「臺北客」；「臺北人」則稱當地瀾濃客家人為「下南人」；兩地客家人祖籍地雖同為大陸原鄉（有四縣及海陸之差別），但在臺灣所處地理環境、社會背景不同的條件下，即使同時入墾南隆地區，亦無法融合。

這群來自北部的客家人，集體而居，生活上自成一區域，嫁娶仍選擇原北部地區的客籍對象，瀾濃地區的客家人則甚少與他們往來，「交南莫交北，交北屌不得」<sup>122</sup>是「下南人」對待「臺北人」的態度，而「臺北人」更別說向他族借錢或通婚了。「下南妹仔靚是靚，著個藍衫齊腳掌；上頭梳個麵線髻，下頭含個檳榔水，看到鬼也驚。」<sup>123</sup>瀾濃地區由於地理上的封閉，以及與隔壁旗山福佬庄緊張的族群關係，保持了源自於大陸原鄉的記憶—包括服裝上仍穿著藍衫，頭髮梳理結成髻髻等風俗；而北部客家人由於經濟上與福佬庄或出口貿易均較頻繁，隨著密切的商品往來，北部客家人則漸同化在福佬強勢文化之下。而婦女口中嚼的檳榔，是否顯示了與平埔族群衝分融合下的狀態，則有待進一步研究。<sup>124</sup>除了美濃保有傳統濃厚的大陸原鄉風貌外，其餘各地的客庄逐步褪卻了原鄉遺跡，而漸

<sup>122</sup> 張春火口述，「屌不得」不可理喻之意。

<sup>123</sup> 流傳於美濃通俗的諺語。

<sup>124</sup> 六〇年代美濃地區的婦女均有嚼檳榔的習慣，老婦人甚者備有一木杵以搗碎檳榔，家家戶戶客廳總有一罈石灰、檳榔、荖葉作為自用及招待來賓。

漸融在福佬風俗習慣中，因而北部客家人來到瀾濃時，對美濃舊部落婦女的印象是看到「鬼」一樣驚怕了。

這些緊張關係一直到日治末期時，因彼此互動往來趨於頻繁，消除了原有的敵對狀態後族群間才進一步的融合。

### 第三節 南隆地區北客之發展概況

#### 一、北客之發展概況

南隆農場自1908年起，迄1945年日本戰敗退出台灣為止，共經營了37年。在這段期間從屢遭荖濃溪氾濫的人跡罕至之地，歷經百年來的努力經營，已經由草寮遍佈的村落，演變成爲磚瓦夥房與樓房林立於田野之間，這項經營成果北客功不可沒。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殖民政府撤退台灣，當時南隆農場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農產公司高雄分公司接收。農場內所有日籍幹部及職員被遣送回日本，主要幹部均由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接任，原有台籍職員大致上繼續留任。

六十多年來南隆農場歷經多次改名，演變爲現在的「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旗南分場」，目前僅保留十餘甲試驗農田而已。主要分部於原來農場總部附近的手巾寮與和興庄一帶，還有部分土地位於金瓜寮和上九寮，作爲蔬菜品種改良與技術改進的基地以及有機農業應用技術的研究單位。其餘所有耕地完全放領給現耕農民，農場林地則移交給各轄區的林管處，高雄分場則移交給高雄區農林改良場接管，改名爲旗南農場。

日治時代南隆農場之佃農，到了戰後初期改稱爲農場場員。在「耕者有其田」與「公地放領」條例實施後，成爲承領現耕地的自耕農；他們花十年時間交出正產物兩倍半的農產品，終於成爲地主，完全擁有自己名下的耕地。<sup>125</sup>然而土地的問題解決了，卻由於各庄頭的房屋建地並未放領，因而引發了「還我祖產運動」

---

<sup>125</sup>蕭盛和等 5 人，《發現南隆》，高雄縣美濃愛鄉協進會，2005，頁 5-12。

之抗爭。

## 二、北客與南客之互動

### (一) 母語的融合

當初南隆農場招募北客時，因為白石喜代治曾任職苗栗廳，於是北客中以苗栗移民來得最早，人數也最多；新竹移民次之，桃園地區則最少僅有52 人，故南隆地區以苗栗移民較強勢。

因此語言方面，講四縣話的苗栗客和講海陸話的新竹客幾乎平分秋色；然而南隆農場的逐步發展也吸引了鄰近地區居民移入，包括來自屏東地區其餘各堆的下庄客、同屬右堆的高樹客、還有來自田寮中寮里港等地的福佬人。南腔北調煞是熱鬧，經過兩三代的融合，現在這些移民後代都變成滿口操美濃腔客家話的「在地客」了。

### (二) 族群關係

當作者問到北客如何和當地的南客相處時，北客耆老們都說：其實來的時候大家都忙著工作，只顧為三餐打拼，無暇和當地的南客接觸，更遑論起衝突了，當然偶爾因為「水源」起口角是有的啦。不過南客與北客之間卻會彼此歧視對方，互不通婚，北客仍與新竹原鄉者聯姻較多，這種現象直到戰後才逐漸消失。故《美濃鎮誌》就記載日治時期有關族群關係之打油詩，例如：

「有妹莫嫁溪埔寮庄，食飽飯每日開石崗；三日二日還過得，日長月久苦難當。」

「有妹莫嫁十穴庄，三盤蘿蔔二盤薑；吃了幾多渾泥水，開了幾多石崗田。」

「溪埔寮好時好沒電火，蝦蟆蠟拐（蛙）當作喇機歐（收音機）。」

「有妹莫嫁大崎下，一出柵門就是菸頭下，暗時尿桶撞上唔撞下。」

「交南莫交北，交北屌不得」

「下南妹仔靚是靚，著個藍衫齊腳掌；

上頭梳個麵線髻，下頭含個檳榔水，看到鬼也驚。」<sup>126</sup>

以上之諺語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與謀合，北客與南客相互揶揄之情況早已改善，如今已無族群關係之問題了。

### 三、北客之「在地化」現象

由於南隆地區隸屬美濃鎮客家庄，彼此雖同為客家籍，卻各有不同生態與人文環境之背景，尤其對於「信仰」之差異更大；就算同為北客，南隆地區的神農大帝五穀廟與旗美地區義民爺分香廟亦有不同，但這種南北客之間信仰的變遷，已歷經百年時光隧道的調整與謀合，呈現所謂的「在地化」現象，茲分述如下：

（一）旗美義民廟自建廟以後，慶典活動均由旗山、美濃、杉林、甲仙、六龜、高樹和大樹等鄉鎮的北客信眾分五庄輪值主辦；後來北客年輕一輩紛紛往都市就業而離鄉，祭典規模縮小與人力銳減，因此民國79年起遂取消輪庄活動，改為每一年都集中到義民廟參與祭典活動，說明北客曾經將原鄉分庄輪值的祭拜方式帶到旗美地區來。

（二）旗美義民廟祭典日期為配合每年農曆七月18-20日新竹義民廟舉辦義民節普渡活動，「北客」都會攜帶黑令旗組團返回新竹新埔祖廟割香、過火，順道返回老家探望親友，因此調整至月底28-30日舉行祭典活動，可見北客至今仍與祖廟密切聯繫。

（三）旗美義民廟的信眾涵蓋北客與南客，雖然南客篤信伯公信仰，隨著時間空間的浸潤，也加入旗美義民廟的祭拜行列；此外南隆地區的北客移民也建有祭拜神農氏的五穀廟，但畢竟義民爺信仰是所有北客共同信仰的神祇，順理成章地就近參與了。因此就在信眾全是客家人的情況下，旗美義民廟才能保持原鄉

---

<sup>126</sup>徐正光主編，《美濃鎮誌》，美濃鎮公所發行，1996，頁 67-69。

的傳統僅供奉牌位與黑令旗，廟務也不分南客北客共同主持了。

（四）祭典活動方面，仍保持豬羊競賽、中元普渡、安大士爺、奉飯、豎燈篙、放水燈與客家大戲等項目，只是豬羊競賽沒有華麗的裝飾與造型來點綴，客家山歌偶爾取代客家大戲罷了，整體來說，在這純客家地區的義民爺信仰最能保持原鄉的傳統精神。

（五）旗美義民廟由分香而來之黑令旗治療人的瘟疫、消災解厄外；鄰近地區發生瘟疫，致使六畜不興，五穀不收，附近閩、客兩籍的人士也會前來祭祀，情況大為改善，於是問病求藥的「辦事廳」，成為臺灣客家人義民廟非常特殊的一個例子。

1976年起南隆地區的盛行產業為「養豬」事業，飼養豬頭數高達10萬頭以上，<sup>127</sup>除了供應國內市場需求，外銷到日本也獲得好評，成為台灣外銷產值最高的農產項目。這期間養豬戶為預防豬瘟發生，都會到義民廟求取分香令旗在豬欄裡的牆壁上方祭拜，盼義民爺保佑豬隻平安順利成長，進而改善家計，這種「人畜共治」的辦事廳求神問卜方式是此地最特殊的「在地化」現象。

（六）南隆地區的夥房建築約有半數仍保留，但是卻未發現屋後「化胎」之設計，僅有南客的夥房還能看得到化胎；天公爐、龍神祭拜仍繼續保存；回原鄉掃墓的習俗至今不變，大家回故鄉祭拜祖先充分顯現慎終追遠的情懷，並藉此機會和親友敘舊，睹物思景以懷思古之幽情。

客家先民入墾之初，先後建立了瀾濃、龍肚、竹頭角、中壇等聚落。然而中壇以南的廣大原野，由於受到荖濃溪洪水氾濫的影響，除了少數地勢較高地帶稍有人煙之外，一直都未能積極開發。直到甲午戰爭之後日本領台，殖民統治當局在竹子門建立了水力發電廠，利用發電餘水興建了獅子頭圳給水網絡，又在獅形頂和龜山之間營建龜山堤防，遏阻了荖濃溪洪氾。愛久澤直哉的三五公司向殖民

---

<sup>127</sup>蕭盛和等 5 人，《發現南隆》，高雄縣美濃愛鄉協進會，2005，頁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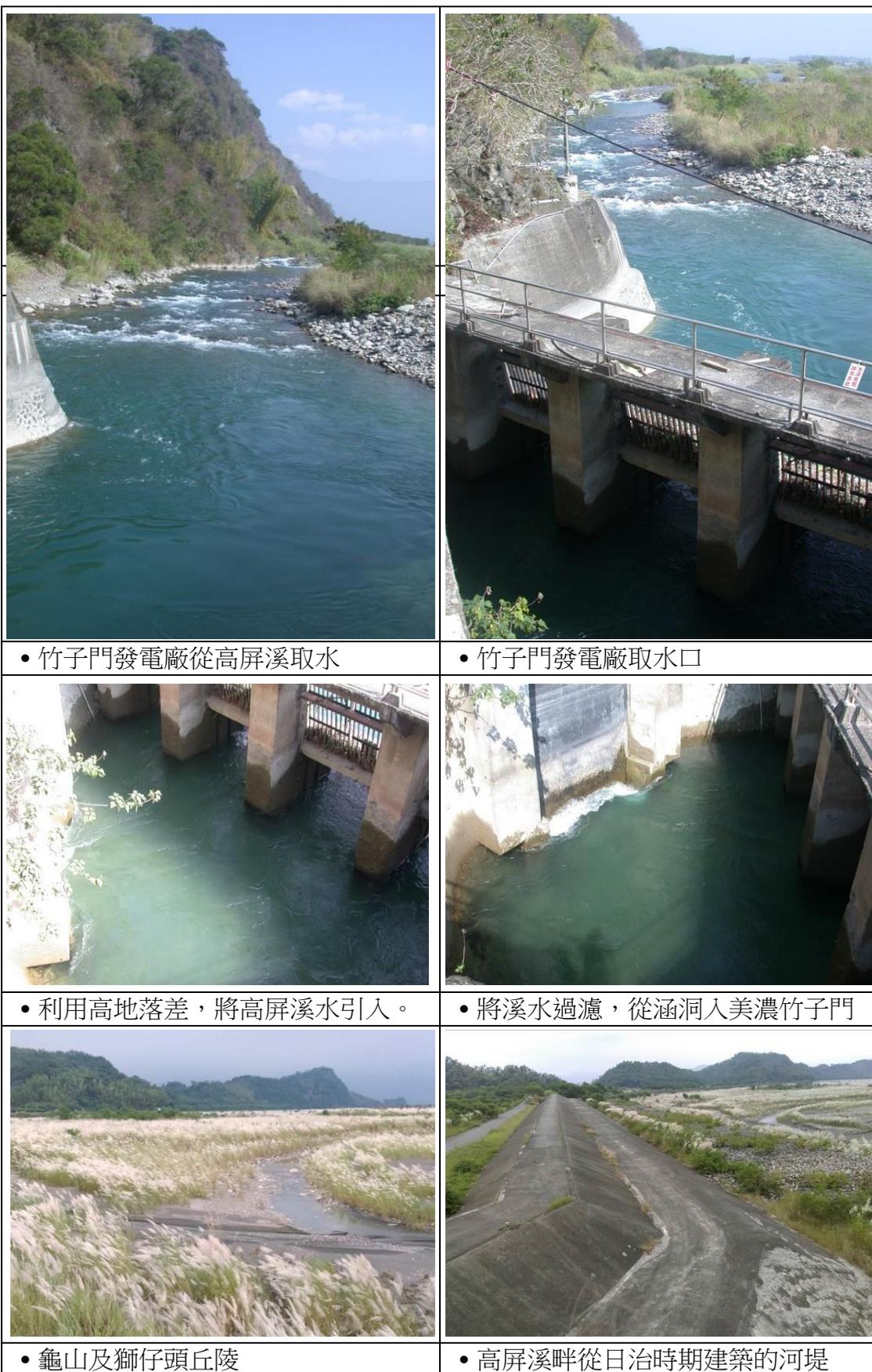
政府提出申請，在此地成立了南隆農場。引進大批佃戶，逐漸將這片荒野開發成良田，從此這塊廣大田野就稱為南隆地區。

南隆地區北側的中壇、南頭河一帶，在清代已經開發，該地從清治中葉以來就有土地交易行為。三五公司經營南隆農場的過程中，土地的取得主要是經由殖民政府撥給「官有原野地」。對於規劃的農場範圍之內的私有土地，則是採用向原有地主購買，這些地主在強大的壓力之下屈服，被迫由地主身分一夕間淪為南隆農場的佃農。

南隆農場成立之初，絕大部分土地都是洪水氾濫區域的石崗地，起先吸引了不少美濃老庄頭的居民入住開墾。但是這些在地客家墾民（本地客）把土地內的大小石塊檢出之後作為田埂，這些田埂由於縫隙過多，成為蛇鼠窩藏之所，對人們和作物造成莫大威脅損害。南隆農場主事白石喜代治曾經在新竹州任職，對北部客家人（台北客）的墾地方式印象深刻。他們挖地成洞，將大小石塊填入洞內，上面舖以沙泥，使得田地平整又安全。因此白石場長便積極設法招募大批台北客南下墾殖，並為他們搭建居住的寮房，給予農具牛隻、廚房用具安頓他們，故當時的地名皆以「寮」字稱之成為其特色。

從統計數據觀察北客遷徙南隆地區者，講四縣話的苗栗客和講海陸話的新竹客幾乎平分秋色。早期這兩種方言在南隆地區幾乎隨處都聽得到，但這只是一種次文化現象。本地區的主流文化還是以美濃老庄頭的下南本地客文化為主軸，苗栗四縣腔很快同化於下南四縣腔。新竹客的海陸話除了老一輩的人士能夠堅守之外，年輕一代的新竹客也漸漸融合於下南四縣腔的情境之中。老一輩逐漸凋零之後，整個南隆地區完全成為下南四縣話的通行領域。

附圖 3-1 竹子門發電廠取水口及河堤



附圖 3-2：獅子頭圳及龜山圳

	
<p>• 位於高屏溪畔的獅仔頭丘陵</p>	<p>• 明治 42 年竣工的獅仔頭紀念碑</p>
	
<p>• 淹沒於草叢中約六公尺高的碑記</p>	<p>• 被雀榕攀附的龜山圳石碑</p>
	
<p>• 龜山圳入水口</p>	<p>• 龜山圳涵洞口</p>

附圖 3-2 水仙王福神



• 位於龜山圳出口處的水仙王伯公壇



• 供奉三位水利恩公蓮座



• 水仙王及伯公神像

附圖 3-4：南隆農場近年開放種植毛豆



初春之際犁田



初春之際犁田



毛豆田初長



毛豆田灌溉



毛豆田初長

## 第四章 信仰中心輔天五穀宮

南隆地區最主要廟宇是位於中壇里的輔天五穀宮，它的祭祀圈遍及整個大南隆地區。包括美濃區吉洋、吉和、吉東、德興、清水等里及旗山區廣福里的全部以及美濃區中壇、祿興、龍山、獅山等里的部分地區，亦即日治時期三五公司招募北部客家人集體南遷墾拓的南隆農場區域。

### 第一節 南隆輔天五穀宮沿革

南隆部落轄區包括現今旗山區廣福里以及美濃區中壇里、德興里、獅山里、龍山里一部分，加上清水里、吉和里、吉洋里、吉東里的全部，面積十分廣闊。早年由於荖濃溪從獅形頂與大小龜山間引發洪水為患，不僅頑石裸露原野，而且溪流變幻莫測，是不適合耕作也不能居住的荒僻地區，早年只有地勢比較高聳的吉洋庄、和興庄、樹根（手巾）寮、清水港與金瓜寮等西線地區出現移民拓殖蹤跡。<sup>128</sup>

這個區塊大量開發始於日治時期，位於南隆地區最大的廟宇為輔天五穀宮，其祭祀圈幾乎涵蓋所有的南隆部落，現址興建五穀廟的緣由，乃有鑒於 1919 年流行病猖獗，各地盛行奉祀三恩祖壓制流行病毒，原居苗栗大湖後移墾到南隆農場六寮的羅阿東先生家，亦自 1920 庚申年二月起奉祀有紙畫的三恩祖像。羅正保先生為流行病所感染，就在羅阿東先生家裡日夜司香奉祀三恩祖服食仙丹漸癒。<sup>129</sup>當時此地一片原野，為未開墾的河床砂石地帶，住民為圖謀耕種逐漸開墾成為水田或旱田，種植稻米或蕃薯以求過日，但是地方遼闊，包括龜山、十六、九穴、五隻寮、溪埔寮、外六寮、內六寮、三降寮、九寮、上清水、下清水、和興庄、吉洋、金瓜寮、手巾寮一帶。無一間廟宇可作精神寄託，又逢流行病的侵襲，更覺精神的空虛，於是志者共同商議結果，一致決意興建一座五穀廟奉祀五穀爺。乃於 1923 年（大正 12 年）六月廿四日先在羅阿東先生正堂為所，開光

<sup>128</sup> 鄭成金，《旗山鎮廣福里福德祠紀念碑》，1986。

<sup>129</sup> 林紹英，〈美濃鎮輔天五穀宮創立 60 週年歷史沿革〉，收錄黃森松編輯，《美濃鎮輔天五穀宮建廟 70 週年太平福醮紀念誌》，頁 66-70，輔天五穀宮甲戌年太平福醮委員會，1996.6。

登位，公推羅阿東先生為堂主，羅正保先生為司香，每逢每月初一、十五各部落信徒即來該所參香禮拜。至於正式建廟地址，並非幾坪地可以解決，又且當時此地一帶為日人三五公司，南隆農場所有，耕作農民大多數為南隆農場的佃農，擅自覓地興建廟宇，於法不容。於是成立建廟委員會，有委員徐阿辛、鍾添德、吳河逢、吳天龍、劉辛增、林海昌、涂鼎安、邱得勝二、羅正傑、郭加禮、羅阿木、吳金龍、鍾喜盛、楊雙昌、李庚河等諸位先生，並推舉李庚河、徐阿辛兩位先生前往南隆農場商請撥地建廟。

幸得當時南隆農場負責人白石嘉代治慨允，即撥出現在廟址為建廟用地，並附加廟前田地約一甲三分，為維持香火，建廟土地順利解決。隨即於 1924 年（大正 13 年、甲子年）九月九日在廟地東側之劉辛增先生住宅召開建廟委員大會，即動土興工，大家協力、出錢出力，約一年餘建竣，於 1925 年（大正 14 年、乙丑年）十二月廿五日子時，恭請 五穀爺寶像登位，就是現在的五穀廟廟宇，恭奉的是現在內堂的五穀爺像，此尊五穀爺像是用樹木刻成。<sup>130</sup>

關於刻像樹木，據說亦由起乩指定在苗栗尋覓指定的茶樹，刻像時辰也由起乩擇定，並指定完工時間，刻像師如有疏忽未按照指定時間每天雕刻，雕刻房內即有刀斧異聲響起，因此刻像師非常驚心，按時工作準時刻成，定時開光登位。

廟宇落成後，乃由羅阿東先生為堂主，劉炳芳先生為住持，童坤華先生為助理，辦理庶務，羅正傑先生為經生，參拜人員逐漸增加，每月初一、十五兩夜，遠近信徒均不怕風雨來參拜誦經並聽法語，誠為農村一座精神依托的集會場所，1926 年（昭和元年、丙寅年）起連三年在本堂建醮，熱鬧一時。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人雖然領台已久，但本省人對祖國的懷念仍旺，台灣總督府發動皇民化運動，並企圖消滅台灣省民對祖國精神上的聯繫，曾下令燒卻民眾信仰的各種神像，倒潰庵堂土地伯公等，美其名為「寺廟神之昇天」，警察人員搜查各戶，如有發現民間奉祀的各種神像則飭令其交出，並強令改換奉祀日皇的祖先天照太神（太麻），本地各部落、民間信仰的神像亦難免其殃。

但輔天五穀宮為農民正當信仰中心，且得當時住在旗山太平寺的日本淨土真

<sup>130</sup> 輔天五穀宮管理委員會，《輔天五穀宮》，輔天五穀宮管理委員會編，1985。

宗佈教師杜多碩照先生的愛護，幸得保存完整無缺，附近民間信仰的各種神像亦得寄存本堂而免遭燒卻。第二次世界大戰劇烈時，由於盟軍飛機轟炸，各地死傷人員頗多，省立高雄醫院亦疏散在本堂治療病傷人員，到台灣光復後始遷回高雄。

台灣光復後，1953 年九月重修一次，1956 年羅阿東翁去世，再改選古華榮氏為第二代堂主，1961 年十一月由鐘日旺氏，發起倡進增建左右護室，至 1962 年三月完成，<sup>131</sup>由吳金鳳先生等發起，信徒大眾協力修繕前堂、後堂，1965 年（民國 54 年）建鐘鼓亭。1966 年起興建拜庭，修建兩側橫屋為鋼筋水泥的建築物，並設二十間客房供參拜信徒住宿。1984 年八月耗資一百餘萬元興建兩座奉迎門，並獲縣政府補助新闢十米道路，當作開辦商展會（每逢星期日夜）對地區發展觀光事業漸進佳境。

1985 年三月十日改選第七屆管理委員會委員，由劉水傳先生當選主任委員，即與鍾再興先生合建金爐及敬字亭各二座，以謝神恩。1984 年（甲子年）適逢五穀宮建宮六十週年，為擴大慶祝，聯絡美濃全鎮二十一里信眾，在五穀宮舉辦「慶祝五穀宮建宮六十週年暨美濃鎮聯合建大福醮」，為歷次建醮盛況最熱烈者。<sup>132</sup>

## 第二節 輔天五穀宮建廟緣由

### 一、南隆五穀廟的由來

大正八年（1919）南隆地區瘟疫猖獗，甚至一天之內有五、六個人被送至墳墓的紀錄，人心惶惶有如世界末日一般。居民羅阿東於次年春天在家中的正堂奉祀關帝聖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三恩祖的紙畫神像，供鄉民祭拜以祈求平安。這幅神像是羅阿東從苗栗卓蘭徐阿添宅中供奉的三恩祖神壇（今卓蘭鎮景山里朝南宮的前身）分香帶到南隆地區的。三恩祖神像在羅家祖堂安座之後，很快就成為南隆地區居民的精神寄託中心。當時十坑庄的居民羅正保感染時疫，命在旦

<sup>131</sup> 台灣省廟寺名鑑編刊委員會編，〈高雄縣市部〉，《台灣省廟寺名鑑》，興台文化出版社，1962. 8。

<sup>132</sup> 林紹英，〈美濃鎮輔天五穀宮創立 60 週年歷史沿革〉，收錄黃森松編輯，《美濃鎮輔天五穀宮建廟 70 週年太平福醮紀念誌》，頁 66-70，輔天五穀宮甲戌年太平福醮委員會，1996. 6。

夕，經家人抬往三恩祖壇前祈求，服食根據神明指示所抓取的藥草，情況大為好轉。羅正保日夜在此祭拜司香，終獲痊癒，神威大顯。<sup>133</sup>

由於廣大的南隆地區沒有一座正式的廟宇作為居民信仰中心，在瘟疫流行，居民六神無主，精神極度空虛之際，羅阿東和他那些從北部南下墾拓的朋友們商議興建一座廟宇，讓南隆地區民眾有一個適當的祭拜場所以安定民心。

## 二、南隆五穀廟的建廟過程

### 〈一〉、白石喜代治捐贈土地建廟宇：

我們知道要興建一座廟，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塊夠大的地作為廟址，當時大家都是三五公司的佃農，哪來建廟用地呢？於是羅阿東及徐阿辛、鍾添德、吳河逢、吳天龍、劉辛增、林海昌、涂鼎安、邱得勝二、羅正保、郭佳里、羅阿木、吳金龍、鍾嘉盛、楊雙昌、李庚河等人先成立建廟委員會，並推派李庚河和徐阿辛兩人前往位於手巾寮的南隆農場辦公室，拜訪農場主事白石喜代治，懇請農場當局撥地建廟，白石喜代治受到南隆輿情感動，慷慨答允所請，除了答應提供建廟用地外，並主動提供廟前的一甲三分地作為香火之資。

建廟土地順利解決，隨即於大正十三（1924）年 9 月 9 日在廟地東側之劉辛增先生住宅召開建廟委員大會，並動土興建，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約一年餘建竣。並於大正 14 年（1925）12 月 25 日恭請 五穀爺寶像登位，即現在五穀廟廟宇內的五穀爺像。<sup>134</sup>

### 〈二〉、奉祀五穀爺神農大帝等

南隆地區全為農業生產地帶，居民有不少是三五公司南隆農場自新竹州招募而來的北部客家人，大家遷徙南下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當然是要能夠填飽肚子，因此這些移民面臨的壓力，只有祈望墾地的五穀豐收、家畜平安；加上當時又瘟疫盛行，因此建廟委員們選定農業及醫藥之祖五穀爺神農大帝作為主祀之

<sup>133</sup>黃森松，《美濃鎮輔天五穀宮紀念誌》，五穀宮醮務委員會編印，1996，頁 67。

<sup>134</sup>黃森松，《美濃鎮輔天五穀宮紀念誌》，五穀宮醮務委員會編印，1996，頁 67-68。

神。

此尊五穀爺像是用老茶樹頭刻成，南隆的五穀宮，其祖廟是創於道光 10 年（1830）位於苗栗縣公館鄉五穀岡（五鶴山）的五穀宮。在輔天五穀宮決定建廟後，首任堂主羅阿東隨即和首任住持劉炳芳專程前往苗栗尋覓神意指定用來雕刻神像的茶樹，刻像日及完工日都由神意起乩決定，雕刻師略有疏忽，雕刻房內即有刀斧異聲，使得雕刻師兢兢業業，如期完成神像的雕刻，於大正 14 年（1925）恭請五穀爺寶像陞座。<sup>135</sup>

此外，並以羅阿東家中奉祀的三恩祖配饗，再加上民間奉祀的各路神祇如釋迦佛祖、玉皇大帝、周昌、關平、華陀以及掌管雷電的王天君、南天使者馬天君、九天使者廖天君、南宮使者柳天君、觀世音菩薩、太上老君、至聖先師孔子、眾生求子的張仙大帝等儒釋道眾神一併奉祀。<sup>136</sup>

由於南隆農場慷慨提供土地，因此把南隆農場相關人員視為功德主，特別在廟內的功德廳設置當時已去世的三五公司原負責人愛久澤直哉的往生蓮坐祿位，並為農場主事白石喜代治設置長生蓮座祿位，南隆農場的職員野村賢雄、中野清五郎、澁田朴、溫海玉、劉義那、古桂來等人也一併列為功德主配饗，以感念南隆農場當局的大恩大德。

### 三、輔天五穀宮堂宇

輔天五穀宮主祀神農大帝，陪祀神為三恩主：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以及孔子、釋迦牟尼佛、關平太子、天公、朱大將軍、華陀、太上老君等。

五穀宮前有山門恭迎門，門樓牌坊，正面牌樓寫著：「輔天五穀宮」，是慶祝建宮六十週年紀念，歲在 1984 年（甲子年）陽月所立，門樓牌坊為三門四柱式，燕尾飛脊高高翹起，屋脊上有遊龍蜷伏、神像豎立及剪黏裝飾，石獅及石象各一對鎮守於牌樓前。柱上有楹聯兩則，內對是：

<sup>135</sup>徐正光等，《美濃鎮誌》，美濃鎮公所，1996，頁 808。

<sup>136</sup>同註 87，頁 30-31。

大德著千秋世界蒼生沾恩澤

帝功嘗百草環球黎庶沐恩波

外對是：

五穀宮前滿徑奇花淨艷麗

三辰殿外遍階瑤草聞芳菲

恭迎門內側牌匾為：「輔天佑民」，內對：

五穀宮中趨吉避凶求懺禮

九重天上誠心淨意凜虔恭

外對：

徑畔春回隴上葦蘆飛白鷺

郊原日暖時中禾稻滾青氈

入恭迎門直行、右轉，見一圓環，圓環前即是本廟「五穀宮」，廟的格局為二落，含前廳、正殿、左右廂房、中央天井的形制。前廳前搭有兩棚，中置香爐，並有龍柱兩根，石獅一對；屋宇為三川五門式，前方廣場四周以為牆圍繞，正前方建有門樓，左右有側門，門樓型式雄偉，門樓匾額為「輔天門」，門聯兩則，分別為：

輔相廣神功門迎萬象日月精華萃福祉

天然興廟宇樓納千祥山川瑞氣毓英賢

大德傳五穀饑饉無憂萬姓沾恩同日月

帝功嘗百草健康有賴群黎沐澤共山河

門樓內側匾額為「輔善感天」，門聯兩則，分別為：

輔政安良大啟儒門敦聖訓

天恩賜福宏揚釋道效賢模

三教同參巍峨至尊高北闕

聖恩化極崇隆大德照南天

前廳前有立柱之玄關，中間掛有一面「輔天五穀宮」牌匾，是 1971 年歲次辛亥孟冬重建所立，對聯為：「五帝嘗百草濟民健康千紀不忘神厚德，穀農三教

稼救眾飽暖萬事常懷農本源。」，左右一各有一面牌匾，左方為：「代天宣化」，右方為：「先聖牖民」，對聯為：「先造慈航路喚醒迷途功圓昇無限樂境，帝道上天梯振鐸覺悟果滿登有緣仙班。」前廳正門上有「輔天五穀宮」神龕式牌匾，對聯是：「輔助蒼生五穀豐登歌大有，天庇赤子四時康泰享昇平。」，「五帝德高深民感厚恩天地久，穀農功廣大人資生命水山長」，四句的句首正是「輔天五穀」；前廳左側門門額為：「龍吟北海」，門聯：「神澤無疆四海蒼群同感德，農功有道萬年黎庶悉資生。」；前廳右側門門額為：「虎嘯南山」，門聯：「神佛無私惡警善褒為教本，農民有慶風調雨順樂年風」。前廳正面最外側對聯：「大德同沾不憚下凡開後慧，平時共勉須知積善蓋前愆」；前廳正面左右分別為鐘樓、鼓樓，鐘樓的對聯為：「鐘聲嘹亮超天界，樓象新奇快眾心。」鼓亭的對聯為：「鼓韻連綿通地府，亭形侖奐耀凡間」；左側鐘樓連接二進護龍的入口，取名為「登覺路」，門聯：「禮義廉恥人間本，忍讓平和處世基」；右側鼓亭連接的二進護龍入口為：「出迷津」，門聯為：「五常三綱人眾守，四德三從女兒箴」。

進入到前廳，是一個由六根洗石柱支撐的開放空間，除擺放供桌外，兩邊立有建醮遊行的兵器以及神明看板，有「恭迎聖駕」、「禁止喧嘩」、「肅靜」、「迴避」，以及「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神農大帝」，從這些遊行的宣板，可以明瞭輔天五穀宮所供奉的主神，門額上有「威靈中外」匾額，前廳的棟對有三：

神澤被無疆老少安康合境同歌功德大  
農人常有慶田園豐稔四時感沐聖恩深  
炎帝嘗草以明醫藥到病除民得延年沾聖澤  
恩主下凡而闡教心慈言婉眾能向善賴神功  
穀稼資生罔極恩寶殿修成共展虔誠酬萬一  
下凡闡道無窮德靈霄佈訓全將婉語化三千

其中一對：「穀稼資生罔極恩寶殿修成共展虔誠酬萬一，下凡闡道無窮德靈霄佈訓全將婉語化三千」，為中華民國四十三年甲午歲仲冬月靈霄寶殿重修落成誌慶，廣東蕉嶺旅台後學鍾秉衡頓首拜賀的棟對。前廳的六根洗石柱對聯：「靈

顯昭彰心正意誠來即應，霄中監察善褒惡貶報隨來」；「恩主慈悲降駕臨凡消眾厄，黎民感覺回頭向善禱神庥」；「法肅辭嚴庶學同欽儒釋道，風和雨化群黎共感聖神仙」。

正殿內供奉主神神農大帝大小尊神像，以及陪祀神三恩主、孔子、釋迦牟尼佛、關平太子、太上老君、華陀、朱大將軍、黃天君主席、五雷神等；左側殿供奉城隍爺；右側供奉福德正神。正殿廊下有龍柱兩根，大門上懸掛「三教同堂」之匾額，門對為：

若不同頭我亦無方難救解

果能旋踵汝雖有厄可消磨

側門門額為：「超凡」、「入聖」，亦有一則對聯：

有志者事竟成貫徹始終能入聖

苦心人天不負造深功界可超凡

正殿左側殿門上有「深覺昔時」匾額一塊，門旁對聯是：

文喧著意經書在

化眾慈心妙理深

正殿右側殿門上亦有匾額「窮思妙道」一座，門旁有聯語：

四海風光隨處好

滿天雨露應時宜

正殿為靈霄寶殿、恩主堂，平時不得入內，是一片神聖之地，高掛著「靈霄寶殿」匾額，眾神兩側對聯：「教稼以資生始創務農要，嘗草而審性初興濟世良方」，楹聯為：「神聖佛仙共聚堂中照，農工商賈分排階下禱」，棟對為：

造曆法以定時藝五穀以務農德厚無疆四千年來黎共感

興貿易而為市嘗百草而療病恩深罔極一萬世紀庶同沾

燈對為：

□ 千古民人稼穡之原品物出自山川神佛仙凡皆沐德

□ 萬國疆土資生之本產業建諸天地農工商賈盡沾恩

中庭向兩側護龍的通道各立一塊匾額於上方，左方高懸「雲行雨霽」匾額一

塊，楹聯為：「惡事莫為勿謂世間無苦海，善是福緣不作欺心神即佑」，門聯為：「鳳彩龍文呈五瑞，雲蒸霞蔚集千祥」，入八角門為左邊廂房，神位上供奉「天上聖母」及「太歲星君」，有「威靈顯赫」匾額懸掛上方，楹聯為：「聖德輝煌大道宣揚於海島，母儀稱后宏施妙法顯湄洲」，門聯為：「凡眾黎民多納福，超群庶士少災殃」。右方的匾額寫著「觀今鑑古」，楹聯為：「惡乃禍本常行昧己法難容，欺心宜戒須知頭上有青天」；門聯為：「清淨門開塵不到，慈悲心契色皆空」，入八角門為右廂房，右廂房供奉「木蓮菩薩」及功德長生祿位，其中供奉了「愛九澤直哉」、「白石喜代治」等日治時期南隆農場負責人，神座上有「壽星高照」匾額一塊，楹聯：「功圓果滿有道仙緣藏祿位，德種心田無邊佛法保長生」，門聯為：「功成有道均晉福，德重無虧共迎祥」。

圍牆左側門聯：「神恩庇赤子，農澤濟蒼生」，外圍左側亦有一恭迎門，正面門聯：「奉接外鄉紳觀光貴客且停步，迎來遠信士遊賞高賓漸滯行」，背面門聯：「飛閣流丹翠竹與蒼松鬥碧，高臺壯麗奇花和異草爭妍」。

本廟重要祭典於農曆元月 9 日天公誕辰，4 月 26 日神農大帝聖誕，9 月 30 日神農大帝得道日舉行，祭祀圈及於外六寮、內六寮、三降寮、吉洋、金瓜寮、手巾寮一帶。<sup>137</sup>目前旗山鎮的手巾寮雖都為閩南聚落，但手巾寮的村民仍以位於南隆的五穀宮為信仰對象，每年五穀宮辦理冬成福太平福醮大典時，均把境內的角頭神明奉請去參加醮典。<sup>138</sup>

### 第三節 輔天五穀宮與聚落居民的互動

輔天五穀宮是南隆地區最大的廟宇，堪稱北客移民南隆部落最主要的信仰中心，亦是北客後代茶餘飯後泡茶聊天、歌唱運動與講古的最佳去處。如今北客鄉親仍然每年都會到苗栗的五鶴山祖廟割香，順道返鄉探親以解鄉愁；<sup>139</sup>尤其農曆 9 月 30 日五穀廟生日，南隆地區的善男信女眾多，香火鼎盛，每年都席開二百

<sup>137</sup> 楊雪嬰、曾文忠，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十篇：宗教與禮俗篇，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2001，頁 137。

<sup>138</sup> 旗山鎮廣福里廣清宮管理委員會，廣清宮天上聖母大醮繞境祭典，1997。

<sup>139</sup> 北客耆老徐永田口述。

多桌慶祝，熱鬧非凡。

## 一、北客與五穀宮的互動關係

南隆輔天五穀廟建廟至今已八十幾年，這段期間南隆部落從蠻荒的石岡地，歷經滄海桑田變化，過去的寮屋已不復見，並已呈現嶄新繁華的風貌，輔天五穀廟也成為美濃鎮數一數二的重要廟宇。大家再也不分北客或南客，幾代下來都已經「在地化」了，這可從 1996 年輔天五穀宮七十週年太平福醮，擴大全美濃鎮十九里都參與的盛況可以看得出來。

南隆輔天五穀宮主祀神農大帝，官方尊稱為「神農大帝藥師琉璃光佛」，分香自苗栗公館鄉「五鶴山五穀宮」，開基神尊由茶樹刻成，這棵茶樹當初是由首代堂主羅阿東和首代住持劉炳芳相偕前往苗栗尋覓指定，刻像時日亦由起乩擇定並指定完工時間。據說，雕刻神尊期間，木匠如果未按指定時間每天雕刻，工作室內就會傳出刀斧聲響，讓木匠深感驚異，不敢稍有怠惰並如期完成。

五穀宮大正十四年(1925 完工後，自昭和元年(1926)起連續 3 年舉辦「建醮」法會，官方表示，「醮祭」是農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儀式，特別是在墾荒拓殖十分艱困、天災瘟疫盛行的年代，「醮祭」期間舉行七日道場，境內居民均需茹素，儀式從迎接聖神仙佛駕臨醮場鑿壇，然後透過宣經福懺、普渡、秉燭禮斗、放水燈、遶境、演戲、打饒繞鉞花(臺語稱弄饒)、燒大士、燒神衣、施陰濟陽等一連串活動，除祈求神佛護國息災、庇佑地方安寧、五穀豐收外，最大的意義在於人心的安頓和撫慰。

正殿懸有「三教同宗」匾額，除神農大帝外還奉祀鸞堂「三恩主」，日治時期，該宮為原高雄縣客家聚落鸞堂信仰中心之一，二戰後，隨鸞生老去，1970 年代以降便不再舉行扶鸞儀式。

昭和十二年(1937，「蘆溝橋事件」發展成中日戰爭後，日人在臺強化皇民化運動，其中，撤廢寺廟偶像一項，不僅下令燒毀各種神像，還讓警察搜查各戶，若有發現，飭令交出。

在地耆老表示，當時日本警察會利用晚上到鸞堂查禁扶鸞儀式，該宮附近農戶廣植刺竹，日本警察每次要到該宮查禁時，不知道為什麼總是走到農戶的刺竹林裡去，被刺得滿身是傷，幾次之後就不敢來了，地方父老都說是神農大帝在懲罰他們。面對禁令，既要裨助也要人助，該宮得旗山太平寺日本淨土真宗佈教師杜多碩造愛護，芒像倖免於難，附近宮廟紛紛將神像寄放該宮，也逃過被毀命運。

神農大帝賞罰分明，對神職人員的行為舉止要求尤其嚴厲，一則多人親眼目睹，當事人邱來金(1947-)也現身說法。邱來金表示，他接受該宮乩童訓練期間，白天回家裡工作，晚上到宮裡受訓，有一天，他白天在家裡工作時對一位女性說出不禮貌的言語，當天晚上受訓起乩時，他的頭竟然硬生生塞進八仙桌沿只有十幾公分寬的空隙中，退乩後，他的頭怎麼拔都拔不出來，信眾見狀知道是神農大帝在懲罰他，於是一齊跪求神農大帝原諒，他的頭才順利拔出。

每年農曆 9 月的最後一天，為該宮「神農大帝藥師琉璃光佛」聖誕。聖誕前 4 天，下午舉辦「引魂」(超薦法會)。聖誕前 3 天，開壇啟章誦經禮懺一連 3 天，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收。聖誕前 1 天，清晨答謝天恩，下午普度本境「無祀男女水陸孤魂」並演戲酬神，晚上擇吉時舉辦祝壽聖典，虔誠祭拜眾神大禮。聖誕當天中午宴請信眾，跟「吃伯公福」一樣，登席者會繳席金。

位於南隆地區最大的廟宇為輔天五穀宮，其祭祀圈幾乎涵蓋所有的南隆部落，現址興建五穀廟的緣由，乃有鑒於 1919 年流行病猖獗，各地盛行奉祀三恩祖壓制流行病毒，原居苗栗大湖後移墾到南隆農場六寮的羅阿東先生家，亦自 1920 庚申年二月起奉祀有紙畫的三恩祖像。羅正保先生為流行病所感染，就在羅阿東先生家裡日夜司香奉祀三恩祖服食仙丹漸癒。當時此地一片原野，為未開墾的河床砂石地帶，住民為圖謀耕種逐漸開墾成為水田或旱田，種植稻米或蕃薯以求過日，但是地方遼闊，包括龜山、十穴、九穴、五隻寮、溪埔寮、外六寮、內六寮、三降寮、九寮、上清水、下清水、和興庄、吉洋、金瓜寮、手巾寮一帶。無一間廟宇可作精神寄託，又逢流行病的侵襲，更覺精神的空虛，於是志者共同商議結果，一致決意興建一座五穀廟奉祀五穀爺。至於正式建廟地址，並非幾

坪地可以解決，又且當時此地一帶為日人三五公司，南隆農場所有，幸得當時南隆農場負責人白石嘉代治慨允，即撥出現在廟址為建廟用地，並附加廟前田地約一甲三分，為維持香火，建廟土地順利解決，就是現在的五穀廟廟宇，恭奉的是現在內堂的五穀爺像。<sup>140</sup>目前手巾寮雖都為閩南聚落，但手巾寮的村民仍以位於南隆的五穀宮為信仰對象，每年五穀宮辦理冬成福太平福醮大典時，均把境內的角頭神明奉請去參加醮典<sup>141</sup>

## 二、輔天五穀宮的年度祭祀

輔天五穀宮管理委員會每年編印農民曆分送信眾，在其中所條列的年度重要法會。如表 4-1：

表 4-1：美濃輔天五穀宮年度重要法會祭儀行事曆

列號	日期	活動	備註
1	正月初一	拜千佛	
2	正月初一	早上禮頌千佛	
3	正月初八	晚上恭祝玉皇大帝聖壽	
4	正月十四日	晚上北斗祈福，誦讀疏文	
5	農曆每月中旬十四日誦經祈福		
6	農曆每月月底〈月大三十、月小廿九日〉誦經祈福		
7	二月十九日	觀音菩薩聖誕	
8	三月廿三日	天上聖母聖誕	
9	四月初七日	晚上釋迦文佛聖誕舉辦浴佛法會	
10	四月十四日	孚佑帝君聖誕	
11	四月廿六日	神農大帝聖誕	
12	五月十一日	都城隍老爺聖誕	

<sup>140</sup> 輔天五穀宮管理委員會，《輔天五穀宮》，輔天五穀宮管理委員會編，1985。

<sup>141</sup> 旗山鎮廣福里廣清宮管理委員會，廣清宮天上聖母大醮繞境祭典，1997。

國藝會補助 105 年度第一期文化資產類-調查與研究成果報告

13	六月廿四日	關聖帝君聖誕	
14	七月初一日	下午兩點舉辦幽冥出關普渡法會	
15	七月廿九日	下午兩點舉辦幽冥入關普渡法會。	
16	八月初二日	福德正神聖誕	
17	八月初三日	司命真君聖誕	
18	八月初三日	神農大帝聖誕籌備會	
19	九月底〈月大三十、月小廿九日〉恭祝神農大帝聖誕千秋，舉辦祈安禮斗、超渡、普渡法會。歡迎眾善信大德蒞臨參香祈福，共襄盛舉，同沐神恩。正午敬備平安福宴。		
	十月十五日	水官大帝聖誕	
	十一月十一日	救苦天尊聖誕	
	十一月十七日	阿彌陀佛聖誕	
	十二月十四日	圓福、圓堂	
	十二月廿四日	送太歲儀式	

參考資料：輔天五穀宮管理委員會，《輔天五穀宮》，輔天五穀宮管理委員會編，1985。

每年農曆一月初一，照例由廟裡辦法會祈福，並開放信眾點元辰燈、太歲燈。禮懺法會中，誦念「輔天春慶元辰財利疏文」，疏文如下：

**輔天春慶元辰財利疏文**

春花秋月朗朗乾坤 節慶迎新萬年福澤

秉明星宿鑾駕照護 文獻金闕聖佑社稷

奉請香煙沉沉 焚香拜請 傳香童子 奉事童郎 傳子昊天金闕玉皇 大天尊

南斗星君 北斗星君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年月日時公曹 值年太歲星君

五路金龍如意正乙龍虎玄壇真君 宣招財 招寶納珍 利市諸仙官 恩主恩師

眾神寶座下

鴻運今據台灣省

恭請善信女士： 歲次 年 月 日

茲因 年運祈求植福添壽補運元辰光彩 財庫補運乾坤龍鳳鸞體 保照安康  
就于輔天五穀宮 誠心叩許 五穀神農大帝 三恩主光庇佑 平安賜福 男增  
百福 女納千祥 生辰光彩 福運鴻亨 大發利市 富貴臨門 謹疏上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保安太平吉祥如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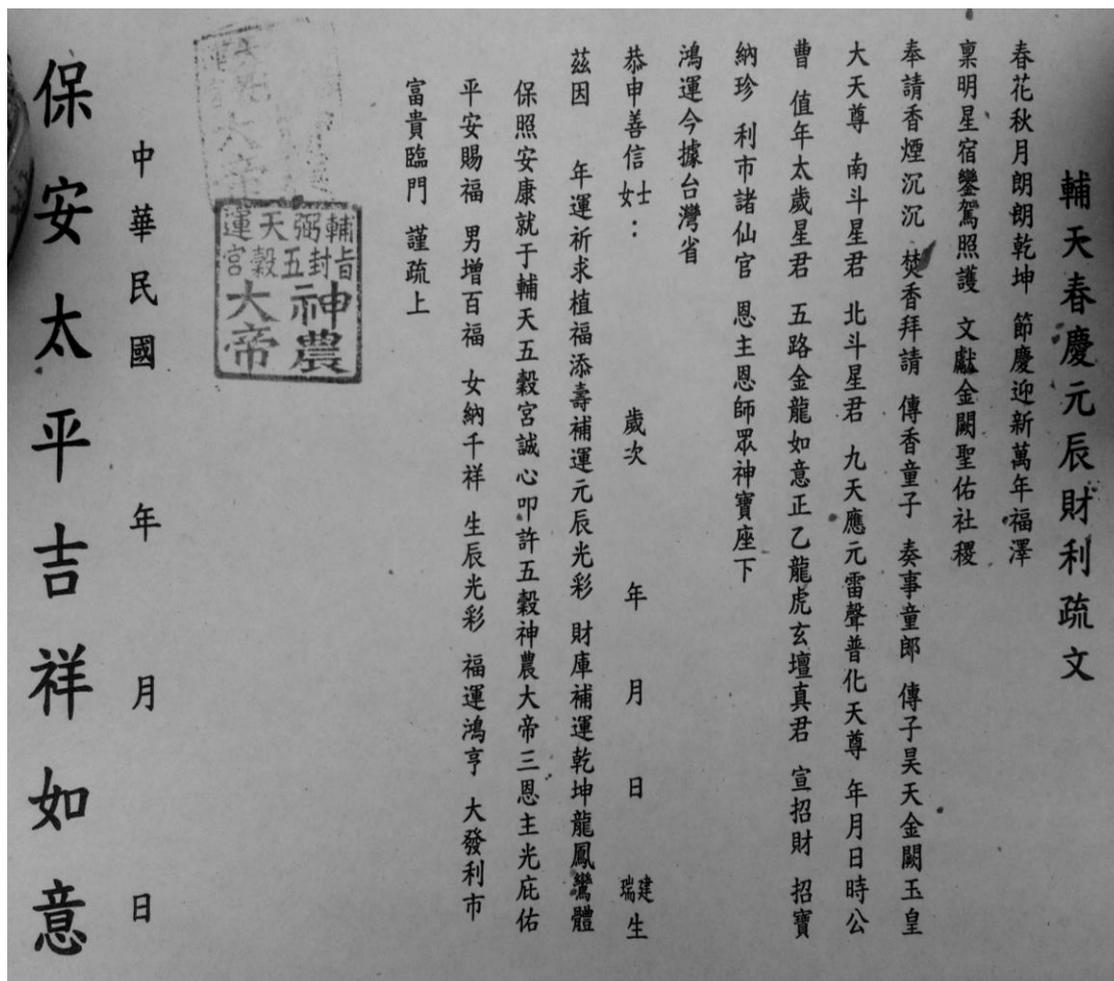


圖 4-1：輔天春慶元辰財利疏文

五穀宮每年辦理春祈秋報活動，透過擲筊決定日期，並貼出公告，供民眾報名祈福，以 105 年丙申年為例，祈福日期訂在農曆 1 月 14 日，完福訂在農曆 12 月 14 日，收費均為 600 元。於農曆 1 月 14 日誦唸「祈安禮斗消災吉祥疏文」及「賜福天官大帝、太白星君菩薩 聖誕祝文」。如圖 4-2、4-3。

祈安禮斗 消災吉祥 疏文

伏 以

斗柄高懸照徹三千塵世界

星光遠耀福臨億萬眾信門

誠祈消劫 懇錫福齡 冒叩 千華

今據

一泗天下

南瞻部洲

大中華民國台灣省高雄市美濃區太平庄輔天五穀宮內外檀越地方人氏 奉

佛植福延禧諷經禮斗 祈泰消災保安 信士堂主鄭壽章、副堂主羅新發、吳清水、

主任委員張金發、副主委蕭新祥暨合會善信男女人等仝誠焚香百拜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文佛

南無消災延壽藥師如來

南無大慈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昊天金闕玉皇大帝陛下大聖五方五斗星君護法仙神一切聖眾各寶金蓮座下

恭申意者言念眾等 生居塵寰之中 輪迴娑婆宇內 混跡紅塵 濫沾聖化 無明內障

夙業堅纏 解脫無由 舉聽言動 猶數違於仁心識意 知未克明其德貪嗔痴 三毒未

除 難求出離迷津 切恐天行時氣 地起瘟災 仰

千華之覆蓋 乞經咒而消愆 是以謹涓今日十四日 恭就于本宮 延請經生 啟誦

大聖北斗延生妙經 藥師灌頂真言

消災吉祥神咒

虔備香花茶菓酥醮妙供 上奉

十方三寶萬德千尊梵王帝釋獲法仙神祇

光降供筵慈悲納受承斯善利沛大吉祥 伏願

恩光遠照 大垂錫慶 永庇合會眾等 諸難不侵 百祥備應 家家清吉 戶戶均安

男增百福 女納千祥 生辰光彩 福壽延長

慈雲密佈時時而感沾福澤

法雨弘施人人以同沐恩光

謹疏

上 聞

太 歲 丙 申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意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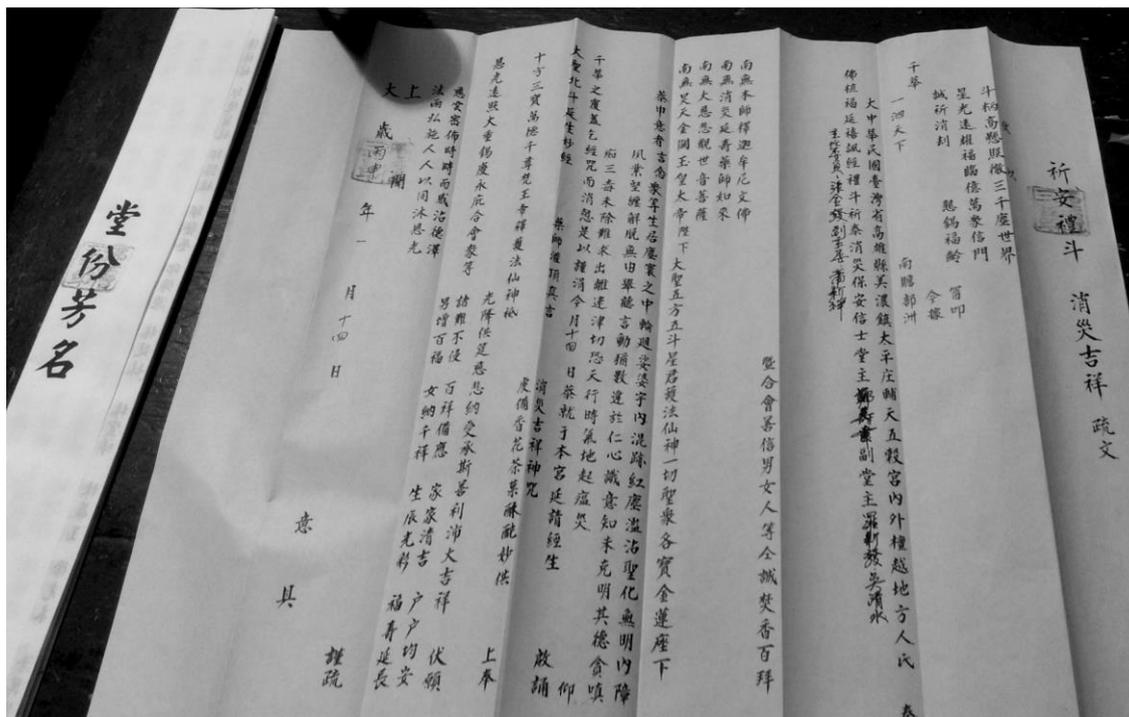


圖 4-2：祈安禮斗消災吉祥疏文

賜福天官大帝

太白星君菩薩 聖誕祝文

維

太歲丙申年月建庚寅朔日癸酉祝聖誕日甲戌之良辰今據...

.....

致敬獻于

賜福天官

太白星君

寶座前

讚言曰

恭維

萬德千尊 恩光普照 合境盡蒙 下凡度眾 瑞氣氤氳 慈仁救苦 浩大功勳  
 施行妙道 法力無窮 士祝高登 商賈興隆 農祈大有 工計優豐 來往不息  
 利路亨通 叨蒙降駕 庇佑鑿門 消災解厄 增福延齡 移離化吉 免遭苦輪  
 三災遠避 五福呈祥 茲值

聖誕慶祝無疆 虔備 奇花燈燭 一炷清香 恭誦經文 願拜恩光 薄呈禮儀

感謝恩光 祝文上奏

玉殿天堂 可喜可賀 伏冀

聖 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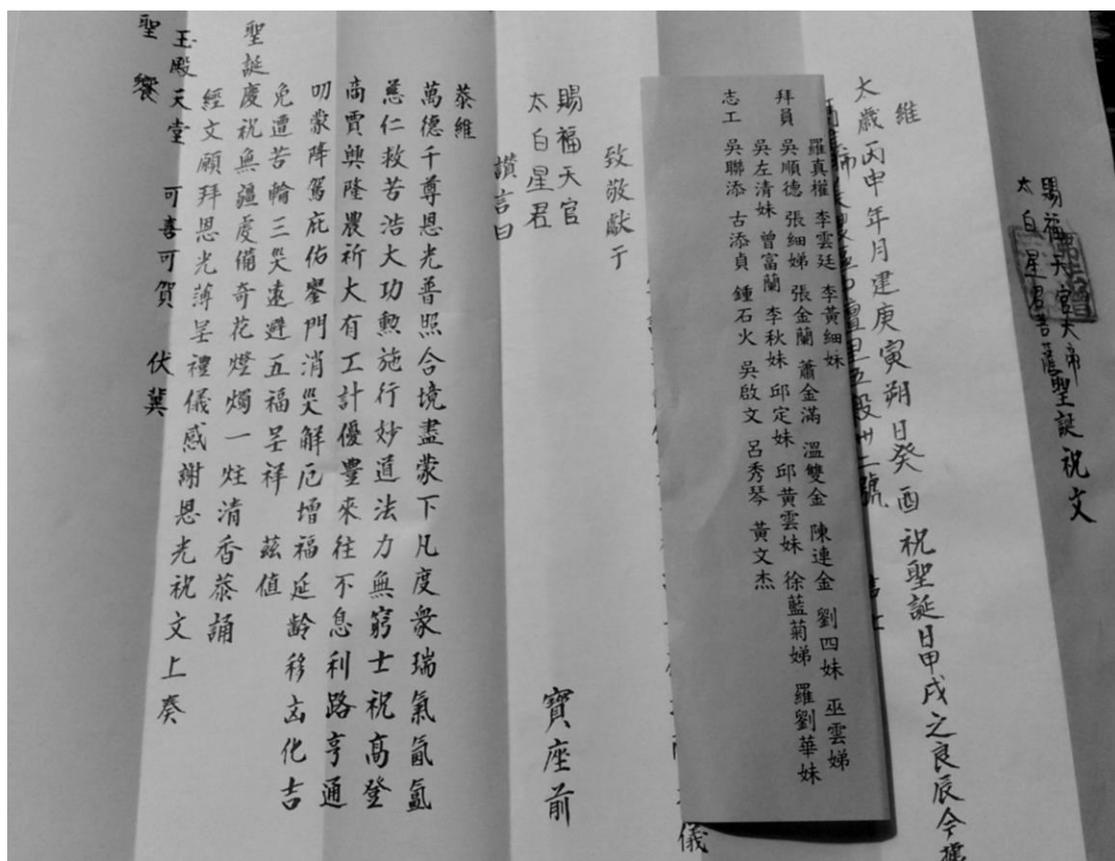


圖 4-3：賜福天官大帝、太白星君菩薩聖誕祝文

一年中最重要之祭典則是五穀神農大帝聖誕千秋，宮裡為了慎重起見，每年均在農曆八月初三日招開籌備會共策行程。並擴大辦理。其通知函及行事如下：

#### 五穀神農大帝聖誕千秋籌備會通知

時序新秋，景色宜人，正逢萬事順通之期，料想貴府福禧盈門，財豐利厚，可喜可賀。

茲啟者：本宮為慶祝五穀神農大帝聖誕千秋，謹定農曆八初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在本宮廣場招開籌備會共策行程，並備薄酌，同結善緣。敬請台端準時蒞臨指導

高雄市美濃區五穀宮輔天五穀宮  
堂主 鄭壽章  
副堂主 羅新發、吳清水  
主任委員 張金發  
副主任委員 蕭新祥  
常務監察員 劉貴華  
監察委員 邱發奎、楊瑞和  
中壇里長張貴琦暨全體委員一同敬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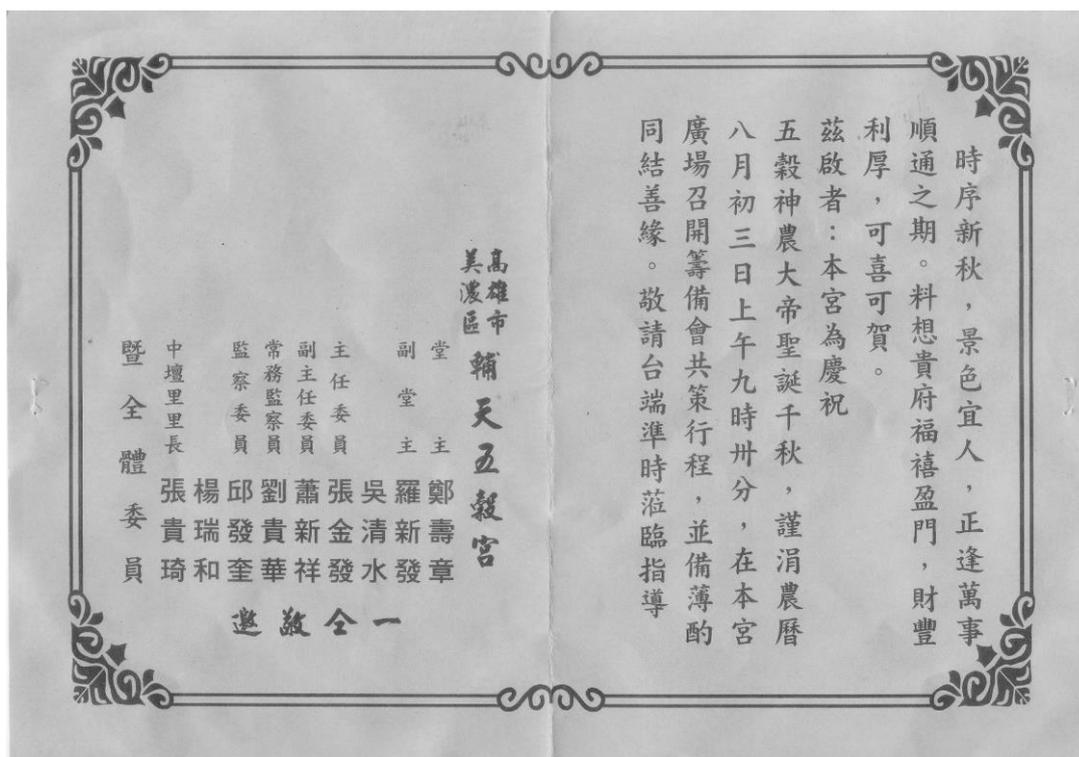


圖 4-4：五穀神農大帝聖誕千秋籌備會通知邀請函

九月底〈月大三十、月小廿九日〉恭祝神農大帝聖誕千秋，舉辦祈安禮斗、超渡、普渡法會。歡迎眾善信大德蒞臨參香祈福，共襄盛舉，同沐神恩。正午敬備平安福宴。請柬內容如下：

佛光普照，惠風布煖，秋高氣爽，菊蕊飄香，正諸大德，萬事騰達，吉祥如意，可喜可賀。

茲為本宮恭祝 五穀神農大帝藥師琉璃光佛聖誕千秋，謹訂行事如下：

- 一、 國曆十一月七日〈農曆九月廿六日〉星期六下午三點引魂〈灑淨〉。
- 二、 國曆十一月八日〈農曆九月廿七日〉星期日卯時開壇啟章誦經禮懺，三天吉祥道場，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 三、 國曆十一月九日〈農曆九月廿八日〉星期一夜禮斗為祈合會眾等消災解厄增福延齡。
- 四、 國曆十一月十日〈農曆九月廿九日〉星期二清晨答謝天恩，下午二點普渡本境無祀男女水陸孤魂，本夜吉時恭祝 五穀神農大帝藥師琉璃光佛盛典，虔誠祭拜眾神大禮，邀請明華園〈繡花園〉歌仔戲。

謹涓於國曆十一月十一日〈農曆九月三十日〉星期三邀請明華園〈繡花園〉歌仔戲、康樂隊，中午十二時於本宮敬備平安福宴。

屆時，敬請諸位善信大德撥駕光臨，同沾大福，廣結善緣。

高雄市美濃區輔天五穀宮 敬邀 中華民國 104 年歲次乙未年十月吉日<sup>142</sup>

<sup>142</sup> 高雄市美濃區輔天五穀宮 104 年請柬。

附圖 4-1：右堆美濃鎮南隆輔天五穀宮



• 五穀宮牌樓



• 由內往外看門樓



• 五穀宮門樓



• 前庭搭起鐵架方便香客活動。





• 右門額書「先聖牖民」



• 左門額書「代天宣化」



• 二進右門額「虎嘯南山」





• 右鼓亭



• 正門左右彩繪之門神



• 左鐘亭



• 右牆堵之猛虎磁畫



• 左牆堵之青龍磁畫



• 前殿左右牆飾。



• 從繞境前導牌可以看出五穀宮所供奉的主神為神農大帝和三恩主。



• 前殿供桌下置放竹籮供信眾放字紙。



• 1984 年所設置的供桌。



• 陪祀天上聖母。



• 功德廳供奉建宮有功人員



• 供奉愛久澤直哉及白石喜代治長生祿位





• 後殿正廳前方拜亭全貌



• 儒釋道三教同堂



• 五穀宮的籤詩



• 右廂房之川堂。



• 左廂房之川堂。



• 後殿正廳左右之「超凡」、「入聖」門      • 門樓往外左右的「恭謙」、「禮讓」門



• 門樓往內的「集福」、「迎祥」門。



• 聖蹟亭      • 金亭



• 留存下早期的宮址



• 五穀宮外觀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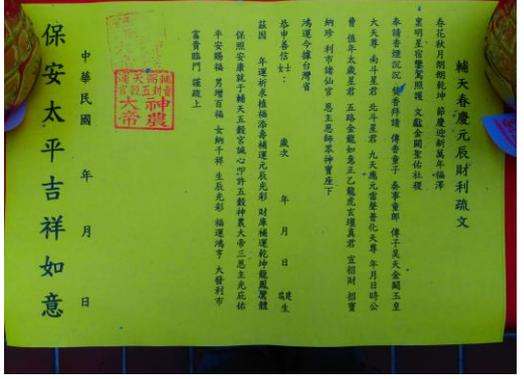


• 五穀宮前庭左側門



• 左側庭園之牌樓。

附圖 4-2：春節點元辰燈補財庫運

	
<p>農曆春節清晨的五穀宮</p>	<p>農曆春節清晨的五穀宮</p>
	
<p>輔天春慶元辰財利疏文</p>	<p>輔天春慶元辰財利疏文</p>
	
<p>農曆春節清晨的五穀宮</p>	<p>農曆春節清晨的五穀宮</p>
	
<p>白虎走敕令符</p>	<p>信眾點元辰燈</p>

### 附圖 4-3：北斗祈福誦讀疏文

	
農曆 1/14 日祈福	農曆 1/14 日祈福
	
農曆 1/14 日祈福	農曆 1/14 日祈福
	
祈福誦讀信眾名單	誦讀疏文
	
民眾一起祈福	民眾一起祈福



祈福誦讀信眾名單



祈福誦讀信眾名單



祈福誦讀信眾名單



祈福誦讀信眾名單



祈福誦讀信眾名單



祈福誦讀信眾名單



誦經祈福



祈福供品



誦經祈福祭拜四境水路好兄弟



祭拜四境水路好兄弟



祭拜四境水路好兄弟



祭拜四境水路好兄弟



點元神燈



誦經祈福



點元神燈



點元神燈

附圖 4-4：五穀神農大帝藥師琉璃光佛聖誕引魂開壇啟章誦經禮懺



### 附圖 4-5：普渡本境無祀男女水陸孤魂





普渡本境無祀男女水陸孤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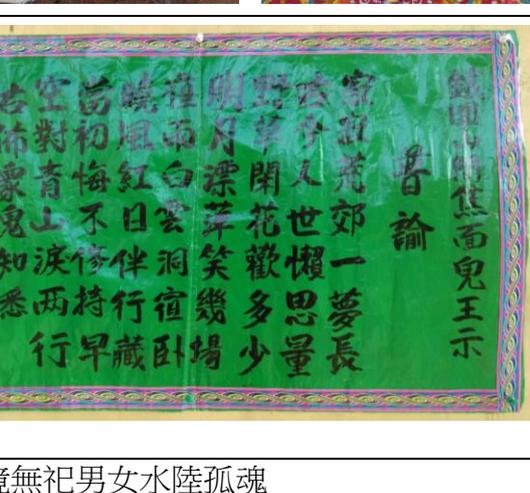
普渡本境無祀男女水陸孤魂



普渡本境無祀男女水陸孤魂



普渡本境無祀男女水陸孤魂



普渡本境無祀男女水陸孤魂

附圖 4-6：禮斗為祈合會眾等消災解厄增福延齡



禮斗消災解厄增福延齡



禮斗消災解厄增福延齡



禮斗消災解厄增福延齡



禮斗消災解厄增福延齡



禮斗消災解厄增福延齡



禮斗消災解厄增福延齡

## 第五章 南隆地區的土地伯公信仰

### 第一節 南隆地區的拓墾

彌濃、龍肚、九芎林、竹頭背、中壇等庄早在清治時即已有規模性地建庄，而在中壇、龍肚等以降的南方原野卻仍是一片石礫地，岩石裸露，荖濃溪從大小龜山一帶竄流原野，至夏季雨水暴漲，更是氾濫，無法耕作且原住民常出沒。誠如吉和里《永盛文化中心落成記》記載：「彼時也，石礫遍野，沼澤縱橫，雜草叢生，鮮有人跡，唯有山胞出沒襲擾。迭經先賢披荊斬棘，驅蛇逐獸，丈量劃地，搬石填土，刻苦經營，良田乃日增，建庄始告完成，…」<sup>143</sup>位於中壇里的《上竹園伯公序》亦記載：「且夫本竹園於乾隆三年戊午（1738）開基於此，是一片荒涼原野，周圍種竹以禦土番，至今二百四十三年矣，當時全賴土地公之默護，故豎石四時祀之」。<sup>144</sup> 值此只有在地勢較高的地區金瓜寮、手巾寮、和興庄、清水港、吉洋等地有零星住戶。<sup>145</sup> 這片廣袤之地一直到日人殖民計畫性入墾，才逐漸改變南隆地區的面貌，也為「美濃」帶進特殊的人文風貌與族群關係。

南隆地區包括現今吉洋、吉東、吉和、清水四里以及獅山、龍山、德興、中壇等四里之一部分，加上行政區隸屬旗山的廣福里，<sup>146</sup> 這片遼闊的荖濃溪沖積地早在甲午戰敗，臺灣割讓日本（1895）後的第二年（明治二十九年），日本熊本縣人津田靜一為了細川侯爵家的事業，依屯田兵方式取得土地的開墾許可，但因每年兩期荖濃溪洪水為患，耕地流失，加上給水及排水設施欠缺，墾拓經營不易，一直處於荒涼的狀態。<sup>147</sup>

日本明治四十二年（1909），愛久澤直哉所屬之三五公司以定名「南隆農場」入墾，配合著竹仔門水力發電、開鑿獅子頭大圳以利用餘水灌溉美濃、南隆等四千餘甲的農地。同時又在荖濃溪沿岸築設堤防一千二百多公尺，防止洪水侵襲。

<sup>143</sup> 永盛文化中心籌建委員會，《永盛文化中心落成記》，1984。

<sup>144</sup> 《上竹園伯公序》，1981。

<sup>145</sup>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美濃鎮公所，1997，頁 58。

<sup>146</sup> 鄭成金，《廣福里福德祠沿革》，1986。

<sup>147</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16-117。

<sup>148</sup>其整治主要的目的乃是為了屏東平原的洪水防治，其區域包括主幹河川旗山郡頂溪埔寮直到大海，這些支流一旦洪水氾濫會使主要河流飽受亂流橫溢，危害的範圍極廣，此乃本防治工程中特別重要的部分。荖濃溪的右岸既有的龜山堤防的下游有亂流，所以從此堤防之西頂溪埔寮，朝向西南方築新堤防，把北方之亂流的支流全部封閉，因河道的整理，從此亂流不再，騰出廣大的新生地。<sup>149</sup>由於製糖業的興盛，促使企業家在各地開闢農場經營以及開拓未墾地。因而衍生局部地區農業勞力的不足，以致產生內地人及其他地區的移民。<sup>150</sup>

如此的土地分配經營型態，使得在美濃南方平原進行大規模的改造，這些變革包括在日人以科技工程開鑿山洞，引進荖濃溪長年豐沛的河水，利用高度落差設置四組渦輪機發電的竹子門發電廠，排放的餘水則完善地興建總長十三里三十一町的獅子頭圳疏導，灌溉四千一百二十餘甲的農地，使得南方一帶荒涼化為良田。在發電廠和水圳如此重大的工程之下，總督府數次延長施設龜山堤防，以保護開墾地避免流失；同時大量招募引進移民開墾，在國家給以相當的保護權益條件下，慫恿有力企業者從事開墾，愛久澤直哉便利用日本工程師與大批佃農奠下南隆農場的基礎。<sup>151</sup>

南隆部落早在荖濃溪河堤完成以前，本來是一片頑石裸露的荒埔原野地。縱使清領時期美濃舊部落人口已相當高，但礙於河水的氾濫、裸露的「石崗田」，<sup>152</sup>仍少人煙，日本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申請獲准以後，來自美濃老莊與北部客家佃農移民胼手胝足墾荒拓地初期，將近二十個新墾寮屋中，大部分是以開基初期的戶數命名，也有以地形或建築特色命名的部落。在如此有利的國家政策搭配之下，南隆地區逐漸將石崗地化作良田。

---

<sup>148</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16-117。

<sup>149</sup> 高雄州役所，《下淡水溪治水工事事業成就》，高雄州役所，1927（昭和 4 年 1 月 25 日），頁 4。

<sup>150</sup> 高雄州役所，《高雄州要覽》，高雄州役所，1922（大正十一年版），頁 48。

<sup>151</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16-117。

<sup>152</sup> 張春火先生口述：先期移民整治石崗田，把石頭撿起堆砌成田埂，造成老鼠、毒蛇藏身之地，尤其常年水患，隨河水沖下的毒蛇成為農民的致命傷。北部人開墾則先挖深坑，把石礫往地下掩埋。

美濃舊部落六堆客族原籍大多為廣東嘉應州屬的蕉嶺、平遠、興寧、常樂等縣的所謂「四縣人」，而南隆地區桃竹苗客族原籍大多來自嘉應州屬的梅縣、鎮平縣、惠州府的海豐縣、陸豐縣及潮州府屬的豐順縣，<sup>153</sup>雖同屬客家族群，生活型態及語言均有些許差異。因著過去的封閉環境，極少與外界互動，因而使當地的客家文化(語言、服飾、生活習慣)保留了一百多年的歲月，連北部臺灣同樣屬於客家族群的南下墾民，都已經不存在的服飾與髮型。因此《美濃鎮誌》有以下的記載：

瀾濃地區由於地理上的封閉，以及與隔壁旗山福佬庄緊張的族群關係，保持了源自於大陸原鄉的記憶，包括服飾上仍穿著藍衫，頭髮梳理成髻髻等風俗；而北部客家人由於經濟上與福佬庄或出口貿易均較頻繁，隨著密切的商品往來，北部客家人則漸同化在福佬強勢文化之下。而(瀾濃)婦女口中嚼的檳榔，則顯示了在東邊的平埔族處於劣勢的狀態，客家婦女並不畏懼，自然地學起他們吃起檳榔。除了美濃保有傳統濃厚的大陸原鄉風貌，其餘各地的客庄逐步退卻了原鄉遺跡，而漸漸融在福佬風俗習慣中，因而北部客家人來到瀾濃時，對客家婦女的印象是看到「鬼」一樣驚怕了。<sup>154</sup>

日治時期，日人積極開發農作生產、改良新品種、改進耕作方式等等，致使瀾濃平原人口漸形增加，而耕地生產不足的農戶，紛紛自行入墾中壇以南平原。在前述國家建設重大工程與私人資本開墾農場下，開墾的工作除了從瀾濃、龍肚、竹頭背、中壇等地區招佃農人墾以外，更遠赴新竹州（今桃園、新竹、苗栗地區）招募客籍佃戶，另外亦有少數有來自高樹、內埔、竹田的六堆客家人，以及岡山、田寮、旗山一帶的閩南人。<sup>155</sup>

北部客家移民來自新竹州丘陵山區地帶的苗栗農戶居多，他們有著豐富的墾荒經驗、善耕石埔地，但原居地人口壓力造成生活環境的惡劣，而南方遼闊的平原和充沛的水源正是誘發移民的念頭。當時私人資本公司以搭建草寮，免費提供

<sup>153</sup> 陳運棟，《客家人》，東門出版社，1979.9，頁 95。

<sup>154</sup>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美濃鎮公所，1997，頁 61。

房舍、灶、碗筷、牛隻、耕具、田地等優渥條件鼓勵移民。於是透過家族、親戚的遊說，招來一批批舉家大小南遷的移民。1920（大正 9）年，移民人數計 1293 人，共 223 戶；<sup>156</sup>1935（昭和 10）年，「南隆農場」已擁有來自新竹地區的移入人口達 2646 人；<sup>157</sup>到 1937（昭和 12）年時，南隆農場雇用人增加到 840 戶，達 6600 餘人。<sup>158</sup>短短一、二十年間，湧入的墾戶移民分散聚居在農場各地，入墾的移民均以茅草搭蓋的草寮暫時棲身，因此各地聚集的農戶所形成的部落多以「寮」字命名。南隆農場開墾招佃後，部落已有吉洋、上溪埔寮、中溪埔寮、下溪埔寮、外六寮、九寮、大頂寮、上九寮、內六寮、下九寮、二十一隻屋、四隻屋、和興庄、上清水、下清水、八隻寮、五隻寮、五穀廟、三降寮、十穴及屬旗山街管轄的手巾寮等地。

日治時期南隆農場人民開石崗成田園的艱苦以及墾民生活情形，由一般俚諺的描述可見其梗概：

有妹莫嫁溪埔寮庄，食飽飯每日開石崗；三日二日還過得，日長月久苦難當。

有妹莫嫁十穴庄，三盤蘿蔔二盤薑；吃了幾多渾泥水，開了幾多石崗田<sup>159</sup>。

上述兩則俚諺皆是在南隆開墾之初辛勤的狀況，奉勸有女待嫁的父母，千萬要深思。溪埔寮和十穴原是荖濃溪河床地，石礫滿佈，開墾過程備嘗艱辛，需整平石礫沙地之後才能耕作種植，尤其在溪埔寮緊鄰荖濃溪，較晚開發，建設遲緩。一句諺語如此形容，「溪埔寮好時好沒電火，蝦蟆蠟拐（蛙）當作拉基囉（收音機）。」<sup>160</sup>，溪埔寮缺乏電力供應，到了晚上只得以田間的蛙鳴當作收音機的音樂娛樂一番。「有妹莫嫁大崎下，一出柵門就是菸頭下，暗時尿桶撞上唔撞下。」

<sup>155</sup> 同上，頁 65。

<sup>156</sup> 高雄州役所，《高雄州要覽》，高雄州役所，1925（大正十一年版），頁 49。內含 3 戶 13 人為日本移民。

<sup>157</sup> 太田猛，《台灣大觀》，台南新報社，1935（昭和 10 年），頁 310。

<sup>158</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119。

<sup>159</sup>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美濃鎮公所，1997，頁 67。

<sup>160</sup> 蠟拐：青蛙的一種；拉基囉：英文 radio 之音譯，錄自張生妹口述、鍾秀梅紀錄，〈有妹莫嫁〉，《重返美濃》，晨星出版社，1994.9.30，頁 136

這首諺語同樣是形容勞動的景象。大崎下亦屬荖濃溪河水氾濫區，龜山堤防興建後才能有效的墾殖；昭和年間美濃開始菸草種植，因大崎下地質屬河床沙地，非常適宜種植菸草。因此大崎下家家戶戶幾乎都以種植菸草為業，而婦女是十分重要的勞力之一，在勞動生產中，婦女同時兼具餵養家畜、自闢菜園的工作，每到傍晚時分，婦女除了得張羅晚餐，又得忙於飼養雞豬、整理菜圃等等繁瑣雜務，因此把女兒嫁至大崎下視為畏途。

在大批墾佃入墾南隆農場時，由於農戶來自各地，不同族群一時之間混雜居於一處，原本各自有其文化、生活習慣之差異，導致在日據時期這段期間內無法彼此接納的情況。

來自瀾濃、龍肚等地本庄的客家移民以地主之姿來看待入墾的佃戶，同時掌握了瀾濃全境的政治資源，因此屬於最優勢的一群。北部客家移民，於入墾時孑然一身、困頓至極，加上語言、文化上的差異，造成遭受瀾濃當地人的看輕，瀾濃地區的客家人稱新竹州的客家人為「臺北人」，所講的客語稱「臺北客」；「臺北人」則稱當地瀾濃客家人為「下南人」；兩地客家人祖籍地雖同為大陸原鄉（有四縣及海陸之差別），但在臺灣所處地理環境、社會背景不同的條件下，即使同時入墾南隆地區，亦無法融合。

這群來自北部的客家人，集體而居，生活上自成一區域，嫁娶仍選擇原北部地區的客籍對象，瀾濃地區的客家人則甚少與他們往來，「交南莫交北，交北屌不得」<sup>161</sup>是「下南人」對待「臺北人」的態度，而「臺北人」更別說向他族借錢或通婚了。「下南妹仔靚是靚，著個藍衫齊腳掌；上頭梳個麵線髻，下頭含個檳榔水，看到鬼也驚。」<sup>162</sup>瀾濃地區由於地理上的封閉，以及與隔壁旗山福佬庄緊張的族群關係，保持了源自於大陸原鄉的記憶—包括服裝上仍穿著藍衫，頭髮梳理結成髻髻等風俗；而北部客家人由於經濟上與福佬庄或出口貿易均較頻繁，隨著密切的商品往來，北部客家人則漸同化在福佬強勢文化之下。而婦女口中嚼的

<sup>161</sup> 張春火口述，「屌不得」不可理論之意。

<sup>162</sup> 流傳於美濃通俗的諺語。

檳榔，是否顯示了與平埔族群衝分融合下的狀態，則有待進一步研究。<sup>163</sup>除了美濃保有傳統濃厚的大陸原鄉風貌外，其餘各地的客庄逐步褪卻了原鄉遺跡，而漸漸融在福佬風俗習慣中，因而北部客家人來到瀾濃時，對美濃舊部落婦女的印象是看到「鬼」一樣驚怕了。

這些緊張關係一直到日治末期時，彼此互動往來趨於頻繁，消除了原有的敵對狀態後族群間才進一步的融合。

南隆地區由於是荖濃溪河床地，石礫滿佈，移民需整平石礫沙地之後才能耕作種植，是故為求心靈的安定，在落戶之後一一安立原石為伯公壇，在經濟漸趨穩定後，屋場一一興建，相較於南隆地區，美濃舊部落的文教均為先進，成為模仿或學習的對象，相傳茶頂山觀音菩薩及尖山寮的聖君爺很靈驗，紛紛請到南隆定屋場。<sup>164</sup>迨庄社基礎穩固，民生獲得改善，則聘請當地的先生、師傅釀資改建伯公壇。<sup>165</sup>先民對拓墾的順利與成功往往歸功於土地伯公的護佑，是故南隆農場開拓至今雖只九十年，但伯公壇均已經多次翻新，每次翻新均融入時下的流行。

## 第二節 南隆地區的土地伯公

### 一、中壇區的土地伯公

中壇包括現今中壇里（A）及祿興里（B），中壇區的開拓可以說是瀾濃的延伸，1748（乾隆 13）年李九禮與劉達峰從瀾濃庄帶部分宗族至此開墾建基，<sup>166</sup>因地廣人稀，移民紛紛湧入，李氏家族首占地利，連夥房於庄的中心位置，開墾面積廣大，種植甘蔗，經營糖廓製糖，<sup>167</sup>後來因龍肚水圳有餘水經由柚仔林溪流下來，為掌握水源，又在中壇東側建一小庄稱為「上竹園」，周圍種荊竹環繞成一

<sup>163</sup> 六〇年代美濃地區的婦女均有嚼檳榔的習慣，老婦人甚者備有一木杵以搗碎檳榔，家家戶戶客廳總有一罈石灰、檳榔、荖葉作為自用及招待來賓。

<sup>164</sup> 茶頂山位於龍肚里；尖山寮位於廣林里的尖山。

<sup>165</sup> 南隆農場境內多座伯公改建紀念碑，多為昭和八、九年間。

<sup>166</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4。

<sup>167</sup>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美濃鎮公所，1997，頁 57。

莊園，並且積極拓墾附近的土地<sup>168</sup>。劉姓家族人數較多，他們創設「會屋」（會館）成立宗族組織，並且創立「劉開七嘗」的祭祀公業，回大陸原鄉勸募資金及族眾到此擴展，他們以宗族的力量在此發展，分建了許多夥房，又在庄的西側分族立業，建一小庄稱為「下竹園」，也與「上竹園」一樣環種荊竹形成一個莊園。劉氏宗族除向西擴充外又同南伸展，在充裕資金的支持下，大陸原鄉的族眾又紛紛遷移過來，向南順著南頭河畔延伸墾地，建立家園形成了「南頭河」庄。<sup>169</sup>

隨著家園的擴展建立，各聚落的庄頭伯公亦成了聚落的中心，土地伯公明顯的界定聚落的範圍。在水源的主要圳口伯公壇也一一建起，伯公的祭祀成了庄民長久以來維繫的依據。如《伯公溝福德祠沿革》記載：「…祠前溝水環繞宛如玉帶，樹木叢林清風爽涼，地勢猶如鯁鯉吐舌，」<sup>170</sup>《九芎樹伯公碑記》記載：「當初在水圳路邊一株九芎樹下豎立河石奉祀，…」<sup>171</sup>，南頭河是中壇主要灌溉的水源，南頭河沿線，亦是伯公分布點。而中壇介於交通的樞紐，多座伯公均位於交通要道上，如中壇通往旗山的中壇橋旁，設有上竹園莊頭伯公，中壇庄頭伯公也因 1930（昭和 5）年拓寬旗六公路，壇所擋道…倡議遷移。<sup>172</sup>

表 5-1：中壇區土地伯公

中壇里 (A)		A14	太平庄頭伯公	B11	中壇上竹園伯公
A1	劉屋伯公	A15	中央伯公	B12	上竹園庄頭伯公
A2	中壇南頭河伯公	A16	庄東伯公	B13	大濫放牛伯公
A3	吳屋伯公	祿興里 (B)		B14	開莊水路伯公
A4	東清伯公	B1	下竹園莊尾伯公	B15	水圳旁阿彌陀伯公
A5	童屋伯公	B2	下竹園庄頭伯公	B16	龍眼樹伯公
A6	和平街伯公	B3	祿興莊新伯公	B17	劉屋榕樹伯公

<sup>168</sup> 《上竹園伯公序》記載：「且夫本竹園於乾隆三年戊午〔一七三八〕開基於此是一片荒涼原野周圍種竹以禦土番〔竹園故名〕」。

<sup>169</sup>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美濃鎮公所，1997，頁 57。

<sup>170</sup> 林富生，《伯公溝福德祠沿革》，1978。

<sup>171</sup> 劉振源，《九芎樹伯公碑記》，1985。

<sup>172</sup> 劉振源，《中壇庄頭福德祠序》，1979。

A7	橫山尾墩劉屋伯公	B4	楊寮下中圳伯公	B18	石橋黃屋伯公
A8	和平街水圳旁伯公	B5	河壩埔伯公	B19	鄭屋前阿彌陀伯公
A9	五隻寮庄頭伯公	B6	美濃里社真官	B20	石橋伯公
A10	五隻寮庄尾伯公	B7	共和祿興伯公	B21	林屋隆興伯公
A11	盛興伯公	B8	烏市潭伯公	B22	小山阿彌陀伯公
A12	五穀街尾伯公	B9	九芎樹伯公		
A13	太平庄尾伯公	B10	中壇庄頭伯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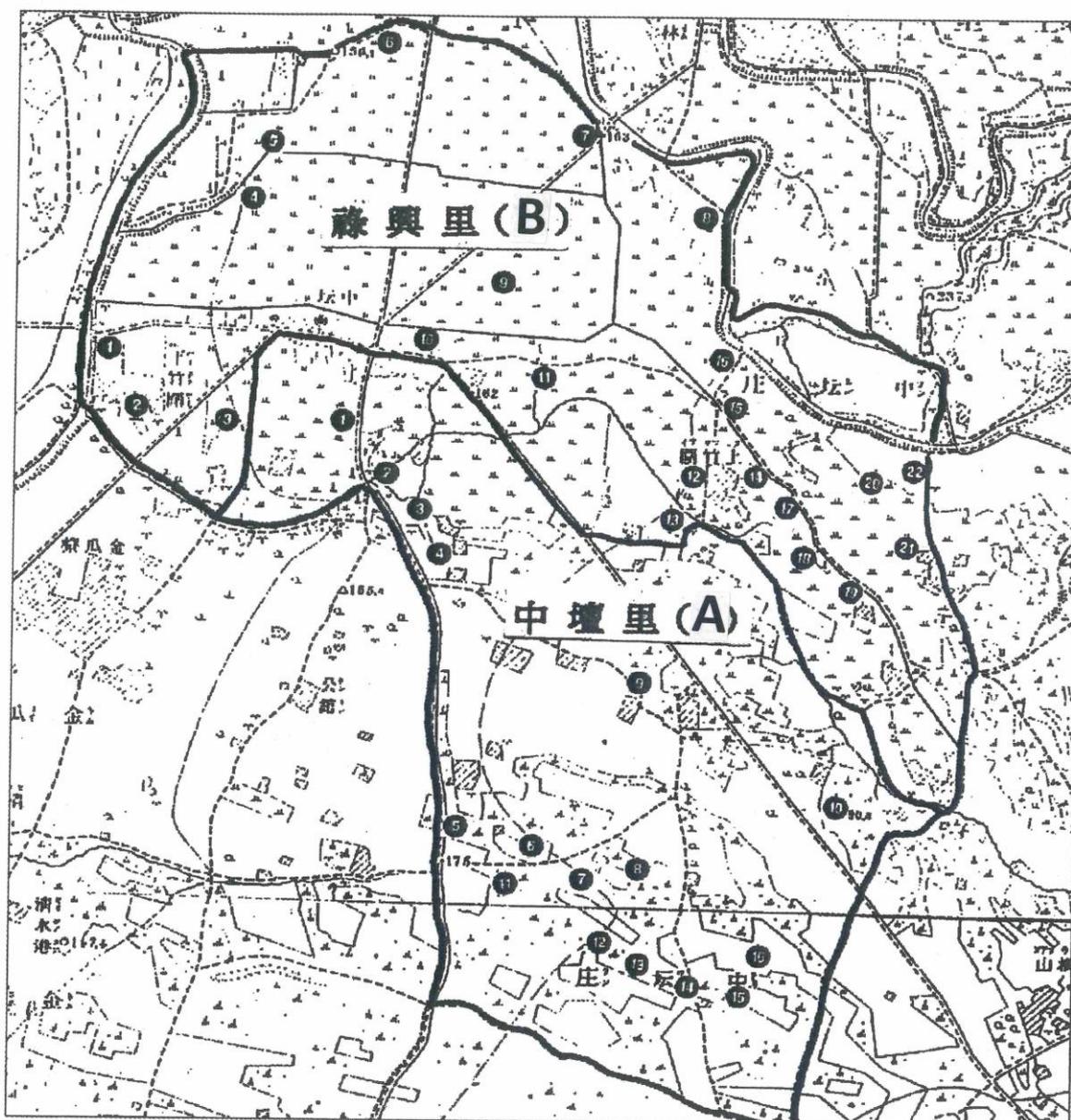


圖 5-1：中壇區土地伯公分布圖

## 二、金瓜寮區的土地伯公

金瓜寮包括現今的德興里（C）、清水里（D）兩里，清同治元年（1862）由劉芹貴帶領八個族人入墾金瓜寮一帶。金瓜寮地區，當時四處荒涼，地廣人稀，大量的中壇，瀾濃，龍肚地區的移民又紛紛入墾，也形成了一個庄。<sup>173</sup>劉氏宗族在中壇至金瓜寮地區人口眾多，所以中壇、金瓜寮有「劉半庄」的稱呼，他們在這個廣大的地區裡，也是大量種植甘蔗，經營糖部從事製糖事業，經濟實厚，宗族力量強大。<sup>174</sup>但往南的埔地一直要到日治後才有後續發展。

此區除了金瓜寮庄、盛興庄（清水港）為較大聚落外，平原區成散戶分布，所以伯公分布點顯得分散，沿著水圳與水圳的匯集處或是坐落在田頭田尾以及夥房出口。甚多伯公均是初墾的先民先以石頭安奉的，之後土地重劃或房屋整建再移到上香方便的路口。所以許多伯公都是易位而建，而把原先的石主供奉在旁。

表 5-2：金瓜寮區土地伯公

	德興里（C）	C15	李屋伯公	D12	饒屋伯公
C1	德興庄南頭河伯公	C16	鐵路旁伯公	D13	清河伯公
C2	下南頭河伯公	C17	紫雲宮左側伯公	D14	清水伯公
C3	金瓜寮開庄伯公	清水里（D）		D15	五方伯公
C4	觀音廟地主伯公	D1	八德光明伯公	D16	六寮村伯公
C5	德興庄庄尾伯公	D2	復興村伯公	D17	幼稚園背伯公
C6	南投河南邊伯公	D3	八隻寮宋屋伯公	D18	內六寮庄頭伯公
C7	德興庄頭伯公	D4	下清水伯公	D19	樹頭伯公
C8	金瓜寮伯公	D5	八隻寮伯公	D20	清水路邊伯公
C9	桃花心木樹下伯公	D6	清水街尾伯公	D21	清水鍾屋伯公
C10	上興伯公	D7	清水林屋伯公	D22	盛興庄西伯公
C11	中正路陳屋伯公	D8	上清水伯公	D23	盛興庄北伯公
C12	德興童屋伯公	D9	三清水伯公	D24	盛興庄中伯公
C13	南興庄三降寮伯公	D10	德興伯公	D25	觀音廟旁伯公
C14	三合橋頭伯公	D11	童屋伯公		

<sup>173</sup>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編，1938，頁 4。

<sup>174</sup>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美濃鎮公所，1997，頁 57。

此地的開發和伯公的設立，《六寮庄伯公誌》作了最佳的說明：「由來此地雖平原廣闊，砂皮石骨大礮高崁皆荒蕪之地，無人居住之所，情因日治時代明治三十八九年間，有日人愛久澤者來投資開墾名稱三五公司南隆農場專種稻作，招邀南北四處農民前來耕作，當時初開墾面積稀少僅有五六戶人居住，俗稱六寮，耕田者懷念安一座伯公，庇祐大家平安，當時用數粒石頭安伯公大家拜拜」<sup>175</sup>，諸如此設立的聚落有三降寮南興庄、日本寮、八隻寮、內六寮等，每個聚落均有其伯公壇設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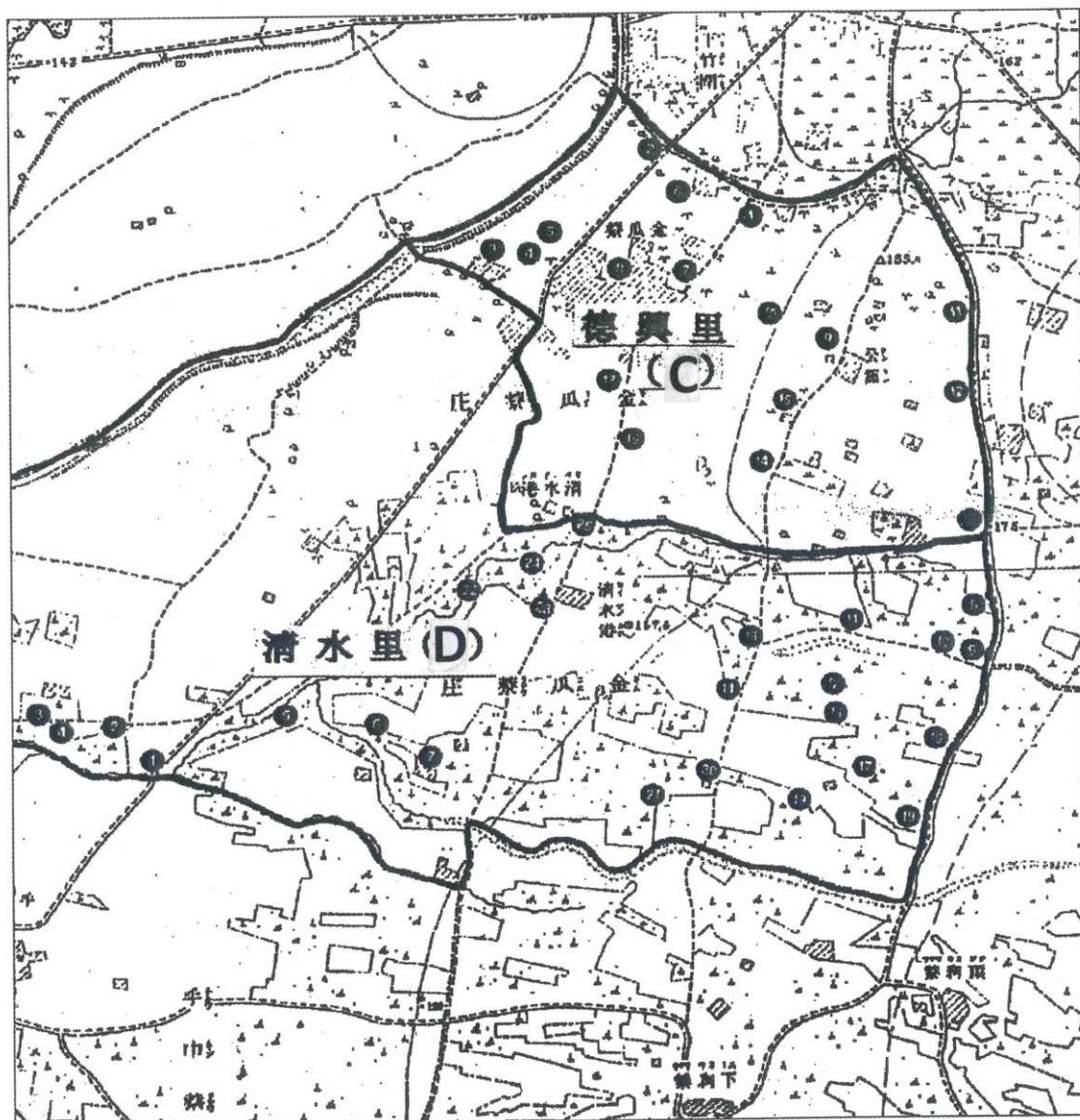


圖 5-2：金瓜寮區土地伯公分布圖

<sup>175</sup> 古和雙，《六寮庄伯公序文》，1980，見附錄 2-10。

### 三、吉洋區的土地伯公

吉洋包括現今吉和里 (E)、吉東里 (F)、吉洋里 (G) 三里，吉洋是南隆農場主要的墾地，是故以寮或水利工程為地名的聚落甚多，如九穴庄 (現今吉東里) 的《地名誌》記載：「惟念先民開墾南隆九穴庄由來，民前九穴地區係一片荒野，甚少村落。日據時期，由荖濃溪引水經竹子門發電廠，將餘水導入獅子頭圳，以利先民開田灌溉，造福桑梓。該大圳沿線並設多處幹、支線，其中九穴地區一幹線分為三條支線；一支線有四洞閘門流向吉洋，二支線有三洞閘門流向大頂寮，三支線有三洞閘門流向吉東，共計九洞穴，故先民便以九穴為地名。…」<sup>176</sup>；大頂寮為現今吉東里的吉頂社區，其《龍興庄尾福德壇源流》記載：「民國前三年歲次己酉，茶頂山上居民遷來開庄，號稱龍興庄 (又名大頂寮，為紀念原籍大頂山下開庄)，當時庄尾成立伯公壇，後來被日官拆去廢卻，…」<sup>177</sup>，從伯公碑文中描述民前三年茶頂山大頂人遷移至此，正是三五公司成立南隆農場的時候 (1909 年)。大頂寮有七座伯公，庄民都替他們取上名字，因為民國七十五年土地重劃時獅子頭水圳拉直，庄名又稱龍興庄，以大圳為分界成吉洋段、龍中段，那座伯公就稱「龍中伯公」，有此想法後，其他伯公依方位而給名，計有龍西、龍東、龍北、龍中、龍興庄頭、庄尾、南興。<sup>178</sup>

有些聚落清代已有先民從美濃舊部落陸陸續續入墾，如下九寮莊尾伯公記載：「溯自開庄於清光緒初年 (百餘年前) 祖籍廣東梅縣蕉嶺之諸先賢，由瀾濃、龍肚、廣興等地來此荖濃溪下游，開基拓荒。彼時也，石礫遍野，沼澤縱橫，雜草叢生，鮮有人跡，唯有山胞出沒襲擾。迭經先賢披荊斬棘，驅蛇逐獸，丈量劃地，搬石填土，刻苦經營，良田乃日增，建庄始告完成，遂命名為「永盛庄」。…因開庄時結廬九家，又比鄰吉東之九寮，故稱為「下九寮」。<sup>179</sup>溪埔寮緊鄰荖荖

<sup>176</sup> 張松和，《九穴地名誌》，高雄農田水利會，1995.12，此碑立於大頂寮與九坑莊的交會處的大水閘附近。

<sup>177</sup> 陳居財，《龍興庄尾福德壇源流碑記》，1988。

<sup>178</sup> 伯公祀典管理人：曾永枝先生口述，七十七歲 (大正十三年出生)，先祖大正七年從新竹竹北遷移至此定居。

<sup>179</sup> 永盛文化中心籌建委員會，《永盛文化中心落成記》，1984。

濃溪，聚落區分為上、中、下溪埔寮。因溪埔寮開庄時荖濃溪河床經常氾濫，河道改變，加以無堤防防患，使得居民不得不往高處遷移，歷經三次才定居於現今我們所見的庄頭。<sup>180</sup>溪埔寮的開庄歷程可由《水德福德神壇》可清楚的看出：「昔日本寮是荒郊之所，同治十年墾者邱冬義…等十一戶在此安居栽種，安奉古云伯公神靈顯赫，早晚拈香者不少，有求必應。村民信賴禱庇，安居樂業。伯公座落周圍石牆後面種一榕樹，非常茂盛，躲暑漸漸增加。美濃、龍肚、高樹人氏到此開墾，號溪埔寮。」<sup>181</sup>

表 5-3：吉洋區土地伯公

吉 和 里 (E)		吉 東 里 (F)		吉 洋 里 (G)	
E1	和興庄庄頭庄尾伯公	F1	龍西伯公	G1	中興伯公
E2	上九寮庄尾伯公	F2	龍中伯公	G2	古君靈應伯公
E3	上九寮庄頭伯公	F3	龍北伯公	G3	下溪埔寮伯公
E4	上九寮中庄伯公	F4	龍興庄庄尾伯公	G4	溪埔寮庄尾伯公
E5	聖蹟亭伯公	F5	龍興庄庄頭伯公	G5	頂溪埔寮伯公
E6	永盛莊莊尾伯公	F6	龍東伯公	G6	水德伯公
E7	永盛莊莊頭伯公	F7	南興伯公	G7	吉安南中伯公
E8	福興庄伯公	F8	九穴庄尾伯公	G8	溪埔寮庄頭伯公
E9	二十一隻屋伯公	F9	義和庄中伯公	G9	溪埔寮開庄伯公
E10	四維庄上座伯公	F10	吉東橋頭伯公	G10	雙庄水尾伯公
		F11	九穴庄頭伯公	G11	吉洋農場伯公
				G12	外寮伯公
				G13	外六寮伯公

吉洋區位於美濃最南端的區域，由於早期是一片沙礫，泰半屬荖濃溪的河床，也因此地的開發條件較差，因而比起鎮內其他部落較遲發展。

<sup>180</sup> 根據《水德福德壇沿革》，辛巳 1881、癸卯（1903）、己未（1919）、昭和六年（1931）、十六年間（1941），有五回水災衝破，此地氾濫成災。

<sup>181</sup> 《水德福德神壇落成紀念誌》，1970。

相較於美濃舊部落，吉洋區的土地伯公顯得少，顯示先民拓墾之初，聚落集中，除了先民界定村莊的伯公外，就位在水口、交通要道的土地伯公了。伯公雖少，但反而成了村莊明顯的指標，祭祀範圍明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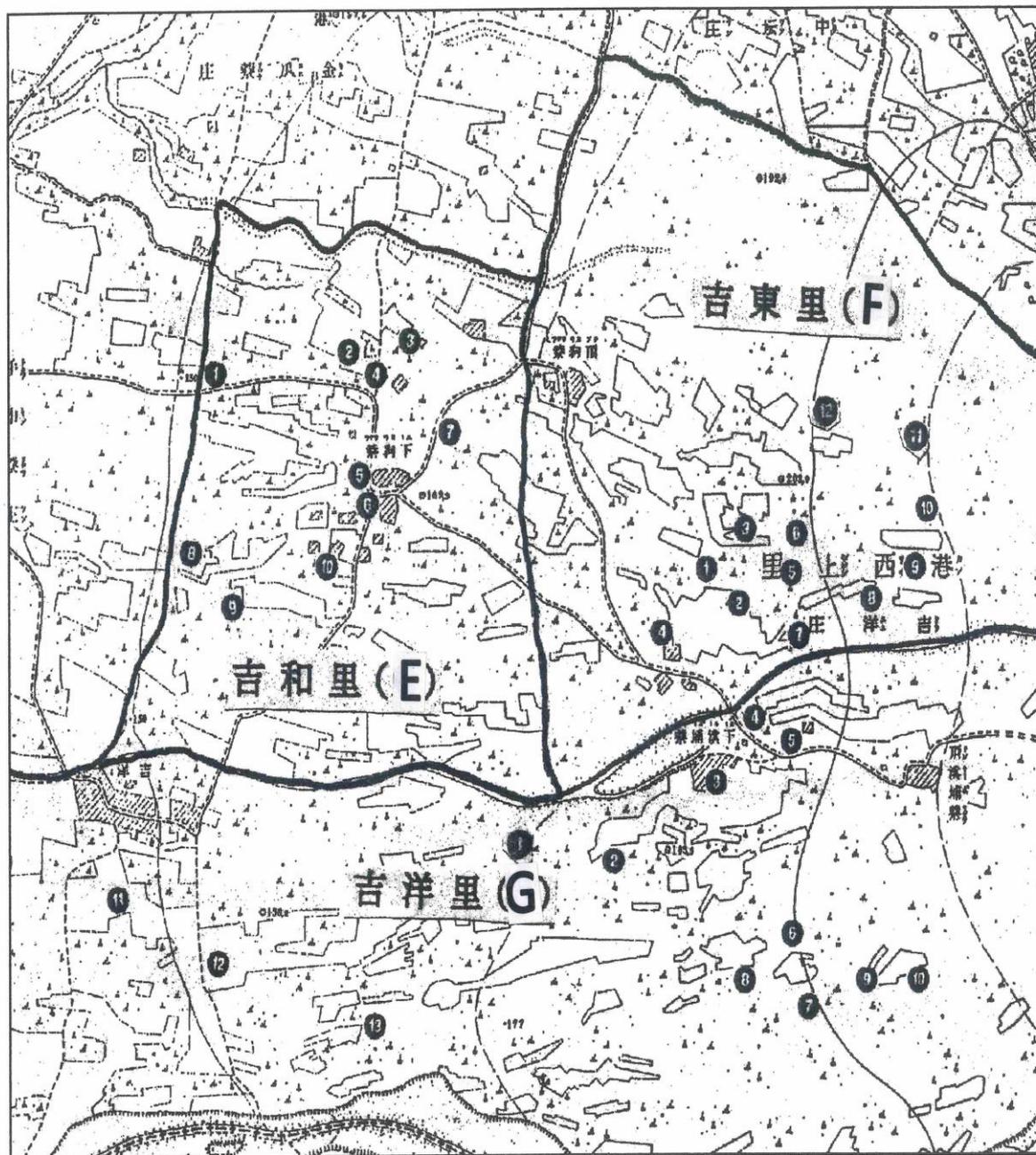


圖 5-3：吉洋區土地伯公分布圖

### 第三節 南隆地區土地伯公祭祀

美濃全境多達近四百座奉祀福德正神的土地伯公壇，不管是在荒郊野外，或是街庄人口密集的鬧區，每一座土地伯公都有固定的虔誠信仰者。不但朝夕晝晚有人燒香祭拜，初一、十五也有善男信女攜帶清茶、鮮花、金香紙燭前往頂禮，男婚女嫁時也必定備妥三牲果品，向土地伯公答謝神恩庇佑。

年度祭典為同一地域人群共同祭祀的定期性祭典，除宗教意義外，特別呈現地域人群的團結及整合的社會功能。第一節擬觀察個別伯公壇的祭祀。第二節觀察涵蓋全庄的四大福舉辦方式以及美濃「二月祭」的探討。第三節則分析紀錄美濃祭祀組織運作的模式。第四節綜合以上各節的田野實察先作鋪陳統計，從登席次數、舉辦福會時間以了解祭祀活動，作為比較兩大部落祭祀組織、地域人群整合的基礎，探討兩大區域的差異性。

#### 一、個別土地伯公之信仰

土地伯公的信仰成了美濃人生活的一部分，據筆者調查境內有三百七十九座土地伯公，平常其祭拜和祖先的祭祀連成一氣，早晚一柱清香、奉茶是美濃庄民家中長者的例行公事；伯公的祭祀雖沒有拒人於千里之外，每個人均可趨前上香奉茶，但每座伯公仍有其特定的祭祀圈；住在伯公壇附近的居民，早晚家家戶戶均得「點廳下火」<sup>182</sup>，在祭祀祖堂前先到鄰近的伯公壇前上香奉茶，只要準備兩支香、一疊金紙和沏一壺茶，在伯公壇前禮拜後於「福德正神香座位」前插上一支清香，另一枝插於天神爐前，之後，在伯公碑石前更換三杯清茶，天神爐前一杯清茶，再在金爐裡焚上一束「金紙」。此項祭典是項既簡單又隆重的事宜，也代表著美濃客家人把伯公當成家中的長者、祖先一樣看待。他們日出而作，日入

---

<sup>182</sup> 廳下是客家人的祠堂，位於三合院的正中央，是供奉祖先的地方，早晚均得趨前上香奉茶，派下子孫均有義務執行，此項工作大部分由大家庭中的長者執行，如果兄弟分家，祖堂常是共同持有，由兄弟輪流執行此項工作，如果旅居在外，則要折合現金請其他宗親代勞，此稱為「點廳下火」。此祭祀有四個地方要奉香，祖公牌前、土地龍神前、祠堂門神、天神爐前。

而息，朝夕必向所奉之土地伯公上香祈求平安，每日的生活一日也不能忘神佛。其信仰圈限於自己的家族內也即只有信仰的點，而未構成信仰圈之線或面。逢年過節，或農家之趕工、完工，甚至賣大豬或生豬仔，或山林收成時，家家戶戶也都個別辦牲禮奉敬，祈求或感謝土地伯公之庇佑賜福。

庄民對居家附近的土地伯公較隆重的祭祀有初一、十五的祭儀；三節敬伯公；<sup>183</sup>二月二、八月二的伯公生。初一、十五附近居民清早大都會準備一份水果或金紙擺在伯公台前的供桌上，上香祭拜，待傍晚再把水果收回；三節前夕準備三牲禮來敬阿公婆（祭祖）及敬伯公；而農曆二月二日、八月二日伯公生就以合併至除夕和中秋節了，伯公生由自家料理三牲到伯公壇前祭拜，鄉間亦流行給伯公作義子，在伯公生時還願，合和里張伯母說：「我的孫子認給伯公做兒子，今天伯公生日，所以準備三牲水果來祭拜」，<sup>184</sup>以表達對伯公的虔誠敬意。這是位於居家附近土地伯公的祭祀，無其他祭典或活動。三節的前夕，鄰近住家準備牲禮「敬伯公」，即是向土地伯公奉獻牲體，通常是祭拜最近最方便的土地神，<sup>185</sup>祭品是以三牲為主，並準備三個杯子、兩個撥板（發粿）、米酒一瓶、漏斗、金（紙錢）一捆、線香以及爆竹。

奉祀的方法是，首先在伯公壇的神桌上，及朝著神前依次擺放碗、水果、「牲體」等供物，在位於伯公石碑前的香爐裡插線香；在杯上斟上酒，然後手持線香再三禮拜，鳴放「紙炮」驅邪；然後再次斟酒祈願，並在位於伯公壇一隅的「金爐」焚燒紙錢，燒金祈願，最後鳴放「連炮」，結束祭祀。斟滿的祭酒，通過漏斗再次灌回酒瓶之中。敬伯公後，才各自回家準備進行對祖先的祭祀。

大年初一，家長的長輩會帶著小孩隨意去村內的「土地伯公」等處，輪流參拜。更有人會巧扮成土地伯公的造型，沿途托鉢，向各家說好話，說新年言壽，

---

<sup>183</sup> 客家人非常重視一年三節，三節是指春節、端午節、中秋節，三節前夕要準備三牲到祖堂「敬阿公婆」。

<sup>184</sup> 張政輝伯母，合和里畚箕窩人，現年 74 歲。

<sup>185</sup> 渡邊欣雄著，周星譯《漢族的民俗宗教—社會人類學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授權發行，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3。

以博得更多的賞金。

各座土地伯公雖沒有特定的祭祀圈，但都有特定的附近居民負責每天早晚的祭拜以及打掃工作。位於中壇里的南頭河伯公負責打掃的謝阿嬾說：「以前年輕時要作息，十幾年前退休後，每天早上來掃地、拔香筋、擦桌子，晚上在泡茶來換茶。初一、十五特別多人來上香，所以要特別早來。」<sup>186</sup>這些庄民把司香的工作當作義務，成了每天必須作的工作。

除個別祭祀外，並無其他儀式。在四大福會時，受邀奉請集中庄內祭壇接受全庄居民的祭拜。

## 二、全庄土地伯公之祭祀活動

居於地方的安寧與祈求農作物可以豐收，各座土地伯公成了居民的守護神，在美濃除了散佈在各處的土地伯公祭祀外，各個聚落以較早設立的伯公或庄頭、庄尾伯公或以庄中主要的寺廟為首結壇舉行年中的**四大福會祭典**，所謂**四大福為新年福、二月二日、八月二日及滿年福**，定於正月十五日舉行者稱「新年福」，二月二日、八月二日為「伯公生日」，「滿年福」則擇十一月下旬的吉日，也稱大平福、冬成福。所謂「滿年福」是和「新年福」相呼應的一個活動，在立春後，庄民為祈求上蒼保佑整年的平安、五穀豐登，邀集莊內的所有土地公一起祭拜，名為「新年福」，在秋收後，同樣的邀集莊境的土地公拜謝，稱為「滿年福」，亦既是自古以來的「春祈秋報」之意。

福會時由福首抬伯公轎奉請庄內的土地伯公集中供奉，以小竹牌貼紅紙書寫該座伯公名稱，在伯公壇前祭拜後拔取象徵伯公的小竹牌上轎，迎請回壇所。在祭典後並登席吃福，<sup>187</sup>由於費用均是「公食公開」由莊內居民共同題緣，所以參與的人數都非常踴躍。在沒有掌聲、沒有新聞媒體的炒作焦點下，它依然循著季節交替進行著一份大地的子民對天地感恩之敬意。以下擬從祭祀的活動及儀式的

<sup>186</sup> 謝阿嬾原姓張，現年 83 歲，中壇里信義街人。

<sup>187</sup> 又稱「吃伯公福」，題緣的範圍為全莊，題緣者於登席當天要繳付登席費。

進行，探討聚落居民對土地虔誠的敬意。

### 〈一〉、新年福

每年農曆十二月二十五日，客家人稱「入年駕」，柚仔林莊於二十五日上午由福首備有伯公轎把境內的伯公一一請回柚仔林福德祠供奉；永安庄在下庄永安路上結壇搭伯公屋，<sup>188</sup>供奉了『美濃暨列福德正神』、『得勝公爺之神位』、『水口里社真官神位』神龕，神龕前置放了大香爐，並插有代表境內伯公的小竹牌。龍肚庄涵蓋現今龍肚、龍山、獅山三里，其新年福乃是全庄合辦，境內伯公請到清水寺，奉請來過年的伯公有：東山、大崎下、里社真官、懿礪、龍山國小、龍西、老茶亭、茄苳伯公、水流東、龜山水仙王、頂興伯公、石頭伯公、獅山里三伯公上路、開庄伯公、北上塘開基、龍東、興田、竹山亭、北秀、龍珠、龍蘭威武將軍、竹仔門、龍獅橫山尾等二十三座。竹頭角庄以廣興三山國王廟為首，奉請境內的土地伯公入座。

到翌年元月十五日晚上，由值年福首準備全豬、全羊及三牲禮結壇，敬天公、敬伯公「還神」，<sup>189</sup>所有庄民前來祭拜，並供奉花果，之後參與全庄的遊行繞街，<sup>190</sup>境內廟宇神明亦奉請一起遊街繞境。次日再由福首把土地公一一送回原座，中午「登席」宴客。

從以上幾個庄瞭解，境內伯公並未全部奉請，仍有許多土地伯公未入座，據主事的福首及管理人說：請伯公只是代表而已，大部分為老伯公（較早設立的），很多是後來自家夥房設立的就不在名單內，有的實在太偏僻了，伯公轎進不去，沒請到的在祭祀時再唸名請，誠意到了就好；田調中也發現，奉請的伯公大都沿襲過去，偶而會因新任的福首關係，而把其住家附近伯公一起奉請。

在儀典中，由禮生引領值年的福首「還神」，向玉皇大帝等諸神上奏「表文」

<sup>188</sup> 永安庄為瀾濃庄清朝的稱呼，坑仔底伯公沿革碑文中記述：「現今之美濃鎮，原屬大清朝台南府鳳山縣治轄內，稱永安庄分上中下庄…日本侵台後設屬阿猴廳蕃薯寮支廳港西上里瀾濃庄，至明治四十二年建設永安橋乙座，故有永安橋頭伯公之改稱…」；光緒乙酉（1885）年立於上庄仔東門樓下的「端風正俗碑」，連署人記為永安庄。

<sup>189</sup> 「還神」為客語，答謝眾神祭拜之意，亦有稱「完神」，答謝一整年護佑，有完整結束之意。

<sup>190</sup> 目前新年福後仍遊行繞境的有瀾濃庄、龍肚庄、竹頭角庄。

及「副榜」。<sup>191</sup>還神的儀式約兩個時辰，之後把豬羊即牲禮轉向伯公壇，稱「轉壇」，供奉伯公，由禮生讀「敬伯公文」，並行「九獻禮」。整個儀式結束時已到子時，所有參與祭儀的莊民一起吃粥，完成儀式。所有祭品由煮廚者負責料理加入明天的筵席中。<sup>192</sup>

從以上表文明顯呈現庄民為祈保年登豐盛、境民大安、六畜平和的願望，叩求新年福事，含有深深「春祈」之意。

## 〈二〉、二月二、八月二日伯公生

一年兩次的伯公生，大部分的庄頭會擇一次為全莊的祭典，而伯公會即是為籌湊伯公生祭祀而組成的會，如位在祿興里的中圳伯公《祿興莊中圳伯公會簿》沿革記載：「中華民國五十二年農曆八月二十二日成立中圳伯公會為永遠祭祀起見，組織會員十七名，每逢農曆二月初二日祭祀伯公，…」；<sup>193</sup>祿興里新伯公的《福神祠典》中亦紀錄：「…集合鄉紳一全，協力重整壇所恭迎陞座，忖思不足鳩集庄民津拈會份，每逢聖誕頂祝恩光，立此祀典，永薦馨香長為設立，爰以為序。民國三十七年戊子歲舊八月二日立…」，<sup>194</sup>透過伯公會的運作，傳達對土地伯公的敬意。沒有伯公會的聚落則由全庄於庄頭伯公或庄尾伯公處辦理全庄的祭祀，由輪到負責的福首把境內伯公迎請來。並準備五牲禮祭拜伯公、頌讀祝文，<sup>195</sup>於當天中午登席吃福。

位於南隆部落吉和里下九寮的永盛庄伯公生擇於二月二日祭拜，除由伯公會產生爐主及福首負責祭儀外，全庄各家亦準備三牲統一祭拜。永盛庄二月二日於庄尾伯公壇前祭拜的祝文如下：

---

<sup>191</sup> 副榜即「表章」，由福首向庄民詢問緣否，願意於第二天登席者既入名，於副榜中登陸，於上奏時唸出，稱為「讀表章」。

<sup>192</sup> 各庄頭均由庄內外燴者輪流煮廚，例如柚仔林莊有三位煮廚師傅（外燴），一年四大福就由他們三者依序輪流。

<sup>193</sup> 楊輝雄提供，《祿興莊中圳伯公會會簿》，1963。

<sup>194</sup> 劉重奎提供，《福神祠典》，1948。

<sup>195</sup> 五牲禮為：豬頭、熟肉、雞、魚（魚罐頭或魷魚）、蛋。

維

太歲壬午年建癸卯朔日辛巳祝祭日壬午之良辰，今有值年爐主黃連仁、副爐主黃貴聰、黃福田、鍾石火、黃貴寶信士…統帶合境鄉村人等焚香百拜

### 福德正神寶座前

讚言曰

恭維

尊神光降 恭迎 府垂照格 鑒我微筵 福似東海 德如南山 正直浩天 神駕登壇  
仁德廣大 普濟慈航 常臨擁護 惠我無疆 四時無難 八節有光 平居受祿 富侵家鄉  
消災解厄 掃妖除殃 時逢劫煞 避於遠方 移凶化吉 獲福無量 盍保赤子 全家安康  
儒祝高登 世代書香 五穀豐倉 堯天舜日 帝道遐昌 諸般如意 祈降吉祥  
茲值

聖誕慶祝無疆 禮行三獻 拜跪趨倉 吹笙鼓瑟 磬管鏗鏘 薄呈禮儀 感謝

神光 可喜 可賀

尚饗<sup>196</sup>

從以上兩庄伯公生祝文明顯看出祭祀組織的不同，永安庄為鎮長、里長掛名頭銜，由四位福首真正負責禮儀及登席問名，祭儀進行中只有福首在禮生引領下祭拜，庄民在登席時才會來參拜；永盛庄由產生的爐主及副爐主進行所有祭儀，福首負責問名題緣，全庄庄民備牲禮參與祭祀。顯示美濃舊部落與南隆部落的差異。永安庄下庄的德勝公壇以八月二日為伯公生祝壽，並辦理登席，也看出德勝公轉化成土地伯公的歷程。由於伯公生有兩次，是故各庄頭僅擇一為祭典日，或者日期錯開，或者以改建伯公陞座登基日為祭典日，方便庄民參與登席。以永安庄為例，境內有六座伯公辦理登席，庄頭、德勝公、荊桐坑伯公擇在八月二日，坑仔底伯公擇在二月二日，老圳底伯公擇在農曆九月一日，竹園伯公擇在農曆十一月二十七日，詳如表 5-8。

### 〈三〉、滿年福

每年農曆十一月農收後，由庄內的伯公壇辦理滿年福，又稱冬成福，感謝上蒼一年來的庇祐。和新年福不同之處，為祭典當天下午兩點左右先行「渡孤」，即是祭拜好兄弟，在露天擺了幾張桌子，供村民擺放祭品，祭品大多為米及一束金、衣、紙錢。最前面的供桌擺放五牲禮；三杯茶；五杯酒；水果、糖果各五盤；

<sup>196</sup> 蕭添盛提供，蕭先生為禮生，現年 71 歲。

並清煮一碗空心菜，並用一量斗當香爐，在量斗上插有一紙牌，書：「水路空三軍忠勇義士英靈、無祀孤魂園所」，桌下擺放一臉盆水，並擺放毛巾、線、白粉、梳子、鏡子。晚上祭祀和新年福時雷同。

以 105 年崇雲宮為例，它辦理了中壇及陸興兩里的滿年福，其疏文如下：  
佛天錫慶 沛大吉祥 合境酬願文

伏以

佛運慈悲隨機應感 卑有酬而皆通

天重荷護能傾虔誠 令所願以從心

乃遇斯辰 仰答

天恩 爰有

一泗天下南瞻部洲 今據

大中華民國台灣高雄市美濃區中壇祿興里境內地方人氏 奉

佛 諷經 植福延禧 獻供酬願 滿年福首 劉義松 林光琪 宋瑞和 劉竭欽 暨合境人等焚香百拜

南 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南 無消災延壽藥師佛

南 無極樂世界無量壽佛

南 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 無玉皇大帝尊天菩薩

南 無本宮諸佛諸菩薩

南 無本境福德正神菩薩

各寶金蓮座下

恭申意者 言念眾等 叨生盛代 幸居中華 然禍福在人 須托佛持 而榮枯由命 必假天庥 合境人等 丙申年初向于

福 造 祈求覆護之恩 今閱歲時 果荷攜持之力 既仰望於默相 豈敢負於初心 謹殫今日之誠 特酬所祈之願 是以涓吉今月是日 恭就崇雲宮慈航寶殿前 嚴結華壇 延杖經生 虔誠頂禮 玉皇真經 大悲無礙 吉祥神咒 加持諸品 妙陀羅尼 虔備香花茶菓 呈獻諸品

妙供 上奉

十方常住三寶

萬德慈悲 千尊菩薩羅漢聖賢諸天護法神祇 光降法筵 慈悲納受 伏願

佛光普照 天垂錫慶 戶戶安泰 合境均安 災永離而福駢臻 禍俱杳以祥益增 滌累世之愆尤 植將來之福本 他心速鑒 天耳遙聞 六曹案上 望銷原許之名 三界簿中乞註今酬之字 前恩已拜 後福更祈 大賜始終之福 已成圓滿之功 謹疏 以

聞

時維民國一〇五年歲次丙申十一月二十日滿年福首劉義松林光琪宋瑞和劉竭欽

統帶合境人等再拜 上 申

可見滿年福主要目的為**叩謝神恩，滿年福事，在年將屆滿，叨蒙天恩護佑，合境平安，四時吉慶，五穀豐登**，而舉辦的福會，寓有深深感謝，「秋報」之意。

各聚落土地伯公的祭祀圈多有重複，近年各庄頭彼此協調，刻意把登席日程錯開，伯公生擇一次辦理，有些伯公壇則是在陞座紀念日替伯公祝壽登席。柚仔林莊因有柚仔林伯公會運作，維持了每年四大福的祭典及登席，伯公會支付祭儀費並補助登席不足之金額。各項祭典均由住民擲筊產生福首輪流主辦，並定有公約共同遵行，題緣及收支均設有帳簿並公告以資徵信。透過福會登席，讓聚落居民有聚會的機會，維繫著鄉村庄民間的情誼。

### 三、美濃土地伯公之祭祀組織

祭儀的進行，雖有禮生主持掌握儀式的進行，但整個祭祀的準備則由庄民中推舉出福首來負責。福首必須商定出祭儀的日期、請禮生、搭結壇所、恭請境內的土地伯公、詢問登席的村民、收款等事宜，乃繁瑣且義務職之工作，登席的人數也關係到福首的人緣及面子，也是庄民義不容辭的工作，所以福首的產生演變出許多不同的方式。

#### 〈一〉、全莊列名：

全莊的每戶人家機會均等，列名抽籤或輪流擲筊產生，以下以永盛庄及龍興庄為例說明：

##### 1. 永盛庄

位於南隆部落的永盛莊又名下九寮，庄中的福會在莊尾伯公壇前舉行，莊內一年舉行兩次的登席，一次在冬成福，一次再二月二日伯公生，福首均為四人由全莊列名輪流擔任，擔任過的就不再續任。先在籤筒內放入同庄民數目的籤，其中有四支為福首籤，再透過一一唱名、抽籤，決定是否為福首。是故，庄中備有一份全莊名冊，以便作紀錄：

永盛莊參加伯公誕辰芳名：

鍾春華、**鍾安開**、鍾進發、鍾春和、鍾鳳生、鍾德乾、鍾石火、**鍾老斗**、鍾石樹、鍾騰華、鍾富生、鍾益田、吳蘭馨、吳長庚、吳街台、吳細鳳、吳啟明、吳福龍、吳接龍、劉生和、鍾和生、鍾春生、劉寶宏、劉友丁、劉登財、劉欽定、劉來德、劉盛賢、劉昌興、劉富麟、劉安雄、黃金光、黃仁田、黃連仁、黃貴寶、黃貴田、黃添興、黃金祥、黃仁珍、黃金來、黃玉祥、黃鑫煒、黃瑞光、黃福田、黃福田、黃成田、黃順田、黃順清、黃貴洪、黃文田、黃貴聰、黃永湖、**郭來登**、郭運登、郭坤登、郭順和、郭樹登、郭達明、郭良興、郭炳登、郭旺登、林宜松、**林宜祥**、林宜然、林宏興、林金興、林建均、林宜福、林安雄、林達興、**巫啟智**、巫享雲、巫新唐、巫宏達、巫潤郎、巫璋貴、李盛發、鍾進福、巫新彩、**羅盛和**、**羅盛田**、羅翔彬、**宋春秋**、張金炳、陳添丁、陳振仁、羅新貴、高富英、陳丁祥、高寶龍、麥盛財、麥盛丁、謝日榮、李玉輝、李壬水、李福興、**李盛興**、**李金泉**、邱明聰、邱通聰、邱來金、邱水生、楊添和、楊添來、徐敬翔、蕭運財、**黃貴達**、**彭松永**、胡玉振、徐增翔、黃金明、**傅錦文**、梁銘憲、黃金滿、傅力和、陳偉銘、楊菊蘭、黃滿仁、林金水、黃菊仁、陳連枝、吳福松、鍾禮乾、吳寶榮、范有正、**巫添郎**、**巫逢郎**、郭義興、洪順發、黃錦祥。

註：**姓名**加框線者，為已輪過福首，不再抽福首。

以上名單由管理人列表影印，交由歷屆福首負責掌握登席的人員，其問名則以鄰為單位統計，由每鄰一位福首擔任問名工作，以民國 88 年冬成福問名為例，共 117 份。分別為第 10 鄰 38 份；第 11 鄰 32 份；第 12 鄰 30 份；第 13 鄰 17 份，作如此分配，是方便福首問名登席及收款。

## 2.龍興庄

龍興庄位於南隆地區的吉東里，根據《龍興庄尾福德壇源流》記載：龍興庄又名大頂寮庄，負責該庄祭典管理人曾永枝先生說：大頂寮有七座伯公，庄民都替祂們取上名字，因為民國七十五年土地重劃時大圳拉直，以大圳為分界成吉洋段、龍中段，那座伯公就稱「龍中伯公」有此想法後，其他伯公依方位而取名，在伯公生、冬成福時請伯公才能分別，計有龍西、龍東、龍北、龍中、龍興庄頭、庄尾、南興。<sup>197</sup>庄中以吉東關帝廟為首，冬成福時再廟前結壇，請七座土地伯公入座祭拜，並辦理登席。伯公生擇定二月二日，由福首分別到七座伯公壇前祭拜，祭拜之牲禮帶回廟裡，作為登席之菜餚，冬成福及伯公生福首各六位，透過全庄擲筊產生福首。管理人亦把全庄戶長列名，如表 5-4，作為福首登記問名登席用。

<sup>197</sup> 曾永枝，現年 79 歲（大正十三年出生），先祖大正七年從新竹竹北遷移至此。

表 5-4：龍興庄冬成福參加登席名單

福首		邱丙和	曾達光	朱火金	楊有興	劉達榮
福首		邱龍發	曾永松	朱登有	楊有福	李新富
福首		邱鶴國	芮鍾煌	朱榮華	古源春	李和松
福首		邱增發	朱坤有	陳傳煌	古源有	蕭有新
福首		邱瑞興	朱辛有	陳萬鎰	古源貴	許淇祿
福首		邱瑞福	朱炳有	陳萬勳	羅登發	鍾成達
	邱金禮	邱春發	朱秀福	陳萬已	羅新發	張鐘昌
	邱文光	邱順榮	朱有登	陳萬財	羅祥雲	夏久建
	邱炳坤	邱勝鴻	朱有財	陳萬能	羅金生	陳永盛
	邱宏材	曾永森	朱達榮	陳家標	羅新貴	陳居財
	邱丙麟	曾永銀	朱炳輝	陳宏翔	劉展揚	陳財郎
	李新松	黃紹乾	鍾輝源	張麒洪	陳德信	陳添郎
	李振松	黃新德	鍾美貴	張其富	陳添水	陳運興
	李景松	黃木春	鍾平桂	張麒發	陳德義	羅祥仁
	李大松	黃木祥	曾永枝	張華昌	陳德永	羅祥義
	李富松	黃廷光	曾永德	張麒祥	陳文淵	羅祥漢
	李勝松	黃傳郎	曾子正	張麒瑞	陳有登	劉萬春
	李祥珍	黃美郎	曾子乾	朱貴明	陳順興	劉有春
	李金水	黃增郎	曾新寶	朱喜龍	陳玉寶	劉瑞德
	李永松	黃福郎	曾新貴	宋炳雲	陳永泰	
	李華祥	黃貴郎	曾新榮	宋貴丁	陳永富	
	李來松	黃達星	張麒文	邱欽雲	陳永貴	
	李瑞松	楊德貴	張麒禎	廖金童	陳永仁	
	黃紹水	古增春	張麒達	利富榮	陳永昌	

資料來源：管理人曾永枝先生提供。

## 〈二〉、分組產生：

位於南隆地區的六寮庄，根據《六寮庄伯公誌》記載可知先民開闢此廣闊平原倍感辛苦，是故對伯公信仰就顯得更加虔誠，從日治時期至今，伯公壇就歷經四次修建，也從當初的用數粒石頭安伯公到目前的祠宇。每一階段均反映了居民對伯公的感恩與護佑。<sup>198</sup> 內六寮庄大部分居民均是日治時期移民入墾的客家人，對全莊的冬成福特別慎重，庄民認為當福首是一份榮耀職，八〇年代以前也是採全庄每戶的戶長擲筊產生福首，再由福首中產生一位爐主，因有庄民抱怨，有人一直都無法當上福首，是故建議把庄民分成八組，由其中七組輪流，如表

<sup>198</sup> 古和雙，《六寮庄伯公誌》，1979，參見附錄 2-10

5-5，輪到的該組產生四位福首，至於油香組則負責每年結壇打掃的工作。

表 5-5 內六寮太平福天神良福名冊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張假梨 黃達增 吳燈昌 彭明坤 彭明城 吳財興 吳茂昌 吳瑞興 吳添興 宋源進	陳德炳 吳肇虔 彭永輝 鍾申祥 宋福進 羅乾邑 劉順和 鍾和田 彭永雄 楊喜忠	劉慶基 劉順華 劉順達 徐敬光 徐敬明 劉順添 劉順乾 吳勝雨 吳嘉奎 吳家正	陳金振 彭明田 吳阿華 湛金仁 湛增龍 吳雙春 邱和榮 劉金桶 劉勝榮 彭達義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油香組
羅國珍 羅國富 張國清 張運旺 張運隆 張運文 張忠道 張榮輝 田珍立 張金郎	張金祥 曾永松 邱順榮 曾國垣 徐銓喜 邱文炳 楊寬華 黃秀通 徐敬翔 張金發	張健榮 涂秀雲 吳家猛 羅金貴 姜俊明 徐志榮 傅乾義 潘振富 張忠雄 王七郎	溫森霖 黃本森 吳聲勇 李水乾 劉偶章

資料來源：管理人吳勝雨提供，吳先生內六寮人，現年 77 歲。吳先生表示：擔任福首者除義務外，更要繳納登席之不足款項，是故，把庄內經濟能力較差者列為油香組。

位於德興里的三降寮庄一年只一次全莊的祭拜活動，每年的農曆十一月左右在三降寮伯公壇前辦理冬成福。依照庄中規定，祈福、還福是人人有份，因此擔任爐主、副爐主與福首不能連任，因為本身必須比別人負擔更多祭典與翌日宴客費用，還要逐家挨戶收取登席金。所以其爐主、副爐主、福首的產生，有一套沿用多年的模式。早年，由於農曆十月已是秋收過後的空暇時節，福首完全憑擲筊產生。擲筊時，莊中每戶人家的戶長全部錄名，再由執事人員逐一唱名在伯公壇前擲筊，聖筊較多的人方能任福首。然後再將福首逐一擲筊，產生正副爐主。

近年，福首與正副爐主的產生方式，已經略有改變。也同六寮庄把庄中戶長分為十二組，每組戶數不等，每組先以抽籤方式產生值年福首，十二位福首產生以後，再由值年爐主（當年）跌筊產生下一年度正副爐主各一位。

### 〈三〉、負責登席掌廚者擔任：

福首是項義務服務的工作，不但要付出許多時間，而且也關係到人緣的好壞，題緣、登席人數的多寡總是庄民茶餘飯後聊天的話題，是故，輪到當福首的無不卯足勁，甚者把其他庄頭的親朋好友都吆喝來，登席實有聚會聚餐之意。在各各庄頭初期福首名單中不乏地方上仕紳或是有名望的人士擔任，行之多年後，漸漸地擔任福首的意願就低了，有的庄頭以里長或是鄰長為當然福首；有的庄頭福首依然產生，只是題緣登席問名的工作採外包方式，僱請庄中人士以問名登席金抽成完成；更有庄頭由負責登席掌廚者擔任，登席掌廚者由庄中有辦理外燴者輪流，祭祀用雜貨亦是輪流，輪到掌廚者就擔任福首，由他問名並辦理席桌，問名人數越多，則席桌利潤就越多。

登席的活動並不是自古有之，祿興里新伯公會登席由會員改成全庄民參加亦是近年的事。福安里過溝仔庄伯公生登席是由境內五座伯公輪流承辦的方式，莊內原有四個伯公，2000 年在旗美商工後重修了公歲伯公，也一起加入伯公祭典的活動，自 1997（民國 86）年起每年二月二日伯公生時，由五個伯公互相輪流還神登席，奉請五座伯公聚集，以往莊內沒有登席活動，庄民是參與更大區域的伯公生登席，漸漸地庄民意識到庄中伯公的凝聚力才舉辦，一些原先參與其他庄頭的登席依然參加，人際網絡更加頻繁。

## 四、 伯公會

### 〈一〉、永盛庄伯公會

永盛庄即現今吉和里下九寮，豎立在庄尾伯公壇前的《永盛文化中心落成記》碑文中記述：「溯自開庄於清光緒初年（百餘年前）祖籍廣東梅縣蕉嶺之諸先賢由瀾濃、龍肚、廣興等地來此荖濃溪下游，開基拓荒。彼時也，石礫遍野，沼澤

縱橫，雜草叢生，鮮有人跡，唯有山胞出沒襲擾。迭經先賢披荊斬棘，驅蛇逐獸，丈量劃地，搬石填土，刻苦經營，良田乃日增，建庄始告完成，遂命名為「永盛庄」。以吾莊乃南北雙崗會合，勢如鳳凰抱牡丹，宜莊民忠厚樸實，勤儉持家，敦親睦族，子孫繁衍，永盛之象也。因開庄時結蘆九家，又比鄰吉東之九寮，故稱為「下九寮」。<sup>199</sup>地方耆老敘述下九寮是由三條河水沖積而成的高壟地，水源不足，開發較慢，一百多年前，共有九戶人家來自竹頭角、美濃下庄，龍肚庄、竹子門、新威莊到此開庄，建立家園。曾如碑文中敘述，到 1933（昭和 8）年第三次建壇，莊基既成，生活有據，莊民感念上蒼賜福，乃涓吉奠土，奉祀福德正神於現址。至民國 22 年，庄中諸善士樂捐聚資完成第三次建壇盛舉。<sup>200</sup>

在目前庄尾伯公廟祠後留有一塊〈昭和九年甲戌歲八月吉日修紀念碑〉，記錄了當時捐款人及金額：捐款金額從壹元到二十元不等共五五八元，八十七位捐款善信中主要為庄中人士，部分屬和興庄、四隻屋、二十一隻屋、吉洋庄人。<sup>201</sup>修建伯公壇是一個庄頭的大事，大家竭力來促成。

至 1979（民國 68）年十二月伯公壇再次整修建祠，募款金額達 722600 元，捐款人計 492 人，和 1934（昭和 9）年第三次修壇相較，人數增加六倍，捐款人的範圍擴大，當時籌建福德祠的副主任委員吳長庚表示，籌建時庄內有人自告奮勇當募款人，不管從庄中搬出去或嫁出去的只要聽說庄中的伯公要整建，大家都樂意出資，有的是到下九寮租田地耕種的，甚至往返旗山高樹的過客也都自動樂捐，所以募款非常順利。1982（民國 71）年庄民以庄尾伯公壇所籌建社區活動中心，各機關團體都慷慨解囊。

下九寮伯公會成立於民國 38 年，由於剛光復，農村經濟情況蕭條，每家各戶急用週轉不便，農會銀行借貸均需保人，於是莊中有志之士發起籌組伯公會，每一會份二十五斤乾穀，再轉換成現金借給莊民週轉使用，<sup>202</sup>成立初期共有 65

<sup>199</sup> 本碑記鑲在永盛活動中心門口，為民國 73 年重建時立，參見附錄 2-1。

<sup>200</sup> 如上註。

<sup>201</sup> 吳長庚先生口述，吳先生為退休校長，目前擔任伯公會管理人，現年 67 歲。

<sup>202</sup> 下九寮伯公會經費管理人吳長庚口述。

名會員，會員以庄中農戶居多，是故以乾穀為折算會金。從《永盛庄伯公會份簿》序言可見梗概：

故有莊必有福神壇，其所以必立者，則依其則而立者也，故莊民皆依其正而行。福德以誠感神，神依民而興，民依神而成。所以莊民勿忽其誠，而記之，而祀之千秋。謹以莊民合眾維成此會，以十一月初一為永遠無忘之記。

最望莊民一志同，同心同德效神衷；  
從茲會起千秋享，勿忽當初一點心。

#### 規 則

左記之會名六拾五份，會底金參百四拾參元四角，將此會底金額放款，利息每月複利換算。以後放款視時而行，不在此限。放款母金及利息由管理人主裁，存金負責支付每年春期二月二日作伯公福費用，餘應全留存本管理人負責，會員不得異議。即日立批，會員列名于左。  
中華民國卅八年二月二日成立<sup>203</sup>

從序言所附的詩句「最望莊民一志同，同心同德效神衷；茲會起千秋享 勿忽當初一點心」中，見出庄民對伯公會的虔誠與敬意。會簿中亦擬定了伯公會〈規則〉，會底金三百四十三元四角，為二十五斤乾穀換算後的金額，總計會金為 22321 元。以此金額借貸給庄民，利用孳息來辦理祭祀。

初期永盛庄伯公會運作良好，年年有庄民加增會份，財務狀況良好時，曾經製作布棚、碗筷出租，使得基金數額與收入成長相當可觀。結果引起爭端而被迫於 1980（民國 69）年中斷，伯公會將剩下股金捐作伯公壇改建成祠用。至 1982（民國 71）年農曆二月二日，由於新建永盛莊活動中心，下九寮莊民再度發起籌組伯公會，並且設定每一會份二十五元，不設限會份數，一股到 400 股均有，由庄民量力而為，至民國九十年伯公會共有三千九百二十四股、「股東」一百一十五人，共得會金近十萬元。<sup>204</sup>

下九寮伯公會的「放款」業務，從創會至今完全是以「信用放款」方式辦理，凡是庄中居民都可以人格保證辦理申貸，利息是每月一分（1%），年息 12%。借款人必須在每年二月二日伯公聖誕時繳交利息，擁有會份的人在當天繳納席席禮

<sup>203</sup> 《永盛庄伯公會份簿》，由吳長庚保管，1949。

<sup>204</sup> 《永盛庄伯公新會份簿》，由吳長庚保管，1982。

金時，向管理人領取利息。庄中人每年參加「伯公生」宴席時，繳交定額的登席金，並可以領取數額不等的「伯公會」利息。自民國八十五年起為方便統計，每一會份的「股利」是新台幣一元。

永盛庄一年辦理兩次福會，一次為二月二伯公生，另一次是冬成福，由於有伯公會的組織，全莊的人都參與會份，是故冬成福、伯公誕辰祭典幾乎家家戶戶都來參與，每戶人家備好牲禮或壽塔、水果敬奉，參與年年莊內的盛事，供上牲禮後，由禮生掌控祭儀的進行，全莊的人跟隨在後持香禮敬。奏表章、讀疏文，則由禮生帶領福首進行，其他人在壇前等候聊天，真正的高潮是在拜神完後，在壇前以唱名抽籤方式產生正副福首。兩次的福會福首分別遴選，以不連任為原則，在福會祭典中，先在籤筒中放入五個福首簽，採輪流唱名、抽籤產生福首一位，副福首四位。福首可以領到豬腳一只，副福首則是一塊三斤左右的豬肉。並由管理員評選公佈今年肥雞得主，<sup>205</sup>並依序發放「新丁」紅包。<sup>206</sup>

永盛庄伯公會透過股金的鳩集，而且股金的金額不高，幾乎所有的庄民均有能力成為會員，而且管理人周詳的處理帳目，取得庄民之信任，再以信用放款，給予庄民甚大方便，加上伯公會安排肥雞比賽的巧思、對「新丁」的重視，吸引庄民在祭典日各家準備牲禮及新丁板集體參與祭拜，形成庄中年度大事，把庄民緊緊聯繫在一起。

## 〈二〉、祿興里伯公會

日治時期中壇庄包括現今中壇里及祿興里，是美濃開發甚早的庄頭，亦是美濃聯外交通的樞紐，早年因水利關係，發展甚為不便，多座伯公都位於水圳之處，且水源必須借用龍肚庄餘水，<sup>207</sup>也因水利的需要，對伯公的祭祀更顯的虔誠，境

<sup>205</sup> 莊民為了使祭拜更為絡熱，舉辦提供牲禮的「闍雞」重量比賽，管理人吳長庚說：「闍雞大隻，擺起來好看相，大家也覺得很生趣。」

<sup>206</sup> 新丁意指今年度出生的男孩，在今年度出丁的家庭，要備一籃新丁板來祭拜，只要有準備新丁板來祭拜的庄民，就可領到伯公會五百元紅包。

<sup>207</sup> 根據根據〈龍肚莊水圳事由紀略〉記述：「龍肚水圳中壇柚仔林庄原無分也，龍肚殺案將結之時，為借中壇庄甲數夾在龍肚水分內與鹽樹腳等莊分水以圖量多之策，時中壇庄李加禮者有糖部數座自謂田不如園產出之多，堅辭卻之，厥後中壇人方知園不如田，又見龍肚坡圳常有餘水，商之龍肚人，請求水關口之下鑿為圳路…」，《龍莊古紀—宏規藏書》，收錄於《美濃鎮誌》，

內多座伯公均有成立伯公會，<sup>208</sup>目前仍有運作的有祿興里新伯公會及祿興里中圳伯公會，以下分別說明。

### 1. 祿興里新伯公會

中壇祿興庄新伯公位於中壇國小正對面，根據民國六十八年《福德壇重建緣由碑記》記述：「本新福德壇在於道光年間由劉祿然先生所創建，迄今有壹佰伍拾多年，歷史悠久歷經滄桑，後民國三十七年又得其後裔劉阿雙先生發起修建。」<sup>209</sup>可見中壇福德壇在道光年間即已創建，歷史悠久，而且興建與修建均與劉家關係密切。劉阿雙先生是日治前期的漢文先生，在光復後發起伯公重修壇所並籌組伯公會，根據其手書的中壇祿興里新伯公《福神祠典》記載：

先賢設立壇所為合境焚香，互相共濟深蒙蔽佑，不意乙未之歲，日本登台欺神傲像，廢卻金紙，迨至丁丑之年蘆溝事變，侵占中國及美英之地，欲成一統方得稱心，更加本台狼心之徒狗行之輩滾滾當權紛紛恃勢，拆毀宮廟滅卻福壇，目不堪睹暗切傷心，無如天不從人願，至乙酉之歲降服民國，版圖歸中，感念尊神延及丁亥年，集合鄉紳一仝，協力重整壇所恭迎陞座，忖思不足，鳩集庄民津沾會份，每逢聖誕頂祝恩光，立此祀典，永薦馨香，長為設立，爰以為序。…民國參拾柒年戊子歲八月初二日成立。<sup>210</sup>

由前引錄可見：

a. 中壇祿興里伯公壇在皇民化運動期間遭拆毀，遭受庄民的憤慨，致使劉阿雙先生以「更加本台狼心之徒、狗行之輩滾滾當權紛紛恃勢，拆毀宮廟滅卻福壇，目不堪睹，暗切傷心。」形容，迫於時局，也只能暗自傷心。

b. 戰後丁亥年（1947 民國 36 年）地方仕紳在劉阿雙的倡導下重建伯公壇，恭迎伯公陞座。

c. 為使伯公祀典延綿，因而於民國 37 年鳩集庄民津沾會份設立伯公會，也

---

1997.4，頁 1210-1220

<sup>208</sup> 中壇橋頭伯公、九芎樹伯公伯公會受日治末期皇民化運動解散。

<sup>209</sup> 張華昌，中壇祿興里新伯公《福德壇重建緣由碑記》，1979。

<sup>210</sup> 劉阿雙，中壇祿興庄新伯公《福神祠典》，劉重奎保管並記錄，1948。

看出伯公壇滅卻回復後的殷盼之心。

伯公會成立之初，會員有三十名，每一名一份，每一份會底金貳千元，1949（民國 38）年己丑歲二月初二加入會份三名，追加先年會會底金參拾萬，當日登席每名支出用費金一千元。<sup>211</sup>1949（民國 38）年八月二日登席金每名則為壹百萬元。1950（民國 39）年登席金每名收 25 元。從中看出此時政局之不穩，幣值之變動大，是以 1970（民國 59）年起改以蓬萊稻穀五十台斤為入會會金。

伯公會確立後，會底金每年借出，在第二年八月二日歸還，利息充作祭典及會員聚餐用。至民國五十八年舊曆八月二日存有金及當日祭典席金費用完，會員決議本會解散重新改組。改組後的伯公會如下：「民國五十九年舊八月二日為新伯公聖誕祭祀紀念永遠留下為目的，茲將改組新加入會員二十四名，每壹名份供出蓬萊稻谷五拾台斤，計共壹千貳百台斤稻谷額為會底，給分為六班會友輪流借用，到每年八月初二日時，母息一律完清之約定而行。」<sup>212</sup>每年以息谷（年利二割半）參百台斤之折價金當作祭祀及席金，折價的依據為《台灣新聞報》南部版蓬萊米谷價；各班會友四人為當年福首，享有借用會底的權利，並負責當年伯公聖誕的祭儀及聚餐之打點。會員分組如下：

第一班：劉鍾阿妹、劉四妹、劉榮順、童魁

第二班：廖雨昌、廖成枝、劉敬造、朱富寅

第三班：張華昌、張金巒、張鐵石、張玉華

第四班：謝立生、鍾滿華、楊雙春、劉妹人

第五班：沈 木、劉貴芳、劉重燦、劉富章

第六班：邱發春、姚仁士、張銀金、劉桂生

以上成員均屬中壇地方人士，會員大都為初創時之會員或是後代，會員單純，七〇年代伯公會的組織亦多次變動，以 77 年、78 年及 81 年三年收支紀錄為例說明之：

<sup>211</sup> 中壇祿興里新伯公《福神祠典》，38 年記錄

<sup>212</sup> 中壇祿興里新伯公《福神祠典》，1970（民國 59）年記錄。

七十七年農曆八月初二伯公聖誕：七十八年度福首（第二組）劉富章、廖成枝、劉敬造、朱富寅，每乙份各領取參佰台斤之谷金，合計新台幣貳仟伍佰捌拾元整。本日谷價捌仟陸佰元整（以台灣新聞報南部版蓬萊谷價為依據）。<sup>213</sup>

78 年農曆八月初二伯公聖誕：經全體會員通過每份增資壹仟元，月利五厘計息，直利計算，次年母利一齊返清。次年之福首以抽籤決定，每年以兩名為限。當過福首之會員，不得在參加下次之抽籤，待全部輪畢時，再行加入抽籤。<sup>214</sup>

81 年度農曆八月二日伯公生：曹慶輝、黃瑞泉新參加入會每人 3000 元，共計 6000 元。張玉華份轉讓其弟張忠雄。80 年擴建整修募款結餘款 8000 元。

82 年福首①劉木英（讓給陳富珍）②劉順榮（讓給曹慶輝）③張岳星④劉仲雄。<sup>215</sup>

從以上可見至 79 年會員對資金的借用金額過少而建議改組，以 77 年為例，四位福首每人借用的會底金參佰台斤谷，合計新台幣 2580 元而已，是故 78 年經全體會員商議通過以下數點：

- a.每會份增資壹千元，月利五厘計息直利計算，次年母利一期還清。
- b.次年之福首以抽籤決定，每年以兩名為限，當過福首之會員不得在參加下次之抽籤，待全部輪畢時，再行加入抽籤。
- c.每年聚餐入席金以 200 元為準，若物價上漲時，再行議決。
- d.79 年福首抽中張永承、鍾添德，借款金額各為 15900 元整。

81 年伯公擴建整修募款結餘款併入會款及新入會兩人，也開始邀集庄民於伯公生當日登席聚餐，結餘款併入會款，累積之資金合計六萬九千四十元整，福首增為四人，借款金額平均四份。由於每年母利的累計加上上年登席金的結餘款加入，到八十七年以累積至十二萬五千五百元，改定存方式處理（年利 6.6 厘），每年以利息收入及登席金收入辦理祭典及桌席之支付。

## 2、祿興里中圳伯公會

<sup>213</sup> 中壇祿興里新伯公《福神祠典》，1988 年記錄。

<sup>214</sup> 中壇祿興里新伯公《福神祠典》，1989 年記錄。

中圳伯公又名楊寮下伯公，是早期中壇水圳的要道，也是美濃河西柵門通往中壇的要道，是故先民早立伯公壇祭拜，有「伯公溝」地名之稱。在 1978（民國 67）年重修的《伯公溝福德祠沿革》碑記中記載：

敘述本祠位置中壇祿興里之一隅，名稱伯公溝，祠前溝水環繞，宛如玉帶，樹木叢林清風爽涼，地勢猶如鯁鯉吐舌，儼然天然勝景，堪稱世外桃源

詩曰：鯁溝水繞御爐香 鯁躍神前萬姓康

吐出靈光新氣象 舌行顯赫佑民昌

考績前清乾隆元年開基，瀾濃莊三十六人刻苦耐勞，辛勤艱難而奮鬥，成美濃鎮福地，分為二十一里，人口六萬三千餘人之眾，當時三十六人而分居各部落，其中一位信士居住中壇，開墾伯公溝田園，發現神木一株，距今二百三十余星霜，現今猶在，…」<sup>216</sup>

可見其設置始於建庄之始，至於中圳伯公會的組成可由《中圳伯公會簿》序加以觀察，茲引錄如下：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農曆八月二十二日成立中圳伯公會，為永遠祭祀起見，組織會員十七名，每逢農曆二月初二日祭祀伯公，每壹份會津出會底金壹百元正，共壹千柒百元整，此項金額由會員借用生利，以維持祭祀，茲將會員芳名列於左：楊元祥、楊輝祥、楊春祥、劉欽和、劉志實、張華昌、劉信雄、劉重燦、鍾金生、楊雙春、鍾金福、鍾寶福、謝立生、劉添丁、宋永騰、涂永忠、劉富忠。<sup>217</sup>

由《中圳伯公會簿》序言可見：

a.其成立的時間在民國 52 年，其目的在於使伯公祀典能垂永遠，並規定祭伯公的時間是農曆二月二日。

<sup>215</sup> 中壇祿興里新伯公《福神祠典》，1992 年記錄。

<sup>216</sup> 林富生，《伯公溝福德祠沿革》立於廟祠壁上，1978。

<sup>217</sup> 楊輝祥先生提供，《中圳伯公會簿》，1963。

b.出資會員十七人，每人只得認一份，每份出資一百元，計釀資一千七百元。

c.會金用以借貸生息，以維持伯公祭祀。

自民國五十二年，每年由兩位會員借母金使用，年利壹分利，於次年二月二日伯公生還回母利金，並繳交伯公生席金，會員聚餐，結算後再借貸於會員。至民國七十二年會員增至二十人，會員再增資，合計會底金共六千元，以年利貳分利借由會員使用，於第二年母利金一併歸還，如此，利息即有一千二百元，利用此利息作伯公生祭典以及會員聚餐用，也達成協議，把會員分成五組，依序輪流使用會底金，並支付利息。分組名單如下：

第一組 楊仁祥、楊輝祥、楊春祥、劉欽和

第二組 謝立生二份、劉信男、劉孝榮

第三組 張華昌、楊雙春、宋永騰、鍾金福

第四組 鍾寶福、劉志鳳、涂永忠、劉富忠

第五組 黃耀華、黃景華、劉志寧、陳月金

（到現在會員有二十人分為五組，輪流奉敬福神爺。）<sup>218</sup>

八十二年，因應其他庄頭（美濃庄）的做法，全莊人都可以來登席，是故由輪到支用會底金的組別當福首，負責問名題緣登席，登席金採公食公開，一些剩餘款則由會員中擇一人為保管人，作為福德祠修繕以及電費之支付，會員的利息金也因有登席金的結餘，不再支付，母金依然由各組輪流無息支用，但責無旁貸的是充任福首。

祿興里新伯公會及中圳伯公會由原先鳩集庄民津貼會份的資金供會員借貸，以借貸之孳息提供祀典，演變到全莊參庄，但會員的義務與權利卻年年相傳接替不間斷，實是出自對伯公庇佑之銘謝，立會至今年年借貸的款項都在伯公生當日母利還清，從無賒欠，也正應驗了「伯公錢還多不還少；少穿少吃不少伯公錢」。祿興里的這兩個伯公會，從會員組成分析，兩者多位會員重疊，兩個伯公會都參與，這也是後來中圳伯公會籌組時把日期錯開的緣故，祿興里新伯公會擇

於八月二日；祿興里中圳伯公會擇於二月二日。民國五十九年祿興里新伯公會重組時以蓬萊稻谷五十台斤為會底金，再以每年的時價換算成現金，足見美濃仍以傳統農業為生活方式，務農者多、且價格穩定，是對過去會底金波動太大失去信心後的權宜之計。<sup>219</sup>兩者初期會員透過一年一次的聚會，以及把會費供會員借貸，亦是一種聯繫感情互助合作的模式，演變到後來，如中圳伯公會每位輪到福首的會員只有一千五百元的借貸款，實是一種義務和賦予的責任了。

伯公會反映了區域的不同與呈現方式的差異，瀾濃庄柚仔林福德祠從清代既有伯公會的組織運作，因先民合股孳息購置田產，而發展出地主佃農的依存關係，更因田產的劃入公共事業，換得可觀的產業，<sup>220</sup>是故基金不斷的累積，也成了美濃地區唯一有寺廟登記的伯公廟祠；南隆部落吉和里的下九寮永盛庄伯公會自 1949（民國 37）年成立，由庄民自由認捐股份，集資後借貸給庄民，形成和庄民間的借貸關係，每年伯公生由伯公會的孳息發放利息，形成庄民期待的聚會活動。祿興里的新伯公及中圳伯公位於中壇庄，中壇庄正位於美濃往南隆社區、里港以及旗山、六龜的交會處，日治時期因旗六公路開通（連結旗山到六龜），成為日治後期美濃繁榮最快的莊頭，1948（民國 37）年伯公會因永續伯公祠典而鳩集成立的組織，會員較特定，對會金的募集及借貸是所有會員的義務與權利，沿襲多年的會員輪流借貸制度，演變到全庄居民參與的祭典。

永盛庄伯公會以低會份方式成立，有互助會性質，對新墾部落居民發揮一定份量的向心力，冬成福及二月二日伯公生的福會，各戶庄民齊備牲禮參與祭典，形成庄中大事。而中壇庄的兩個伯公會均為為單一座伯公而成立的伯公會，只為伯公生祭典而成立，是故祭祀圈較小，鳩集的庄民成員也較少，會份的金額顯得較高。是以透過伯公會，代表會員傳達對土地伯公的禮敬之意。

---

<sup>218</sup> 楊輝祥提供，《中圳伯公會會簿》，1983（民國 72）年記事。

<sup>219</sup> 民國 37 年 8 月 2 日成立每一份會底金貳千元，38.2.2 新加入會員追加會底金每名壹萬元，42.8.2 新加入會員會底金拾元。實乃物價波動大。

<sup>220</sup> 光復初期成立美濃初中，劃定地洽為伯公會土地，鎮公所以鎮有地 1.5：1 的比例向伯公會更

#### 第四節 美濃新舊部落土地伯公祭祀之差別

1736（乾隆元）年原籍廣東省鎮平（蕉嶺）縣藍坊村的右堆總理林豐山與副總理林桂山昆仲，率眾從武洛莊北遷開莊建立彌濃莊以來，兩百六十年間，來自嘉應州的移民後裔，竟然在這塊方圓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平原與山陵地上，興建多達近四百座奉祀福德正神的土地伯公壇。

但是美濃南邊的南隆部落，由於遲至 1909（明治 42）年左右，才由三五公司南隆農場招募新竹、苗栗客居以及竹頭角、牛埔莊、龍肚莊、彌濃庄鄉親南下拓荒，再加上當地原屬河川石崗荒埔地，拓墾工作更比彌濃就莊頭艱困，他們這群新美濃人跟土地與土地伯公的感情歸屬，尤其特別濃烈深厚。

在福會祭典中各庄頭舉辦的日期有所重疊，舉辦地點有以伯公會福德祠或本座伯公壇為主或由庄內鸞堂負責以及由庄內主要廟祠負責的型式，為了觀察方便，兩大區域以舉辦祭典地點類型各選擇一個庄頭為觀察點，如表 5-6，在以上各節已先就觀察點敘述其福會活動，本節再從田野調查中對美濃地區各里四大福舉辦登席地點及日期作鋪陳統計成表 5-7，以了解彼此的差異性。

表 5-6：美濃兩大區域選樣觀察表

區域	美濃庄					南隆農場					
族群	清代入墾的客家族群					日治時期三五公司招墾之桃竹苗客家及來自美濃舊部落之新移民					
選樣點	柚仔林莊	永安庄		九芎林庄	龍肚庄	永盛庄	內六寮	五隻寮	龍興庄	德興庄	
		庄頭	中庄								下庄
舉辦祭典地點	福德祠公會	伯公壇	伯公壇	結壇	聖化堂	清水寺	福德祠公會	伯公壇	勸誘堂	關帝廟	德興宮

換，之後又以公告地價向伯公會徵收。

國藝會補助 105 年度第一期文化資產類-調查與研究成果報告

奉請入座伯公數	7	本	本	7	22	31	2	本	22	7	19
境內伯公數	33	3	6	10	26	102	2	本	22	7	19
登席次數	4	3	3	3	6	2	2	1	2	2	2

資料來源：田野調查統計，「本」為本座伯公壇之意，其福會祭典以該座土地伯公為主，沒有奉請其他伯公入座。

表 5-7：美濃地區各里舉辦四大福登席地點及日期表：（）內為登席日期

里名	聚落名	新年福場所 (登席日期)	滿年福場所 (登席日期)	境內伯公生、陸座 祭祀登席
東門里	莊頭.上莊	庄頭伯公 (正/14)	庄頭伯公 (11 月)	庄頭 (8/2)
泰安里	中莊.橫街	花樹下福德祠 (正/17)	花樹下福德祠 (農曆 11 月)	坑仔底 (2/2)
瀾濃里	下莊	永安路上結壇 (正/16)	廣善堂(農曆 11/8)	荊桐坑 (8/2)
			永安路上結壇 (農曆 12/25)	老圳底 (9/1) 德勝公 (8/2) 竹園 (11/27)
中圳里	埤頭下	圓山福德祠(正/16)	圓山福德祠農/11	圓山伯公 (8/2)
合和里	柚仔林	柚仔林福德祠 (正/16)	柚仔林福德祠 (農曆 11 月)	柚仔林福德祠 (2/2.8/2)
龍肚里	龍肚	清水寺 (正/16)	清水寺/農曆 11 月	清水寺 (8/2) 石頭伯公 (1/1)
獅山里	河邊寮. 大崎下	清水寺 (正/16)	清水寺/農曆 11 月	水仙王伯公 8/2
龍山里	橫山尾	清水寺 (正/16)	龍獅福德正神祠 12/3	龍山國小前伯公 8/2
廣德里	竹頭角	三山國王宮(正/16)	三山國王宮	廣興開庄伯公 8/2

國藝會補助 105 年度第一期文化資產類-調查與研究成果報告

			(農曆 11 月)	
興隆里	竹頭角	善化堂 (正/16)	勸化堂/農曆 11 月	大埤頭庄頭伯公 8/2
廣林里	九芎林	聖化堂 (正/16)	聖化堂/農曆 11 月	九芎林開基伯公 8/2
中壇里	中壇		崇雲宮 (觀音廟) 中壇莊頭伯公 (農曆 11 月)	中壇南頭河伯公 2/2
	下竹園庄		下竹園伯公 (農曆 11 月)	
	太平庄		五穀廟/農曆 11 月	
祿興里	中壇		善誘堂/農曆 11 月	中圳伯公 2/2 ; 祿興新伯公 8/2 ; 九芎樹伯公 8/2
	上竹園庄		上竹園橋頭伯公 (農曆 11 月)	
福安里	山下	開基伯公 (正/19)	開基伯公農曆 11 月	蠻頭羅伯公 8/2
	牛埔	福安媽祖廟	福安媽祖廟	福安莊頭伯公 8/2
	崙仔頂			崙仔頂伯公 2/2 旗陽橋福德祠 9/7
德興里	金瓜寮	德興宮 (觀音廟)	德興宮 (觀音廟) (農曆 11 月)	
	三降寮		三降寮莊頭伯公 (農曆 11 月)	
清水里	清水港		紫雲宮 (觀音廟)	
吉和里	和興莊		永盛庄尾伯公 (農曆 11 月)	永盛庄尾伯公 2/2
吉東里	上九寮		六寮伯公/農 11 月 關帝廟 (帝爺壇)	
	龍興庄		關帝廟/農曆 11 月	關帝廟 2/2
吉洋里	吉洋庄		水德伯公壇 (農曆 11 月)	溪埔寮庄尾伯公 2/2

資料來源：田野調查統計。滿年福舉辦日期均是請堪輿師擇日課而定。  
伯公生日期為 2/2 或 8/2，其他日期者為伯公壇改建陸座紀念日。

根據表 5-6 及 5-7 整理出美濃新舊部落土地伯公祭祀的差異，如表 5-8：

表 5-8：美濃新舊部落土地伯公祭祀的差異表

區域	美濃舊莊頭	南隆地區新部落
觀察	永安庄、柚仔林、龍肚、廣	南興庄、六寮、下九寮、外六寮、溪埔寮、

聚落	興庄、九芎林、中圳、崙仔頂、港仔墘	上竹園、下竹園、石橋、五隻寮、太平庄、大頂寮
負責人	福首	爐主、福首
福首產生方式	公推；由值年福首自行找人傳遞；或掌廚者負責	全庄擲筊；分組輪流
祭典現場	福首及禮生進行	全莊庄民參與
儀典	新年福、滿年福、伯公生	太平福、眾神福、還福並祈福
祭壇	分上中界或上下界	分上中下三界
渡孤	於祭典前之下午辦理	於祭典中另擺供桌祭拜
祭品	由公帳準備	公帳準備外，家戶自行準備牲禮、水果。
祭儀	冷清	熱絡
慶祝活動	八音（錄音機撥放）	八音（四人團吹首）、戲班、布袋戲團、賽肥雞、發新丁紅包
奉請伯公	以小竹片或香代替，大部分庄頭以香代替，伯公轎迎請	以小竹片書寫伯公名號，伯公轎迎請
伯公數	奉請代表性的伯公	奉請境內全數伯公
登席	第二天中午，人數踴躍	第二天中午，人數踴躍。

資料來源：田野觀察調查統計。

從表 4-7 及表 4-8 明顯的看出美濃新舊部落的差距，南隆部落北起三降寮，南至荖濃溪畔，東至十坑莊，西至手巾寮和旗山鎮交接，當年承租三五公司土地耕作而定居的部落，每年祭祀土地伯公的時間和方式，跟居住美濃北片與東片的「下南」客家人，有著明顯的區別。以下分別說明：

1. **新年福、滿年福辦理方式**：美濃舊部落是在農曆十一月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辦滿年福，在翌年正月十六日左右舉辦新年福，將新年福及滿年分開辦理；南隆農場部落則是在秋收以後，選在農曆十月下旬至十一月舉行冬成福，沒有辦理新年福，採「還神隨即祈福」。<sup>221</sup>在瀾濃庄、龍肚庄、廣興庄、柚仔林庄均在農曆十二月二十五日「入年假」把境內伯公奉請入壇祭拜，稱為滿年福，到一年月十五日晚上祈福，為新年福，但光復後，美濃菸農增多，在春節前夕正是菸葉採收農忙時期，實在無暇參與登席活動，且兩福會登席日太接近，是故把滿年福

<sup>221</sup> 在農曆十月之後，各莊頭由地理師擇定一個固定的日期，由福首週知莊民，在南隆地區還福接著祈福得莊頭有：三降寮、太平庄、六寮庄、外六寮庄、龍興庄（大頂寮庄）、上九寮庄、下九寮庄、清水港庄、溪埔寮庄。

的日程提早到農曆十一月左右，目前只剩瀾濃庄下庄仍維持在入年假後登席。<sup>222</sup>而南隆部落把此兩個福會結合，稱為冬成福或冬尾福，福會日期選擇在農曆十月下旬後第二期稻作收成、菸葉育苗也結束的農閒時刻。

**2.福會次數：**美濃舊部落各庄頭包括伯公生登席次數均為 3 次以上，而南隆部落均為 1-2 次，為伯公生舉辦祭典登席的庄頭少。

**3.奉請的伯公數：**南隆地區的冬成福，把境內每一座土地伯公都奉請，如龍興庄七座，甚者連鄰庄交接的伯公也一併奉請，如金瓜寮德興里冬成福時，由庄內德興宮負責辦理，境內十七座伯公都奉請外，連庄內私壇的觀音及媽祖也一併奉請。反觀美濃舊部落庄內福會奉請的只是代表性的伯公，瀾濃庄滿年福奉請 7 座伯公而已，柚仔林庄有 33 座伯公卻只奉請七座，或許舊部落的伯公分布廣闊，且位於塘坳山徑上，不容易奉請；而南隆部落的伯公均分布在平原區。從奉請的伯公觀察，顯示出南隆部落土地伯公界定聚落意義強，在各聚落的冬成福祭祀時，以奉請的伯公位置明確的區分聚落範圍，庄民也以參加自己庄頭的福會祭拜為主。

而美濃舊部落，或許聚落形成年代較久，因庄民的漸漸拓墾，陸續的形成數個小聚落，是故除參與小聚落伯公生福會外，亦參與更大範圍的福會，奉請的伯公亦只是代表。

**4.祭祀組織：**第三節討論了各庄頭福首的產生方式，全庄列名、分組產生均為目前南隆部落各庄頭的運作模式。而美濃地區就顯得冷漠了許多，有的庄頭是由里長或鄰長找伴湊數維持，有的庄頭由福首自行找人接替，如找不到人接手只好自行連任；甚者由負責登席掌廚者全權處理、或僱請人問名以抽席金方式行之。南隆部落除福首外，更從福首中擲筊產生值年爐主，負責一切事宜，在參與庄民觀察更呈現兩大部落的差異，南隆部落的熱絡，幾乎各戶均準備牲禮、水果祭拜。而美濃舊部落只有福首及禮生在料理，顯得冷清。

**5.結壇：**新舊部落在祭拜的供桌最上層左右各綁一支甘蔗，意為節節高昇，並綁一支撐開之鸞蓬或黑傘，遮住上界神龕。供桌下擺臉盆裝水覆蓋毛巾、鏡子、

<sup>222</sup> 柚仔林福德祠管理人何辛順口述，現年 85 歲。

胭脂、梳子、檳榔、菸。其中不同點為美濃舊部落結壇的四方桌搭成兩階，分上、下兩界，上界供奉「昊天金闕玉皇大帝陛下暨列週天滿漢星君寶殿前」，下界供奉「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蓮下暨列尊神寶座前」，土地伯公屬眾尊神，是故福德正神神排放在下界；<sup>223</sup>而南隆部落結壇供桌搭成三階，分上中下界，上界供奉「昊天金闕玉皇大帝陛下暨列滿漢星君寶座前」，中界供奉「南無太慈太悲觀世音菩薩」；下界供奉「暨列五方福德正神香座位暨庄內福德正神香座位」，另外在露天擺一供桌，供奉「本境海陸無祀孤魂香座位」。<sup>224</sup>

**6. 祭典現場與祭儀：**美濃舊部落新年福、滿年福祭儀參與者大都為福首，顯得冷清，南隆部落雖只辦理冬成福還福接著祈福，但除了公帳準備全豬、全羊、五牲禮外，幾乎各家均備三牲或水果隆重祭拜福德正神，還以所準備的雞隻舉辦肥雞比賽助興，顯得熱絡。

無論在美濃舊部落或南隆部落，福會登席都是採取「公食公開」方式，把祭祀、宴客費用由參加者平均分攤包禮。由於答謝天恩的許願者會寄附祭儀的豬、羊或白米（這些都作為登席的佐菜），所以各庄宴席金額差別很大，從二百元到五百元都有。正因為「伯公福」的席金是公食公開，並無充裕資金，各伯公壇平常並無正式組織，而都由各該里長或里內熱心公益、有公信力人士充為管理人，幾乎都沒有餘錢可以從事造福村民的「社會福利」事業，伯公壇的整修均以個別事件發起捐款者從事之。如欲重修廟宇則設委員會或里長等數人為發起人處理其事。

伯公福是美濃地區庄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管儀式的多寡。經由宗教祀典的進行，無形中有著整合庄民的社會功能，這也正是民間宗教與庄民生活密切相連的特質。

<sup>223</sup> 溫廷輝，現年 91 歲，負責柚仔林庄滿年福禮生。

<sup>224</sup> 劉添福，天雲宮（茶頂山）堂主，負責民國 89 年內六寮冬成福禮生。

附圖 5-1 中壇里土地伯公舉偶



• 中壇劉屋田中伯公



• 中壇劉屋伯公



• 南清伯公將原三粒石放置於廟祠後



• 上竹園庄頭伯公

附圖 5-2 祿興里土地伯公舉偶



• 石橋伯公保留露天石碑式



• 楊寮下水圳伯公



• 河壩埔里社真官伯公



• 石橋田頭伯公

附圖 5-3 德興里土地伯公舉偶



• 德興庄尾伯公位於公墓區



• 德興伯公



• 德興庄頭伯公



• 忠孝路鐵路旁伯公



附圖 5-4 清水里土地伯公舉偶



• 南中伯公



• 清水南清伯公



• 清水里鍾屋伯公



• 盛興裝庄頭庄尾伯公

附圖 5-5 吉東里土地伯公舉偶



• 吉東水口伯公



• 六寮湛屋伯公



• 大頂寮龍興莊庄頭伯公



• 大頂寮龍北伯公



附圖 5-6 吉和里土地伯公舉偶



下九寮庄瑋柏公二月二日伯公生以闔雞比賽慶祝



• 四隻寮四維庄伯公



下九寮庄頭伯公



• 二十一隻屋福興庄頭伯公

附圖 5-7 吉洋里土地伯公舉偶



• 吉洋庄庄頭伯公



和興莊莊頭伯公



外六寮雙甲伯公



溪埔寮雙庄伯公

附圖 5-8：龍獅伯公滿年福



龍獅伯公滿年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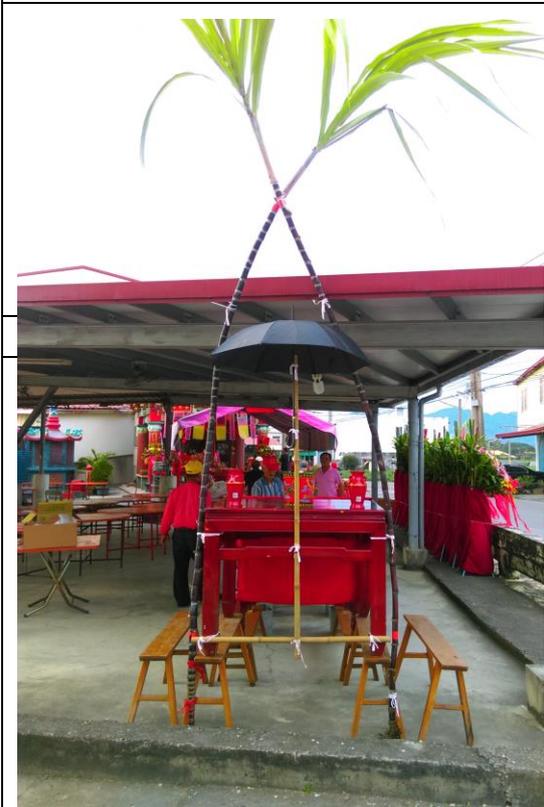
龍獅伯公滿年福



龍獅伯公滿年福



龍獅伯公滿年福



龍獅伯公滿年福



龍獅伯公滿年福



龍獅伯公滿年福



龍獅伯公滿年福



龍獅伯公滿年福



龍獅伯公滿年福



龍獅伯公滿年福

附圖 5-9：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崇雲宮 105.12.18 滿年福

## 第六章 南隆地區的義民信仰及敬義塚

歷經不同階段，族群墾拓的臺灣，曾經歷經過二百餘年的械鬥相殘與族群對峙，因此而喪生的人實不在少數，客家人曾經參與過臺灣歷史幾次重大的民變事件，死難的人數都相當的多，因此而產生的義民爺以及忠義諸公的信仰，早已成為臺灣客家人特有的崇祀，兩者也因歷史事件，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分別；義民廟屬北部地區客家庄特有的崇祀，忠義諸公則是南部六堆客家社會崇祀的對象，分別以新竹縣新埔鎮的褒忠義民廟及屏東縣竹田鄉的西勢忠義祠為中心，原都為福客械鬥戰死的客家人集葬一地，此後義民爺漸成客家人信仰的重心。南北兩廟因建制的差別，南部偏重於官祀色彩，祭禮較為莊嚴，北部純為民間信仰，香火鼎盛，信徒遍及全臺各地。

清廷統治臺灣之後，對於各地層出不窮的民變，向來都利用「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手段，遇有任何人起事，大多藉起事者敵對之人代為征服，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戴萬生事件，清廷都曾結合客家人的力量，打擊反抗力量，因此而死難的客家人，集葬在一起後，又獲得清廷的敕封「褒忠」或者「懷忠」，客家人乃敬他們為義民，儘管在神格上，這些義民從來沒有脫離過有應公的位階，但在客家人親密而又自我膨脹的情感下，卻已昇化成正神大道，而成了一種特殊的，亦神亦祖的信仰。

### 第一節 客家人對無祀孤魂信仰的詮釋

義民信仰是民間信仰的一種，民間信仰是以遠古的泛靈信仰為基礎。泛靈信仰是相信世界上所有的物體，都附有精靈或靈魂的存在，是人類古老的宗教信仰形態。主要包括了亡靈崇拜、自然崇拜、庶物崇拜以及巫術禁忌等。亡靈崇拜出自於靈性崇拜，即認定一切具體物質的本身，必須寄賦於代表生命的靈魂，才能發揮生活的效用。民間相信人死之後就成了鬼魂，出自於傳統的靈魂不滅的觀念。

## 一、悲天憫人的情懷

依古人的觀念，人死後便到陰間，其生活與陽間無異，所以鬼魂也要飲食、金錢，由人們在祭祀儀式中奉獻，否則因得不到祭祀而淪為厲鬼。台灣民間對於鬼魂的崇拜特別虔誠，尤其對於凶死的亡魂，包括自殺、被殺、夭折、橫死等鬼魂。俗信這些厲鬼因為得不到超生或歸宿，就會流落人間為非作歹。為了安撫這些「無緣鬼魂」就必須置祠供奉。其中較為特殊的祠廟就是義民廟。所謂義民專指那些為保鄉衛民而英勇犧牲的忠烈義士，他們或為守土救民而捐軀，或為除暴安良而殉難，當地居民因其生前有功於世人其靈可升天為神，又為免他們流落成無主的孤魂野鬼，故集體埋葬稱之為「義民爺」，其埋葬處稱之為「義民塚」，建祠祭拜則稱之為「義民廟」。

福佬人雖然也崇祀義民爺，但並沒有把他列為一般的正神；反而類比為「有求必應」的有應公、大眾爺一樣的去信奉。連祈求的項目疾病、婚姻、運氣、賭博也雷同；他們每逢初一、十五或清明、中元等的節目祭拜、或各依義民犧牲之日為其祭日，故各地祭期不定。只有客家人特別崇祀，常定期舉行公祭，衍化出客家人獨有的「義民節」，所以有些人誤以為義民廟是客家文化特有的廟宇形態，其實本省各地都有這類義民爺之祠，非客家人所專有。

明末台灣地方初闢，到處蠻煙瘴氣，大陸移民必須刻苦耐勞的應付這些自然災厄，又得對抗荷蘭人原住民，故往往結村自保，村民中或有為開疆闢土而不幸死亡的人，或有為防範敵人而奮勇罹難的人，村民叢葬之後建祠祭拜。鄭成功率軍民來台之時，台灣為化外之地。亦相約畫地為營聯庄為壘，每與盜匪對抗之際，總有無以計數的移民喪命，當地人感其保衛地方有功於民，立祠追報，也叫做義民。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滿清戰敗割台灣予日本，當時駐台的官兵和愛國志士均群起抵抗，終因寡不敵眾而死傷殆盡，鄉民將殉難者的忠骸收埋，成為義民塚。日本據台之後，又不斷發生革命事件，如北埔事件、羅福星事件、六甲事件、余

清芳事件等等各事件都有義民被處死而犧牲性命的。當時民眾不敢稱作義民，收埋後只好以大眾爺名義稱之，待台灣光復之後，乃另建祠改稱「忠烈祠」「義民爺」。

由上列各項史實，我們便可以明顯的看出，義民爺的奉祀，並不是客家人的專奉神祇，而是或為明代自大陸移民來台的創業先烈，或為追隨鄭成功光復台灣的忠軍義士；或為清代民變保鄉衛民的忠義之民，或為護台抗日的忠烈之士。

客家人在遷移後，居處習慣、生活習俗等，都有類聚群居的傾向。從義民廟的分布還可以看出，客家庄大都分布在農業地區；這種務農為主的社會，為了儘量有效的經營共同的生業，家族與家族之間進而彼此合作，甚至日常生活也為整個群體共同生活的繁榮而全力以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生命共同體」的客家意識<sup>225</sup>。

雖然傳統上都認為義民爺的神格並不高，然而客家人本來對靈魂崇拜就有其淵源；如各家宗祠對祖先之崇拜，萬善祠對無緣枯骨之崇拜，義民廟對先民忠義精神之崇拜等。這些以家族為中心的信仰理念，其實就是客家族群意識的表徵。

義民爺以及忠義諸公的位階，會被訂為有應公崇祀之列，主要因為這些死難的人士，在客家人眼中雖是忠義捐軀之士，但死後亡靈並沒有子嗣領回奉祀，反而集葬在一起，和其他各地的百姓公或者萬應公，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當然很難擺脫有應公的地位和角色了。

至於客家社會願意承認的有應公，也普遍存在於南北各地的客家庄，中壢忠義祠所祀的忠義公，為清代唐景崧麾下的「河南兵」，大羣公裡埋的竟然是荷蘭人，新竹新埔的義勇二十七公，埋的也是河南兵的屍骨，橫山九讚頭和北埔南坑都有覲婆娘娘，相傳是略通巫術，常為人收驚的接生婆，死後村人為紀念她而建的小祠，苗栗市水源里的水流娘，則是祭祀被水溺斃的婦女，南苗的范苟，因抗清而亡，如今已被人們敬為范苟伯公，卓蘭的軍民廟，祭祀的則是中法戰爭時，

---

<sup>225</sup> 陳運棟，從歷史與族群觀點看義民信仰，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度全國文藝季系列活動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 193-203，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主辦，1994。

清廷派駐到臺灣的中國湖南軍，高雄六龜的新威，有祭黃仙人的小祠，屏東高樹的忠勇公，為清道光年間，奮勇護衛村庄的死難者，大路關的恩公廟，祭祀的是清咸豐年間，福客械鬥死難的二十三人……上述不勝枚舉的例子，都印證了客家社會中，孤魂野鬼的崇祀，其實是相當發達的！

## 二、陰神轉為陽廟的歷程

對於無主孤魂會變成全庄的祭拜，其轉化的過程也是此論文想去釐清的，李亦園、余光宏、李豐懋等人都做過探討，李亦園認為雖然從陰廟特徵的轉變情況理出來的圖像仍屬較為零碎，但是其轉變的趨向卻是至為明顯的，而從這種轉變的內在意義出發，正好可以說明中國人超自然觀念中很重要的一項特徵。從陰廟轉變為陽廟的意義，表示鬼魅可轉變為神明，也就是說屬陰的鬼魂經過人的崇拜可以逐漸轉型為陽的神靈，陰陽兩界的相通，正是中國民間信仰宇宙觀的特性。

從宗教學的立場言，鬼魂之能夠轉型為神，亦即代表「人」在終極的狀況下，亦可轉變為神。<sup>226</sup>其實從民間信仰儀式中祭品的分類，也可了解這一轉換的意義，一般民間儀式中祭祀祖先鬼魂的祭品都同樣地用熟食，可見在觀念中祖先與鬼魂是相等的。因此鬼魂之能轉變為神，亦即表示人在死後亦可經由一定過程轉變為神。再從另一方面看，民間信仰中所有的神明，無論是媽祖、關公、祖師爺、保生大帝、義民爺……等等，實際上亦無一不是由人轉型而成。所以人與神界的相通，或者說陰陽兩界的可轉換，確是傳統中國超自然觀的主要特徵。<sup>227</sup>

從義民祭拜轉換成陽廟的歷程，我們固可看到他們趨向於仿效香火廟的種種行動，但同時由於這種種行動的趨向，我們又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所表現宗教信仰的基本理念與理想目標，以及他們在現代化力量影響下所產生的變化與順應，那就是：崇拜對象的神聖化、崇奉範圍的公眾化、儀式活動的功利世俗化與關係脈絡的超地域化。對應於義塚的祭拜是否有如學者文獻的研究？擬透過田野調

<sup>226</sup> 李亦園，〈祭品與信仰〉，《信仰與文化》，頁 225-231，台北：远流圖書公司，1978。

<sup>227</sup> 李亦園，〈民間寺廟的轉型與蛻變〉，《田野圖像：我的人類學生涯》，立緒出版社，1999.10

查、實地訪談觀察，釐清印證。

## 第二節 南隆地區的義民爺信仰

南隆農場因北部移民進駐，相對地也將義民信仰帶入，義民爺或稱義勇公、忠勇公、義民公，是一群在清代不同時期，為保鄉衛土而犧牲的平民百姓，受到當世或後人尊崇，而建亭、祠祭祀的陣亡義民。有關義民的信仰淵源，主要是指清朝乾隆年間反清抗官的「林爽文事件」之由台灣中部蔓延至北部桃、竹、苗地區，該地區客籍人士為保衛鄉土，組織義民軍以資對抗之死難者的祭拜。乾隆 53 年（1788）全台林案亂事平定，由竹塹地方客籍人士建義塚收埋死難義民；同年清乾隆皇帝以「褒忠」二字頒匾褒揚，新竹地區士紳林先坤等人遂倡議建廟崇祀，而有褒忠亭義民廟的建立。由於義民爺的忠義精神而受到朝廷的冊封，遂成客家社區的信仰神明。

義民信仰是台灣客家人的宗教觀念中一個相當突出的特色，它的形成與清代台灣的社會背景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當時「義民」忠骸不只是客家人，但「義民爺」信仰卻成為客家人的保護神。因此客家人二次移民後，在信仰上仍以義民爺為主，這種信仰也成為了客家人的凝聚工具。而且在新埔義民廟祭祀圈逐漸擴大之際，有些較偏遠地區，則以分香方式，擴展了義民爺的信仰。

現今在南隆農場附近的高雄市旗山區旗尾義民廟，也因有上千個北部客家移民，故其義民爺信仰仍依「分香」方式，與祖廟新竹縣新埔義民廟的密切聯繫與活動方式均息息相關。一般客家信眾咸認其對保鄉佑民、消災解厄、解除六畜瘟疫最為靈驗。

### 一、旗美義民廟的信仰

#### （一）旗美義民廟的由來

日治時期來自新竹州的客家人約有五、六戶人家，南遷到旗美地區崙仔頂(今

旗美義民廟附近)一帶，最早有劉姓(耆老劉純安先生之阿太率其阿公兄弟等) 2 家、張姓(即張阿財父母和 3 兄弟) 3 家、另有黃姓(黃玉生) 1 家；而有一位名”劉清文”者，則是到日治後期才搬來的。<sup>228</sup>這些北客原來是互不相識的，卻不約而同來到旗美崙仔頂。來到此地後才發現劉、張兩家原住地均為新竹縣新埔鄉，且距新埔義民廟約五十公尺遠而已。

這些北客移民中，張阿財與張阿六兄弟為求旅途平安、企盼來到南部後能夠一切順利，在出發南下前特別向新埔枋寮義民廟祈求香袋、令旗，隨身攜帶至旗尾山下的崙仔頂落腳。當時住的是小茅屋，並墾田維生，義民爺之令旗也開始在張家奉祀，我拜訪張阿財孫女張玉真女士(現年 69 歲)回憶起當年每天奉飯、祭拜的情形並娓娓道來。得知：張娘水(張阿財之父)與張阿財、張阿六兄弟均懂得草藥之常識，並且熱心助人，於是附近鄰居每有身體欠佳、患有疾病者，由於當時醫療設施甚為缺乏只得求助他們；加上張家祭拜義民爺之虔誠，張阿財當乩童、其弟張阿六為筆生，許多民眾到此祈求身體平安、家運順遂、並消災解厄等極為靈驗，更吸引了許多信士慕名遠道而來。

張玉真女士說：他是家中的長孫女，從小到大三餐奉飯都由他負責；每月初二、十六作牙，門口都會放置牧草和水，以示供給義民爺的兵馬食用。當時他家的祖堂正中間是義民爺之黑色令旗，祖先牌位則擺在旁邊，義民爺在他們心目中之地位不言可喻；而且每天按三餐奉飯祭拜，亦即每餐吃飯前第一碗飯，一定是給義民爺吃的，其他的家人隨後才可開飯，由此可見義民爺已是他們家中的一份子了，更是家中最長之長輩。張阿財死後(66 歲去世)，這支令旗就由其弟張阿六奉祀，目前由張阿六的兒子張德添奉祀中。當我到張阿六的兒子張德添家追溯最早的令旗時，<sup>229</sup>赫然發現令旗有四支，即為李、陳、黃、張四軍師之令旗，算起來已將近一百年了。

<sup>228</sup>北客耆老劉純安先生 72 歲口述。

<sup>229</sup>黑令旗相傳在清乾隆及同治年間，義民軍兩度起義參與平亂時，參戰義民手綁短黑布，用以識別敵我；也有一說指義民軍出征所用得旌旗是黑色的，而黑令旗就是義民軍的軍旗；兩種說法殊途同歸，均指黑令旗為義民軍軍魂代表，由於義民爺沒有具體神像，所以黑令旗就成了義民爺的

如今張德添先生仍然每天三次上香祭拜義民爺，每月十六作牙，遇到四位軍師生日時更辦牲禮祭拜之。每年農曆七月義民節普渡，這四支令旗一定回祖廟——新竹褒忠義民廟過火，隨後再領回家中祖堂祭拜。觀其祖堂擺設更可看出張家對義民爺之敬重，左（大位）擺義民爺，右邊才是祖先牌位，神桌下有龍神牌位。

後來張阿財年紀漸長，又有同樣來自北部的客家人乩童劉清文，便另製令旗從張阿財處分香至田間的一間小茅屋（今旗美義民廟前方左側），專們幫人家求神問卜、加以此時崙仔頂一帶因氣候失調，瘟疫流行，居民瀕於垂危困厄之境，來求卜問事的人越來越多，劉清文與張阿六（當筆生）等人便為人祈求義民爺英靈默佑、馨香禱祝，長達十多年之久。

劉清文也是北客移民，作為旗山大地主吳郭足女士之佃農。吳郭足女士是旗山福佬人，也聞悉劉清文祭拜的義民爺非常靈驗，前來求神問卜之民眾絡繹不絕。便於民國 38 年（1949），捐獻了兩分土地，作為建廟用地；是年，正殿落成。由鄉鄰劉阿昌、黃義勝、劉清文等人與張阿財商量，由四人輪值爐主，供奉義民爺靈位，讓鄉民共同膜拜，祈求義民爺英靈默佑、消災解厄，以期合境平安。如此歷經數十年寒暑威靈無比，也吸引大批南來移墾的美濃南隆地區「台北客」前來膜拜，居民深感神恩再造萬民生慶，乃有建廟之議，以樹義民之忠烈，藉安英靈。<sup>230</sup>

## （二） 旗美義民廟的建廟過程

民國 38 年（1949）承蒙吳郭足女士慷慨捐獻兩分地建廟，信徒們亦積極捐出款項，乃得以鳩工興建大殿，是年正殿落成，得以安奉義民爺香座，舉行盛大慶典活動。廟宇結構雄偉，門額高懸乾隆御筆「褒忠」匾額，前庭開闊氣象一新。此後，義民廟祭典事宜爰分由旗山、美濃、杉林、甲仙、六龜和高樹等鄉鎮信眾輪流主辦。義民廟之規模，逐年陸續擴建。

---

分身。2006.8.24，〈新聞小辭典〉，《自由時報》，第四版。

<sup>230</sup>徐正光等，《美濃鎮誌》，美濃鎮公所，1996，頁 813。

此廟先於民國 43 年（1954）八月初完成褒忠亭，民國 44 年（1955）依法成立管理委員會，旋即改組為理事會，由吳郭足女士當選第一屆理事長，繼續籌建兩側廂房。

民國 55 年（1966）又擴建成現有的規模，座落在旗尾象頭山下的盆地邊緣，背倚旗美連峰，面臨廣闊的美濃平野，古色古香、佔地寬廣的義民廟，前有寬闊的廟埕，後有優雅的花園，廟的建築採古代宮殿式三棟兩橫式，裝飾典雅，花鳥人物，無一不栩栩如生。

民國 63 年（1974）理事會又奉命改組為財團法人旗美褒忠義民廟董事會，遴選劉祖燕為首任董事長。

民國 70 年（1981），更增建二層樓房之現代化建築「中正紀念圖書館」，以促進地方文教發展，提供鄉里學子良好的讀書環境。如今之廟貌亦已巍峨可觀矣。

旗美義民廟背倚旗美連峰尾端的象頭山，前臨美濃平原，視野開闊氣象萬千。黎明時分霞光萬丈，為勘輿學中的風水寶地，符合客家人理想的地理風水概念。<sup>231</sup>

### （三） 旗美褒忠義民廟的慶典活動

旗美義民廟是旗山地區的桃竹苗移民「北客」後裔的信仰中心，其慶典活動過去均由旗山、美濃、杉林、甲仙、六龜和大樹<sup>232</sup>等鄉鎮的北客信眾分五庄輪流主辦，自民國 70 幾年起已經取消輪庄活動。依傳統習俗每年農曆七月中旬就開始一連串的祭典活動。首先是每年農曆七月 18-20 日新竹義民廟舉辦義民節普渡活動，「北客」後裔都會帶著令旗組團返回新竹新埔祖廟割香、過火，並藉此機會返回老家探望親友。

割香南返後，接下來就準備進行冥陽兩利水陸法會，水陸法會的內容包括祈安法會、放天燈、放水燈、安大士爺、做醮、普渡、神豬比賽等。為了與鄰近地

<sup>231</sup>蕭盛和，〈一個客家聚落區的形成及其發展：以高雄縣美濃鎮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 59。

<sup>232</sup>據昭和 5 年（1930），《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得知大樹鄉的北客人口數有 111 人之多，因其地理位置接近旗美地區，故參與旗美義民廟之輪值祭典。

區其他義民廟錯開活動時間，旗美義民廟每年都在農曆七月最後三天舉辦普渡活動，首先登場的是 7 月 28 日在美濃鎮中壇橋下的美濃溪畔，舉辦祭水靈儀式並「放水燈」以撫慰水中神鬼亡魂，今年信徒們施放的水燈大約有三十多盞。

第二天（29 日）就在廟堂舉辦普渡活動，同時遙祭國軍戰歿將士英靈及普渡無祀孤魂，祈求庇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五穀豐登，六畜興旺，演戲二天。尤其是「神豬比賽」最吸引眾人的目光，在十年前高屏溪還沒有被政府宣布為水質、水量、水源保護區前，這項比賽是各養豬戶比養豬技術、財力和誠心的競技場，總吸引許多養豬戶投入。根據廟方說法：自清代開始，每年農曆七月義民節，義民廟普渡並祭拜陣亡將士時，鄉民以大豬大羊獻祭陣亡將士，後來演變成大豬大羊比賽，<sup>233</sup>二百餘年來已相沿成習，現在全國各地有名的義民廟在義民節時，都還是舉辦神豬大賽。<sup>234</sup>

近十年來，美濃鎮被列為高屏溪水源保護區之後禁止養豬，不管是水陸法會，還是普渡活動和大神豬比賽，規模明顯地一年比一年小了。第三天（30 日）有卡拉 OK 歌唱同樂，鄉親們高唱客家山歌；12 時敬備薄酌，每年都有 150 至 200 桌的鄉親與信眾湧入，同結善緣，熱鬧無比。

#### （四）南隆地區居民與旗美褒忠義民廟的互動關係

《台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記載：位在旗山往美濃路上，俗稱旗美義民廟的褒忠亭，會選擇在六堆的邊陲地區建廟，顯然跟移祀者的墾拓有關，<sup>235</sup>經我查證確實發現：是北部客家人為討生活陸續遷居南部，最先來到旗山與美濃鎮交界、旗尾山下的崙仔頂落腳。其中信徒（新竹縣新埔人）張阿財由枋寮義民廟分出香火，帶著四面令旗來南部奉祀。

後來三五公司南隆農場擴大經營規模，大批北客南遷，更吸引大批南來移墾

<sup>233</sup>按：大羊比賽是以羊角來取勝，羊角要有 2 呎以上才列入評等。

<sup>234</sup>宋宜澄，《台灣時報》，第 13 版，2006.8.22。

<sup>235</sup>劉還月，《台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台灣省文獻會，2001，頁 183。

的「台北客」前來膜拜，居民深感神恩再造、萬民生慶，乃有「建廟」之議，以樹義民之忠烈，藉安英靈。旗美義民廟建廟之初，原本只有移墾者的信仰而已；不巧鄰近地區發生瘟疫，致使六畜不興，五穀不收，附近閩、客兩籍的人士前來祭祀後，狀況大為改善，旗美義民廟的香火日盛，廟的左廂，還設有專門替人們消災解厄，問病求藥的「辦事廳」，不僅成為臺灣客家人義民廟最特殊的一個例子，更說明了這座褒忠亭，在當地居民心目中所佔的重要地位。<sup>236</sup>

按張玉真女士口述：當時南隆地區有許多養豬戶，瘟疫不斷，養豬不易成功，北客鄉親就會到旗美義民廟祈求義民爺，並帶回令旗供奉在豬舍的牆壁上方，每天早晚上香，盼義民爺保佑其豬隻平安順利成長，期能改善家庭生計。

後來瘟疫情況果然改善了不少，消息傳開，全南隆地區的養豬戶幾乎都會在豬舍祭拜義民爺，供奉令旗，每年七月中旬新埔義民廟祭典時，再拿到祖廟過火；割香回來後暫時安置在旗美義民廟裡，迨月底旗美義民廟舉辦義民節普渡活動，於 30 日活動結束後，再領回令旗回家祭拜。

如今旗美義民廟，除奉祀義民爺之外，還奉中壇元帥、三官大帝、玄天大帝，觀音佛祖，天上聖母等眾神佛。每年義民節擴大中元普渡祭典活動，感念義民爺的庇祐六畜興旺，尤其是旗美地區農家賴以就學或成家立業之主要經濟來源的豬隻，特別舉辦神豬大賽，得獎神豬成為奉獻給義民爺的最重要祀品。<sup>237</sup>

因此每年旗美義民廟舉辦普渡，許多北客鄉親都會準備豐富的牲禮，向義民爺慶賀義民節，並普渡鬼月放年假的眾家好兄弟。

以今年（2006 年）神豬大賽冠軍得主謝文祥父子為例，謝家是美濃人口中的「台北人」移居美濃鎮的後裔，歷代都是義民爺的信徒，在以前美濃鎮還沒有被政府宣布禁止養豬前，每年七月底旗美義民廟義民爺生日時，他家就常是大豬的敬獻者。就算現在美濃鎮幾乎沒人養豬了，謝文祥仍然在家院子角落，闢一個豬圈蓄養神豬，就等一年一度的義民爺生日時，用大神豬敬獻義民爺，感謝義民

<sup>236</sup>劉還月，《台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台灣省文獻會，2001，頁 183。

<sup>237</sup>蕭盛和，〈一個客家聚落區的形成及其發展：以高雄縣美濃鎮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

爺對他全家的眷顧。

謝文祥的兒子謝自強是美濃鎮數一數二的大農戶，自有和承租的農田，算算總共有二十二公頃，分別種植香蕉木瓜稻米和紅豆，也身兼美濃鎮農會香蕉產銷班的班長。阿扁總統到美濃視訪時，鎮農會一定會安排他和總統一起圍桌座談。故其飼養的大神豬，自然香蕉木瓜吃不少。真的可能水果吃得多，他養的大神豬不僅頭好壯壯，四肢更是強健，追趕跑跳碰樣樣不含糊，根本不曾出現被動物愛護人士詬病大神豬站不起來，需要人工灌食的問題。

為了宰殺這隻重達一千三百台斤的大神豬，一大早謝家雇請了好幾名殺豬好手，也準備了好幾支煮滾水的大鍋子，首先將神豬趕出豬圈，總計十幾個人操了半天功夫才將其搞定，下午敬獻過義民爺後，晚上就在他家院子內宴請親朋好友。<sup>238</sup>

### 1.義民爺的祭典日期

旗美義民廟的祭典日期錯開祖廟的活動日期，故訂於每年農曆七月 27-30 日舉行義民文化節。今年（2006）的義民節祭典如下：

- 1.國曆 8 月 20 日（農曆 7 月 27 日）未時起鼓開壇宣經禮懺，三日連宵。
- 2.國曆 8 月 21 日（農曆 7 月 28 日）下午 2 時於中壇橋，下游放水燈。
- 3.國曆 8 月 22 日（農曆 7 月 29 日）上午 9 時叩謝天恩，祭拜義民爺，下午 2 時神豬比賽頒獎；同時遙祭國軍戰歿將士英靈及普渡無祀孤魂，祈求庇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五穀豐登，六畜興旺，演戲二天。
- 4.國曆 8 月 23 日（農曆 7 月 30 日）上午 10 時卡拉 OK 歌唱同樂，12 時敬備薄酌，同結善緣。<sup>97</sup><sup>239</sup>

伯公的祭典基於地方的安寧與祈求農作物可以豐收，各座土地伯公成了居民的守護神，在美濃除了散佈在各處的土地伯公外，各個聚落仍會以較早設立的伯公或庄頭伯公為首舉行年中的四大福祭典，所謂四大福為新年福、二月二日、八

---

系碩士論文，2004，頁 59。

<sup>238</sup>宋宜澄，《台灣時報》，第 13 版，2006.8.23。

月二日及滿年福，定於正月十五日舉行者稱新年福，二月二日、八月二日為伯公生日，滿年福則擇十一月下旬的吉日，也稱太平福。

此外，義民祭典活動有幾個項目是伯公祭典所沒有的，例如：割香、放天燈、放水燈、安大士爺、做醮、神豬和羊角比賽等。每年義民節擴大中元普渡祭典活動，感念義民爺的庇祐六畜興旺，尤其是旗美地區農家賴以就學或成家立業之主要經濟來源的豬隻，特別舉辦神豬大賽，得獎神豬便成為奉獻給義民爺的最重要祀品。

## 2.豬舍祭拜&豬欄伯公

南隆地區的養豬戶，為祈求義民爺保佑其豬隻平安順利成長，進而改善生活起見，幾乎都會在豬舍供奉令旗，祭拜義民爺。<sup>240</sup>

義民廟所祭拜的是「黑令旗」，因為義民爺沒有具體神像，所以黑令旗就成了義民爺的分身。

## 3.旗美義民廟設置「辦事殿」

旗美義民廟建成之初，原本只有移墾者的信仰而已，不巧鄰近地發生發生瘟疫，致使六畜不興，五穀不收，附近福客兩籍的人士前來祭祀後，狀況大為改善。旗美義民廟的香火日盛，廟的左廂，還設有專門替人們消災解厄，問病求藥的「辦事殿」，不僅成為台灣客家人義民廟最「特殊」的一個例子，<sup>241</sup>更說明了這座褒忠亭，在當地居民心目中所佔的重要地位。綜上所述：

a.旗美義民廟是自行移墾至旗美地區務農的新竹縣新埔鄉民張阿財，攜帶義民爺令旗南下的，係自新竹義民廟分香而來；而五穀廟之成立，則是三五公司南隆農場招募的佃農羅阿東自苗栗縣朝南宮分香南下，雖同樣是北客移民自北部故鄉分香而來，但卻各有不同的建廟背景故事。

b.旗美義民廟與南隆五穀廟的相同點：都是當時瘟疫猖獗，居民死亡者眾，為求消災解厄、保鄉佑民。不同的是：義民廟尚有解除六畜瘟疫之靈驗而神奇，

---

239

<sup>240</sup>張玉真女士口述。

因南隆盛行養豬，來到南隆卻用於六畜瘟疫之祭拜，故有拿回令旗在自家豬舍牆壁上方祭拜的現象。

c.旗美義民廟至今仍然祭拜「黑令旗」，絲毫沒有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主要是旗山與美濃地區的北客移民加上在地的南部客家人，對於客家的傳統民俗與信仰仍然「根深蒂固」。

d.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的北客移民南遷時間較張阿財為早，五穀廟於 1924 年興建，也早於旗美義民廟的 1949 年才建廟。但畢竟義民廟是北客移民心目中最敬仰的原鄉神祇，從小就祭拜的義民爺便於旗美地區建了分香廟，也自然而然就近加入旗美義民廟的慶典與祭拜行列。

e.自民國 38 年（1949）旗美義民廟建廟以來，慶典活動均由旗山、美濃、杉林、甲仙、六龜和大樹等鄉鎮的北客信眾分五庄輪流主辦，直至民國 79 年起已經取消輪庄活動，改為每一年都集中到義民廟參與祭典活動。

f.北客攜帶義民爺令旗南下，是基於遠赴異鄉打拼面對不可知的未來而祈求義民爺保佑；但是定居下來之後，還是遵從地區習俗，對在地伯公的感恩回饋，庄頭庄尾也設置伯公神位，晨昏定省予以祭拜。不過美濃地區的老庄頭如瀾濃庄和龍肚庄，農曆二月二伯公生日祭典時都聯合區域內各里的庄頭舉行聯庄祭典，數十尊伯公齊聚一堂接受鄉民膜拜。以北客為主的南隆地區僅舉行各庄頭的獨立祭典，聲勢不如以南客為主的老庄頭浩大。

### 第三節 南隆地區的義塚及祭祀

實地探訪南隆地區，在田調的過程中發現有義塚祠的公墓計有：中壇庄、吉洋庄，並將義塚祠裡的楹聯抄錄，透過楹聯的分析了解，希望勾勒出敬義塚祭拜的宗教特質。

客家人每年的掃墓期間均擇期在農曆二月至清明節之前，客家俗諺說：「二

---

<sup>241</sup>劉還月，《台灣客家族群史 民俗篇》，台灣省文獻會，2001，頁 183-184。

月節氣好掛紙，三月來去沒人瘞（關心）。在清明節後，由善堂為首的負責人會派員到轄境的公墓巡視，若有多年沒有人祭掃的墓地或暴露在外的骨骸，則會把這些骨骸撿放到「義塚」裡，在清明後三天，由善堂或全庄推舉出的福首為主事準備牲禮到義塚前祭拜。

義塚祭拜，每年分春秋兩祭，春祭在掃墓後；秋季在中元節前後，南隆地區各個聚落的義塚分布如下：

表 6-1：南隆地區敬義塚負責廟祠及祭祀圈表

序號	莊別	地點	負責廟祠	祭祀圈
一	中壇祿興庄	大子碑義塚	善誘堂	中壇里、祿興里
二	吉洋庄	吉洋公墓義塚	溪埔寮 <sup>㊦</sup> 集貨場	吉洋、吉東、吉和

資料來源：田野調查整理。

除親臨義塚現場作記錄觀察，並拜訪主事的廟宇或福首，了解祭祀緣由及其形式組織，作為比對分析的參考依據。

## 一、南隆地區的義塚

### 〈一〉中壇祿興庄義塚

中壇祿興庄義塚當地人稱大子碑義塚，為美濃鎮的第三公墓，義塚已修建成祠，祠名為「納骨祠」。石碑上寫著：「靈感無祀男女孤魂香座位」，石碑上方有一扇形橫聯，書：「有求必應」；左右對聯為：「有德能至遠，為功可自長。」石碑左右分別為「男堂」、「女室」，以一對聯呈現：「靈氣長存施惠澤，感誠永著祀清香。」在納骨祠的左方有一座「化骨爐」，右邊為「金爐」，拜亭處有兩對楹聯，分別為：

納並孤骸上下無分歸一塚，

骨參殘質女男有別讓千祥。

靈通傳遠近遊魂縹緲歸壇上，

感應達乾坤散魄依稀滯塚中。

太子碑義塚祠拜庭的牆面雋刻著其沿革及告示，其〈納骨祠略傳〉沿革記述：「祠名納骨及有意義（俗名義塚），即收納無祀孤骸集於中間，而望一般善信舉行共祀者也。遠在民國二三年間有位善民謝阿水先生曾在月形山腳居住，志在開墾，但當時一帶荒地常常發現殘墓在焉，卒得謝先生有為，自援經費收集殘骸，共墓于太子碑墓地場中，以供大眾祭祀，是第一次工程。歲月如梭經過三十餘年後，舊塚破壞難堪，且適逢台灣光復祖國之時，以善誘堂全體善信共議維持改建，隨即籌備信士劉新華、劉慶施、林垂昌、曾廷楸、劉瑞日、鄭雙典等發起人，其他一般善信合口同心極力支持，築成後遂將以集骸骨焚化共祀，全時決議每年清明節第二天為定期眾祭，議決為靈感堂，是為第二次工程。又經過十八年之久再由鍾進通先生向善誘堂建議改修靈感堂乙案，堂中全體善信肝胆相照，隨時籌備改造，眾舉劉漢德先生為主任委員、蕭榮順、傅雙桂為副委，劉福厚、鍾啟元、劉昌上、劉昌富、楊雙春、潘丁坤、吳金龍、張德有、劉正富、鄭兆春等為委員，幸得各善信極力援助於民國六十五年歲次丙辰四月十二日興工，本年七月二日竣工，改為納骨祠，此是第三次工程所由來也。……」另一側亦書寫著告示：「敬告各位仁人孝子先生：本納骨祠圍牆境內，不可漸寄令先骨罐，以維環境秩序，凡有無祀骸骨要入祀者，須向善誘堂管理人申請，依照原則辦理。」

## 〈二〉吉洋庄義塚

位於美濃東南方的南隆部落，是日至時期才大量開發的聚落，主要聚落為吉東、吉洋、吉和三里，每年清明節過後擇日定期舉行、由「三吉」各里輪流主辦、在吉洋里溪埔寮公墓辦理義塚祭典。

座落吉東里與吉洋里交界處的溪埔寮公墓地，面積大約兩點五公頃，墓地內置放無祀男女遺骸枯骨的義塚，不但佔地特別寬廣，而且大小金甕尤其多，還有許多袋裝骨堆，設立時間是日治時期昭和 4 年（1929 年）冬月。

溪埔寮吉洋庄義塚為前後殿小祠，前殿為神位及拜亭；後殿為義塚祠，前殿供奉「義塚古君神位」，橫聯為「古君靈應」，左右對聯：「遊魂飄渺洋洋在，落魄荒煙歲歲供。」左右門上書「日光」、「明月」，前殿有一對楹聯，貼切的點出義塚精髓所在，正門楹聯：

義氣香煙透九天；

**塚庇百姓佑民安。**

後殿的義塚祠為放置無主骨骸的場所，平時門是鎖上的，祭祀當日打開饗祀，後殿義塚祠楹聯對：

**無依枯骸安在此；**

**有靈白骨享於斯。**

護欄門聯：**義路陰陽合，塚門善信通。**

## 二、南隆地區義塚祭祀

在農曆二月後，客家聚落紛紛舉行掃墓，在清明節前都掃墓完，之後各個聚落舉辦全庄的義塚祭拜，有的在清明後一日，有的在後二日，在美濃鎮最東南方接近高屏溪畔的南隆農場，是由吉東、吉和、吉洋三里合成，是美濃地區開發最晚的地區，三里共祭的義塚，是目前客家聚落裡較盛大與隆重的義塚祭典。

### 〈一〉善誘堂太子碑義塚祭祀

太子碑公墓義塚是由善誘堂負責管理，善誘堂早年有培訓一批經生，負責在善誘堂各項慶典時，誦經辦法會，太子碑公墓亦由善誘堂料理，是以，這些經生都是義務來祠前辦理超渡。

整個祭儀從六點進行，先由經生向祠前誦經，超渡這些無主骨骸。誦經結束後，既進行三獻禮，首先，點香祭拜，由義塚管理人鄭兆春先生擔任禮生司儀，唱引福首如儀進行進供的三獻禮儀式，里長和福首代表兩人代替全庄的人行禮讀祝文及表文。在儀式進行中，有許多庄民亦準備牲禮前來祭拜，當點香祭拜後，他們就將帶來的金紙銀紙擺置在祠外焚燒，三獻禮結束後，大家一起收拾牲禮，回到善誘堂，一起吃早餐，這些早餐是由當天中午負責主廚的準備的，他將一些內臟拌入稀飯，煮成鹹粥，提供給一大早參與祭祀的莊民及信眾享用，當祭祀後，這些全豬全羊的祭品，開始分割入廚，當成中午宴客的佐料，而主廚在分割全豬時，會將豬腳留下，並湊足四份，當做給新福首的餽贈禮。

新福首的產生即在中午庄民陸陸續續前來登席時，在舊福首請託下，由有意願的庄民登記下屆的福首，新福首的產生還是非常的慎重，太子碑義塚祭祀圈涵蓋五個聚落，每個聚落就只能一人擔任福首，每年聚餐時，即把新福首公告，顯得隆重與尊重。例如，105 年新福首名單如下：

表 4-2：105 年度義塚福首

105 年度義塚福首	
石橋地區	張添通
上竹園地區	劉永崎
三降寮地區	劉永乾
五隻寮地區	張建文
五穀廟地區	吳其龍

負責法事的鍾春貴先生說：「義塚就是沒有人祭受、無祀的，有祀的就是靈魂；無祀的就變成孤魂，無子無裔的，在掃墓的時節清明以後沒有親人來祭祀，就由善堂來負責。」善堂成立了一個義塚福組織，選到當福首的就負責問名，是一種責任和誠意。」善誘堂管理人鄭兆春先生說：「義塚村民將它當作是大家的祖公，民國六十七年時，善堂裡的乩子，扶乩發現太子碑義塚積水，所以由善堂發起重建，從那時起就義務擔任管理人了。」

太子碑義塚位於美濃鎮的第九公墓，義塚祭祀時間選在清明後一日，早上六點既開始祭儀，由中壇里里長和○○○擔任福首，擔任會計的劉章興先生說：「義塚就是祭拜古老大人，有漏掉的、沒有人掛受的、沒有人承受的，最尾了就由義塚祭祀來處理了。」善誘堂管理人鄭兆春先生說：「善誘堂沒有財產，靠大家奉工、出錢出力，參拜員都老化了，沒有輪班，半奉工請人料理早晚奉茶，每個月工資 6000 元。」義塚生是善誘堂一年三大節之一。<sup>242</sup>祭儀中先行法會，誦經超度，接著進行三獻禮，由兩位福首代表行儀，管理人鄭兆春當司儀，經生鍾春貴當通引生，引領福首進行，並送唸疏文及祝文，結束後燒金焚化。

<sup>242</sup> 善誘堂一年有三次祭典完辦理福會席宴，依序是恩主生、義塚生、圓堂紀念日

會計負責張羅發款，經生以及管理人和禮生都收到不等的款項（查），首先由經生團誦經，之後再由管理人引領到拜亭前走三獻禮。

中壇里里長劉金水說：「去年選舉時，發願當選的話要寄付一副豬羊」祭祀中甚多鄉親一起參與祭典，祭儀結束，一起回到善誘堂吃早餐，結束當天的祭儀活動。當日中午登席，席宴開 45 桌，可見庄民對義塚祭祀之重視。

## 〈二〉美濃南隆地區吉洋公墓義塚祭祀

吉洋公墓義塚祠祭祀由三里輪流負責祭祀，日期由輪流到的里民依時程訂出後再發請柬邀請通知，茲舉民國九十年的請柬說明，請柬內容如下：

時維季春佳節之候 祝頌 高堂集福迎祥可喜可賀  
敬啟者：三里值年祭祀吉洋公墓義塚祠靈  
謹定於農曆三月十六日下午二點半祭拜，並於三月十七日正午登席（溪埔寮巨集貨場）  
恭請  
光臨指導  
吉洋里長徐進金  
吉和里長鍾信仁  
吉東里長陳萬鎰  
值年爐主蕭喜雲、副爐主陳福祥、副爐主林財祥 仝鞠躬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吉日

美濃鎮「外南隆」部落的吉東、吉洋、吉和「三里值年祭祀吉洋公墓義塚祠靈」祭典系列活動，今年輪由吉洋里主辦，四月九日（農曆三月十六日）下午兩點半舉行祭拜義塚，第二天正午登席，席場設在上溪埔寮「巨」字香蕉集貨場，由吉洋里長徐進金、吉和里長鍾信任、吉東里長陳萬鎰、值年爐主蕭喜雲、副爐主陳福祥與林財祥等六人共同具名發帖邀請三里民眾參加，席開九十六張桌。

座落吉東里與吉洋里交界處的溪埔寮公墓地，面積大約兩點五公頃，墓地內置放無祀男女遺骸枯骨的義塚，不但佔地特別寬廣，而且大小金甕尤其多，還有許多袋裝骨堆，設立時間是己巳年（日治昭和四年、民國 18 年、1929 年）冬月。

外南隆「三吉」部落每年清明節過後擇日舉行的祭義塚活動，最近幾十年來都是由鍾森王（原籍吉和里和興莊、後來移住吉洋里下溪埔寮、美濃鎮公所財政課退休）主持。鍾森王去世以後，今年改由家住龍山里龍山街八十二號的蕭生乾擔任「先生」。

蕭生乾今年七十歲，民國二十一年生，龍肚公學校畢業，戰後開始研讀漢文、拜師學習誦經與婚喪喜慶祭祀禮儀等。

外南隆部落「祭義塚」以**隆重三獻禮敬祭無祀孤魂**，其儀程：

(1) 時間：清明節（今年陽曆四月五日、農曆三月十二日）過後擇定吉日舉行。

(2) 祭品：豬首一粒、全豬與羊各一隻、齋蔬果品、香花清茶、酒。由於受祀者是無祀陰間男女孤魂，必須準備甕菜湯一碗。

(3) 祭程：

1. 上香：值年爐主（一人）、副爐主（二人）與各里緣首參加。
2. 祭拜：行三鞠躬禮。
3. 行三獻禮。
4. 誦讀「吉祥祭文」。
5. 以跌筊方式選定明年爐主、副爐主：由今年度值年爐主（蕭喜雲）當眾跌筊，有意參加者現場報名，然後依照報名順序逐一完成跌筊，聖筊次數最多者為新任爐主。
6. 恭送溪埔寮莊有應公回祠。

外南隆三吉部落祭義塚時所頌唸的祝文如下：

伏以

寂寂荒郊塚 孤墳野魂夢南柯

漠漠黃沙埔 有情覺靈禮彌陀

欲資冥福 今據

中華民國台灣省高雄縣美濃鎮吉洋里、吉和里、吉東里三星地方人氏春祭公墓之良辰

值年爐主蕭喜雲、副爐主陳福祥、林財祥、吉洋里長徐進金、吉和里長鍾信仁、吉東里長陳萬鎰、信士代表林金水統帶合境善信鄉村男女老幼人等 為當年春祭公墓 薦拔有情無主男女孤魂之際吉日 就于本義塚祠鳩集地方善信男女人等 全心虔備剛鬣柔毛豬首牲禮香花茶果清酌之儀 一心敬奉于

南無幽冥教王大願地藏王菩薩蓮下義塚祠

上古君之神寶座前

恭申意者 合境三里鄉村男女老幼人等普施福慧 有情同歡喜 捨慈悲 得聞妙樂超昇之路 共赴蓮池安養國 承斯善利超幽魂 薦拔之中登覺路 仰願祈求合境鄉村男女老幼人等 家家清吉 戶戶平安 男增百福 女納千祥 福如東海 壽比南山 四時無難 八節有光 移兇化吉 五穀豐倉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六畜興旺 世事亨通 所求如意 祈降吉祥 吹笙鼓瑟 磬管鏗鏘 禮行三獻 拜跪趨槍 謹疏上文 上奏恩光

天運太歲辛巳年三月十六日

爐主蕭喜雲 副爐主陳福祥、林財祥 統帶合境三里鄉村男女老幼人等  
福庇如具尚饗

所謂「靈應」，包含「顯靈」與「有求必應」，具備其中一項條件，就可能被人民立廟祭祀，尤以後者最能說服民眾。<sup>243</sup>庶民宗教行為，可能表現在宗教和民間信仰二方面，一般說來，學者較注意宗教問題，至於民間的信仰動機和行為是可以着力的。庶民如何認識鬼神？以及宗教教義如何進入庶民文化中，都關係著民眾接受宗教的態度及其信仰行為。正因為民眾對鬼神的認知，影響他們的信仰行為和祭祀動機，更左右民眾選擇性接受宗教教義。

民間信仰缺乏宗教諸要素，顯得鬆散，也正因此，展現出某種開闊性，隨著時空環境不斷擴大信仰內容，而不受限於教義傳統；民間信仰更可反映文化的活

<sup>243</sup> 沈宗憲，《宋代民間的幽冥世界觀》，台北市：千華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3.03.05，頁 3。

潑性。

《禮記·祭義》云：「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之鬼。」此曰「眾生」，應不包含人以外之萬物，因《禮記·祭法》已經定義：「大凡生於天地之間，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鬼特指人死而言，但如果人生而具有魂魄，則人死曰鬼，魂魄何處去？是否便是鬼？依《祭義》，人死之後，「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魂魄各有所歸。

中國人相信報應及鬼，從「厲」一字稍可見其端倪。《古今韻會》稱：厲與癘通，近人分析指出厲有三義：一是病；二是鬼；三是惡。<sup>244</sup>那厲鬼為何？人死無乏祀，其鬼亦成為厲鬼。<sup>245</sup>

民間祀神動機，乃現實的靈應取向。只要能解決生活疑難，能滿足當下的需求，便能香火鼎盛，血食不斷，其是神或鬼，並沒有太大影響。

宗教不只是勸人為善，淨化社會的慈善團體而已，他必須解決人面對死亡的恐懼，以及對生命的疑慮。過度俗世化難免導致教義世俗化的傾向，反映在民間「靈應取向」。民間選擇性的接受宗教，造成宗教某些元素特別受到民眾歡迎，如善於驅補鬼魅的道士符法及佛教超渡往生的儀式、法會，無形中強化民間祭祀鬼神和宗教的法術功能。

人事鬼，人亦事精怪，「事」者，亦即藉由祭祀方式，換取生活上安寧之保證，或是各取所需，鬼怪得享，人得利。基於人對非人界的戒慎恐懼心理，藉由祈祀禳除和超渡，取得平衡的相處之道。

在高屏溪畔右堆地區各義塚祭祀中不乏由善堂廟宇負責祭祀工作，但如十分埔義塚、吉洋公義塚不屬於宗教團體，也不屬於某一家族，是地方仕紳商人等集資、管理的長期慈善機構。這類組織通常並無重要的經濟功能，各項活動亦無時間的急迫性。梁其姿研究《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中提出：1892 年江蘇省一些仕紳申請成立嬰孩墓園，文中亦可知當時即有義塚，文中如此紀錄：「蘇

<sup>244</sup> 沈宗憲，《宋代民間的幽冥世界觀》，台北市：千華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3.03.05。頁 5-14。

<sup>245</sup> 林富士，〈試釋睡地虎-秦簡中的「癘」與「定殺」〉，《史原》第 15 期，頁 9-10。

地義塚一事，雖有各善堂經辦，而殤孩素無掩埋之地，且吳中習俗，富貴之家，惑于風水，小孩不附祖塋，中下之戶，則或用布裹，或用蒲包，每就空地浮厝，數日之間，即已暴露殘骸餘賫，見之可慘。」<sup>246</sup>江浙地區的方志更記載了幾個創在明代后期的施棺善會，有源自嘉靖間的義塚或是僧人主持的掩骼庵，其傳統由來已久，最晚在宋代已甚為普及。<sup>247</sup>清代以來，這些施棺善會又多兼掩埋，及埋葬當地無主枯骨。

由此可知台灣社會由於拓荒時期天災頻繁、人禍不斷，荒郊野外總會檢拾到無人承受的孤魂野鬼遺骸，公墓塚埔坪內外也因為極少數人無嗣絕後而聽任日曬雨淋骨骸，善堂會定期派人巡視，經多年無人前來祭拜的墳墓，則將其骨骸整理，先安放在義塚旁，待義塚祭拜時，再放置於內。

在美濃地區的客家聚落，在清明後有祭拜義塚的習俗，它呈現漢人敬天畏鬼的宗教思維。那種不忍無名屍骸曝屍荒野、悲天憫人的情懷；恐懼孤魂野鬼無人祭拜，心懷怨恨危害鄉里的敬畏；在這種複雜情緒下，產生了特殊的集體祭拜。曾如勸善堂的堂主說：「那個可沒有像大神大佛樣大慈大悲哦！怎可以隨便亂來！」<sup>248</sup>此種科儀法會在相沿成襲下成為傳統，成為有別於他地的「大拜拜」。同時隨著時代之變遷產生變化，由拜「陰」的鬼轉為拜「陽」的神，這其中的轉變值得深思與探討。

---

<sup>246</sup>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1，頁 275。

<sup>247</sup>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1，頁 278。

<sup>248</sup> 勸善堂堂主鍾文財先生，現年 73 歲。

附圖 6-1：旗美褒忠義民廟



• 旗美褒忠義民廟牌樓



• 旗美褒忠義民廟牌樓背面「義護黎民」



• 每年農曆七月辦理超度禮懺法會普渡



• 普渡時搭建的褒忠亭供桌



• 普渡時搭建的山大士。

附圖 6-2：中壇太子碑義塚



中壇太子碑義塚以「納骨祠」稱呼。



石碑上寫著：「靈感無祀男女孤魂香座位」，石碑上方橫聯書：「有求必應」。



- 義塚左右分別為「男堂」、「女室」之骨骸。



- 石碑上寫著：「靈感無祀男女孤魂香座位」



- 太子碑義塚祠內骨骸以金斗甕分別安置，不全的以大甕放置。

附圖 6-3：吉洋義塚



吉東、吉洋、吉和三里人共有的公墓義塚



吉東、吉洋、吉和三里人共有的公墓義塚



• 義塚古君神位



• 義塚古君神位



• 後殿的義塚祠。 • 義塚祠內放置著許多無主骨骸。



• 義塚左右分別為「男莊」、「女室」之骨骸。



• 義塚左右分別為「男莊」、「女室」之骨骸。

附圖 6-4：中壇庄石橋太子碑義塚祭拜



• 由經生誦經超度孤魂祭拜。



• 清明後一日祭拜



• 靈感無祀男女孤魂香座。 • 祠前的化骨爐。 • 祠內無祀骨骸。



• 誦經完行三獻禮祭拜。



- 由禮生誦唸祝文及表文。



- 庄民自動自發的來參與祭拜，協助焚燒巾衣紙錢。

附圖 6-5：吉洋公墓義塚祭拜—美濃鎮吉東、吉洋、吉和三里



• 吉東、吉洋、吉和三里人共有的公墓義塚祭拜。



• 迎旌旗請神祭拜。



• 由爐主代表全庄人敬獻。



• 行三獻禮祭拜，祭拜前在祠放一盆清水。



• 禮生恭誦祝文及表文後在爐前焚化。



• 由本屆爐主擲筊產生下屆爐主。



• 由爐主代表全庄人敬獻。



• 祭拜之祭品及奉請好兄弟梳妝。



• 禮生恭誦祝文及表文

## 第七章 結 論

美濃南隆地區於日本時代初期，由日本三五公司社長愛久澤直哉以南隆農場名義，申請墾拓美濃南郊荒野地。除了招募美濃、龍肚舊部落的佃民外，還透過農場主事白石喜代治從新竹州桃竹苗地區招募大批墾民。也有部分墾民來自六堆其他地區，如高樹、內埔、竹田等地的客家人。甚至有部分鄰近地區如岡山、旗山、田寮、里港一帶的閩南人，共同開發此廣達四千甲的荒野地。配合竹子門發電廠營運之後，為疏通發電餘水而開鑿的獅仔頭圳作為灌溉用水，使之成為良田。北部來的【台北客】，閩南籍的【福佬人】經過兩三代人的融合，通通都成為講美濃腔的【四縣客】了。

南隆輔天五穀宮主祀神農大帝，又尊稱為「神農大帝藥師琉璃光佛」，分香自苗栗公館鄉「五鶴山五穀宮」，開基神尊由茶樹刻成。大正 14 年(1925 完工後，自昭和元年(1926)起連續 3 年舉辦「建醮」法會，「醮祭」是農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儀式，特別是在墾荒拓殖十分艱困、天災瘟疫盛行的年代，「醮祭」期間舉行七日道場，除祈求神佛護國息災、庇佑地方安寧、五穀豐收外，最大的意義在於人心的安頓和撫慰。五穀宮正殿懸有「三教同宗」匾額，除神農大帝外還奉祀鸞堂「三恩主」，日治時期透過扶鸞施藥，為民生聊苦的拓墾區產生了無形的力量。戰後，隨鸞生老去，1970 年代以降便不再舉行扶鸞儀式，但卻肩負著南隆地區甚至大美濃地區的建醮祈福活動，其在村民生活慣習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地位。

調查境內 114 座土地伯公，建置基礎資料及影像檔案，並分析其型制的變化

以及祭典喊庄民之間的互動關係，釐清其從原鄉到南部後的土地伯公崇拜的變化和演變。

文化接觸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此過程是經反覆思索、整合與接納；或許是朝著優勢文化的方向涵化與整合；亦有可能往分歧化與多樣化，而形成有別於其他地方的地方性文化。在重視本土文化的今日，願對鄉土文化多一份關心與瞭解，以更謙卑的胸懷對待。尤其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透過對今昔生活方式與社群組織演變的了解；對自身文化的溯源，深信是對歷史求真求實最佳的詮釋。

南隆農場在 1896（明治 29）年日本熊本縣人津田靜一為了細川侯爵家之事業，依屯田兵方式許可了土地之開墾，開拓著手後很不如意，因每年兩期有知名的荖濃溪出洪水，耕地有所流失的狀態，而明治 41 年竹子門發電所創設，同時官設埤圳之設置後對原野開拓更有利了，明治 42 年愛久澤直哉以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社長的名義，再申請開墾許可其區域內所有的官有地及買收中壇、金瓜寮一部分民有地，做為農場的區域來經營。

如此的土地分配經營型態，使得在美濃南方平原進行大規模的改造，這些變革包括在日人以科技工程開鑿山洞，引進荖濃溪長年豐沛的河水，利用高度落差設置四組渦輪機發電的竹子門發電廠，排放的餘水則完善地興建總長十三里三十一町的獅子頭圳疏導，灌溉四千一百二十餘甲的農地，使得南方一帶荒涼化為良田。在發電廠和水圳如此重大的工程之下，總督府數次延長施設龜山堤防，以保

護開墾地避免流失；同時大量招募引進移民開墾，在國家給以相當的保護權益條件下，慫恿有力企業者從事開墾，愛久澤直哉便利用日本工程師與大批佃農奠下南隆農場的基礎。

南隆部落早在荖濃溪河堤完成以前，本來是一片頑石裸露的荒埔原野地。縱使清領時期美濃舊部落人口已相當高，但礙於河水的氾濫、裸露的「石崗田」，仍少人煙，日治時期官方積極從事水利事業，而水利的建設和治水工程的完成，加上日本三五公司南隆農場申請獲准以後，來自美濃老莊與北部客家佃農移民胼手胝足墾荒拓地，在如此有利的國家政策搭配之下，南隆地區逐漸將石崗地化作良田，開始了另一農業拓展事業。

南隆農場的開發得力於北客南遷，尤其日治時期北客族群遷徙高雄縣市以後，在新的環境與自然條件下，所孕育出的文化風貌。這些文化現象既非全面移植原鄉客家文化，亦非全然複製在地文化，實為高雄地區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地方文化風貌。「北客南遷」是近代臺灣族群遷移的一個重要歷程，而南隆農場因水利興建，造成一年有三穫的富饒地區，更因菸草種植，產業所得大增，是北客南遷的重要拉力。

因南隆農場的開發，形塑出北客南遷的議題，各地客家人在地化的程度，取決於客家原居地的歷史產業型態、移民的社會階層、原居地與遷移地距離的遠近，以及兩者之間交通動線是否便捷。北客或是六堆客家人，來到農場後，將原鄉文化與在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在地」文化。

各族群移動遷移時，通常會將原鄉的風俗帶入移居地，經過長期的揉合生成新的文化。儘管作者強調「在地化」的議題，在書中的比重與討論卻相對薄弱，另外也缺少了分析客家人從原鄉慣習到地在化的「動態」過程。

南隆農場的開發以及五穀宮的建廟，反映出日治時期北客在臺灣島內展開「再度移民」之情形，從「人口推拉理論」與土地資源之觀點，可以看出北客如何在「推」與「拉」力量中，遷徙並開發高雄州旗山郡。日治時期北客由新竹州向外遷徙的「推力」，第一地理因素：新竹州山多田少，土地貧瘠，土地過度集中、人口過多；其二經濟因素：腦丁失業及茶價大跌；其三天然災害：風災、水災肆虐且地震頻傳。當時高雄州旗山郡正值三五公司南隆農場設立、甲仙六龜地區石油開發、採樟焗腦需要腦丁人力等因素，則成為吸引北客南遷的主要「拉力」。南隆農場的開發，原意是要配合日本境內的「移民」政策，後因自然條件等適應問題宣告失敗，便轉向尋求島內移民，才有新竹州北客移民的「集體」遷徙。日治時期的日本總督府以殖民地發展經濟政策為名來開發、拓墾臺灣資源，而北客南遷高雄州旗山群南隆、甲仙與六龜等地都是此政策之下的歷史產物。

因為生活以及工作，各個族群勢力如何在時間的遞嬗中消長，以及因文化差異導致的族群之間疏離排斥。作者認為，族群的交流與文化的相容不一定會隨著時間更加混合，特別是在雙方原本的文化基底差異很大的情況下。同時，個別族群對於新空間的認同，因為時間的累積開始強化，但是對於族群的認同則傾向於原本自身族群的淵源，呈現出一幅各個族群在同一區域生活的圖像。

## 參考文獻

### 一、專書、方志

- 中村孝志著、北叟譯，〈荷領時代台灣南部之烏魚漁業〉，《台灣經濟史二集》，台灣研究叢刊，第32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5。
- 尹章義，《台灣客家史研究》，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04。
- 尹章義，《台灣開發史研究》，聯經出版社，1989。
-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臺政（卷一）》，海洋學術出版社，2000。
- 仇德哉編著，《台灣之寺廟與神明（四）》，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83。
- 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台灣文獻叢刊史料第二輯，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752。
-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國立台灣大學出版，2002。
- 王東，《客家學導論》，南天書局，1998。
-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六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764。
- 王鵬宇，《六龜鄉歷史影像誌—六龜里老相片集》，六龜鄉公所，2004。
- 本田喜八等編，《高雄州地誌》（高雄：高雄州教育會，1930；台北：成文出版社，昭和5 [1930]排印本，1985）。
- 《台灣省通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
- 《台灣經濟史八集》，台灣研究叢刊第七一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9。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劉寧顏總纂、洪敏麟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地名沿革篇》，頁414。
-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0，《台灣的水利》，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2，《台灣的電力》，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司馬嘯青，《台灣日本總督》，玉山社出版公司，2005。
-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帕米爾書店，1985。
-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6。
-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1928。
- 安倍明義《台灣地名研究》，武陵出版社，1987。
- 安然，《台灣民眾抗日史》，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
- 江運貴著、徐漢彬譯，《客家與台灣》，常民文化出版社，1996。
- 李讓禮(Le Gendre, Charles W.)著，《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114。
- 吳進喜、施添福，《高雄縣聚落發展史》（高雄：高雄縣政府，1997），頁3。

- 何春蓀，《台灣地質概論》，台北市經濟部出版，1975。
- 吳三連、蔡培火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自立晚報社，1970。
- 吳明訓，《高雄發展史三十六講》，佳興印刷公司，2003。
- 吳密察，《台灣近代史研究》，稻鄉出版社，1994。
- 吳進喜、施添福，《高雄縣聚落發展史》，高雄縣文獻叢刊5，高雄縣政府，1997。
- 李永斐、鍾榮富、鍾永豐、鍾秀梅著、徐正光編纂，《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高雄縣文獻叢刊9，高雄縣政府，1997。
- 李亦園，《人類學與現代社會》，牧童出版社，1975。
- 李幸祥，《六堆客家故事》，高雄縣立文化中心，1997。
- 李棟明，《歷來台灣人口社會增加之研究》，台灣省衛生處台灣人口研究中心，1968。
- 李廣中建築師，2002，《竹子門發電廠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報告書》，高雄縣政府文化局委託
- 周憲文，《台灣經濟史》，台灣開明書店，1980。
- 林美容，《人類學與台灣》，稻鄉出版社，1989。
- 林理傑《甲仙鄉誌》，甲仙鄉公所，1985。
- 林朝繁，《台灣地形》，台灣省文獻會，1957。
-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聯經出版社，1997。
- 波越重之主編，《新竹廳志日文版》，1905。
- 邱彥貴、吳中杰，《台灣客家地圖》，貓頭鷹出版社，2001。
- 兩青編著，《客家人尋根》，武陵出版社，1994。
- 洪馨蘭，《菸草美濃》，唐山出版社，台北，1999。
- 洪馨蘭，《高雄縣美濃鎮菸業主題調查計畫－空間篇：菸樓、輔導區》，高雄縣文化局，高雄，2002。
-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美濃鎮公所，高雄，1996。
- 《客家文化月－兩岸客家「歷史、文化、社區」研討會論文集》，苗栗縣文化局，2003。
- 約翰·魏克斯，涂肇慶譯，《人口學》，（臺北：桂冠出版社，1990），頁 204-205。
- 洪英聖編著，《畫說康熙台灣輿圖》，行政院文建會中部辦公室，1999。
- 洪英聖編著，《畫說乾隆台灣輿圖》，行政院文建會中部辦公室，1999。
-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人口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 施正峰、林慶宏、簡炯仁、鍾榮富，《高雄市客家族群史研究》，高雄市政府研考會委託研究，2000。

- 施正鋒，《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2004。
- 施添福，《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7。
- 唐榮源，《古鳳山縣文書專輯》，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4。
-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高雄市客家人文史之研究》，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2003。
- 徐正光，《台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 徐正光編纂，《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高雄縣文獻叢書，1997。
- 翁佳音，《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一八九五—一九〇二）》，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1986。
- 張維安，《台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 張維安、張翰壁、洪馨蘭、馮建彰、陳玉秤，《台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訪談紀錄》，台灣省文獻會，2000。
- 張文彥主修，《杉林鄉志》。高雄：杉林鄉公所，1984。
- 張素玢，《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台北：國史館，2001年9月）。
- 梁華璜，《台灣總督府政策導論》，稻鄉出版社，2003。
- 盛清沂等，《台灣史》，台北 眾文出版社，1988。
- 許介麟，《戰後台灣史記（卷一）》，文英堂出版社，1996。
- 郭大玄，《台灣地理—自然、社會與空間的圖像》，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
- 陳文達，《鳳山縣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台原出版社，1998。
- 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允晨文化公司，1987。
- 陳秋坤、吳庚元編，《里港鄉志》，屏東縣里港鄉公所出版，2003。
- 陳紹馨，《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聯經出版社，1979。
- 陳運棟，《台灣的客家人》，台原出版社，1991。
- 陳運棟，《客家人》，東門出版社，1991。
- 喜安幸夫，《日本統治台灣祕史》，武陵出版社，1983。
- 溫振華，《高雄縣土地開墾史》，高雄縣文獻叢刊6，高雄縣政府，1997。
- 溫紹炳、葉茂榮，《臺灣樟腦產業與客家人散佈研究》，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2003。
- 彭啟原，《台灣客家庄影像》，台灣省政府，2002。
- 曾玉昆，《高雄市各區發展淵源》，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編印，1992。
- 曾玉昆，《高雄市發展史》，高雄縣文獻委員會，1995。
- 曾喜城，《台灣客家文化研究》，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1999。

- 曾逸昌，《客家概論－蛻變中的客家人》，國立圖書館出版，2003。
- 曾純純，2007，《「客」隱於市：屏東市的客家移民與社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 焦大衛、歐大年合著，周育民譯《飛鸞——中國民間教派面面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 湯惠蓀，《台灣之土地改革》，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54。
- 黃山高，《六堆風雲》，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4。
- 黃旺成、郭輝編修，《新竹縣志（宗教志）》，成文出版社，1956。
- 黃俊傑，《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第1.2.3.4輯，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出版，1994。
-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前衛出版社，1994。
- 黃森松著，《美濃鎮輔天五穀宮甲戌年太平福醮紀念誌》，五穀宮醮務委員會編印，1996。
- 黃煌雄，《台灣抗日史話》，前衛出版社，1992。
- 黃榮洛，《渡台悲歌－台灣的開拓》，台原出版社，1994。
- 黃興斌、郭振芳，《高雄市志》，地理志，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85。
- 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2。
- 楊玉姿，《高雄開發史》，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5。
- 楊國鑫，《台灣客家》，唐山出版社，1993。
- 楊碧川，《日治時代台灣人反抗史》，稻鄉出版社，1988。
- 楊碧川，《高雄縣簡史、人物志》，高雄縣文獻叢刊1，高雄縣政府，1997。
- 葉振輝，《高雄市社會發展史》，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4。
-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晨星出版公司，2000。
- 廖慶洲，《日本過台灣》，上硯出版社，1993。
- 《義民心鄉土情》，新竹縣文化局編印，2001。
- 劉炳文，〈美濃簡史記〉手稿，1920。
- 劉寧顏總纂、瞿海源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 劉澤民、陳文添、顏義芳編譯，《台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 劉還月，《台灣的客家族群與信仰》，常民文化出版社，1999。
- 劉還月，《台灣客家風土誌》，常民文化出版社，1999。
- 劉還月，《台灣客家族群史 民俗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 劉還月，《台灣客家族群史 移墾篇（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 劉還月，2000，《台灣族群誌》。臺北：常民文化。
- 蔡文彩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聚落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7。

《褒忠義民廟創建兩百週年紀念特刊》，褒忠義民廟創建兩百週年紀念慶典籌備委員會編印，1989。

潘英，《台灣拓殖史及其族性分布研究》，自立晚報社出版部，1992。

鄭志明，《臺灣傳統信仰的鬼神崇拜》，大元書局，2005。

盧榮祥，《台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會誌》，高雄農田水利會，1997。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台灣文獻叢刊第七三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894。

蕭盛和等，《美濃南隆農場 開發史調查研究報告書》，高雄縣美濃愛鄉協進會，2005。

蕭盛和、宋貴生、朱正富、徐華盛、劉有春、藍勝生，《發現南隆》，高雄縣美濃愛鄉協進會，2005。

蕭盛和，《右堆美濃的形成與發展》，文津，2009.06。

蕭新煌、黃世明，《台灣客家族群史 政治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戴寶村，《高雄市常民生活史》，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4。

謝重光，《客家源流新探》，武陵出版社，1999。

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長青出版社，1973。

鍾肇文，《客家人移民臺灣中南部史》 屏東：梁慧芳，2009.11。

簡炯仁，《台灣開發與族群》，前衛出版社，1997。

簡炯仁，《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屏東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9。

簡炯仁，《高雄縣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高雄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8。

簡炯仁，《高雄縣旗山地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高雄縣政府編印，2004。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台灣》，遠流出版社，2004。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古亭書局，1981。

藤崎濟之助著、全國日本經濟學會譯，《台灣史與樺山大將—日本侵台始末（上卷）》，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

## 二、期刊、專書、會議論文

王恭志，〈台灣客家族群遷移之口述歷史與文獻探討〉，《社會科學教育學報》，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社會科學教育學系，2000。

王和安、康詩瑀，〈日治時期新竹州移民之神農大帝信仰與傳布：以美濃輔天五穀宮的發展為例〉，2012 六堆客家文化歷史與產業學術研討會。

王和安，〈日治時期新竹州移民及其信仰傳布：美濃客家田野紀實〉，《高雄文獻》，2013.12。

李文良，〈日本在台灣之殖民經驗〉，《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夏

- 潮聯合會、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
- 林呈蓉，〈日據時期台灣島內移民事業之政策分析〉，《淡江史學》第7 卷8 期，淡江大學歷史系，1997。
- 林美容，〈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987。
- 林富士，〈台灣的義民廟與義民爺〉，《文化視窗》，1998。
- 邱彥貴，〈從祭典儀式看北台灣義民信仰〉，《第四屆國際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
- 林秀昭，〈日治時期北客南遷高雄州旗山郡之研究〉，《2009 南臺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2009.05。
- 邱榮裕，〈論客家人開拓台灣之歷史〉，《客家文化論叢》，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1994。
- 洪富峰，〈高雄港市的發展：海運與政經結構的觀點〉，《慶祝高雄建市80 年暨打狗開港104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4。
- 范明煥，〈台灣客家源流與區域特徵〉，《台灣族群變遷研討會論文集》，台灣省文獻會，1999。
- 徐正光，〈台灣的族群關係——以客家人為主體的探討〉，《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
- 徐正光主編，〈聚落宗族與族群關係〉，《第四屆國際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
- 馬鉅強，〈日治時期臺灣治水事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莊英章，〈新竹枋寮義民廟的建立及其社會文化意義〉，《第2 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9。
- 許秀霞，〈美濃土地公信仰初探〉，《台灣文獻》第48 卷第一期，台灣文獻委員會，1997。
- 陳板，〈族群與地域：台灣客家在地化的文化觀察〉，收錄徐正光主編《第四屆國際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聚落宗族與族群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
- 陳運棟，〈從歷史與族群觀點看義民信仰〉，《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
- 陳震東，〈高雄縣人口之理學研究〉，《高縣文獻》，高雄縣政府，1995。
- 張二文，〈日治時期美濃南隆農場的開發與族群的融合〉。頁 223-262，收錄於賴澤涵編，《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2。

- 張素玢，〈國策會社與日本移民事業的開展：滿州拓植公社與臺灣拓植株氏會社〉，《師大臺灣史學報》2，2009.09。
- 曾玉昆，〈高雄市史事探討〉，《高雄文獻》，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82。
- 曾國明，〈日治時代楠梓仙溪中游地區的土地開發與區域特色之形塑〉，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4。
- 楊文山，《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2004。
- 溫紹炳，〈由土地資源觀點分析客家人的特性〉，《北部地區客家人遷徙南台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功大學客家研究中心，2005。
- 劉還月，〈移植的經驗，獨立的信仰——台灣客家信仰的特色與自主性格〉，《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
- 潘英海，〈「文化系」、「文化叢」與「文化圈」——有關「壺的信仰叢結」分佈與西拉雅族群遷徙的思考〉，《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 潘英海，〈「在地化」與「地方文化」——以「壺的信仰叢結」為例〉，《台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
- 潘英海，〈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頭社村太祖年度祭儀的文化意涵〉，《台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
- 鄭政誠，《台灣大調查——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國立編譯館主編，2005。
- 鄭政誠，〈日治時期臺灣的國策會社--三五公司華南事業經營之探討〉，《臺灣人文》，第四號，P159~184，2000
- 戴寶村，〈陳中和與新興製糖株式會社之發展〉，《高雄歷史與文化》，第3輯，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出版，1996。
- 簡炯仁，〈六堆聚落的形成及其社會變遷〉，收錄於徐正光主編《第四屆國際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聚落宗族與族群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
- 顏尚文，〈嘉義褒忠義民廟研究計畫〉，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2003。
- 鐘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輔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
- 鐘淑敏，〈臺灣拓植株式會社在海南島事業之研究〉，《臺灣史研究》，第十二卷，
- 鐘淑敏，〈日治時期南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p2063~2090，1998
- 簡炯仁，〈大武壠社群開發高雄縣甲仙、杉林、六龜等鄉的情形〉，收於簡文敏總編輯，《大高雄地區開發論文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2001）

### 三、博碩士論文

- 王和安，2007，《日治時期南臺灣的山區開發與人口結構：以甲仙六龜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允斐，《清末至日治時期美濃聚落人為環境之研究》，中原大學建築(工程)研究所，1989。
- 林文龍，《日治時期台灣陸路交通建設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林秀昭，《北客南遷高雄地區的開發與義民爺信仰之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所碩士論文，2007。
- 洪馨蘭，《菸草美濃:美濃地區客家文化與菸作經濟》，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1998。
- 張麗芬，〈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樟腦業（1895－1919）〉，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 張素玠，《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 張二文，《美濃土地伯公信仰之研究》，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陳雅宏，〈臺灣南部菸草移民村的興與衰：以千歲村為中心〉，私立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曾國明，2004，《日治時代楠梓仙溪中游地區的土地開發與區域特色之形塑》。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4。
- 黃清漢，〈新埔義民廟祭祀圈結構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 楊忠龍，〈多重視野下的族群關係與文化接觸：以高樹東振與美濃吉洋為例（1955-2005）〉，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廖經庭，《家族記憶與族群邊界：以台灣彭姓祭祖儀式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2007。
- 廖心華，〈美濃水圳之形成與變遷（1736-1976）〉，成大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8。
- 賴玉玲，〈新埔枋寮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的發展---以楊梅地區為例〉，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 戴佳靜，《美濃地區民間故事研究》，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2004。
- 蕭盛和，〈一個客家聚落區的形成及其發展：以高雄縣美濃鎮為例〉，國立台灣大

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08。

鍾兆生，《美濃地區菸樓空間營造之研究》，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研究所，2006。

鍾志宏，《菸業對美濃大崎下聚落空間的影響》，東海大學建築(工程)學系，1993。

鍾明樺，《台灣閩客傳統民宅構造類型之研究-以旗山鎮與美濃鎮為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碩士班，2002。

#### 四、日文文獻

山內留吉，《鳳山郡概況》，台南新報社，1929。

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台灣日日新報社刊行，1997 南天書局發行，1937。

井出季和太，《南進台灣史考》，1943 東京發行，南天書局發行，1995。

《台灣堡圖》，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1904。

《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調查》，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8。

《台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 4155 冊號 3 文號 1932-10-01》。

台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台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0。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台灣的農業移民》，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1939。

台灣總督府編，《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1909。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台灣林野調查事業報告》，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4。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編，1919。

台灣總督府內務局，《下淡水溪治水事業概要》，台灣總督府內務局編，1938。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東京發行，1997 南天書局發行，1934。

村上玉吉編，《南部台灣誌》，昭和九年排印本，南天書局，1934。

寺川喜三郎，《蕃薯寮廳》，株式會社台南新報社，1909（明治 42）年。

寺川喜三郎，《阿猴廳》，株式會社台南新報社，1915（大正 4）年。

寺川喜三郎，《阿猴廳》，株式會社台南新報社，1917。

《阿猴廳報》，大正元年-五年。

阿猴廳，《阿猴廳勢一覽》，阿 廳，1914（大正 3）年。

東鄉實、佐藤四郎，《台灣殖民發達史》，南天書局，1916。

松下芳三郎，《台灣樟腦專賣志》，台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1924。

美濃庄役場《美濃庄要覽》，美濃庄役場，1938。

酒井邦之輔，《蕃薯寮廳》，株式會社台灣日日新報社，1906（明治 39）年。

酒井邦之輔，《蕃薯寮廳》，株式會社台灣日日新報社，1908（明治 41）年。

酒井竹次郎，《阿猴廳》，株式會社台灣日日新報社台南支局，1916。

《高雄州農業年報》，高雄州農業年報刊行社編，1933-1940（昭和 8-15 年），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藏微捲 8-0792-155。

高雄市役所，《高雄市勢要覽》，南報商事社，1933。

高雄州役所，《下淡水溪治水工事事業成就》，高雄州役所，1927。

高雄州役所，《高雄大觀》，高雄州役所，1931。

高雄州役所，《高雄州要覽》，高雄州役所，1922。

高雄州教育會，《高雄州地誌》，台南新報社，1930。

曾景來，《台灣宗教と迷信陋習》，台灣宗教研究會發行，1939。

實業之台灣社編，《台灣經濟年鑑》，日治時期台灣文獻史料輯第十九號，成文出版社，1925。

旗山郡役所編，《旗山郡要覽》，南報商事社。1985 昭和九年十月十五日發行，台北：成文出版社翻印，1938。

鳳山郡役所，《鳳山郡要覽》，南報商事社，1933。

鳳山郡役所，《鳳山郡郡勢一覽》，1929。

鹽見俊二，《日治時代台灣之警察與經濟》，台灣銀行季刊，第五卷第四期，1953。